

沈雲龍選輯

明清史料彙編

集八

第七冊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新  
學  
社  
PDG

歸玄恭遺著各序

序一

昔歸高士玄恭先生著有懸弓集二十卷僅見邑志著述目而其書久亡道光中婁東季菘耘先生訪吾邑吳止狷前輩得其家藏玄恭自書稿數十首繼又從先生虞山族孫敏行處得恆軒詩文稿六冊菘耘因與黃琴六趙闇鄉諸君子相與讐校合兩稿釐之得文百有五篇分六卷又詩四十八首別爲一卷附後題曰歸玄恭文鈔洎遭寇亂流傳絕少邑中惟止狷後裔藏有一集光緒丁酉紹訪得之因假錄一通與從前之四處搜羅隨時鈔錄者合虞山本併訂之凡得文一百七十七篇詩一百二十六首釐爲十卷別摹先生小像居首以萬古愁附後題曰歸高士遺集夫先生雅不欲以文人自見後之慕先生者必讀其詩文而後先生磊落不平之概悲歌慷慨之情恍流露於言外當初懸弓集雖未梓行而先生之足增吾邑光者固不獨家學上繼震川卽並世如亭林顧氏亦深相推許時人至有

歸奇顧怪之目今太僕集及亭林氏著作幾遍天下而先生詩文獨沉淪二百餘年僅得虞山張氏刊本兵燹後其書又不易得茲集增原刻十之七八詩則幾及三倍天下至大縱不敢謂先生遺著盡在於斯然就邑中訪之度所存亦無幾矣世有好古如張觀察者爲之表章付梓則紹成數十載搜考之心庶可慰先生於冥漠云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季夏之月邑後學朱紹成謹課

序二

士君子不幸生當變革而秉大義抱微尙轉喉觸諱難於頌言而僅以文章節義傳已令人歎惋而二百年城郭人民載遭兵燹致殘編闕簡與荒榛積礫俱溷不尤可悲耶光緒之初余輯顧亭林先生詩牋注於贈歸高士哭歸高士送歸高士之淮上諸作知先生與玄恭同時有歸奇顧怪之目而心儀其爲人魏叔子見所爲萬古愁則云呵帝王笞卿相踐藉古之文人恣睢佯狂若屈原李白沈寃醉憤無聊之語而驚怖其人余又深惜高士之吾郡何事書缺有間也癸卯之崑山訪

讀書之士藏書之家詢高士遺著渺不可得聞張惟一言有藏本亟求借讀三四  
往來檢閱丁未春詢朱寄梅明經知方繕付梓七月乃持示余誦卷中歷代遺民  
錄序玉峯完節錄序虞山先哲圖序小宛齋記照懷亭記萬家基記書先太僕全  
集後與陳言夏書諸篇不獨高士之遭際見節概見卽學問淵源性情警歎靡弗  
見而至吾郡爲萬年少課子有成大咸詩序題閩再彭眷西堂詩其歲月皆可考  
而見三君子皆吾鄉遺民之卓卓者高士與爲賓主酬唱洵合志同方已與蔣路  
然書謂清江浦四面平原得尋丈之阜卽如名山喬嶽而淮河合流洪濤一丈泥  
沙五尺黃塵眯目朔風侵肌時或酹酒漂母祠登韓王孫釣臺俯仰憑弔捫腹一  
歎是高士居吾鄉久而山陽志乘於亭林一見於王略起田傳再見於張詔力臣  
傳於高士無一語及斯又何歟年少隰西草堂集余客彭城時蒐付手民桂履眞  
太守復選閩萬二遺民詩彙行海宇而余心一慰而寄梅厚我俾於桑榆荏苒之  
年求之再四而未獲覩者一日與校字之役得窺其全豹不尤大慰余心哉於以

幸崑山之遊不虛也至寄梅網羅散佚得文一百七十七篇詩一百二十六首釐爲十卷較之婁東季菘耘原刻多且倍蓰雖高士之文章節義足以自致不朽而蒐擷之勤嘉惠之廣所以盡鄉後進之責者厥功非細夫何待言光緒三十三年八月之望山陽後學徐嘉序

序三

歸高士恆軒先生與亭林顧氏同里齊名世並稱曰歸顧然亭林著述宏富名滿寰區國史儒林褒然居首百世瞻仰不啻泰山北斗矣而先生文章氣節不讓亭林徒以遯跡韜光聲華久秘故世不盡知幸所交遊皆一時賢豪隱逸其姓名行事時時見於諸家之著作不致湮沒無聞顧其詩文散佚可得而覩者蓋已鮮矣嗚呼開國之初賢才輩出桴亭陸子與亭林先生後先從祀孔子廟庭恆軒之於亭林猶確菴之於桴亭也夫桴亭亭林皆不朽矣而知確菴與恆軒者有幾人哉宜乎景慕其人者亟思有以傳之也曩者婁東之士業有陸陳二先生詩文合刻

之集吾崑獨無人焉搜羅先生之詩若文此吾黨之耻也今朱君寄梅出其所編歸高士集十卷示余屬爲之序余不能詩文豈能序先生之集哉顧幸先生之詩文得賴朱君撮拾之力以永其傳此吾人之所深慰然不亟付梓雖傳猶不廣也勉盡心力以授手民則又不能無望於吾黨之士矣宣統己酉紀元邑後學王德森謹序

#### 序四

自來極盛之下難爲繼前明歸震川先生其文如日星之在天河嶽之在地卓然稱一代大儒其曾孫恆軒先生有懸弓集三十卷久已失傳太倉季君菘耘蒐輯其文得若干篇名曰恆軒先生遺文錄以示余余受而讀之愛其根柢深厚波瀾老成而一種傲岸自異確乎不拔之概恍然於字句之外如見其人文中如阮貞孝傳規時立論洵足羽翼太僕之文而致季滄葦侍御一書亦與妄庸巨子之詆排氣節相似蓋惟其胸有千古特立不撓故目光如炬行氣如虹而不爲俗屈也

曩者歸氏後人以太僕大全集板片歸余余諾而度之今春方擬并恆軒先生遺文梓以附後適菘耘居停閭鄉趙孝廉復從里中歸氏訪得玄恭詩文六冊雖非懸弓原帙已屬全稿菘耘與閭鄉復彙兩稿慎爲選擇取其精粹無偏駁者得文六卷詩一卷畀余付刊洵藝林快事也於此見明德達人世濟其美而文之至者必傳是故文章之顯晦有時而如二君搜往闡幽之勤其功良非細已梓竟遂書之爲序道光十七年丁酉四月中浣虞山後學張大鏞謹撰

### 序五

世之善爲文者必有精神意氣行乎其間故文無論工拙其人已往而讀其文穆然如將見其人雖坦直率易無害其爲工讀其文茫然不知其爲何如人雖雕琢靡曼不能揜其拙何者精神意氣之存焉否也玄恭先生當新故乘除之際家憂國恤甌患迭膺竄身刀途血路之中削迹荒江老屋之下託於遺民詭爲頭陀不死不生亦狂亦狷顧時時爲文而精神意氣乃畢露於文雖然玄恭之文亦幾晦

矣卽其生平節衣縮食丐募四方刻其先太僕公遺集僅而得就必無餘貲自刻其文又遭時多難轉喉觸諱亦必自闕其文不輕傳寫二百年來好古之士但從郡邑志中見懸弓集三十卷之目而文卒不得見也余友婁東季菘雲曩於崑山吳氏獲見玄恭手藁輒錄置篋衍文止數十首余因助之徧訪邑中藏書家乃得玄恭族孫子瑾孝廉所藏詩若文共六冊遂假之歸與菘雲共讀其文不立間架不事塗澤浩浩落落蒼蒼莽莽或謂其與太僕家法絕異余曰此正所以爲玄恭也今夫山西北之雄厚不同東南之明秀因乎地水春夏之冲融不同秋冬之澂淨視乎時唯其不同而巖壑乃各擅其自有之奇然則玄恭之於太僕地與時何如哉而強欲其文之同則精神意氣必不存乃今讀其文而人人意中有一鬚眉挺然傲岸自若之歸玄恭也誠無愧於善爲文已鄉先達張鹿樵觀察素喜表章遺佚菘雲排比成卷介黃丈琴六質諸觀察觀察知天下欲見玄恭文而不得者久矣又太僕大全集鏤板適藏觀察所於是登諸梨棗俾傳大全集以行是則玄



恭之文之不終於晦亦其精神意氣之有以自致之歟至其詩豪宕感激非摘章  
續句所能彷彿故與文筆無異不別論云道光十七年丁酉春三月常熟趙允懷  
序

### 序六

昔先府君喜蒐訪先哲遺文嘗語錫疇云崑山歸氏自太僕後代以文行著季思  
文休玄恭諸先生悉有撰述雖不大顯於世然世必有藏弄之者小子識之癸未  
朋試信宿吳銀帆先生齋中時先生方修邑志因叩以舊志載歸氏諸集可得否  
先生因出玄恭自書文稿一冊見示僅數十首云此外訪之不得矣攜歸呈諸府  
君府君讀之喜命小子編次成帙既於友人處見有玄恭文卽鈔入之未暇持擇  
也曩者客虞山間張觀察鹿樵先生喜表章先哲且太僕大全集版藏其家因屬  
黃丈琴六貽之去冬晤丈云觀察已許開雕屬爲參校余終以未窺全豹爲嘆今  
年春館常熟趙孝廉闈鄉家塾闈鄉助余撥訪於邑中歸氏假得恆軒詩文稿六

冊爲玄恭族孫敏行手錄覈諸余所錄者互有異同而多逾倍蓰遂彙兩本借聞鄉慎爲詮次鈔成六卷并詩一卷校讎已畢謹序之曰玄恭先生生百六之際廣柳屢迎野葛時餉有爲世人所不堪者而獨立不懼志節皎然所謂不爲威惕不爲利疚時形於友朋往復間向使膺一命之寄其臨大節而不奪可知乃窮困抑塞歌哭無端卒成詞章之士以沒世非先生之志也然百世而下讀其文亦可想見其心矣嗟乎自來獨行之士雅不欲以文采自見而其名亦不待詩文而後傳然苟任其銷蝕於鼠穴蟬窟之中使不朽之精魂孤行於太空而世莫之覩此亦稽古之士之所傷也先生之文沈埋幾二百年一朝復顯而又遇觀察表章俾與太僕集並垂不朽謂非藝林一快事歟吾知季思文休兩先生之詩文雖流傳絕少亦不終晦也惟是府君遽棄不肖忽忽已屆大祥銀帆先生亦久歸道山俱不獲見是刻之成不禁悲愴欲絕己道光十七年歲次丁酉孟夏後學太倉季錫疇

識

歸玄恭遺著序

五

--	--	--	--	--	--	--	--	--	--	--	--

題辭

清初文字獄頻興正氣難伸冷變冰歸子半生桑海淚卅年熱度鬱逾升明清易代間凡

抗志不屈之士其遺著五二百年恐觸忌諱無敢梓行者洎清運垂衰始稍稍出現數種

弇州淞水師兼友陸顧二賢兩廡登遺著曾經收四庫憐君殘帙久銷沈明季理學名儒

太倉陸桴亭先生玄恭願師事之嘗因玄恭以識亭林所著思辨錄曾登四庫光緒紀元從祀文廟生平叢著經郡之唐氏陸續搜輯己亥年刊於京師名陸子遺

書其詩文集頗有贈玄恭之作

內狷外狂本性天國憂家難急相煎隰西白奪淮徐契非士非僧共遯禪邳上遺民萬壽

祺號年少著有隰西草堂集閣爾梅自稱白奪山人玄恭與之友善三子各有僧號非士非僧閣詩句也

桐城文派東南布逆泝淵源自震川有道曾孫誠不愧縣縣三世永家傳

芸土舊藏稿豈全紫陽補輯未遑鐫而今遺著重新訂不藉棗梨板製鈔道光間道太倉季

菘耘既刻玄恭文鈔復從海甯楊芸士明經處見藏有舊鈔本借錄之埃他日設法補刊光緒季年上海國學保存會歸玄恭文續鈔之刊即此本也 餘詳跋語

不佞譾陋何敢敘先哲遺著抑朱輯稿中先後諸家序文已羅附卷末更奚用

序至韻語題辭古無此例漫效可嗤重訂付諸鉛印小言聊綴祇補拙跋之疏  
耳崑山徐崇恩慧乘甫識於聊園

# 事略

歸莊字玄恭昌世子爲諸生時博涉羣書落紙數千言不止善書工墨竹性嗜酒攜酒應院試且飲且書日未晡成七義分隸篆眞草書五經文字御史怪而黜之惜其才旋復焉順治乙酉縣丞閻茂才攝令事下雍髮令士民不從課於縣繫茂才莊白衆殺之遂嬰城守事定後究前事莊亡命雍髮僧裝稱普明頭陀隱居鄉僻後乃廬金潼里先墓側生平最善顧炎武以博雅獨行相推許而俱不諧於俗里中有歸奇顧怪之目

錄同治蘇州府志  
引道光崑新志

歸莊字玄恭昌世子少通五經工諸體書性豪放善飲酒酣落筆輒數千言不能止爲諸生應院試酒瓶纍纍筆墨間日未晡成七義分眞草隸篆書五經文字提學御史元煒怪而黜之惜其才旋復焉乙酉六月邑人將舉兵先殺縣丞閻茂才其議實倡於莊已而亡命謝儒冠往來湖山間遠近談忠義者以莊爲歸而莊能揆是非辨眞妄未嘗輕以身殉卒免於難莊性好奇爲諸生時忽請於學使者改

名祚明自後或稱歸藏或稱歸乎來其字或稱懸弓或稱園公既薙髮僧裝稱普  
明頭陀亦稱鑿鑿鉅山人生平最善顧炎武以博雅獨行相推許而俱不諧於俗  
里中有歸奇顧怪之目詩歌古文墨竹無不工自謂狂妄近代無敵以酒至者長  
箋短幅揮灑不倦獨不喜應貴介南渡錢塘北涉江淮必奉祖先像行遇令節諱  
日采藻束芻以祭晚年不能自給寄食僧舍顧非素交雖厚贈弗納卒年六十一

兄子玠字安蜀能文有守終於里

選乾隆崑山新志  
本葉均禱傳

先生名莊字玄恭號恆軒徵士昌世子博覽羣書尤精司馬兵法既遭國難家亦  
破亡棄諸生浪蹟江湖與顧亭林炎武齊名詩文豪邁善書工畫竹邑中多故舊  
恆流連浹歲卒年六十一葬金潼里祖塋

程祖慶原案云先生自乙卯後更名祚明亦號普明頭陀嘗僧裝亡命後乃廬  
金潼里先墓側生平最善顧亭林先生以博雅獨行相推許而俱不諧於俗有  
歸奇顧怪之稱康熙癸丑先生卒時亭林在山左設祭於章邱桑家莊有哭歸

高士詩四首其次章云峻節冠吾儕危言驚世俗常爲扣角歌不作窮途哭生  
耽一壺酒歿無半間屋惟存孤竹心庶比黔婁躅先生志節可概見矣

練川  
人畫像

傳小

歸莊字玄恭昌世子爲諸生博涉羣書落紙數千言不止性嗜酒攜酒應院試且  
飲且試日未哺成七義分隸篆真草書五經文字御史元煒怪而黜之惜其才旋  
復焉順治乙酉六月縣丞閻茂才攝令事下薙髮令士民不從噪於縣繫茂才莊  
白衆殺之遂嬰城守事定新令究前事莊亡命薙髮僧裝稱普明頭陀隱居鄉僻  
後乃廬金潼里先墓側生平最善顧炎武以博雅獨行相推許而俱不諧於俗里  
中有歸奇顧怪之目詩古文墨竹無不工尤善書壯歲所作行草直逼兩晉以酒  
至者長牋短幅揮灑不倦往來江淮浙水間輒奉先像以行遇令節諱日采藻束  
芻以祭晚年校正曾祖震川文集付梓傳世折衷諸名家持擇頗精卒年六十一  
兄子玠字安蜀磊落能文不屑爲投時技以歲貢終附探崑新合志



補錄閩古集

麀齧歌爲崑山歸玄恭作

閩爾梅

麀齧銜寒金粟縷彫爲龍豹啼風雨銀鯨製鞘綠松鐔涼夜啾啾作鬼語雲內青  
鑛錘萬折鋒如破冰瑩如雪蒲元淬之蜀江濤歐冶鎔之嬰孩血挂在壁間吐瑤  
華茅屋深宵閃明月余問主人欲何爲虬髯直豎雙瞳裂男兒不能抒國難老死  
蓬蒿心慟絕佩茲神福出家門或走單于或走越四海茫茫無漢土市僧傭奴炫  
圭組不讀書人盜科名丈夫豈甘羣輩侮督亢圖中七首藏專諸行炙試魚腸或  
從介子斬樓蘭或許朱雲借上方抱甕灌園徒自苦髡笄羞與豺狼伍木難火齊  
空塵蠹短褐不完乞誰補伏波銅柱插南溟嫫姚功勒祁連銘一生談劍不封侯  
牀頭笑煞陰符經

歸玄恭遺著目錄

送顧寧人北遊序

黃蘊生先生文集序

黃孝子傳

與季滄葦侍御書

答汪莒文民部

再答汪莒文

與周漢紹

與顧寧人

陸道威思辨錄序

太僕府君讀書几志

兩顧君大鴻仲熊傳

保定張氏殉難錄序

靜觀樓講義錄序

紀周忠介公誥命事

吳蘧菴先生八十壽序

玉峯完節錄序

吳郡名賢圖像序

萬家基記

書先太僕全集後

徐克勤先生七十壽序

送兄爾復司教長興序

與葉帽初

與蔣路然

祭陸桴亭文

旌孝編序

列郡輿地圖序

西漢地理志註序

地理沿革表序

書天長貢烈婦事

小宛齋記

大理寺丞李先生六十壽序

送黃蘊生會試序

送周孝逸遊燕序

送崑山令黃岡萬侯序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書吳紹素事

書申節愍公傳後

書歐陽公瀧岡阡表後

先兄監記君行狀

侯研德文集序

照懷亭記

題石刻先太僕秦國公石記

跋陽明先生書

書先太僕東園翁傳後

荻秋四賢圖跋

嚴祺先文集序

簡堂集序

朱清甫先生詩序

王氏西田詩序

題嚴氏崇祀錄後

與某侍郎

歸氏二烈婦傳

洞庭三烈婦傳

陳翁家傳

與麋菴禪師

張公路先生詩集序

咸大咸詩序

梁公狄秋懷詩序

自訂時文序

毛子晉刻昔友詩序

送張耐菴先生之任太倉序

送周上蓮會試序

澄城知縣徐君墓碣

先王考太學府君權厝誌

金亦陶運甓圖序

費仲雪詩序

送兄爾復會試序

湘雲閣記

書蔣孝子

書湯恭人傳後

與徐原一公肅

桂平尉李君墓誌銘

陳君墓表

工部尙書陳公行狀

某先生八十壽序

祭蔣路然文

江位初詩序

吳門唱和詩序

浮屠同岑詩序

計文七十九篇

附詩鈔

計二百二十七首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12 vertical columns and a double-line border. The table is empty and occupies most of the page.

--	--	--	--	--	--	--	--	--	--	--	--

# 歸玄恭遺著

## 送顧甯人北遊序

余與甯人交二十五年矣其他同學相與或二十年或十餘年蓋未嘗有經歲之別也今於甯人之北遊也而不能無感慨焉甯人故世家崇禎之末祖父蠡源先生暨兄孝廉捐館一時喪荒賦徭蝟集以遺田八百畝典葉公子券價僅當田之半仍靳不與閱二載甯人請求無慮百次乃少畀之至十之六而逢國變公子者素倚父與伯父之勢凌奪里中其產逼鄰甯人見顧氏勢衰本蓄意吞之而甯人自母亡後絕跡居山中不出同人不平代爲之請公子意弗善也適甯人之僕陸恩得罪於主公子鈎致之令誣甯人不軌將興大獄以除顧氏事泄甯人率親友掩其僕執而箠之死其同謀者懼告公子公子挺身出與甯人訟執甯人囚諸奴家舊令自裁同人走叩憲副行提始出甯人比刑官以獄上甯人殺無罪奴擬城

日憲副與公子年家然心知是獄寃又知郡之官吏上下大小無非公子人者乃移獄雲間守坐甯人殺有罪奴擬杖而已公子忿怒遣刺客戕甯人甯人走金陵刺客及之太平門外擊之傷首墜驢會救得免而叛奴之黨受公子指糾數十人乘間劫甯人家盡其累世之傳以去甯人度與公子訟力不勝則浩然有遠行而同人之知甯人者攜尊榼送之酒半歸子作而言曰甯人之出也其將爲伍員之奔吳乎范睢之入秦乎吾輩所以望甯人者不在此夫宣尼聖也猶且遭魑畏匡文王仁也不殄厥愠甯人之學有本而樹立有素使窮年讀書山中天下誰復知甯人者今且登涉名山大川歷傳列國以廣其志而大其聲施焉知今日困阨非甯人行道於天下之發軔乎若曰怨仇是尋非賢人之志別離是念非良友之情於是同人曰善請歌以壯其行而歸子爲之序

### 黃蘊生先生文集序

嘉定黃蘊生先生殉難後九年其門人陸元輔翼王爲刻其遺集吳宮詹爲之序

余與先生交六七年年在肩隨兄事之間而實心師之余爲詩古文必質諸先生每辱獎許誘掖亦竊聞先生立言之指歸則序先生文集無如余宜故不自量亦爲題一言以貽之文章之道難矣世之爲詩古文者多患才短才贍矣又患體雜體醇矣又患旨卑立言之士必有瓌異卓絕之才得雅馴正大之體而又議論關於名教意旨合於聖賢然後可以名世而傳後若此者固已難矣然而文章之道未盡也蓋有本原在焉立德者立言之本原也苟但求工於文辭而不思立德考其行事有與文辭不相似者雖下筆語妙天下不過文人而已君子不貴也先生忠孝出於天性而溫醇冲粹規模氣象居然儒者於書無所不讀貫穿經史浸淫百家平日論文必本六經宗史漢八家而要於自得詩愛潯陽而宗杜陵必以人倫忠孝爲主蘊積日久本原深厚於是發爲文章一言片辭皆由中出肖其爲人文如擬管幼安書詩如釋褐寄弟樂府如許氏客惠風歎石頭城諸作皆自爲寫照不獨辭之工也嘗答余書謂雅不發持梁齒肥之願又深知文人之可恥不欲

濡首於文章方期習靜空山悟明性理以庶幾於古人之因文見道者其絕命辭有曰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蓋先生之意惟恐其流於文人始而夷然不屑終而幡然自悔猶懷望道未見之心其實先生之詩文往往皆見道之言絕非文人之詩文比也使先生得永年必卓然爲碩儒大賢守先王而待後學不幸遭禍變而僅以節義見以文章傳然今讀先生之詩古文知先生之不盡於詩古文也豈惟文章不足以盡先生節義亦不足以盡之也蓋德修於己道積於躬節義則以殉道而非匹夫之小諒文章則以載道而異於區區雕蟲繡帨之爲讀先生之詩古文而得其本原立言之士亦宜知所重矣余與翼王皆將以文字鳴者於此可以交倣焉

### 黃孝子傳

黃孝子名向堅字端木建文時殉難給事中諱鉞之裔也先世常熟人後徙家蘇州之西郊孝子之父以崇禎癸未選得雲南大姚知縣挈其室及弟之孤赴任孝

里又西南至貴陽縣懸崖人許拔管吸其父靈額告之季子信景吸父無恙曰豈  
無天又遂爲與相食季子聞其言心謂神常恐不預自平越而西至靜平海源龍  
至平越山麓益嶺臥地而東嶺上人云昔昔南常出嶺行郊害今十里立一嶺而  
北吸異國謀曰平越西南風流激嶺一嶺高山其民窮窮哭聲聞成敗涼涼  
靜越嶺北流懸山其風景河長有美人以眼一康東玉南風谷變革六士碑紛紛  
因吳吳音銀河城縣縣以長一輪季子信景以書告景以對其靈官吏無不體  
中於并得與槐林靈靈對不遠自若太平窮苦關關帽帽空無天齋靈靈以季子  
其人對靈靈暴骨而表人其能消解靈將香香社平臥登矣自前歲來靈靈之  
正擊而西至長州擊擊爲姓前靈不對靈靈靈靈谷靈靈士不顯顯而靈靈和  
支大端固守累年不不進曰正靈西靈河姆姑裏內靈與靈夜無冬靈自散州共  
之長州貴州自下支以對其自靈其東四自靈其其王吏兩將軍式古  
雖靈試類不自代八品五日對其自靈而西靈靈靈靈而王而士人貴概

雖艱危敢不自力乃養足五日復前行由武岡而西歷靖州循沅江而上入貴州之晃州貴州自丁亥以後北兵自楚攻其東西兵自蜀攻其北王皮兩將軍左右支大敵固守累年不下至己丑爲西兵所敗故境內遭殘滅殆無子遺自靖州洪江驛而西至晃州驛鮎魚坡諸處不惟重巖絕澗深谷荒箐上下艱難而城郭邱墟人煙斷絕暴骨如莽又其地苗獠雜處耕者皆持矛盾弩矢自衛荒茅漲沙之中往往得虎跡行過戰慄不能自保次平溪有關則帥府在焉兵衛甚嚴以孝子短髮吳音疑爲奸細執以見主帥孝子涕淚以情告得免以後凡遇官吏無不盤詰然從此所歷山川風景所見官吏人民別一氣象江南風俗變革六七載忽睹此如異國焉自平溪西南歷鎮遠偏橋一路高山排列深溪架梁幽險如鬼窟將至平越山勢益峻兩旁皆夷落土人云往時苗常出爲行旅害今十里立一塘而塘兵又多爲虎所食孝子聞其言心惴惴常恐不免自平越而西歷清平新添龍里又西南至貴陽遇徽州人程姓者知其父履歷告之孝子於是知父無恙已挂

冠五年矣貴陽新建王府殿宇崔巍護衛甚肅象馬塞道文武鵠立程姓者導孝子至前奏事明日得領票遣去孝子乃得復前途中兵馬紛擁爭前驗票或擊破其手中蓋自是不復能蔽雨歷威清平壩普定安住及關索嶺嶺陡絕登至半嶺喘甚力盡而仆有老僧飲以茶久之強起踰嶺而西既下嶺則布帳漫山徧野人馬縱橫旌旗蔽空砲聲如雷震動山谷孝子行逡巡一騎突前執之入營詰問驗票慰勞爲設食問之曰安西前營也前行數里復遇後營軍容如前營孝子雖一時震炫耳目然在途已習見又知去二親不遠喜多於懼矣自嶺而西渡盤江歷安南衛普安州去普安數日程爲安隆安隆故所也今改爲府非道所經遂入雲南之平夷衛遇故陽宗知縣浙東錢士驪孝子於是知其父起居益詳今在白鹽井也西歷霑益曲靖渡楊林海子至雲南府雲南自乙酉秋遭沙土司之亂沐藩失守遠竄丁亥西兵入平土司諸寨迤東一路殘滅殆盡惟省城百姓迎降無血戰之苦今爲之改觀一如都會焉時江南人之流寓滇中及滇人之官於江浙而



不得歸者聞之皆來集如桃源中人遇漁夫競相叩問聒耳不休自雲南又西並滇池出碧鷄關歷安寧過楚雄而抵姚安姚安府官爲遣役送至白鹽井時五月望日也計在途一百九十五日自蘇州至此蓋萬里矣孝子至門一婢望見更熟視急走入白主人曰蘇州相公來主人不信方詰問而孝子上堂矣孝子拜父母先賀無恙後謝候起居晚父母驚喜亦拜相勞苦起而相抱號泣蓋孝子與父母隔絕十年矣所攜弟之子時從外負薪歸驚疑立門外探望其父呼進各認面目乃兄弟相拜泣問昔日僮僕無復存矣所居山舍自書簾之外無長物其父語孝子曰予自丙戌冬蒙按臺吳公薦得行取至丁亥春報至會滇西亂道阻不行誓不復仕數年以來家鄉隔絕無復歸夢今春在瓊井於友人案上得李卓吾續藏書載王原尋親事歎息謂今世不復有此人 不意汝乃能之原之父時年六十有四與吾年適合亦先兆也久之孝子啟父母作還家計父曰吾年老頗思故鄉然途中艱阻奈何孝子曰既可來何不可往所苦者無行貲其父曰苟能往貲尙不

難乙酉秋滇中猶鄉試我分房校士得門生八人當以累之孝子遂以六月初旬持父書詣諸門生家南歷楚雄遇地震城頭雉堞皆崩孝子幾不免至南安以病日留者數日又西北行歷賓州過雞足山循金沙江上鶴慶尋上劍川其地漢夷雜處人皆衣羊皮氈衫帶刀出入見之心怖還歷鄧川大理望點蒼山循西洱海而東海水綠如柳汁方大雨水漲踏海岸行數里浪湧過膝前及米甸聞有悍兵劫掠夜半走荒谷鸚鵡猿狖聲出樹間復尋山路得歸白鹽井時九月杪也又奔走四月往返三千餘里矣父之門生遇者三人皆有贖贈而行貲未足其父曰歸途尙有門生在黑鹽井孝子曰如此可行矣乃詣府遞告歸文書欲執符信以行卒不可得諸故人謂孝子父子亂世流寓亦常耳何必故鄉固止毋行復留連久之孝子具籃輿與二親乘己與弟步從以十一月四日發白鹽井次姚安過冬至而行及黑鹽井果如所望斧貲得不乏遂出祿豐至雲南時得黔楚消息知南北方相持戰爭不息父子坐旅中恟怳累日因留過歲詣督軍府得給票癸巳正月

十一日發雲南出歸化第一關途遇來者云黔中雨雪四十餘日雪深至馬腹著樹皆冰如劍戟心以爲憂而行不爲之阻尋入貴州界則凍雲飛雪陰霾厲風祁寒逼人己而積雪漸消流潦縱橫瘴霧蔽天如在甌中前及平壩有騎兵並輜重及所虜婦女數百千計跨驢者策杖者相扶攜者絡繹而至問之曰從廣西來又前遇敗兵數千擁一象踉蹌散走無復部伍則云從四川來蓋是時安西戰勝於桂林撫南敗于保寧勝兵所虜獲者敗兵之奔還者皆道黔中故孝子先後遇于途云自發白鹽井至平壩皆孝子來時故道願以爲今歸有家口非來時獨身比慮貴陽有阻乃迂道從龍場驛而北歷養龍渡烏江入四川之遵義界由思南達思州所歷三度關鸚鵡溪武勝關雲盤寨諸處皆險仄荒深絕無煙火惟見黃茅白骨夜則聞鬼哭聲虎豹嗥啼或突其前往往魄奪神駭自思州南及清浪始復從故道入湖廣界則所在潰兵暴掠蓋是時滇兵新敗於武岡也乃多從間道行及新化方得脫險孝子爲父改裝易服前及藍田鎮始舍陸從水孝子乃得脫草

鞋奉父母登舟渡湘江將出醴陵故道聞前路有警又改從北渡洞庭中流風甚水波惡柁壞前帆索絕舟欲覆者屢矣頃之船竟隨浪湧至岳州城下尋至武昌沿大江過黃州入九江自湖口入直隸之東流歷安慶池州蕪湖采石至南京望鍾山沿揚子江下鎮江歷常州而歸蘇州六月十八日也自孝子始出門至是越三年計五百三十餘日凡歷省七府三十有二州縣衛司關驛鎮寨不可勝紀計行二萬五千里有奇若夫山川之高深靈異古蹟之名勝木石鳥獸之奇怪天時地氣人民風俗之變不可殫述且孝子所過皆疾行又艱苦萬狀亦不遑詳也歸子曰孝子之父孔昭字含美與先兄同舉於鄉余以孝子故始識之含美言歸途日數十里或百里二老人坐輿中猶苦勞倦而向堅始終徒步每止舍買食物執爨具湯沐施衽席晨起復具食整裝皆向堅一身爲之無一刻寧息初不以爲勞夫涉萬里途者或以征伐或以仕宦奉天子之威命有官爵之尊人徒之衆猶憚不敢前或往而不返孝子以子特之身往返絕域如履康莊此豈人力之可能

與彼其精誠上通於天故所至得天助焉昔年海虞瞿生元銷省其父留守公於桂林且達矣而桂林陷公死之生死於亂兵父子卒不得相見豈人倫之際固有幸不幸與孝子質樸無威儀言不能出口歸方訓蒙以給菽水嗟夫忠孝之事固非飾邊幅務名聲者之所能爲哉

篇中叙地名書法有例所過府必書要地則州衛長官司亦書大川必書志所經也山嶺不悉書不能詳也所至之地皆曰歷經其界曰過更一省曰入入必書縣或衛或驛詳道路也從間道而至曰達省會曰至惟武岡亦曰至而安隆則附見焉姚安曰抵稅駕之所也自記

黃孝子又號存菴觀此傳至性過人世所易曉而其遺績亘有清全代乃猶在人間可母表乎孝子擅長山水嘗自寫尋親圖蓋回憶當日奉親度盤江鐵索橋景象印諸心而形諸筆也圖係紙本設色山水自題上有長印模糊不辨徐武子題字吳廷康雙鈎篆黃孝子自寫尋親圖八字均書本身自餘

道光間諸名人題詠則陸續書于裱紙孝子自識曰攷盤江界黔地東距永寧原出吐番經烏撒由七星閣盤折而下遞粵西而底南海昔武侯南征至盤山卽此故曰盤江夏秋水溢其色紅綠毒瘴突發水勢奔湧有轟雷轉石聲行人不勝望洋而歎勝朝方伯朱公緇鐵成梁洪功巨績與伏波銅柱並垂不朽余過此輒凜高深之懼暨自滇西白鹽井奉二親歸里回思曩日所歷勝概迄今留目彷彿寫此戊申莫春存菴黃向堅并識又居庸疊翠圖乃紙本水墨山水自題七古詩致蒼勁亦無媿作者詩後書出關紀游仿黃鶴樵者筆向堅鈐白文向堅二字分鐫章 辛酉徐崇恩節撮龐氏虛齋名畫錄卷十之一則

### 與季滄葦侍御書

某月十日年家弟某頓首滄葦侍御先生閣下先太僕遺文不盡流傳於世茲蒙閣下慨然許爲刻全集甚盛心也僕旣登堂四拜以謝又見之於詩篇跋語不一

而足茲不復以感恩頌德之言竇聽辱賜何敢當僕非借先公之文以乞食者向者奉訪詩有云結交何必問黃金豈忘之耶已承手教諄諄謂以菲薄爲嫌勉領繭紬以志緝袍之贈使者又懇懇致命必欲盡納堅不肯去不得已啟封復領朱提三分之一拜惠良多殆近於傷廉矣臨歧無以報明賜輒以忠告之言進於左右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此皆童而習之人人所知然僕竊願閣下永佩此訓勿視爲老生常談而忽之也僕之千里相訪以梅村先生爲之先容閣下授之館餼之粟時招之飲餽之酒肴意甚勤也已而禮貌漸衰以方委之校讎先集不能卽去乃二旬以來則足及門而辭者一奉尺牘及詩而不報者三心竊怪之三日前見招僕問及留別詩謾云草書不能識僕素稱善書此卷行草頗有法非如春蚓秋蛇之難辨也直以示不屑寓目耳詩凡六百字俱道高義美才兼自叙平生亦欲使

閣下知其爲人頗爲委悉而竟置之罔聞知試以此詩質之當世文人學士將以辭不足取乎抑意有所忤乎殆不可解也昨使者致餞別之雅意至則初無他語更造爲兒童無稽之言以相嘲謔此何理耶僕雖一老書生立身亦有本末卽以詩古文言雖不能逮古人亦不能後於今人不應遂至召侮如此僕平日嶽嶽不少屈於人惡聲至必反之今止以先公遺集事隱忍不發一言而拂衣徑出初作留別詩時已覺閣下有驕蹇之態詩中頗及之于皇因元兩兄適至見之以爲方有求於人尙宜含容遂削去今甚悔之使前詩早見此意必不致復有嫚語虐謔入於耳也因而竊歎梅村先生之失言先生書中以張華任昉之好賢下士相期今世之茂先彥升乃如此乎僕之見侮於閣下高貴貧賤相懸絕是固宜然在僕不足爲辱但使四方之士聞季侍御之待某如此則閣下好賢下士之名亦少損矣田子方云富貴安可驕人貧賤者驕人耳夫貧賤驕人亦非有道者之言乃安往而不得貧賤則僕今日之所以自處者今世仕宦之華要者曰四衙門君家一



門而有其三而江南之稱銅山金穴者首推季氏則子方之論與易書孝經之言  
毋亦宜少省乎閣下必曰我非以富貴驕人乃以才也夫以才驕人則尤不可閣  
下弱冠登第官成而歸家多藏書文筆斐然誠稱當今才士然亦以江干僻壤少  
人才易爲雄霸天下大矣安知不有讀書好古能文章之士倍蓰于閣下者乎遂  
乃自矜予聖謂世無人河伯自大見笑海若況未能爲河伯者乎古之以才驕人  
者如彌衡嵇康皆不免禍況才萬萬不及二子又加之以貴極富溢敢於驕人嗚  
呼其危哉戰國之士有言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  
忘之也以信陵之折節下士而猶規之如此今刻先公文閣下但諾之尙未有其  
事僕之受侮而隱忍不發者以爲將來且有德於我有不可忘者在也閣下豈遂  
以爲有德於人於他日之所宜忘者今已不能忘耶自遭世變以來頗受流俗小  
人之陵藉而安之以爲無足怪閣下今之所號爲賢士大夫也亦遭侮慢誠出意  
外自顧又無致侮之道何以有此僕與閣下相去千里不合則去耳且有先集之

事相求卽受侮慢亦爲親屈欲終隱忍不言旣又自念侍御方表章我之先世其爲德也大矣非尋常之事可以報而不知所出竊謂閣下之富且貴與其才凡進見者以得需接爲榮爭獻諛言以求親媚誰肯以逆耳之言進者於是閣下習而忘焉以驕蹇爲當然以侮慢爲常事遂至不擇人而施以得罪天下之士正坐忠告之言無由得聞也馮驩以孟嘗君家無所不備所少者惟忠言倘閣下因此而惕然有省幡然自悔一旦變而折節下士則名譽日隆富貴可長保故僕以爲欲圖報効補益于閣下者非出於忠告不可所以言之過於切直雖觸閣下之怒而不顧也閣下必曰某狂傲恥於見侮託言忠告以洩其憤僕以爲閣下但當自省果驕人與否以富貴驕人以才驕人果持盈保家之道否其爲危言激論以相劇切果有益於我否不必問進言者之情爲公爲私爲出於忿怒與忠愛也在自滿者必以爲詈我在虛懷者必以爲愛我惟閣下裁之

### 答汪茗文民部書

先生謝客經年每承破例延接又相對必暢談極幸但函擾爲不安耳新刻太僕集蒙指摘訛謬感荷感荷非先生見愛之至何以有此至垂示三條謹以次具答閣下之當爲閣下弟所據者以義則公孫弘傳李琪傳以文則宋板韓文耳今先生又歷引南史諸書爲證則當從閣字更無疑矣若閣老之稱則又不同唐人兩省相呼曰閣老杜詩有贈賈司馬嚴使君兩閣老賈至嘗爲中書舍人嚴武嘗爲給事中故皆稱閣老武后嘗改中書門下省爲鳳閣鸞臺疑閣老之稱或本諸此至於專稱宰相爲閣老不知始於何時然相沿已久若以閣下旣改閣下并欲易閣老之稱則將稱閣老耶此則杜撰無稽而取笑於人矣且太僕集題稱上某閣老文稱閣下崑山舊刻已然弟今但仍之而辨常熟本改爲閣下之非故略疏其所以固未嘗有更改也攬梭事來書云雖富家無以金爲梭者又謂攬梭僅可謂之盜勢緩未甚相逼當仍常熟本爲頭上之梳竊謂古稱金非必皆黃金如金人金戈金刀皆銅也織幌之梭質雖用木而飾以銅卽得稱金梭因上言織幌故以

爲梭字乃合婦人方織輓而外人輒攬其梭意欲何爲安得謂之勢緩必攬頭上之梳乃爲相逼耶意主於奸言盜非其情也且古之梳有木有象不聞以金爲之若以梳爲簪之類既無確據有所未安至於何氏墓碑一題二文去取之間偶失檢點今承見教拜賜多矣卽當增刻一葉兩篇俱載但謂從祖輩當拊掌地下或者未至於此疎略之罪實不能辭然此乃過也從祖悍然不顧擅自刪改則故也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意者咎繇聽之尙未宜與之同律乎一笑大吉來諭但云有出未蒙明示若加女旁則都人士詩之義耳然姑姓之後所知者南燕國餘未之考若以歸有胡何四氏爲姑姓之後則未然也弟讐勸先集宗親朋舊無助之參考者先生乃肯指教不憚相劘切不惟愛先太僕實亦愛弟在弟似宜一於聽納不當復置辨然先生固云商榷弟若不問可否謾云領教有懷而不盡非弟所以自待亦非所以待先生也惟先生鑒之

### 再答汪茗文

二月八日布衣歸某頓首莒文民部先生執事自正月二十一日連得二書甚怪僕初欲置之不答既思古人論道論文論事之書不嫌數四往復要其辨難皆相因而發矛盾相當針鋒相對前後不可移易今執事署第一書曰係改前書夫有前書始有僕之答書今改之則答書反在前矣於第一條將其他訛字等語刪去而添入故明閣臣一段於第二條將僅可謂之盜等語削去而增入銅鐵一段札尾大吉云云則盡去之則僕之因問而答者反似所對非所問矣前書具在將誰欺乎執事若以前書爲盡善則不須改既以爲未確當多罅漏而追改之則不當恨僕之駁且見示三條之中僕已聽其一復引咎謝教其二條之駁者不過剖析文義遜辭商榷執事乃遂以爲忤而橫加詬厲此何爲者執事誤聽旁人之言謂僕見前書而怒僕答書且千言皆虛懷平氣手書不足信而旁人之言是聽遂肆其狂詈此何理乎執事第二書謂僕斥之爲戇爲杜撰爲取笑且謂僕以區區一布衣欲笄士大夫之口而咆哮舐觸戇字僕書初未嘗有而橫誣之若杜撰取笑

則誠不能諱僕謂閣下宜從閣下此據昌黎集及歷引公孫弘傳諸書證據鑿然  
執事并欲改閣老爲閣老此出於何典謂之杜撰無稽而取笑於人豈爲過乎昔  
王文恪公罷相歸里門貞山先生尙爲諸生相與質難文義宛如平交文恪心折  
於陸每注簡端云得之子餘前輩之忘勢而虛懷如此今執事不過一郎官耳遂  
輕僕爲區區一布衣稍有辨難便以爲咆哮舐觸人之度量相越乃至於此執事  
謂願先生勿怒僕不惟始不怒今亦終不怒前書辭雖亢厲本爲析疑僕素能受  
盡言其不怒者不當怒也後書則並無析疑之意惟有詬厲之辭僕遂一笑置之  
其不怒者不足怒也然詬厲可置不校而巧言相誣則有所不得不辨來書謂塗  
抹太僕之文夫先太僕集昔年爲先從祖刪改壞亂僕日夜痛心疾首思欲重刻  
故校勘是正頗費苦心豈遂無萬一之誤然已不遺餘力矣今執事反以校勘是  
正爲塗抹耶新刻未完執事尙未盡見僕於此書改本文者頗多如徐晞正統間  
尙書也而訛爲畫史之徐熙少傅言貴溪夏文愍公也而訛言爲賢錢德洪緒山

先生也而訛洪爲宏劉向之先紅侯則訛爲紅陽侯昭義節度使劉稹則訛爲劉  
楨叙建文朝事則自靖難兵起至入金川門甲子皆訛引用漢書成語倒置數句  
至不可讀僕皆依據國史古書遂改本文此雖起太僕於九原必不罪其擅改執  
事若見之亦不以爲塗抹矣今執事之所詆爲塗抹者僅四十卷中之一篇一篇  
中之一字耳然僕雖改此字而仍注明於下則未始無傳疑之意今執事因此一  
字遂目之爲塗抹如此深文巧詆能使人服乎執事又謂僕醜詆先從祖夫先從  
祖之改壞太僕文見於翁書賈之祭文□□□之序傳讀太僕集者皆知之執事  
能爲之諱乎執事每言作文無他妙訣惟有翻案夫翻案者如人在可否之間事  
涉是非之介不妨任人發論然昔人尙有以好奇害理爲戒今執事乃故寬肆意  
刪改之罪而鍛鍊苦心訂正之人此不得謂之翻案乃是拂人之性耳新刻指日  
告成刻成之後試與舊刻相較而觀是非優劣當世學士大夫自有公論執事謂  
欲別作一書以相訾警古人有言善爲之勿使後人笑汝拙也僕前書氣和而辭

遜執事顧謂其咆哮舐觸今則誠不能無舐觸矣蓋欲使執事知區區布衣亦有不可犯者毋遂目中無人而概凌轢之也

以上二篇當參看震川文集

### 與周漢紹

病中辱賢喬梓枉存多荷賤體至今猶畏風不能出戶想知己當不以往來之禮責病夫也僕與茗文令師初本虛心請教兩次相對見其矜己傲物之狀以爲習氣如此不以爲怪卽其第一書辭極亢厲而僕猶忍之仍虛懷聽納及其連貽第二第三書詬厲彌甚不可復耐始有二月八日之答書僕豈輕於絕人者哉書中不免有已甚之語然此乃應兵也文帝有言漢過不先僕之考異駁已成但半是據狀所書艸藁模糊方令小婿膽出孝章舍親家見而力阻之謂頃之抄錄考異本自留覽今據此以駁則抄之者爲佐鬪矣因匿其藁尊公昨又力阻僕謂彼刻考異既沮之而中止則駁亦可已但令師爲人有城府非若僕之疎直伉爽者比在吳門刻恐人知之安知不刻於他處乎然春秋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



況僕每爲應兵若彼之考異刻成而僕考異駁繼出亦未晚今姑藏之以待序文  
先奉覽

### 與顧甯人

戊申春夏之交聞兄以山左薦紳相讐之事連及時適有海陵之行無從問得確  
耗秋間還從令甥處知兄遂不免犴獄私心憂之未幾而得所寄書及六詩讀之  
深歎兄之善處憂患張元節之亡命雖幸免禍君子譏之兄乃自詣獄不惟舉動  
光明揆之事理亦自宜爾蓋兩姓交惡而委罪於兄兄身出則事白事白則身全  
兄之慷慨就獄乃精於脫禍者也但不知出獄之後復棲遲何所弟前書中戲詰  
三窟後察之亦不甚確惟濟上一窟是實而又聞爲人所賣趨趨免幸脫於羅  
將仍依此窟抑復別尋窟乎一笑六詩已和得奉覽其中迂怪不悛及江南樂土  
等語初非因此事而發蓋別有爲兄前書自言精於音韻之學著書已成弟未及  
見但友人頗傳兄論音韻必宗上古謂孔子未免有誤此語大駭人聽因此度兄

學益博僻益甚將不獨音韻爲然其他議論倫或類此不亦迂怪之甚者乎郤子語迂單子知其不免况又加之以怪乎此平生故人所以切切憂之願兄抑賢智之過以就中庸也向讀所寄山陵詩忠義感激使人泣下願兄之去墳墓十餘年矣初因避仇勢非得已歲月既久怨仇已釋且今年讐家已盡室赴任更無所慮柳子厚竄南方惟以不得上邱墓爲恨謂其祖先曾不若馬醫夏畦之鬼猶得享歲時之祭彼以得罪不能歸兄今欲歸其執禦之獨無邱墓之思乎此又平生故人所懇懇於懷者和詩不免局於短篇未能盡達所懷故復及之令子定已長成曾再索三索否弟則屢抱山簡之痛方深伯道之悲也年來筆耕僅能餬口雖不閉戶亦難遠遊惟去歲爲先太僕遺集事與季侍御相商一渡長江耳詩古文以乏人繕寫不能遠寄刻文一首呈覽立齋太史北上草此附候便羽幸惠德音

### 陸道威思辨錄序

余昔年交太倉陳言夏問其鄉之人才則首舉陸道威以其爲人體用兼備余記

其姓氏然亦以爲體者特人品端方用者或有才幹之人耳未甚奇也余比年舍館一二百里外遠或千里太倉相去一舍而遙顧未嘗一至癸巳春以訪葬師來因而求友得識道威望其容貌察其舉止信有學行人也已而出其著作甚多皆經濟文字余益歎服及得思辨錄讀之未終卷而驚駭更端坐展玩則降心俯首首且至地手其書兩日夜不輟深自愧悔前此之不學而又快幸其得師遂退然願執弟子禮事之其明日虔恭執贄踵門而請道威固讓乃交拜定兄弟之稱而退道威長余二歲於禮未至肩隨然韓退之師說固云聞道先乎我者則師之豈問其年之先後生於我乎道威雖謙不居余終當以師事之也道威顧不鄙其不學而索爲序此書修內聖外王之學諸君子之序旣詳道言之重辭之複有所不必但以余之生平負其氣節文章目空一世卽談理家有不合者輒爭辯嶽嶽不爲之屈今何以讀此而中心誠服不惜北面矜高之心易爲愧悔驕惰之氣一旦振作其必有故矣程朱諸大儒進則說書殿上退則聚徒講學故當世奉爲宗

師今道威生當晚世晦跡潛身又以貧故終年爲塾師以餬口今人遂以學究目之漢史謂人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遂薄其書今思辨錄乃修身治世之書豈太玄之近於迂闊者比哉而流俗之見則猶之當時之於子雲也夫讀思辨錄而尙有流俗之見橫於胸中者不讀可也

### 太僕府君讀書凡志

先曾大父太僕府君卒於隆慶之辛未莊生於萬曆之癸丑相去四十有二年府君當年以文章名高天下至於今宗之者尤盛嘗恨吾生晚不獲親承教誨於家庭而猶幸府君之文在也癸未春偶讀府君集中有順德府几銘自序云時宦於其地署中讀書無几案會大風拔木取倒柳爲几仍繫以銘莊舉以問父父曰今猶在吾所居室北窗下置書者是也向以損於蠹孔多又足盡朽低且欹不可以憑故廢不用耳余欣然遂移置書於他案取几視之銘故在也但敝甚蛀孔如麻朱漆斑剝僅有存者所鐫小篆數行獨無損毀尋其款識隆慶三年去今七十餘

年矣柳非嘉木器如此之久宜其敝也親爲滌去塵垢足之朽者命工續之加高焉令可憑以爲余讀書之几几製甚陋廣尺有咫其長倍差而中多罅蟲蟻上下自如刮摩亦不工或隆或陷磨墨則硯著几格格有聲蓋前人之朴也漆不繕完示古物也足欲其舊不欲變於前也加高焉便用也或語余曰禮父歿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歿而柩捲不能飲焉口澤存焉爾謂見其物如見其人哀心生故不忍用之今子用其先祖之器母乃與禮悖乎余曰不然禮之所言爲逮事父母者也父母親又逮事焉故見其物則哀心生也曾祖差疎矣又相去數十年未嘗睹其貌聞其聲今遇其所用之器無緣而生哀也知敬之而已矣敬之故雖敗物猶將用之也抑余嘗聞府君多藏書往往有手澤焉府君捐館時先王父尙幼獨無所得惟有詩經大全淮南子兩部此書間有細字標識先王父嘗指語莊此汝曾大父手跡莊之猶得識府君手跡獨賴此耳近者頗聞友人說某家有某書某家有某書爲府君手評恨無力購之然謹識之不忘又念府君之書既多

散佚異日卽力能購亦無從而盡知之夫欲得府君之書而力不能又或不及知乃取其讀書之几而用之而志之以寄感云爾

### 兩顧君大鴻仲熊傳

丁亥夏五月顧大鴻仲熊匿兵科都給事中陳公於家事覺皆死友人顧甯人爲之狀他人與交未久故不詳其平生余與兩君相知最深則宜稱述以傳者余之責也兩君死莫收其骨無墓之可誌乃爲之傳顧氏世爲崑山人大鴻諱天達仲熊諱天達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文康公之玄孫也贈浙江昌化知縣者曰履吉其曾大父馬湖府同知歷官兩邑祀名宦者曰謙服其大父延安府推官以家居潛謀興復事洩被收而死者曰咸正其父也而叔父咸建以錢塘知縣守節不屈爲貝勒所殺母張氏與文知縣死奢賊之難贈光祿卿諡烈愍之女也兩君生於世家被服儒雅忠孝節義其所習聞始從錢塘學已而延余同席研書旨大鴻爲人俊爽有拔俗之韻口吃不能道說讀書則朗誦終卷無留礙工詩文長於四六仲

熊文才遜其兄而湛深過之時凝神靜思肅若神明要其恂恂退讓外通而中介重然諾矜名節兩人所同也方延安在任時賊橫於秦中二子相去五千里內憂念其父又佯笑語以慰母夫人一日之間乍欣乍戚仲熊婚大鴻爲之破產大鴻赴秋闈中途病作而歸仲熊先在金陵聞之向余泣下不止其天性孝友如此乙酉之難皆削髮爲僧居西山之潭東余嘗一至時延安已歸大鴻欲走閩中道不通而止自謂世受國恩家本忠孝雖書生義不苟活余聞而悲之已而大鴻從其婦翁太學侯君居嘉定之廠頭侯太學者故通政使侯公峒曾之弟通政倡義兵守城城破與二子俱死太學幸不死會吳將軍勝兆謀起兵未發而敗事連同謀者陳給事給事固善太學窘急投之太學旣念通政弟又雅有高望爲世所指名又居與松江接界無重轍復壁可以藏活則屬其婿大鴻轉之崑山仲熊時從山中來視其兄遂兄弟載給事以俱歸居之墓舍越二日隸人逐跡得之夜半斬關入縛其兄弟并給事以去太學亦自嘉定執至給事得間自擲水中以死仍戮其

屍三人則同日見殺於松江死後十餘日延安亦被收以其年九月遇害大鴻配侯氏生二女仲熊配鄒氏生一子鄒氏先仲熊卒子尙幼鞠於外祖家侯氏依其兄嫂居嘉定始余與大鴻交約拜其母張夫人辭以異日至其父子兄弟俱被執余始請見夫人悽愴掩泣後數視之遂不甚哀曰夫子死忠兒死義亦可已矣非此母不能生此子諒哉家既籍沒夫人今獨居於文康公祠餽粥不繼余卽未敢自同於人之子亦宜以時周卹而力不能及愧吾友矣大鴻以縣學生員貢入國子監死時年三十仲熊府學生員死時年二十七陳給事名子龍侯太學名歧曾歸子曰顧氏兄弟年弱冠時皆風流自喜仲熊尤美姿容兩人並行街市中道旁屬目嘖嘖歎寧馨兒不知其後乃更卓卓以節義死有古烈士風也陳給事非素相識特以國家故一時意氣之合遂爲之死彼同盟執友危急之際視若秦越亦獨何哉

保定張氏殉難錄序



嘗觀古今興廢得失之故而有感於天人之際矣有人力盡而無奈天何者亦有天意不然而無奈人何者以五百人之義而不能全田橫以張許之烈而不能保睢陽以文信國張少保之忠而無救於宋之亡此人之無奈天何也天寶之亂方內土崩魚爛天實爲之而不使討賊之顏杲卿變而爲降賊之哥舒翰也五季之臣傳舍其國敝屣其君風會然矣而不能使王彥章劉仁贍之輩盡爲段凝馮道也此天之無奈人何也崇禎之末風俗陵夷廉恥道喪其亦天寶五代之時乎自流賊發難十五年間以至甲申之禍內外文武諸臣之爲哥舒翰段凝馮道者何其多也余覽保定張君羅喆所作殉難錄述其一門死節之事可尙焉案錄言賊自成自陷太原竄武卽率衆而北破居庸關犯闕而別使僞將劉宗亮繇故關寇保定張氏兄弟以在籍薦紳起兵守城賊盡銳來攻城中隨方禦之月餘不下已而曲沃相國奉命督師遇賊而卻遂入保定亡何聞鼎湖之信張氏兄弟慟哭誓師死守以待勤王師至協力討賊而督師部下兵爲賊內應城遂陷張氏自觀政

進士俊光祿少卿羅彥武進士羅輔文學羅善及其子姪妻妾自盡者二十有三  
人當其時封疆大帥則倒戈矣朝廷重臣則反而矣金甌之幅員磐石之宗社而  
一旦淪陷一統之天子而死於賊天意殆將反順逆之理決上下之防萬古彛倫  
從此數壞顧乃有如張氏兄弟者或未仕或罷官里居非有封守之責始則倡義  
守城既而仗節死義於波靡瀾倒之時屹然砥柱中流激一時豪傑之心立萬世  
人臣之則豈非天之無奈人何者耶夫人之無奈天何者存乎氣數天之無奈人  
何者存乎人爲故功業有所不可必而忠義無不可以自勉也爲人臣子力不能  
回天而以忠義自見雖非志之所願而舍是無可爲矣婦人爭死不辱亦無憾焉  
吾於張氏一門而歎其自處之盡善也或哀其死人誰不死哉同郡相國孫文忠  
太常鹿忠節皆以在籍死難相望於十年之間燕趙多感慨之士蓋至今猶然云

### 靜觀樓講義序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記曰講學以耨之國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後

世之講學蓋本於此然自漢唐諸儒不過辨經文之同異較訓詁之得失至宋儒始知講聖賢之學鵝湖鹿洞之論說與石渠虎觀不同日而語矣本朝儒者之講學前則姚江後則錫山爲盛而天下之謗議亦叢焉於是數十年來士大夫遂安於不學而以講學爲諱安於不學而人才壞矣以講學爲諱而人心日喪矣以致海內分崩兩都淪陷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吾友陸君道威陳君言夏自崇禎末卽與一二同志講聖賢之學遭世大變不廢益勤每歲一會會則遠近之士咸集今年二月上丁道威請先朝學官滇南文介石先生主講言夏副之會於郁君儀臣之靜觀樓同郡之士至者百有餘人余亦與焉同謁先聖像還登講堂文先生敷陳講學大意謂是成已成物與人爲善之事非好名之舉言夏發明白鹿洞規之旨而其要歸主於爲己以近世之門戶朋黨爲戒言皆切要已而其門人輩記當日之語爲講義道威屬余序之夫世變至今日而以講學爲事誠駭世俗之觀聽滋小人之謗議卽余始聞之亦以爲迂旣而知爲有補於世道人心殆不可少也

蓋是日之環而聽講者大約未知學者十九嘗從事於學者十一流俗之人後進之士惟知有五經四子之書爲干祿之具馳騫於浮名沈溺於聲色貨利委瑣齷齪與聖賢之言往往背馳正誼明道之論耳未嘗聞念不到此一旦聞先生長者稱聖人之遺訓演先儒之眇旨知人倫之不可苟名教之不可犯天理之不可滅人欲之不可縱能無惕然動於中乎故在未知學者聽之可以返其邪心歸之於正所謂有補於人心也吾黨固嘗有志聖賢之學然或溺於燕朋或廢於孤陋自畫而不前自滿而不進考其所至未及古人遠甚今也名賢秀士濟濟一堂大義正言洋洋盈耳則德不孤而氣益奮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繼絕學而開太平者何容復自諉乎故在從事於學者聽之可以作其志氣進其德業所謂有補於人才也人心正而天下知學術人才出而天下有事功氣運之亨國家之興恆必由之然則講學又曷可少哉吾更願與諸君子約既講之後以所講之言身體而力行之夙夜不怠期無愧於先聖賢使流俗後進知所法式以爲先生長者

之論說固已見之躬行非虛設也夫然後知所信從當不止於變其心亦庶幾可以成其才矣若夫世俗之謗議由不以躬行化之盡其在我可也

### 紀周忠介公誥命事

蘇州周忠介公以吏部考功郎中考滿父某封如其官母某氏封宜人天啟五年魏奄用事鋤去海內名賢削公籍追奪誥命六年被逮死詔獄事具國史崇禎改元贈公太常寺卿諡忠介并追封祖父如其官蓋特恩也其所以得特恩有故公嘗語其子茂蘭曰吾素無宦情偷得循資恩榮及祖平生之願畢矣及就逮至卒命於生死之故怡然獨以此爲感茂蘭以某年伏闕上疏請卹體公之心并及先世誥命慮難感動刺血以書通政司見而大駭不爲上茂蘭悲憤一日伺通政司入署手前疏跪於馬前而呼顧騶從喧囂蔽隔不得聞茂蘭隨擁入則門閉茂蘭大哭兩手撼門門壞突入門者愕不敢止遂疾趨至堂下叩首號慟左右皆驚怪問故已而哭聲徹堂後通政延入謂曰疏無血書之例念公之忠及爲子者之苦

心何敢不達當先具疏言狀乃敢上耳已而或語茂蘭血疏達御覽之日適會萬壽節天子爲之眙目茂蘭哭曰事不諧矣及得旨禮部查例具覆是時與公同罹禍者之子弟皆欲榮及其先世知茂蘭疏上未覆詣吏部驗封郎徐公欲繼之陳乞公許之茂蘭聞之馳語徐公曰茂蘭所陳實非故例查會典人臣有死國事卹典聽上裁但據此徼萬分之一先公一人猶未可知若牽連多人必不能得是無益於諸公而有害於先公也倘徼天子殊恩先公得如所請諸公繼之卽引爲例不益便乎徐公大悟覆疏從之公竟得并給三代誥命天下以是稱先帝能褒孤忠施例外之恩而公生前未遂之志乃得之身後有餘榮也其後忤璫諸公果引公例追贈得及先世茂蘭將領誥命掌誥敕者例不能無所需茂蘭羈旅窮窘無以應幸同郡太史姚公在都頗左右之久之卒領以歸告於廟而藏之以其副焚於墓公九原之下庶幾可無憾也乙酉之亂茂蘭居閭門外當兵衝慮不免念家中重器惟誥命乃託弟茂葵潛藏於湖州之姻家後兵入江浙茂蘭故居無恙而

姻家則室如掃三世誥命失其二茂蘭兄弟悲恨恫怛者久之一日有戎服鞍馬者至茂蘭家以公兩世誥命歸之而去嗟乎周氏之誥命初得之尋奪之既得之又推而上焉尋失之而復得之至今三世之誥命猶全爲子孫者之重其先世至誠感格有如是哉余特奇其事而紀之

### 吳蓮菴先生八十壽序

莊嘗讀先從祖待詔公集多稱高存之吳子往讀高忠憲公集亦亟稱歸季思吳子往吳子往者卽嘉善吳蓮菴先生也高公爲陶菴先生傳叙三人交相得歡甚皆築室荒野遞相過從蓋三君子相與以道相期以聖賢之學非如世俗之交標榜名譽流連文酒意氣肝腸漫相許也莊生也晚不獲望忠憲之門牆聆陶菴之庭訓獨竊嘗一見先生於從弟之家顧其時莊方風流自許周程張朱之書束之高閣何況後儒見先生直以大父行相尊耳不知愛重先生之文未知先生之難遇也越七八年始知有聖賢之學於諸儒之言略知愛玩至高子遺書陶菴集尤

咨嗟歎慕想見其人以為使二公而存得親炙之庶幾小子有造也而不可得矣  
則又以爲二公生平所與名節相勵學問相長稱生死交者其言論風旨必有益  
後學也吾向所見吳先生者其人哉莊固不能識先生因二公之書知先生也吾  
父又嘗言少從待詔公遊亦得窺高吳二先生之學於威儀文辭之間嘗舉以訓  
莊莊因父之言又知先生也不惟知先生之學又知先生之年高公又序三人之  
齒先待詔少高公一歲先生少先待詔二歲吾父云先叔而在八十有二歲矣莊  
以是知先生今年適八十歲也他人登大年鄉黨壽之其爲官者有名聲者境外  
之士大夫有交者亦壽之壽之不過鋪揚名德豔羨高位頌禱長年譽諛子孫莊  
於先生則大異於此蓋誠心企慕之至又有所感耳先待詔爲孝廉十五年而考  
終高公登進士三十餘年依彭咸之遺則先生則始而尙勇往中而觀吾生終而  
嘉遜至今猶歸然獨存也固知三君子易地皆然而窮通修短若是之不齊也  
亦可感已先待詔卒於萬曆高公卒於天啟先生則歷崇禎之十七年又見弘光



改元矣安知先生之壽之所至哉是則感歎之中致祝之意尤惓惓矣屬歲暮不能躋堂獻觥期以來年拜先生於絳帳祈取下愚之人三疊三沐之茲以一言爲先導云爾崑山通家晚學歸莊序

### 玉峯完節錄序

嗚呼三十年來率先迎降反顏北面非高冠峩峩自號丈夫者與彼丈夫者走門戶廣賄賂卽父母妻子之不顧何有於名節崑邑忠義之藪漢石明仲冠冕海內然鬚眉且弗具論其閨中弱質自綸封以至單寒趣義恐後而視死如歸或投纆赴水或冒刃當鋒顧巨室大家國史可揚家乘可紀而筆門委巷白骨森立等諸塵土不尤堪痛心哉夏日秋霜不足以比其烈喻其潔也草茅一筆何足爲諸節婦重輕特以孤峯秀拔婁水洄環挺勁之氣天地誕毓垂之來許爲我崑增重冀一洗俘掠之辱耳昔黃巢獻所虜女子闕下宣敕責之卿等皆良家子奈何從賊其前行者抗聲曰國家百萬之衆不能拒寇顧以此責兒女子乎不知當日舉朝

婦人亦一赧顏否也然則被掠者尙在矜疑之列而未可深誅況死忠死孝凜凜如彼可泯泯不傳乎舉例如左

### 吳郡名賢圖像序

繪畫之事所由來久其爲功甚大漢之麒麟閣雲臺唐之凌煙宋之昭勳崇德皆圖畫將相名臣之容以動人之觀瞻而士大夫之間苟愛敬其人亦必圖其貌而仰之蓋史家紀傳雖揚厲其事猶恐不能動耳目欲使後世之人追古人而若睹則圖畫有力焉吾吳人才之淵藪也在前代已指不勝屈明興三百年人才尤盛或以德望或以功業或以文章或以節義孝友磊落奇偉之人且以數十百計上之則紀於太常載於國史次之則郡縣之志學士大夫之紀述具在若肖其形容以昭示來茲則始於沈石田先生繼之者劉子威文相國顧嘉隆而上備矣萬曆以後猶多闕焉吳門張君永暉善寫照而恥但貌尋常行路之人取吳中先哲盡圖其像且窮搜徧訪以補前人之所未及甚盛心也其爲力亦勞矣吾以爲觀此

圖者必惕然有動於中在高明之士以豪傑自命自顧德望不及某文章不及某功業雖因乎時使我得志或不及某我之所期豈止如此而已乎雖庸才未有不好名者無所標於前則自廢耳彼皆名顯當世獨自棄而甘居人後乎爲先哲之後人者見前人德業文采爲世所仰如此也我不爲象賢之子孫而隳其家聲何以見先人於地下其爲崛起之士見昔賢之德業文采爲世所稱如是也我之上世獨不得列我不自砥礪將世爲無聞之人乎夫使高明益自勵中材知自勉而世胄與崛起者皆思自奮圖畫之功不其大哉抑余更有進於君者凌煙閣所圖二十四人其後張亮不終侯君集以反誅昭勳崇德所圖亦間有未愜人望者此皆朝廷之所爲而出於一時之議今君窮而在下無所顧忌畫出己意非徇人爲蓋更嚴之庶後之必傳如見在諸君者姑俟蓋棺論定而可

### 萬家基記

崑山迎薰門之內面城南向有家隆然者太僕府君之墓也墓之西偏有小屋故

守冢隸人所居乙酉城破守家人見殺屋尋屬之他姓戊戌十二月歸子所居之室壞乃以錢十二緡贖之而遷居焉榜其室曰萬家基居瓦三楹向明而庫小南北丈有二尺東西三丈簷高六尺出入必俯躬後臨河前有庭廣二丈許與鄰家共之庭西高而東下水溝在房中雨則鄰家簷溜皆注於庭一庭之水循除入戶灑灑然從牀頭流入於河鄰家溷厠逼堂西北隅聲臭時從牆外達於室內太史公曰人言淮陰侯葬母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視其母冢良然余嘗遊其地訪其遺跡髣髴猶在淮人至今呼爲韓侯城夫淮陰旣王楚自陳以南傳海數千里皆屬之於萬家乎何有想其歲時上冢彼萬家者羅拜於前擁衛於後可不謂榮焉余今無一畝之宮來居於此乃自爲守冢之人耳惡用此夸大之辭爲抑聞古之賢人君子死而不朽後之聞其風者多爲修冢墓禁採樵不必其子孫而後爲如武王封比干之墓樂毅表王蠋之壟漢高祖爲信陵君置守冢戶是也又有因其後人而加禮於其先者如石勒修祖豫州之先墓是也先太僕文章爲一代

之宗垂百年而名益彰卽子孫不競後世右文之主或有效周武漢高之爲者況子孫猶有慕祖豫州之風者乎旁置萬家卽不可必得亦豈謂必無是事也抑思淮陰武人太史公猶責之以學道謙讓況夫文人儒者學道豈可不力乎是又在居其室者勉之而已遷居後五日己亥歲正月旁死魄太僕曾孫莊記

### 書先太僕全集後

先太僕府君文集凡三刻矣始府君之門人王子敬爲令閩之建寧刻於閩中文既不多流傳亦少先伯祖某刻於崑山其人不知文而自用擅自去取止刻三百五十餘篇又妄加刪改府君見夢於梓人梓人以爲言乃止故今書序二體中往往有與藏本異者其後宗人道傳又刻於虞山篇數與崑山本相埒文則崑山本所無者百有餘篇然頗多錯誤諸刻既未備又非善本先君子常惻於懷取所藏原本考較是正又慮有缺遺命莊假館虞山從先師錢牧齋宗伯藏本錄其所無者合得八百餘首篋而藏之語莊兄弟曰汝曾祖文章可繼唐宋八家顧不盡流

傳於世吾欲以諸刻本與未刻者合而錄之今窮老無力他日汝輩事也莊謹誌  
之不敢忘今先君捐館兩昆殉難二十餘年室家破散孤窮困踣開篋披先世著  
述輒嗚咽不能讀念至則涕汗交流不可以爲人嘗謀之虞山族叔比部君裔興  
比部慨然任其事因以府君全集質之牧齋先生先是已序府君之文載初  
學集中至是更加排纘選定四十卷自尺牘古今詩之外計五百九十六篇重作  
一序并定凡例莊於是考較加詳比部已梓三十餘篇會病卒嗟乎韓退之文起  
八代之衰一時宗仰之者半非笑之者半後二百餘年得歐陽永叔而始大顯府  
君之文一時雖壓於異趨而盛名著至於今未及百年而世無不推崇之比於歐  
曾方之昔賢不爲不幸矣然韓公之文世未嘗無之但五代之亂不尙文宋初又  
尙揚劉之習故不知貴重耳未有世皆知尊仰而文反不流傳如府君者也亡友  
南昌王于一嘗語莊曰吾在江西欲觀君家太僕文遍求不可得前年黃州顧赤  
方亦言楚中士大夫多知震川先生之名而無繇見其文集江楚去吳中僅二千

餘里已不能流傳到彼則遠者可知矣夫文章者天地之菁英古今之寶藏也一代之士得與於此者不過數人土既畢一生之聰明思慮才氣以收其菁英獲其寶藏必欲宣昭發揚以見於世不甘沒沒也天下之士既愛慕其人之文章亦思掇其菁英以自飾襲其寶藏以自潤秘而不與亦復何取天既篤生其人阨其遇老其才使之專力一心于文章以持天下之文運以造天下之文才亦必不願以其菁英寶藏私於一己也今文章如太僕府君而後之人不使之流傳不能承父之志揚祖之美以副當世之士宗仰愛慕之心而上答天生人才之意豈惟得罪於先公抑亦得罪於當世之士得罪於天矣顧莊自知負罪而壁立磬懸無可如何惟有朝夕向家祠叩頭長跪冀冥漠之哀宥又自念老而無子子獨一身而近日風波幾不免禍脫不幸溘先朝露則此書更誰託哉此其尤痛心疾首而不能一刻寬者也既力不能付梓且多留副本於世及人有借鈔者與之仍刻期見還此亦不得已之思也若合錄以流傳不知當在何時則莊之可告無罪於先世於

天於當世之士亦不知在何時嗚呼可哀也已丁未四月既望曾孫莊謹書

### 徐克勤先生七十壽序

嘉定徐克勤先生與余爲忘年交歲甲午壽登七十其明年余至嘉定始知之將以一言爲壽而未及一日先生過余書館把酒夜談因述其平生余向之所未悉者崇禎末天子以人才不盡於甲科時命閣臣大試天下舉人貢生與試者千二百人取高等十之一補尙書六曹及郡佐州縣之長先生以老明經無奧援而與其選得爲縣令幸也已而選得陝西之澄城澄城瀕黃河當流賊之衝又連年饑饉民死徙略盡而俗悍獷前令以甲科小不快士民意遂罹探丸之禍則繼其後者何不幸也及先生爲令二年嚴絕羨入不取民一錢剔宿弊除大慙治功侔趙張而駕三王卒爲讐人所中以左降歸不幸也亡何而孫督師有潼關之潰賊遂陷西安關中塗炭官吏鮮得免者先生又何幸也塞翁失馬卒歸於福天又錫之難老豈非先生盛德之所致耶先生又言赴任之初友人徐宮諭餞之先生時已



知地方之艱危前令之受禍誓不反顧以死報國語宮諭卽事有急雉經與仰藥自刎孰便宮諭曰三者皆未善其沈淵乎先生旣以死自誓而故人臨歧相勞苦亦質言無諱誠以醜地危時有不可測也而竟得免及乙酉之變宮諭念受國厚恩遂從彭咸之遺則先生以微官里居義可以不死至今斂迹海濱空室蓬戶昔人之片香一鶴并不可得旣全其天年而亦無愧於亡友也先生述已又與余談詩古文津津不置議論皆與余合遂同寢於書館晨起次其語而論之以爲先生壽

### 送兄爾復司教長興序

吾歸氏之在崑山者自太僕公以嘉靖乙丑登進士待詔公以萬曆辛卯中鄉舉其後世傳一經顧微甚數十年間無入仕籍及登科者至崇禎癸酉母兄爾復先生始領鄉薦又十餘年不第乃於甲申冬謁選得長興縣學教諭宏光元年春將之任弟莊乃爲序以送之長興蓋與吾家有故先太僕嘗分符於此有遺澤焉先

待詔居家教授長興之士不遠數百里負笈從遊者盈其門吾父又嘗遊其地知交多有莊與兄昔年祭太僕於名宦祠亦嘗一至焉太僕之爲令也雪冤獄除劇盜鋤豪強恤惇獨興文學造髦士諸善政不能悉數於時新鄭內江諸公皆有漢代循良之目顧以不善事上官又黠吏姦人多不便之輒騰謗議流言譁囂幾無以自明以故天下但稱太僕之文章而不言其治行雖以文章盛名掩之實亦爲流言所誤世遂疑太僕果不嫻吏事而不知其政績卓卓可紀越數十年而此邦方歌頌而俎豆之也兄今至太僕之舊治首當訪其遺規搜其逸事衍其餘教振其餘風如興文學諸事廣文之所得爲者循之勿怠他所不得爲者以告縣令修其法而行之今縣令錢侯爲兄同門友宜必聽從先太僕循良之政惠此一方民者無窮也世見吏茲土者守先太僕舊法可以爲治則疑太僕之少於吏事者自此息矣吾願兄之留意於斯也至先待詔門牆之士今雖存者蓋寡其教當有傳者試訪之士林之中或有遵師訓繼清風者乎吾願兄之勿失之也而父之舊交

或不盡零落迎養之後時奉老親與故人通家子弟杖屨遨遊朝烏瞻而夕雉山望畫溪而縱筆釀箬水以爲酒而兄以公事之暇率諸兒女斑衣上堂爲二人壽此亦人倫之至樂矣雖官卑俸薄其可以無戚戚也爲廣文者大抵遲暮兄年未強仕爲祿養計而就是官又得長興思及祖父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焉抑長興爲湖州屬邑胡安定之遺則猶存由先世而上之其取法焉所以光於前人者尤多矣哉

### 與葉帽初

弟初到郡時知寧人兄窘於事勢將有不測輿論亦多以兄爲已甚故弟語稍激切然論其究竟愛寧人亦所以愛兄也已而崑老輩委曲相勸兄因動惻隱之心要於兄之自爲計亦大便而弟輩則羣而誦兄之高義昨在西郊文初子佩諸君及二三遠方友人問及弟公言於衆曰此事誤在顧而葉能不終訟可謂仁人君子人皆服兄爲有量及歸寓忽聞有變局爲之大驚兄嘗謂寧人城府深密機械

滿腹兄前已諾和議而忽出最難之題目迫之以必不能從之事是名雖曰和實欲戰也兄豈亦有城府機械耶崑老極和平之人亦以兄爲太甚今將去矣弟亦卽日同國馨去矣但使兄若不肯就和卽和而必欲云云寧人計無復之必自經溝瀆無疑也陸恩人奴也尙不可殺而迫其主以取償寧人非尋常無聞之人又事無死法而一旦迫之至死於兄便乎不便乎寧人無親子弟料死後必無與申冤者卽有兄自當有以待之固知殺寧人萬萬無患獨不畏清議乎寧人腹笥之富文筆之妙非弟一人之私言卽灌老諸公皆擊節稱賞四方之士見其詩古文者往往咨嗟愛慕兄能殺寧人之身能并其生平之著述而滅之乎使天下後世讀其詩古文者以爲如此文人而殺之者乃葉帽初也此名美乎不美乎自古文人之受禍如子蘭殺屈原姚賈殺韓非後世讀離騷及韓公子之書無不唾罵子蘭姚賈陳同甫爲小人構陷入獄每讀其傳爲之髮指眦裂以兄平日自待之高明何苦而爲此事耶想兄之意以爲寧人卽死於牢獄死於桎梏不得謂帽初殺

之吾誰欺當世士大夫有口亦可畏也凡此之言皆所謂愛寧人卽所以愛兄也  
情溢言切幸垂省覽

### 與蔣路然

初夏偕萬年少北渡倉卒奉唁未及有所申顧辱贈贖甚慚甚慚虧體療親古人  
有之幸而愈其人遂以孝聞今兄有此苦節而不幸昊天夢夢非精誠可格肌骨  
刻痛默而自知在太夫人宜憐此情昆仲當愧此事而更嘖有煩言則意料之所  
不及也相對時見兄雖自力步履猶難去袒括已兩月而猶如此創之鉅可知吾  
退而捫素冠自愧恨其不及情也望加意保攝爲道自愛弟自渡江抵淮主年少  
家千里授經豪士氣短所幸主人是我輩人可與共商天下事耳亡何而年少長  
逝門人乳臭此地復少人才閉門兀坐昏昏而已所見清江浦四面平原得尋丈  
之阜卽如名山喬嶽去一二里所有大川乃河淮合流洪濤一丈泥沙五尺千里  
茫茫方舟莫濟加以黃塵眯目朔風侵肌日遠扶桑瞻仰空切夫鮮民而遭亂世

羈客而處陋邦此之懷緒不問可知時或酌酒漂母祠覓韓王孫釣處俯仰憑弔以爲古之人傑亦有如此者聊捫腹一歎耳感傷之餘輒念吾友方在疚而天只不諒伯氏相尤同姓又從而讒構其何以堪之計彙翁情誼關切自當悉力調停消弭其釁但未審遂能相忘於無言否弟則請更進一言若天下親無不慈兄無不友則古來安得有孝子悌弟雖賢人君子愛其父兄萬萬不願有孝弟之名不幸適當其窮則不可無孝弟之實苟諱有其名而反至不盡其實則不如不諱其名也近者固知事出無端曲不在兄然猶願兄益盡孝弟之道思所以感格之者詩不云乎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我願兄於此以古人自處也弟自二人見背兩兄不祿熒熒一身顧影自弔念兄猶侍太夫人有潘生閒居之樂而花萼方茂雖性情各異天倫自親私歎羨以爲人生之幸以弟之所歎羨而不可復得者知兄幸而得之者之良不易也常念其不易得所以處此者必盡善矣兄固孝悌人也無俟弟言而猶晤而相告者相愛之至不得不出於此也天下事非所敢言至於文

章一事知兄尙有未遑倫諸務既畢猶望留意古今及時著作禹惜寸陰良不爲過雖然以此告兄而已則不能愧何如也一詩奉懷辭甚拙劣知當破涕一晒把臂當在歲杪寧人兄南歸附此申候臨楮神馳

### 祭陸桴亭文

婁東固人才之淵藪學士大夫多以文章鳴百年以來作者代有嘗爲中原之主盟若夫以理學經濟著者則遠近相推曰桴亭桴亭蓋吾兄經術濟世有體有用洵不愧儒碩之名天旣阨其遇尙冀假之年以有待何意一旦去白日而卽幽冥兄之理學自少卽知尊孔孟宗周程孜孜勉勉庶幾得文王於琴見帝堯於羹思辨錄一書皆得之體驗故語確而意精異端之學非聖之書皆能究其源流於是辭而闢之而非好與之爭乃其經濟則河渠天官食貨無不深究而尤長於兵權衡今古指畫天地有所著之八陣發明胸藏六韜三畧顧不爲帝師王佐而老於書生頌者大吏聞名虛心咨訪謂生平之蘊抱當少見諸施行庶幾有以甦江南

之困救凋敝之氓何圖不旋踵而岱宗之遊促其上征知與不知無不聞而歎悼  
豈惟吾黨之摧心而涕零莊初讀兄之書將北面稱弟子兄固不許再拜而定爲  
弟兄二十年以來吾有善待兄而成吾有過賴兄而更無窮心事不可與他人言  
者兄爲吾吐吾向兄傾願莊有負於兄之相期者僅爲文章之士而不克進於三  
代之英兄前年六十以方讀禮而不舉壽觥去冬及祥而禫始賦詩以頌禱會兄  
入撫公署而未致其區區之誠今乃登高堂而助沐櫛對靈几而書銘旌二十年  
兄弟而今已矣跪陳辭而長慟薦一樽於幽靈尙饗

### 旌孝編序

丑寅之間友人或以黃上枝葬親之事求余作詩表章之余謂葬親常事耳何以  
詩爲乃爲古蒿里曲而跋其後已而上枝介吾友陳子靜以所刻旌孝編一卷求  
序閱之詩與文合數百首嘻葬親者人子之常事耳上枝何能致人之題咏若是  
多乎已而覽諸序言上枝葬親故有可尙者其事已詳他序中故不贅姑以吳中



一二近事言之太倉陸中丞家富累鉅萬死二十年不葬或與其後人有讎者乘間戕其棺崑山顧相國家資無算雖經籍沒然子孫未至不能葬也垂三十年不葬盜利其淺土之藏發之焚其屍以此言之則能葬其親者君子將與之矣予兵燹之後奔竄之餘以親喪不能葬日夜痛心疾首而無可如何賴錢牧翁爲將伯之呼而遠近仁人君子之助賻布於是三世八喪得就窆窆余雖得免不葬親之罪而終以藉人之力爲歉則如上枝之經營拮据無求於人者又可重而羨矣上枝同宗蘊生端木蘊生高名大節天下瞻仰余嘗序其文集端木立千古奇節而世或未之知余作黃孝子傳以傳之今詳上枝之事實有足稱非苟而已者余以一言繼諸公之後未爲不可也又聞上枝於數年來徧徵詩文以未得兩先達一山人之文爲恨山人謂余也余旣以子靜之力請又其事足以諷世者故不復辭又兩先達者皆辱交余或因此亦借一言以光寵之未可知也因爲之序

列郡輿地圖序

余少好觀方輿圖志壯而喜遊雖局於東南一隅南僅渡浙北裁踰淮然所過郡邑必升高騁望有鄧艾指畫營壘之意蓋兵法之要在先識形勢今天下非無事之時俯察地理其不可緩也國朝輿地圖向推羅文恭公本近則陳職方爲詳然不過兩京十三省及邊鎮四夷諸圖而已未見有各府爲圖者常熟陳亮工雅留心此事舉天下一百六十二府三十一直隸州各繪一圖名山大川城堡關驛皆載而道里遠近疆界疏密悉按一統志及各省府州縣志定其位置纖毫不爽有近世增廢更易舊圖所未備者悉從而正之細畫分明楷書精好蓋藝林之佳玩而偉人傑士有志四方者所必需也蕭何入關惟收圖籍因以知天下阨塞之處光武亦披地圖示鄧禹周世宗遣使江南潛令畫史圖其山川險阻以獻洪武初命天下州郡進山川險易圖吾不知夫天運如何亮工遭逢如何此書遂能獻之職方備經國者披陳指畫否要之偃仰一室而臥游萬里之外古今華夷之區山河之界一指掌而盡之此亦天下之壯觀快事也余昔年贈亮工詩有云可憐九

域勞裴秀非復元康泰始時以今觀之不足悲也篋其書以俟之而已余素有志未逮喜亮工先得我心而能創前人所未有也故爲之序

### 西漢地理志註序

儒者讀書苟欲究經世之務通古今之變則必自唐虞三代而春秋而秦漢以下至於唐宋先古而後今然後知制作之源流得其因革損益之故惟地理之學不然禹跡九州而外如秦漢以下宜先自近代逆推而上之以其世之相近多沿革便於攷索也余嘗欲以今之府州縣名註前代地理郡國以不知此法乃從西漢始夫西漢去今千七八百年中更十數姓地名數易至今仍漢名者十無一二又或名雖存而地則非是以攷索之際爲力甚勞本朝地理書惟有一統志雖載建置沿革而疆界不能詳確各省志書又無從購得故往往多闕其能註者僅十之七八耳既不能備亦覺其事近拙遂輟假使先註元豐九域唐十道而後及六朝以上當易爲力闕者亦益少惜其時見不及此也今則頗懶爲矣然楚漢之際

吳楚七國之時新莽之末郡國分裂龍戰虎爭試問其建都之地斬將擒王之所  
在本朝爲某省某府州縣今人或未之知也故此篇雖不成書以授門人輩使讀  
漢書時以之攷輿圖亦略知當時之形勢云

### 地理沿革表序

地理之書備矣有志有圖自禹貢九州以至近代之京省古今幅員之廣狹山川  
之險易州郡之沿革考志按圖歷歷在目顧沿革一端紛錯難究求精詳者乃更  
爲之表如朱子門人張洽所著地理沿革表是已然未嘗見其書其後或有爲是  
書者余未之知今則有虞山陳君亮工盡取歷代之史及天下郡縣之志鉤貫參  
覈十餘年而成書州郡縣皆有表計若干卷斯已勤矣余覽其凡例有倫有要觀  
其書詳而不紊於添設并省更名徙治之類皆核其地而繫以年其辨丹陽竟陵  
等縣徵以舊聞加之裁斷累數百言其於他州郡縣精詳可知矣余嘗欲以今之  
郡縣名注古地理志甫畢西漢而輟尋復爲人竊去後以諸書盡失不能復爲余

以爲一統志一代之大典此以後代爲綱前代爲目者也便於用世沿革表一家之私書此以前代爲經後代爲緯者也便於讀史我觀前哲如蘇子瞻之指掌圖朱思本之方輿考吳淵穎之職方錄及近世羅文恭陳伯王之圖志皆所謂今綱而古目者故世多傳之至以前代爲經後代爲緯非讀書稽古之士覽之茫然將以爲無所用所以朱子高弟之書未聞傳於今而陳君所著我亦懼其將覆瓿也君嘗爲州郡輿地圖余爲之序言乎用力之勤則表當倍於圖然我恐今之人欲觀圖者尙少況乎表也余昔注地理志未成而失之頗以爲恨君其善藏此書以俟讀書稽古之士哉

### 書天長貢烈婦事

己亥六月海中舟師破鎮江遂溯江而上金陵旦夕破於是江南北諸城邑多納款者及海師敗還令長及卿大夫士助叛逆誅者數百人妻子流塞外初天長去江遠縣令不降出城自縊諸吏二人上印冊降附後坐誅有貢某者爲仇家所告

指爲叛黨當時輒逮捕之妻謝氏度必無全理家素貧乃盡出其衣裝器皿鬻且質得數金治具徧召親黨鄰里食飲密自縫白布衣衣其數歲小兒又自食魚殮置之案以爲始死之奠拒戶自經死里人聞諸官而殯之人初見其鬻器召客顧疑其所爲及死尙以爲有所不必迨其夫果誅籍其家縛小兒以去然後嘆烈婦之貞操遠識爲不可及也吾聞諸天長崇三才云崇君又言其邑中坐前案死徙者十餘家有其夫不忍其室人之囚辱而要之死卒不能死而竄徙或沒爲官婢嗟乎濡忍畏死婦人之常情也

贊曰凡言烈婦其夫死而殉之者也今貢烈婦夫未死而逆知其必死而先爲驅狐狸於地下吾固已悲其志壯其決而死之時又何其從容也聞其柩至今未葬功令雖嚴諒必不仇朽骨何惜此一坏土也此亦天長賢令長師儒學士大夫之責歟

### 小宛齋記

友人陸翼王以小宛名其齋而屬余記之夫小宛之詩序以爲大夫刺王而朱子謂兄弟遭亂相戒以免禍之作其說不同吾謂名齋之意必取朱子蓋翼王不仕不必刺時乃其生當季世又方在疚不飲酒家貧而力學不倦温恭謹恪不失其身於是詩之言多合吾知其必取朱子之說無疑也夫周之中葉雖喪亂宏多然流彘之後宣王中興龍縈之孽亂不及於王室猶豐鎬之舊也賢人在下宜得輕世肆志優游以卒歲顧猶懼其及禍至危辭相戒況今日世變十倍周衰之時乎此翼王之所以中心憂傷而寄意於小宛者也抑免禍之說亦有辨在易之否遯明夷蹇皆處憂患之卦其彖辭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遠小人不惡而嚴用晦而明反身修德所以求免禍者如是而已推其旨若誦身貶節以求苟免必寧死而不爲君子之處季世惟當自盡其道而禍福一聽之於天持激亢之論爲驚世忤俗之事以扞文網觸機穿此不盡其道者相戒勿爲可也強勉以行道謹慎以守身如是而免禍誠所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矣卽有不幸亦

可見先人而無愧刀鋸鼎鑊莫非正命所謂其次不辱者非耶吾於是詩取二章之齊聖溫克四章之日邁月征卒章之戰戰兢兢我無致禍之道則善矣禍之免與否何容心焉握粟出卜其殆可以已余亦鮮民明發之懷所同也然翼王兄弟無恙余則兄喪原隰有餘痛焉孤子一身誰與我反覆告戒者哉爲之書畢蓋不勝自悼云

### 大理寺丞李先生六十壽序

上章困敦之歲興化李廷尉映碧先生年登六十吾友陳君言夏來徵序先生流寓崑山時屬下交甚厚以言相贈禮也顧聞陳君所徵文至十篇度作者之意大抵稱頌立朝之事遜荒之節感慨于治亂升沈之際當不甚相遠先生已倦于聽聞矣忽思得戰國策士之語曰不如譽秦王之孝也莊今亦譽先生之孝蓋先生之先宗伯公於崇禎初年坐事閒住據當時之評固云賄非自受尋又遭璫削奪似可以已矣而又不免何歟先朝自張少宰應侍御以薦人才得罪此案誰敢少



假借况欲爲泉下訟耶先生于宏光中上疏訟前事遂得昭雪天下始知宗伯之本末先生在垣中抗疏言事忤大臣罷歸歸數日而太夫人卽世先生自念曰苟非獲譴母子不復得相見矣昔劉瑾怒進士陳璋勒令致仕還家甫二旬而母終議者謂天所以成孝子也先生亦云至世變之後超然肥遯不失其身當道以先生名登啟事堅拒不應古之論孝其次不辱先生其庶幾乎先生既能白其先公之誣又感動天心得盡大事而無恨今又能不辱其身貽父母令名吾譽先生之孝豈虛哉漢左中郎將李充有孝行後年八十八爲國三老晉侍中顏含參軍何琦皆以孝聞含爲名臣年九十三琦以述作爲事撰述百許篇年八十二孝子得壽其理宜也先生留心史學多所撰述於琦尤相類儒者重人倫之事君子道其理之常故不言其他惟頌先生之孝以祝先生之壽先生覽之將母曰歸生之壽我洵有異于他人也歟

送黃蘊生會試序

余聞嘉定黃子蘊生名數年始見其制舉之文又踰年得交其人越今四五年益得窺其學世之爲制舉業者淫詞詭說陳言卑論雜然並興更相是非於是文之門戶立士君子慷慨負氣好議論時事臧否人物喜同而惡異於是人之朋黨分其有卓然論大道明絕學者羣而附之或競爲浮誕言則是而行則非於是學之名實潛門戶立朋黨分名實潛此文章人品學術所以似盛而實衰日競而益壞也蘊生冲和澁靜言不妄發又特立不苟同俗博學多通而以六經爲歸雅工詩古文詞出其餘爲制舉業亦出入經史無今日陋習顧善自晦若無所能者於世俗之所爲皆反之去年舉於鄉知與不知皆曰蘊生之文宜遇也從嘉定來者每言蘊生得雋後門庭僕從不改於昔余曰此無足異使其他日爲顯官食厚祿將必猶是我信其人也其門人顧文鴻又言其師方絕跡郊外蘊生於此過人遠矣今當治裝北行其出入經史之文必且復遇於禮部而人品學術亦將有見於世守其素履以報國家以奉君父我知其必無負也抑今日所急者經濟經濟之要

者兵農古云學而後入政今之書生目不覩壁壘之形口不計錢穀之數所賴博涉古今略知經畫而又多不究心一日離草茅或內管機密外掌會計以禦侮而生財無怪乎其自誤而誤國也新例進士上第翰林之外得授科道餘乃爲部曹知推有職守者固不容不習其事而言官思獻計于君上亦無急於此者前得蘊生書謂志在立言蓋不足於救時之略者此蓋謙不自居非果有所短也然方今時處其窮卽此二事有難於他時萬萬者籌度究圖誠宜精詳中有成算而身得爲爲之不得爲爲天子明言之庶有濟乎若夫立言則吾儕不遇於時者之所爲非所期于蘊生也

### 送周孝逸遊燕序

余壯年時送友人會試心羨其得見京都宮闕山川之壯麗人物風俗之繁盛以爲未知他年得一至否亡何遭世變至今垂三十年竟無緣一至茲者婁東周孝逸將遊於燕余旣羨之又竊有感于中而贈之以言知交之中入燕者無慮數百

人余初無一言之贈而獨私于周子者此蓋有說他人之入京都者或赴試南宮或謁選天曹或官於京朝皆得志者也安用野人之贈言爲亦有落魄無聊冀遊大人以成名如飛鳥之依人者又與余異趣者也獨周子之遊燕余察其情有異于人者周子以諸生坐逋賦例汰又貧不能用貲入太學無階自進他途亦非其所屑其意蓋欲一覘京都之氣色而又將他往也周子雅具經濟之才負豪健之氣發爲文章聲如金石宣諸言辭辨如波濤有司有用黠吏以殘民且擅加賦者周子憫百姓之困抗詞大吏有司爲之懲艾而改絃其亮直勇敢又如此以周子之才與其膽氣又濟之以高文雄辯何所不可得奇遇而周子不敢苟也蓋周子讀古人書重名節以余之迂愚爲世所姍笑擯棄而周子不余鄙顧辱之以四拜之交叙兄弟之誼此其志尙豈猶夫人者哉余老不獲一至京師今周子幸得至焉但不知京闕山川人物風俗與三十年前之京都何如者以周子之懷抱而一旦親此其情又何如也抑又聞之子夏聖門高第文學之科其言曰出見紛華盛

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甚矣習俗之移人也京都乃紛華盛麗之尤者也周子學道之力豈能過子夏哉余不能不爲之懼

送崑山令黃岡萬侯序

萬名曰吉

有初與有終孰難有終難矣臨政長民而能易其所難者不多見也當今長吏所短事積獄滯教百姓無素賞罰無章狃於晏安不知儆備如是者課宜殿吾邑令萬侯未任事卽抗疏言吏治數事皆中要領以崇禎辛巳冬始下車人固已憚之矣其明年有漕事漕卒獷悍擾民侯嚴禁之遂身撻其鋒人益以此多侯又明年今癸未春則政大修官無廢事獄無滯囚四月朔集薦紳士民講高皇帝六諭訪於輿人以獎善威惡立保甲法籍僑舊戶口令家置器械以備非常嚴鑰鑰及鼓柝時中夜單馬戎服出巡視若敵將至者於人之所短侯皆優爲之而所謂難者今見其不難矣崑人見侯新政清明皆願侯之久於其位而觀其成也乃不幸以忤大吏且得罪吾邑自萬曆末迄今三十餘年歷十餘令皆以罪去然或以篋篋

不飭或因負國課或才不任治劇皆自取無足怪獨侯所坐乃於吏事之外更誨以他惡名所謂欲加之罪焉者以是爲侯不平也前此旣三十年無良吏後此復不可知如侯之新政清明而能有終者崑人之願其久任而庶幾其有成者一旦罷去而諸所設施且復停廢又何吾人之不幸也莊旣爲侯懷不平又重嗟崑人之不幸而縣令之於諸生有師生之分於師之行不可無言乃爲之序以送之

###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余與孫君無言數年之前傾蓋於揚州癸卯三月余又至揚孫君儼然見訪旅舍且曰將歸黃山欲索子一言因袖中出諸名士送歸之序及詩各若干首覽之言人人殊要於歸黃山之旨發揮無餘余復何辭以贈旣而謂君欲歸余又姓歸氏請爲究歸之義徵歸之事而并商歸之地可乎歸者反本之義以至仕宦之歸田行旅之歸家諸侯王之歸國僭國之歸命及今世士卒之所謂歸旗皆此義也若歸之事則不一太公望去殷而歸周良平去楚而歸漢歸而立功者也孔子轍環

天下而歸魯孟子不用齊梁而歸鄒王通獻策闕下不報而歸河汾歸而立德立言者也孫伯符之歸江東歸而創業者也蘇子卿之歸漢歸而全節者也司馬長卿倦遊而歸蜀歸而治生者也蘇子裘敝金盡而歸洛陽歸而發憤者也其後佩相印而後歸歸而誇耀以鳴得意者也郭林宗栖栖不遑寧處而後歸歸而黨人者也管幼安避亂遼左而復歸中原歸而高士者也今孫君之去廣陵而歸黃山將母與數者不類於長卿幼安雖近似顧孫君初不因倦遊又非去公孫而就曹魏者比然則其歸也胡爲乎諸名士多言孫君故新安產又黃山名勝地多神仙跡君殆如屈子之睨舊鄉乎思浮游塵埃之外乎夫王粲秦川貴公子其客荊州也謂信美而非吾土曾何足以少留彼固有所謂吾土也今君之吾土安在乎且廣陵有瓊華之宮可以掛瓢大明之泉可以洗耳曲江之濤可以滌穢何必三十六峯十八洞遂可謂之遠塵滓而蟬蛻於濁世乎如君必思歸也吾謂不如少海崑崙是西王母之居也穆天子所遊歷也不則歸蓬萊方丈瀛洲是秦皇漢武所

嘗遣方士求神仙庶幾遇之者也如其絕遠不能至盍亦歸秦之南山倘芝草猶可茹乎盍亦歸楚之武陵倘桃源猶可問津乎何必黃山哉何必黃山哉不必歸不欲歸是以久言歸而未卽歸宋玉有言登山臨水兮送將歸將歸者歸不歸未可知之辭也孫君孫君吾姑與子登平山堂一望大江作攜手河梁之勢可乎

### 書吳紹素事

吳某字紹素歙縣人流寓揚州雄于貲而慕孔氏之雍容輕財好義以游俠聞瓜州者江干一鎮南北舟車之地而地脈自鳳泗來水道舊置牖遏其流恐洩泗州祖陵之氣也惟漕運時暫開牖平時則閉買舶至皆起岸陸行數里始復從水道而瓜州之民因以負擔爲利天啟中魏奄擅權罔利中使旁午於外商人夤緣賄中使奏開牖禁設額稅商得通而瓜州負擔之民無所聊賴知紹素有膽智羣從之問計紹素曰汝輩失業猶細事祖陵形勢所關不小上官無足與言者吾當叩關耳遂以布衣上疏極言開牖之害事下所司議者惟計稅入目前之科而忽陵



寢未形之患以爲爲一鎮之人游說而阻天下之商且齊民而發大議類有隱情將窮竟其事幾陷不測遂破其家識者謂其勇敢有爲且多其以草茅之士而能謀國也居家孝友嘗割股以療父病竭力撫諸幼弟悉以成立族黨之貧者多待以舉火已而遷居吳之楓橋教諸子以義方次子傳鼎亦以孝義稱有父風云

書申節愍公傳後

申名佳楮

太僕申節愍公傳華亭陳給事臥子作嘗考甲申京師之變文人殉難者二十有一人其十九人死於官一人以觀政進士未授官而死一人以職事出巡聞京師危急赴難而死出巡而赴難者節愍公也其時大臣有以奉命或予告出都門未幾而聞變幸不與其難則疾馳以歸公六品官以巡視馬政出都苟徘徊觀變可以免禍顧聞難而入赴死如歸何其烈哉傳稱公入都之後爲大臣畫戰守之策不之省跡公再爲縣中州塞決河築堅城禦強寇皆有成績所畫策當非徒然者而大臣不用時倪尙書吳太常等皆有條奏而上亦不及用則束手以待城破豈

得盡諉之大數哉給事初爲紹興推官定許都之難其力爲多後與提督吳將軍謀應海中事洩被擒以死事雖不成其志可尙焉爲節愍公傳蓋作者受者皆無愧云

### 書歐陽公瀧岡阡表後

余讀歐陽子瀧岡阡表未終篇廢卷而泣余素剛忍少淚家人相視驚怪不知其所以然嗚呼文字之感人深矣自歐陽子至今六百餘年讀斯文者不知幾何人未必盡悲余向時讀之亦未嘗如此之悲也而今獨如此者嗚呼鮮民之痛至矣我家之禍酷矣傳曰思者不可爲象歎悲者不可爲太息以余今日讀是文而不悲無是理也其曰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以今觀之不無疑焉顧謂先儒之言不誣而積善餘慶作善降祥易與書亦嘗言之則漫自寬曰我先世之積久而不獲報者其有待於余乎於是灑然破涕振袖而起益自奮發自今以往庶幾無墜先世之遺德以求副乎易書之訓與先儒之所云者雖然人之所得爲我力爲之

所不得爲者終不能必之于天悲夫

### 先兄監紀君行狀

宏光元年五月聞揚州陷督師閣部史公死之余北望悲歎俯首泣下曰我兄其不免乎蓋是時我兄監紀君在公墓府也君素慷慨負氣多權略雖在鄉校常厭薄諸生業見赤眉橫中原每撫膺長歎謂天下無人遂奮然有投筆志崇禎十七年聖安帝卽位南京史忠清公以兵部尙書大學士視師開府淮南招天下士君聞之慨然曰我所以立效於國家者其在此矣乃於六月十三日辭父母別二弟及妻子仗劍而行以諸生戎服謁史公于馬前立談之間大爲公所器重遂留君幕下後自江北寓書歸謂史公以某日謀誓師諸藩各擁重兵無志進取徐豫之間數百千里半爲甌脫乃多署告身授幕下士以往隨宜處置我以監紀知縣渡淮至宿遷招懷流亡日夜踐冰雪甚勞苦顧史公知己之恩不忍負之丈夫旣擲儒冠韎首鞞袴從事行間幸而立功疆場則着錦繡晝行而歸不然醉臥沙場亦

無悔也余覽書而心壯之已而見國勢日削疆事日壞則心憂之及聞揚州破謂君或幸他往耳卽在幕中或亦可免亡何君行時所從二僕曰元曰用元先逃歸問之曰四月望前我主在白羊河聞揚州戒嚴疾馳赴之十七日至東關則棄資裝舟中挈用策馬入城留元在舟其明日兵至奪船元脫身走免入城之後非元所知余於是嗷然而哭曰吾兄旣入揚州其死必矣然猶冀萬一得脫久之僕用亦歸詳述其事云吾主入揚州閣部見遠來赴難甚喜因共留守其明日兵薄城下時兵部郎中何剛某官施鳳儀等分城門而守吾主從閣部守西門已而城破用時以奉差遣去一里所急馳至則失吾主所在欲走出城不得匿橋下水中以免四月二十五日後二日匍匐登岸見城中積屍如亂麻以城破卽嚴兵守門城中人皆不得出屠殺無遺類閣部及吾主蓋皆死矣余於是知君之死無疑也夫君未受一命無專城寄可不死卽感史公知遇而遠在數百里外不必赴難而死而君竟死蓋其平生志之所存也或又云人多言史公未死則君死生亦未可知

余曰言史公未死者此楚人之稱項燕也閩中詔書明言公殉難贈官賜諡公之死無可疑者公既死君在公左右倉卒城破舉城塗炭何緣獨生且僕用之言具悉本末斷斷乎非誣也嗚呼可悲也已君諱昭字爾德先君之仲子生於萬曆三十二年閏九月五日死時年四十有二配陸氏是年七月崑山城破陸氏遇兵不爲屈撈掠垂死後二十餘日卒余爲之作傳君無子余二子將以次者後君而又死命也夫君之監紀雖非王命然以一書生無封守之責而坐圍城之中可以去而不去至身膏野草爲烏鳶食卽曰報知己亦以王事故也弟莊謹述君之大節俟他年招魂束藁以葬而求天下之有道德能文章者銘以傳焉

### 侯研德文集序

三十年之前交游之中稱嘉定六侯蓋納言太學兩先生皆三子兄弟才名相埒也已而或死鋒鏑或病殞獨託原研德存而研德之沒又四年矣垂歿之年余再過之時已病手一編示余曰此我平日所著詩古文也文章雅知宗太僕先生子

太僕之後家學有傳其爲我序之余唯唯亡何遂不起余以集不在案久未踐諾  
戊申春其子榮奉先生集端拜仍以序請是年冬始得重繙其集而序之文章之  
事隨世而變宗派不同流弊亦異弘治嘉靖間作者各關門戶其後屢變至萬曆  
而極於是天下之士患于識之不足而惑于異趨然而鉅儒宿學不絕于世至近  
世而正宗昌明眞僞邪正判若白黑文人學士之所患更不在識之不眞而在才  
不足而不克大振譬之作室昔年則工師拙于審曲面勢堂構失度梁柱欹邪雖  
復采繪斑然而居者有棟折榱崩之懼近日則門堂寢室規制合度而良材未充  
垣墉不周塗墍不施不免上雨旁風之患是故榱桷豫章之材瓦甃丹漆之用此  
吾輩今日之所有事而惟日不足者也研德少時才情綺麗錦心繡腸然嘉定之  
文派故宗太僕而虞山錢宗伯則太僕之功臣也研德漸摩鄉里先哲之訓又奉  
虞山之教遂不難斂春華爲秋實變永嘉爲正始蓋素具崇堂邃宇之材而又得  
般倕匠石之巧宜其輪焉奐焉翬飛矢棘也其詩自少至長亦不一格每變益工

古詩如雜詠詠史近體如移居舊莊秋懷春感諸作國家喪亂之際俯仰傷懷讀者既歎其辭之工而又悲其志以彼文章華國之才使其顯榮琬琰之光黼黻之章必將震耀當世顧乃韜其殘編遺策老死于東海寂寞之濱悲夫然使其早得志則膏煎薰燒必不自全其後若耻功名不顯而鋼化繞指荃變蕭茅研德又不以彼易此所以取貴於君子也嗟乎讀其集者可以知其人矣研德中年學道諸事灑脫而自叙其詩文詳述始末異同之故猶不能忘後世之名今榮之才固不愧家風而貧不能梓遺集以流傳故余既爲之序因以告夫研德之友之好義而有力者

### 照懷亭記

余總角時識郡城顧云美遭亂後云美遷居虎邱之塔影園余嘗訪之園中修廊曲池木石森布亭館潔精出其所著詩古文縱觀因屬余題塔影圖詩許而未爲後相見必責前諾忽忽已十餘年丁酉戊戌之交余在虎邱度歲時方戒作詩云

美乃不復索詩而以文請且曰園中有雲陽草堂照懷亭松風寢草堂錢尙書爲之記餘二者君擇其一記之照懷云者以康節先生詩有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土吹取此義也余方學道尊先儒乃許爲亭記中秋至虎邱過云美則松風寢徐孝廉又記之矣余豈容卒負諾乎邵子嘗自作無名公傳襟懷廓然殆與天地同流梧桐楊柳之句彼所謂吟自在詩者也伊川先生亦嘖嘖稱之服其胸次一日伊川語康節以朝政曰某事某事康節笑曰吾將謂收邵幽州也跡邵子之言絕非忘世者彼以當時君相守常習故旣無收復燕雲之望而已又不任其責幸而方內無事猶得偷安聊以翫世終其身耳今云美所處非邵子之時而有邵子之高懷可謂善處世者也云美又言亭乃其高祖太僕先生之舊名而移以名此亭先生當世廟時以直節聞其爲太僕卿也先曾祖太僕府君以邢州司馬承先生檄修太僕寺誌後遂遷太僕丞爲屬吏及先生致政歸府君以序送之以兩太僕當年相與之厚余兩人復修通家之好雖遭喪亂猶得無恙以詩古文



相往還茲非幸歟顧處世之道余不如云美之自得也余雅取范孟博之語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是以獨立寡偶出門有礙云美忠義之懷溢于文辭而有鍾皓陳實之量寬皁白之界在清濁之間四方之舟車冠蓋過虎邱者多詣云美云美無不接納豈所謂道廣多通者耶抑亦有邵子翫世不恭之意歟邵子又嘗語伊川眼前地步須令放寬若余之隘適以自苦懷中明月何處無之顧不能不讓云美之獨樂也戊戌重九前一日崑山歸莊記

### 跋石刻先太僕秦國公石記

丁未冬十二月歸自吳門舟阻河冰宿真義同宗家晨起見階前有亂石其一石方整若刻有文字者拂拭諦視之則吾邑俞仲蔚先生所書先太僕秦國公石記也出囊中金買之辭而求余書立書三扇一紙贈之遂載石刻以歸記稱秦國公者宋參知政事衛文節公涇也石爲公西園之物後屬之葉文莊公太僕府君購得之於葉氏因記之而繫之以詩俞先生以善書名故屬之書而刻之同宗言吾

從祖之後人授經真義因家焉攜石刻至後轉而入其家也按衛文節公顯於宋孝光寧三朝葉文莊事裕陵景王茂陵爲名臣是石也出於太湖爲園林之翫不知幾百千年矣得二公而始著然二公未聞有記述題詠則邱園蕪廢臺榭傾頽之後石亦湮沒于荒煙蔓草耳自有府君之記及詩石遂得以永傳俞先生書署嘉靖四十年是爲辛酉歲至今丁未百有七年矣府君故有別業在安亭鎮去崑山七十里石峙于堂前余二十年前嘗一見之今得此刻後至安亭訪是石屹立堂前如故九鼎而淪矣金人而遷矣銅駝而荆棘矣此區區之石猶得無恙茲非幸與嗟夫府君捐館且百年人固不能如石之壽而府君之遺集藏于家者猶多不能盡如此記之勒諸貞石流傳人間吾於是又不勝其悲歎也得石刻于真義之後四十日訪石于安亭之明日戊申正月甲子太僕曾孫莊跋

### 跋陽明先生書

傳曰道成而上藝成而下道藝之分若是其逕庭乎然孔子曰游於藝書者六藝

之一蓋聖賢之所不廢顧亦有辨溺于藝則藝而已深於道則藝亦道也會子固作墨池記而更思深造道德之士痛逸少之溺於藝也陽明先生一代儒宗而亦工於書法如此豈非以藝卽道耶余學道無成而繆以能書名既恥爲一藝之士其敢不勉

### 書先太僕東園翁傳後

乙巳十一月友人馬殿聞以其八世祖東園翁傳屬書蓋先太僕府君作也傳言東園翁洪永間人以行誼爲大吏所重其後興於成化時以文雅世其家有中鄉進士者而歎其子孫之盛余按馬氏至萬曆以後大參公以清望稱臬憲公以忠節著至今猶有中第仕宦而歸者殿聞有才名壯歲貢入國學正未可量方之於昔盛有加焉夫始固推本於翁而其後門日以大則豈非累世積行之所貽與因念我歸氏之先亦有行誼爲有司所敬禮至六世祖始中王鏊榜亦在成化中與馬氏略相似後太僕晚得一第而仕不顯先待詔先博士僅僅登科皆無祿早世

至於余而歸氏之緒不絕若線以我先世之多令德而式微如此則又何也太僕署名多稱郡望曰京兆或稱現籍古名曰吳郡此稱晉陵蓋以遠祖諱融者嘗封晉陵郡公云爾至若胡槩太僕謂吳故有大理卿熊概巡撫疑馬氏書誤熊爲胡余嘗覽何喬遠名山藏宣德初使大理卿胡槩巡視應天諸郡槩豐城人本姓熊以從母適胡因胡姓至右都御史後復姓亦載長洲民馬昂規巡撫諱語事與馬氏書合太僕所聞蓋其已復姓馬氏書所述乃爲巡撫時之姓皆不誤云

### 荻秋四賢圖跋

萬曆中言道學者必稱梁谿梁谿者謂顧端文高忠憲也端文年不及下壽於是學者惟以忠憲爲歸與忠憲爲莫逆交者有先從祖待詔公及嘉善吳子往先生忠憲之居名漆湖先待詔之居名陶菴吳先生之居名荻秋菴三先生迭相過從而在荻秋爲多余嘗讀待詔公集及忠憲所爲陶菴先生傳竊歎三先生以聖賢之學相砥礪篤志高行邈乎不可及也及至嘉善乃知其時又有卞子厚先生及

高先生門而亦與兩先生周旋後遭世變倔强不肯從時陷於囹圄桎梏竟抑鬱而死夫忠憲罹逆黨難從容入止水先待詔吳先生皆老於公車未登仕籍要其志節易地皆然子厚先生雖死牖下亦以節義聞可謂不愧師友矣先生之子世忠以其尊人附三先生之後稱爲四賢而繪一圖以昔年師友周旋多在吳先生之居故蒙荻秋之號世忠意在揚父之美君子有取焉而聞四賢之風者亦愈以興執鞭之慕云

### 嚴祺先文集序

韓文公之文起八代之衰其詩亦怪怪奇奇獨闢門戶而考亭先生嘗病其俗曰上宰相書讀書城南詩是也豈非以其汲汲於干進志在利祿乎故吾嘗謂文章之事未論其他必先去其俗而後可今天下多文人矣身在草莽而通姓名於大人先生且朝作一文暮鐫於梓往往成巨帙干謁貴人及結納知名之士則挾以爲贄如此文雖佳俗矣吾讀嚴子祺先之文深歎其能矯然拔俗也無錫自顧端

文高忠憲兩先生講道東林遠紹絕學流風未遠嚴子生于其鄉誦遺書沐餘教  
被服儒者遂於經學平日重名節慎行藏視世之名位利祿若將浼焉感憤鬱塞  
觸事而發故其文立言之旨多今人之笑爲迂者韓子嘗言人笑之則心以爲喜  
夫人之笑韓子者特以其文辭爲流俗所笑猶傑然爲一代儒宗若立言之旨爲  
流俗所笑不又加於古人一等乎雖然使韓子而居今之世其立言之旨當亦如  
嚴子之迂必不至有上宰相之書城南之詩取譏於大儒矣嚴子之文余所見止  
數十篇論理論事明快嚴峭恂恂儒者而筆能殺人文辭之工如此然吾以爲文  
辭之工今世文人之不免於俗者亦或能之其所以矯然拔俗乃在立言之旨世  
所共笑爲迂者也夫世共笑爲迂余獨不以爲迂而欣賞歎詫則余亦迂甚矣哉

### 簡堂集序

先太僕府君故居安亭安亭爲崑山嘉定之界而去嘉定爲近當時執經問字者  
嘉定尤多其後府君之文章崑山遂無傳嘉定則有唐叔達婁子柔兩先生子柔

之高弟子曰馬選甫先生簡堂集者其所著也先生交余父兄間余嘗一再奉教去年至嘉定先生歿久矣先生之子舒出是集凡若干卷屬余序得受而讀之知先生之文得之府君爲多吾朝文章自金華兩公開一代風氣上與唐宋諸大家匹讀兩公文原文訓知文之不可苟爲也而後之學者趨向不同顧以盛名奔走天下至嘉靖中世幾無復知有兩公者矣府君獨起而振之萬曆中所號爲文章家者與嘉靖諸公雖異趨皆入幽蹊仄徑拂榛翦蕪終不能致於康莊然人情喜新亦咸望而歸之獨先生守其師之學不變豈非所謂篤於自信而不惑於流俗者耶先生之文大約詳正博雅而有精思至其變化出沒非拘墟者所能測近較府君遠視宋王其猶九河之於龍門積石萬里一源者也抑余又有感焉古之求人者惟其文苟其文足以傳後雖布衣可也而能文者亦視其人之可傳與否而不輕爲世俗求人之文者不惟其文惟其貴尋常無聞之人往往購名公卿之文鐫金石登屏幃以爲榮而名公卿不必能文或能而不暇則倩他人以應一

以執筆之有人也而輕應之一以署名之非己也而謾爲之於是天下之文日益多而一經稱述大抵皆偉人傑士賢媛列女矣余觀簡堂集代名公卿作者十居六七既笑世俗之人之鄙而又歎先生之不遇也雖退之永叔子瞻子固諸集中代人之作至今猶傳然終不多見且夫以先生之才與學苟文皆爲己作不煩瞻前顧後必能自吐其胸中之奇當有不止於此者余嘗歎太僕府君以如此之文而老得一第又處下位不獲修國家史牒記元老大人事跡不得盡其才以爲恨況先生遂以諸生老也後之觀先生之文者欣賞之餘當亦不勝其太息矣

### 朱清甫先生詩序

近世工瑣鏤之技者稱朱小松蓋隆萬間人而未悉其里居名字余交嘉定朱九初且十年一日九初出其曾父清甫先生詩藁屬余序因得其鄉人徐宗伯婁文學所爲誌及傳觀之知所稱朱小松者卽其人云惜哉先生之爲人與其文采而以末技掩也誌傳皆稱先生嗜酒放達又孤介獨往嘗拒俗吏之求卻藩王之



聘其志操有過人者夫士生一統之世不幸不爲科目所收則終其身草莽耳其聰明才氣無所發之不得已而寄於詩酒託於技藝世俗不知其中懷不屑而遂以詩酒技藝之人目之又或以其藝之工也并其詩酒沒之而直以爲一藝之人卒至老死窮巷文采不表若此者可勝嘆哉先生之詩風流灑落任意抒寫有自然之致婁君謂其有白香山遺風良然詩僅見五七言近體七言絕句凡得若干首序而歸之九初藏於家

### 王氏西田詩序

太倉之太原王氏自相國太史以來有南園在城中東園在郭外皆遊觀之勝區奉常煙客先生復去城十餘里營西田樓臺花石之勝與前二園並峙而落成之年先生適花甲一週於是遠近大夫士爭賦西田詩以致賀凡若干首甲午春先生之長君周臣出以示余且屬爲序詩則五七言古風律絕諸體悉備人則自江南及浙閩楚蜀數千里之外皆有雖工拙不同要亦一時之勝事也余以連年浪

迹江淮間獨不及與今復何敢辭序太倉有兩王其一則瑯琊也與太原競爽瑯琊盛時有弇園林壑之美爲吳中名園之冠弇州先生自爲記數十篇余嘗讀而心美之近年訪弇園則主非王氏矣又僅得其一隅且問知某氏某氏之居皆故弇園也瑯琊後人之所守者未得其半而林木已斬伐洞壑已頽奇石已鬱臺榭無復有存者以弇州之記案之不可復識矣園僅百年而分裂蕪廢遂至於此不可感乎而因以歎先生之業久而不墜且益昌大如太原者不易得也李文饒平泉草木遺命有壞之者非我子孫亦但期勿壞耳固不望後之人能增其式廓也今先生於東園南園不改先世之舊而又營西田以避世而娛老豈非可喜之事宜形諸歌詠者耶且先生以祖任歷涉京卿宦成而歸有丈夫子九人周臣以中翰居家泊然自守以文章自娛端士爲孝廉已十年與異公皆有才名其餘皆能稟父兄之訓不失王謝家風其可謂光於前人矣今世無識之士逐電光如日月倚冰山爲泰岱馳騫榮名矜張氣勢隆隆赫赫以爲一時之盛將毋揚子雲所

謂朱丹其穀一跌而赤族者歟我是以歎太原世業所以不墜益昌者其人才維之也先生以相國太史作之於前諸子述之於後而先生以林下之身遊翰墨之苑詩詞繪畫篆隸八分悉妙天下文采風流殆與君家摩詰先後輝映西田之中朝暮烟雲春秋花鳥先生操觚飛翰卽成詩中之畫畫中之詩而四方名彥侑觴之篇雜進於前友朋唱和之樂非直一裴秀才而已又況先生超然遐舉與夫委蛇屈節僅藉凝碧池一詩以明心事者不有逕庭耶是則先生之有西田不惟瑯琊之弇園遜其奕葉重光卽較之先世輞川亦不啻過之矣余旣承長君之命亦因以追致區區之意於先生他日過太倉倘得隨先生之杖履覽西田之勝槩尙能爲先生賦之

### 題嚴氏崇祀錄後

武林嚴黃門顯亭先生文章氣誼推重當代庚戌秋來遊武林武林之人又稱其事親有南陔白華之行執喪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余深羨其力行古禮至性過人

非今世士大夫之所及已而黃門示以三先生崇祀錄乃知孝友蓋其家傳也三先生者爲嚴印持訥公無敕昆仲訥公先生黃門之父其兩先生則世父叔父也鳳五虎之目其人多有位於朝名聲易著今三先生皆處士而遠近聞聲一門三人同祀於警宗而鄉邦皆以爲宜豈不尤賢哉萬石君家躬行之名聞於宮闈其後置相卒用其人晉之庾氏北魏楊氏以孝友稱亦皆累世貴盛今嚴氏躬行孝友亦克昌厥後黃門以孝聞而仲子以少年名御史恂恭謹其餘亦稱其家子弟益以知三先生之世澤綿遠而積躬累行益蘊崇之以篤其慶而錫之光更在乎後人勉旃也

### 與某侍郎

古者學必有師師必有專家經術則鄭玄盧植師馬季長詩賦則宋玉唐勒景差師屈原理學則桓譚侯芭師揚子雲董嘗程元師王仲淹韓退之以文章士抗顏

爲天下師李翱張籍輩才過人皆從之遊退之猶作師說譏當世學士謂巫醫之不若豈非習其事爲其學者其授受淵源有不可誣者歟今之求師者異是一孝廉秀才有名聲能游揚汲引則羣而北面之孝廉秀才又擇薦紳之能爲聲援者則不問其行誼何等亦從而北面之以是誇於人曰某大人某先生我師也試問以學何專家將不能置辭蓋彼之所北面者某先生某大人而已矣所謂經術詩賦理學文章固不知也於是一書生必有數師一大人先生必有數十百門人賢愚臧否彼此相蒙故豪傑之士決不妄屈體於人亦不當濫受師名也今莊之於閣下實願北面相師焉莊生平經術則師故翰林張天如先生以從遊時晚未得窺其精詩賦師家公理學則難其人久聞黃詹事劉張二都御史程處士得濂洛之傳恨俱未識面至文章一事則嚮往閣下數年於茲矣莊資魯甚又幼失學長寡聞先世頗多藏書今無復存者恒從友人借觀或時遊書肆苦愚鈍過輒不能記憶又負笈無資僅從里中一二能文者咨可否譬瞽者得相幸免顛躓終不若

得良醫投以空青賜之既盲之視也顧今天下能文者不少莊不願師他人必以閣下爲歸者有故閣下之文莊雖未讀全集時見一二則竊歎以爲歐陽永叔之文也又見閣下於本朝極推先太僕之文其源固出歐陽氏然則先太僕師歐陽閣下師歐陽而尙友先太僕莊於歐陽固不敢望恨生後先太僕且百年不得親承庭除之誨猶幸與先太僕繼起而同源如閣下者得與生同時而又屬父之執且近在數十里之內非有介紹之難開關之苦則舍閣下其誰與歸今先奉古文六篇閣下覽之如謂可教則賜之塗乙俾知取舍倘鄙棄不屑莊亦何敢妄希門下士之列所以嚮往日久而猶逡巡必視此爲進止者未知閣下果以爲可教與否視之亦有異於今之求師者否不然莊固不敢自居於妄屈體之書生亦不敢累閣下爲濫受師名之大人先生也至於古今文章家之工拙異同莊不敢妄言亦未敢深言當俟之奉雉之日詩前此奉刻本抄本各一冊茲復繕寫近作十六首及已刻者二紙呈教時文本不足瀆覽以王制所尙書生本業也仍附往四篇

如賜覽觀亦可以知其志之所存者惟閣下裁之

### 歸氏二烈婦傳

歸氏二烈婦者余兩嫂陸氏張氏也陸氏爲仲兄監紀君諱昭之妻張氏爲叔兄教諭君諱繼登之妻皆太倉人陸氏之先多鄉曲長者張氏父兄皆書生兩家皆有家教吾歸氏自太僕府君而後吾祖吾父世以孝友稱二烈婦先後之間亦相得甚歡如左右手然乙酉夏監紀死揚州之難教諭爲長興亂民所殺時家中皆未得凶聞然心知必無幸也二烈婦憂傷愴悴如不欲生猶娣姒相依以延朝夕閨月崑山起義兵守城男子戎服登陴聽婦人出城余已前奉先君暨太夫人避李巷之故廬遂急具舟請二烈婦就舅姑居太夫人聞城中舉事亦遣嫗婢以舟迎二媳婦兩舟前後蟻河干家人皆勸且趨行陸氏將從之張氏狐疑乳媪又以私心尼之遂止陸視張無行意顧念棄之危地而獨去不忍也亦不果行七月甲寅兵至城門閉人不得復出西城砲聲如雷二烈婦謂城旦夕且破吾等義不受

辱乃夜登樓環坐諸兒女酌酒慷慨誓戒積薪樓下待城破則縱火自焚一老僕  
進曰卽破西門吾家當其衝不及死奈何北城戴氏尼菴故與老主母善可往就  
之菴後有池倉卒有急投其中便從之乙卯日城破諸奴婢猶固請二烈婦從北  
門出可無虞皆執不可乃舍之去頃之兵數輩掠菴中張聞人馬聲則奮身入水  
陸方處置其女不及走一卒前犯陸以死拒之遂被二槍仆地又亂箠斃之張入  
水水淺不死以蘆葦自蔽兵去則匍匐登岸尋其姒陸亦復甦張與菴尼掖之臥  
床上求諸兒女則失之矣自是至者不一見陸僵臥以爲已死張又輒入水避匿  
最後一卒大索菴中得張於水欲執以去拒之如陸遂遇害庚申兵去余始聞變  
辛酉入城求得張氏之屍倉卒無資買棺又不能少待乃火之收其骨寄菴中而  
載陸氏以歸陸氏時病創甚已數日不食猶粗能述身受創時及張氏死狀如前  
之云者問其死之日則魂魄駭喪不復追憶猶彷彿記是城破之又明日蓋月之  
八日丁巳也陸氏病重藥之不瘳竟以八月庚辰朔死越五日甲申先君命紀綱



之僕以張氏遺骸暫瘞城中南街宅之後堂越十有四日丁酉藁葬陸氏於李巷故廬之西偏先君衰年遭家禍愁痛得疾亦以九月壬子捐館十二月丙申余遷張氏之骨入鄉瘞於陸氏之旁二烈婦生相歡心相知殺身成仁名節相埒今而朽骨相依附游魂相後先宜也至一坏之覆三板之封以余貧故先君未克襄事不可以先當俟諸異日陸氏生女二人張氏生子一人玠方五歲女三人自張氏所生幼女外男女五人皆離散後二十日訪得玠所在抱以歸餘不知所之蓋吾家不幸半年之中父子夫婦兄弟男女死若亡者近十人以累世孝友而得禍如此世猶言有天道妄也

歸子曰人處艱難之際有不可不死而死則全名不死則喪節者有可以不死而不幸而死亦足以明節者可以不死而不幸而死者二烈婦是也當崑山倡義之時人皆懼禍謀出城二烈婦雖丈夫不在而有舅姑有叔可相依以遠害卒不往而自陷死地悲夫吾見江南女子之奉巾櫛營壘之中及爲所掠賣而流離道路

者恨其不能死二烈婦雖可以不死死亦無憾焉嗚呼吾猶悲夫不能從者死者有知其有餘痛也

### 洞庭三烈婦傳

己酉冬余至洞庭山知山中二十年之間有三烈婦焉馬氏沈氏方氏余高其行爲合而傳之馬氏同里周文遂之妻年十七而歸後五年文遂病病且死屢顧其婦婦曰君謂我年少不能守耶以刀斷左手一指示夫爲誓文遂死納指棺中以殯居二年姑歿服除始歸寧父母以其家貧無子欲奪其志烈婦故有美姿里中富兒有強委禽者父母旣受之矣婉言諷之再三烈婦哭泣欲死家人防之甚密烈婦乃更歡笑給家人曰勿疑我夫未葬豈死哉佯爲製新鞋防者稍懈夜人定後闔戶自經死明晨家人排闥而入視衣袂肅然凡含殮之事皆夙具惟鞋乃昨製也死時年二十六沈氏王士俊之妻年十八而歸山中俗多業賈士俊攜家賈六合僑居而列肆焉生一子而士俊死烈婦哀慟欲絕則又顧其襁褓中兒曰兒

若有不幸吾夫將不祀吾其未可以死遂拮据扶櫬還山中葬畢而市肆之業猶在六合乃復偕其母并攜兒以往徐經理之及兒既五歲能事飲食行步可離母側矣乃屬兒於母而自經死年二十八方氏父曰在明夫曰葉懋凡商賈之家貧者受富者之金而助之經營謂之夥計葉懋婚僅三月出爲同宗富人夥計一夕醉溺死富人赴於其家召在明至而殯之慮在明之疑也稍予之金遂無所言在明入城或碁之曰子之壻死於富人之家此奇貨可居在明惑其說因訟之縣富人懼事且蔓非復可以利啗之者遂訟在明於大吏而賄所司下之獄以誣罪坐之方氏爲哀請於富人之妻不能得計無復之乃持刀入富人之門自剄死血流滿堂人皆哀而義之更咎富人在明竟以免罪

歸子曰馬氏之事與荀采何異沈氏守節數年而卒以身殉程嬰下報趙宣孟猶待十五年後茲何其急歟殉夫烈也方氏殉父亦烈也緹縈願沒爲官婢以贖父罪史猶稱之況殺其身以救其父乎先是蘇州有顧氏常州有海氏二烈婦顧因

豪暴陷其夫以盜繫獄不能白願持牒詣巡按御史訴冤不之省遂自刎於御史前御史義烈婦而葬之虎邱立碑表之海氏家貧婦色美有運糧武弁窺見之給其夫以遠賈夫遂挈海附糧艘以行武弁遣其夫還市物料夜入犯海海力捍之武弁殺之而藏其屍米中遣其黨追殺其夫於道黨不義其所爲詣有司告之勘驗得實事聞臺使爲誅武弁而奏旌烈婦立祠於毘陵驛虎邱毘陵皆孔道過之者多嗟歎泣下文人學士作爲詩文以彰之若三烈婦僻處山中知之者少故余特爲之闡幽焉

### 陳翁家傳

陳翁諱秉忠字虞侯青浦人本姓王氏翁之姑嫁於陳無子翁生四歲陳之夫婦抱而子之翁之曾祖母某氏節婦也年十九歸王氏葺年而夫亡遺腹生男鞠育以成立節婦持門戶勝於丈夫事尊章以孝聞於姻黨遺腹子再傳而至翁翁旣爲陳後事陳之夫婦竭力致養得盡其歡大事必誠必信陳氏賴翁以得祀延良

先生以教子長君有聲黌序省試既得之矣而復失翁不以介意課子益勤家亦漸饒翁好行其德尤厚卹本宗之貧者或以田宅求售毀券而予之金鄉里有忿爭輒爲平之一方以少訟善飲酒良時吉日置酒召親故非盡醉不止有陳孟公之風年若干以乙未歲某月某日卒其子開泰以其年十二月某甲子葬於縣之山澗陳氏祖塋之昭穴儒者或言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故春秋書莒人滅郕然禮言慈母如母撫育之恩勤安在其必殺於毛裏也嘉木之以他種接也土蜂之以桑蟲化也夫物則有然者生致其養則死致其享魂魄其吐之乎特翁之於本宗有不能忽然者翁今生二子他日以其一歸宗九泉之下亦可以無恨矣余有族祖居近青浦族祖之母卽節婦之孫女而族祖之女又適翁之長子開泰余是以會翁之葬復因孝子之請而爲其家傳翁固有可稱節婦尤不可使無傳焉

### 與槩菴禪師

禪師昔年蒞蘇之屬邑先君子以草茅之士猥蒙下交得託末契先君子居恆時

時念及天涯知己至禪師立朝大節真稱鐵漢某仰止有年昨始得申牀下之拜并慰飢渴之懷以禪師之才與學使僅以氣節聞於天下豈惟禪師之不幸實生民之無福也知亂後彌堅歲寒之心復具先幾之識不得已而逃禪養其身以有爲敬服敬服某才庸質鈍讀書且三十年而學不成者有故志願太奢而王夫失序也嘗以爲立德立功立言此三不朽者皆吾分內事安在不可兼能此志願太奢也立德者本也由是而措之爲經濟由是而發之爲文章非逐項事乃不知專務其本而反敝精神於二十年中以十分計之大約工夫費於詩古文者十之五費於時務書者十之三究心理學卻止得二分所謂工夫失序也兩年來始大悔其誤已將昔年所著詩文皮置遂以雕蟲之技爲戒經世之具略窺一二亦姑置之而專力於理學又以學貴能行不必務博無論異教絕不入目卽諸儒之中亦有所擇以故所讀之書甚少所守之說甚約惟以孔孟爲師而以程朱爲入門之路自信所守不誤但學力未到耳在山中時言論不合實爲儒釋分途某非不虛

心敢以淺學迂儒與名德鉅公相抗蓋生平篤信一家之學守之固而不可奪也  
有人於此素墨守程朱一旦聞繼公之言則聽禪師之教此豈當下超悟而轉圜  
發機如此之捷乎抑亦中無所定見而游移遷就隨人脚跟也此較之固守而不  
奪者何如師將奚取焉以後相見但須揚推今古商略世務更不必談及儒釋且  
今亦不論儒釋但期將來能救濟蒼生不爲自了漢則已矣惟珍重自愛

### 張公路先生詩集序

六泉先生諱名由墓在安亭鎮之南陸清獻會祭之光緒初余與友人醜金修之王德森識

莊少時嘗聞先王父言先太僕之門人有安亭張六泉慷慨負氣有詩才下筆千  
言而卒窮老不遇以死甲申春於先君案上見鈔本詩十餘冊以問先君曰此前  
輩張公路先生詩汝大父嘗稱張六泉卽其人也其孫昉欲余選且序而留此亡  
何遭世變故先君見背家中書籍散亡者十八九先生集以紙剗敝裝釘斷壞爲  
人所棄得獨存後數年先生之孫朗初見訪余出而歸之乃先君則僅有評語未  
及序朗初將付梓人貧而不能其族子元曜願任其事因請余序之詩諸體皆備

合計千餘首大抵豪邁放逸一往奔注直抒胸臆不屑屑於字句求工如聞庚戌邊報觀騎射暹羅刀歌諸作慨然有封狼居胥之意年八十餘而漆室嫠婦之憂猶時時見於歌詠唐叔達先生序稱其散家財遊四方所過山川形勢輒指畫營陣之處尤喜與少年談兵今讀遺詩猶想見其風與先王父所稱者合殆古之奇偉倜儻之人歟窮老不得志僅託之詩以抒其憤鬱不平之懷良可慨也嗟乎豪傑之士抱用世之略不幸遭時不造稿項衡門不得已而以詩自見如先生者當世多有可勝歎哉朗初昉字也亦能詩有乃祖遺風元曜其疎屬能表章先正可嘉也夫

### 咸大咸詩序

淮安咸大咸數來吳中余亦屢至淮兩人者卒未嘗一遇蓋兩人皆多四方之遊故往往相左己亥二月大咸渡江來崑山居停友人徐蓮生家去余所居丙舍僅百武余適自婁東歸三日之間彼此往來者再始得一面談次出囊中詩屬序余



素聞大咸俠士也宏光中萊州左侍郎奉使於北吾邑陳兵部副之皆被留已而南京失守侍郎與兵部不屈見殺時大咸與蓮生同遊於二公之門在其幕中遂相與收二公之骨函之負歸其家天下稱義焉遭亂以後大咸縱遊燕臺及山左交其豪傑之士登覽山川憑弔古跡輒慨然而賦之以彼之意氣與其才顧不得際明時適樂土展布懷抱立功立事而使漂泊江湖寄其無聊於文辭聲音之間亦可悲矣余躑躅羈旅十餘年來蹤跡同萍梗顧僅僅南渡錢塘北涉江淮南方文弱所交與率書生不能如大咸結納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間以詩歌發憤抒情其得江山之助亦不能如大咸之多也今大咸又將遊歛吾知黃山白嶽之勝必復收之錦囊之中吾又嘆羨大咸雖不用於世猶得任舟車杖履所之極遊覽之樂若余之愁坐陋室欲宿春糧適百里猶將難之又何如哉以余與大咸聞聲之久相見之難宜少日周旋今余復有虞山之行又貧不能爲主顧借蓮生杯酒少接殷勤談讌之餘遂書此以爲別

梁公狄秋懷詩序

乙未中秋十三夜余偶偕同侶登虎邱遊人所在肩摩鳥錯絃管嘈沸惟可中亭寂無人余遂上焉獨立高吟者久之有兩人繼上則梁君公狄陳君皇士也余與公狄別久握手道故甚歡次日見贈可中亭相遇之作更出秋懷詩屬余序余讀之嗟嘆不置蓋雖以秋懷爲題詩不獨賦秋也潘安仁之賦秋興也惟於歸蕪吟蟬遊氛槁葉清露流火禽蟲草木物色之間津津不置其所感者淺也若杜少陵之八詩則宮闕山河之感衣冠人物之悲百年世變一生行藏皆在焉而感時起興之意不過玉露寒衣數言而已公狄故燕趙悲歌之士以名解元登甲科文章意氣不可一世不幸喪亂十年羈旅三千里此其中懷何如秋懷之作所以踵武少陵而非安仁之比者也楚辭曰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又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蓋氣至秋而肅殺物至秋而悲傷故凡當天道反覆人事變亂之際士君子有無窮悲憤鬱積於中而發之於言者皆可以秋名之而不係乎其時也此

公狄之所以賦秋懷也乃其詩則志氣激昂風骨遒勁音調清越皆稱乎其爲秋懷者余昔嘗爲公狄序其四明唱和集作者序者皆有侘僚不平之懷越今星霜四易而世局猶夫昔也其尤可悲也已贈詩有云賓主懷秋氣江山老客心其猶秋懷之意乎余近懶作詩不復和故於序首并及之以識一時良會爲鐫之板而往來郵致者皇士也

### 自訂時文序

余謝去儒冠不作時文者十年矣乙未歲授經嘉定門人欲觀余舊文歸檢故篋得三百餘篇展玩累日竊自詫歎旣而曰是天之愛我也世人以庸陋熟爛之文取科第者何限余之文自謂高於人者十數而未止也而卒不遇豈非天哉向使余少年得志聲色貨利能自持乎不能也任國家之事能必濟乎不能也申西之難以余之氣能自全乎不能也幸而不遇長處貧賤庶幾動心忍性以堅其志氣進其才識而患難之餘猶能養其身以有待甚矣天之愛我也此三百餘篇者自

甲戌至乙酉十二年中之作體制不一亦不盡工於是去其十之五僅存一百六十篇分爲回瀾破浪安流到海四集回瀾者丁丑以前取法先輩力挽頹風之作也破浪者戊寅以後一變其格大抵議論激昂氣勢磅礴縱橫馳驟不拘繩墨之作也安流者辛壬之間意取逢時酌今古之中中程式者也到海者古文之氣傳註之理先民之法兼得之而舉子之業蔑有加焉者也握三寸之管操縱自如變化不測以如此之文而不遇然後知天之愛我之深也雖然余方悔之矣天之愛我如此顧乃敝精神竭心力用之求道安知不超入於聖賢之域何至年過四十而尙無聞乎既悔前之爲宜遂焚棄然後之建國者取士之法苟廢舉業則已若猶不廢則此百六十篇者後進之所宜法式也序而授門人使藏焉

### 毛子晉刻昔友詩序

友道之凌夷也朱公叔劉孝標言之矣凶終隙末之不免况身後乎其後人困窮之不恤况能揚其身後之名錄其平生之遺文乎此高人才士苟不得志於世則

文采不表名湮沒而不彰良可歎也吾友毛君子晉素篤於友誼茲裒集諸亡友詩刻之屬余爲序余觀所刻諸友非殉義之士則高節之流詩格雖不同大率皆有超然之致其人其詩洵當表章之以傳者子晉好刻書自十三經十七史以下流傳於世者不下萬卷毛氏之書重於天下是集之刻將必爲世所珍當與唐人篋中搜玉諸集並傳於後子晉之於友道可謂無憾而諸君子亦可瞑目於重泉矣其中如伯高季宜諸君亦與余交覽之不勝向秀山陽之感云

送張耐菴先生之任太倉序

張名哲希

廣德張耐菴先生先是爲崑山學司訓已而遷天長司諭會例方裁省學官大縣設教諭小縣設訓導天長小縣先生官在所裁復來寓居崑山久之補太倉州學正先生之訓崑山時余久謝去弟子員先生禮遇特厚及在天長予偶遊廣陵迂一日程訪之遂留半載其復來崑也屢辱枉駕衡門每詣之輒留竟日先生之情之殷如此於其之任安可無一言以贈太倉去崑山一舍而遙予數數至與其士

大夫交頗悉其習俗及人才之高下先生雖無民社之寄既爲之師長則士習人才亦宜知之故特以所聞告大抵太倉之縉紳先生多以文章品望見推於時亦有不盡然者先生行與周旋神情離合之際當自知之士子則理學經濟文章皆有之而敗羣者亦不少嘗記十餘年前舊太倉學博士文介石先生雖已解任猶寓其境內二三君子迭爲講學之會每推文博士爲都講環坐竦聽者嘗數十百人諸君子都有論著發明聖學其負才略而不得試則或形之著述或獻計於有司或抗言於大吏其以詩古文鳴蔚然有聞者尤爲濟濟凡若此者先生誠引而進之崇獎其學振作其氣鼓舞其才士必爭自砥礪以成令器其有不顧廉耻不畏名義植黨營私悖聖賢之訓爲宮牆之蠹者卽古撻記書識移郊移遂之事不可復行或多方教誡之怵以利害亦當有灑然自新者則膠庠之中羣才奮興匪類絕跡菁莪樂育之頌安知不復見於今也予嘗謂今日江南州縣之官皆不可爲惟儒官可爲爲長吏則賦稅極重之地又皆荒殘之餘旣不易完而大吏之耽

眈於我尤當有以應之於是非斂怨於下則得罪於上無一可者儒官既無賦斂之責大吏亦以其職卑官冷無所用其不肖之心遂可以相安於無事況太倉僻在海濱上官稀至無迎送之勞而有優游之樂先生惟日與儒生輩講論經史考課文藝暇則飲酒栽花以自娛殆昔人所謂不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而可以避世全身者歟以前所言可以卓然有聲以後所言可以陶然自樂先生又何求哉先生至太倉試以余言告諸賢士大夫以爲然否

### 送周上蓮會試序

崇禎十六年春當會試天下舉人以軍興改秋八月崑山周上蓮以六月某甲子赴公車其友人歸莊送之爲之言曰昔高皇帝建都金陵吾郡近在皇畿千里之內生其間者於京師之山川城闕風土人物都能覩記之自永樂中遷都北京江南去之二千里而遙故江南之人非仕宦謁選上計與計偕及遊客賈人奉徭役者亦無由至京師余嘗覽輿圖所載及問諸嘗遊其地者略知山川之勝城郭之

高大宮闕之崇麗風土人物之繁盛而心壯之自念爲儒生試有司屢蹶無階自進又無遠遊之資貨殖之才徭役之事無緣一望見帝京不知他年竟得一至否又思邇年殺機屢發畿甸之間營壘碁布自北來者多言京師風景非復昔時他年卽幸而至又不知山川城闕風土人物尙不改其舊否以余之日夜願望見而不可得并不能必之於他年者有能至焉卽遊客賈人奉徭役者猶將羨之況儼然與計偕者乎余以是爲上蓮喜也上蓮與余居同里聞少余九歲方髮覆額卽與余同社文行相劇名聲相推又稱同志去年試京兆畢同舟歸期苟皆捷仍同赴南宮今余方伏處江南蒿廬之中而上蓮之馬首果北矣余恨年已壯而不得至京師上蓮以弱冠之年得志遨遊喜可知也顧余所望於上蓮者又不止此爲人臣必以匡國家安社稷爲心今卽得第且服官矣方今多事之日願見其山川之勝卽思籌度險易指畫營塹爲攻戰之計見城郭之高大卽思謹守鎖鑰修整樓堞積聚芻粟爲守禦之策見宮闕之崇麗卽思祖宗創造之艱見風土人物之



繁盛卽思二百七十餘年休養生息之厚以是而爲詞臣爲臺諫宜對天子正色言之爲尙書六曹宜隨所職酌而行之爲外吏則一郡一縣皆得自効以此存心無不可者上蓮故深沈有智數知不以我言爲迂談故於其行也不惟道其所喜而并告之以此

### 澄城知縣徐君墓碣

余友徐克勤卒之明年春始得其凶聞將會葬焉後期至遂拜其墓其孤約言致其臨終屬余書且稱遺命以誌銘爲請旣葬矣乃銘其墓上之碣而刻之君諱時勉先世自中州遷雲間轉徙蘇之嘉定今爲嘉定人自君之六世祖恂中成化某年鄉舉爲南靖知縣南靖生慎是爲君之高祖曾祖諱宏道祖諱士聰三世皆縣學生父諱康國以文學知名以久次貢於廷會老不仕君念累世傳經而無顯者刻苦爲制舉之文一時名籍甚願數奇屢困京兆試天啟元年以副榜恩貢入太學崇禎初例汰歸本籍又浮沈諸生者十年始得實爲貢生入都廷試是時天子

勵精求治十有三年矣患內外臣工多不稱職故用人多不拘資格時舉人貢生二百六十餘人例當授教職特勅所司以部寺推知用有差而君遂以縣令調選於吏部自銓法之壞也冢宰選人皆避嫌不敢自用人授官必掣籤以示公既而弊叢生皆奸吏上下其手時流寇縱橫城邑多荒殘吏語君賄我可免危地君謂天子以封疆多故破格用人我敢求自便拒之遂得陝西之澄城澄城刁悍難治又經流賊殘破屬大飢斗米二金前令某以催科稍急爲亂民所殺人多爲君危之君慨然曰吾受國恩厚死此官足矣遂單騎之任至則爲文誓於神不媿民膏以充私橐不剝下以奉上官不狗請託以枉法竟去任皆踐其言念民飢之亟也請於大吏不待報輒發廩以賑輸租例有羨入悉除之會督師孫公將出關勦寇莖秆鉛鐵皆取辦州縣潼關分司下符責民間君謂民力竭矣其何堪此支新餉應之吏白於考成不便君曰吾爲疲民受過庸何傷有王舉人者世族豪富家僮數千指橫鄉里君密聞之巡按御史奏革論爲城旦而其姻黨有居要路者遂以

考功法中君君以一衰老明經治殘邑二年所竭力盡瘁期不負聖天子特用之意而竟以免去當改教職棄而歸君始至嘗慮一旦有事將以身殉至是以怨家免官奉身而退蓋天幸也亡何遭世變君避亂竄徙久之乃稍以文章山水自娛庚子歲某月某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六君爲人端謹不妄交遊樂易和厚與物無競久次當貢爲人所攘亦不與之爭其恬退如此母某氏娶某氏繼尹氏生一子卽約言縣學生娶歸氏余族妹也女幾人適某某約言以辛丑年某月某日葬君於嘉定縣南翔里之某原某氏祔焉銘曰

維祖宗朝重循吏治行有聞陟顯位君之廉能不逢世當宁求治破格例臣工懷私謬殿最廉能如君蹟而廢君志死官卒無事歸不旋踵潼關潰彼欲仇君乃相爲旣全其身弗虧義又何求哉考而逝我有銘章表吏治名在千載視此碣

### 先王考太學府君權厝誌

府君姓歸氏諱子駿字叔永歸氏之先盛於唐宣公崇敬唐書有傳世爲吳人後

十九世有子富者始占名數於崑山子富之子度坐事竄巴黔間數遇風波盜賊輒有神人護之以免後遇赦還卒享高年多子孫崑山之族皆祖之其曾孫鄉進士城武知縣諱鳳是爲府君之高祖曾祖諱紳縣學生祖諱正贈文林郎長興知縣父諱有光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歷官太僕寺寺丞是爲莊之曾祖太僕公三娶最後封孺人費氏實生府君君以嘉靖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生是年倭夷入寇鈔略郡縣且至崑山界太僕公謀出避倉卒移家登舟行半里許家奴疾走至呼曰忘一小兒矣出諸懷中解布囊裹之自岸上擲入舟中府君也生三日矣府君常向子孫述以爲笑云自太僕公入仕府君常從太僕公卒於京師諸伯祖皆不在府君年未弱冠於送終之禮皆無憾同母弟贈待詔君子慕文學君子蕭皆少孤府君教之以成立待詔君歿撫其孤如子都給事中張棟府君姊夫也有子婿在京師受鹽商賂僞作給事書抵巡鹽御史御史疑之移書給事給事大怒謂商人敢爲姦僞將致於理府君時以給事拏至京師廉知狀語給事曰君不能嚴

關防奈何更殺無罪給事悟而釋之及府君南歸有數人叩頭於道側以五百金進問之則向者鹽商也府君曰此張公赦汝何與我事固郤之府君初以官籍試順天補諸生會例革他省人乃更入貲爲太學生屢應舉不中遂絕意進取以書史自娛貧而好施嘗依古方製藥以愈病者喜賓客又不事家人生產以故貧益甚城中故宅居於江村老屋數椽修竹千挺閒居課孫其中自樂也晚年尤好書手不釋卷勤於採輯有通鑑類編灌園餘錄字學考要等書藏於家以崇禎五年正月二十日卒享年七十有九殯宮在江村故廬十餘年未葬子孫今獨莊在貧困力不能及而故廬復售之他人乃以丁亥年二月某日同先王母顧碩人之柩權厝於黃墩祖塋之旁嗟乎是莊之罪也夫元配顧氏子一人昌世孫三人昭繼登莊莊謹誌而銘之銘曰

神靈所護是維始祖有斐太僕名在千古潛德弗耀嗟我王父嗚呼王父幾於不祀盡室構禍一人未死庶幾冥漠佑爾孫子終窶之故窀穸不遑以俟他年若斧

若坊

金亦陶運甃圖序

余之子壻金侃字亦陶其父孝章先生以其生於崇禎之年中原多故故名之字之以陶士行相期也金郎既壯而勵志取士行習勞之意令畫師作運甃圖諸名家題咏而屬余爲序尙書稱大禹克勤於邦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治家治國無不賴於勤者士行不惟自習勞也其在軍府懼士卒之荒於嬉取博奕之具投之江中而諄諄以惜陰訓勅其下卒能出奠南服入匡國難爲晉名臣豈非勤之效哉顧嘗讀其傳猶有不滿人意者蘇峻之難徘徊不進非溫嶠責之以大義怵之以危言其不爲甘卓者幾希至於刻指紋占妖夢皆君子所不取故我以爲長沙之勳則大矣論其心事之光明則不如其裔孫元亮其令彭澤猶在晉末自入永初遂不復仕大節不苟如此故其卒也後世良史以晉徵士書之士行當典午再造之時故運甃習勞以爲將有事於中原耳今則非其時也元亮躬耕自給其

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雖與乃祖出處不同勤勞則猶其遺風也顧金耶無田稂穢之事又非其所習但有筆耕耳則亦勤於文章翰墨之事以當元亮之力耕有以自樂而無所慕於世不亦可乎元亮亦陶也金耶能爲士行亦陶也能爲元亮亦亦陶也父勗之以立功彼一時也婦翁勉之以守節此一時也要之以勤爲訓則一而已矣金耶勉之哉

### 費仲雪詩序

費仲雪之名噪於三吳者十餘年向辱枉書余以懶不報比年再造其廬不一遇然素知仲雪爲文人已而知其爲節士近頗聞仲雪之爲人不可以文人節士盡之余於是益思一見昨邂逅於文初之座因偕過其寒松堂與同寢談至夜半余笑謂仲雪劉琨祖逖遂復見於今耶晨起又讀其詩一編作而曰我乃今知文人節士之果不足以盡仲雪也蓋一徵之於談再徵之於詩請言其詩詩言志不可以僞爲其詩如芳草之綠縵者必文人如古木之蒼勁者必節士若偶儻奇偉之

人發於文辭必將如干將之在匣良玉之在璞星斗山川皆見氣象豈潘黃門陸平原陶彭澤之比耶今仲雪之詩骨剛氣雄芒寒色正安得以尋常詩人擬之且余所見僅壬辰一歲之作則前乎此者後乎此者不能窺其淺深要之則近於干將良玉者也雖然余竊有進於仲雪者世人之詩如芳草者終身作詩可也如古木者終身作詩可也彼畢其一生之聰明才調而用之於詩必能成其爲文人之詩節士之詩以有傳於後亦已足矣若夫詩而有干將之氣良玉之質其爲儻奇偉之人無疑也又何暇乎工詩仲雪顧以其刻稟下問且謂有未善者不難更易屬余商榷無論余之陋不能助之推敲乃仲雪之才而當今之世何尙區區求工於詩也余沈溺於詩者十餘年今亦悔其失而思返矣仲雪生平於經世之務坐而言之起而可見之施行於詩或遊藝及之無害如必有意求工於詩余以爲可已因仲雪索余序遂爲妄談以貽之

送兄爾復會試序



崇禎十六年改會試於八月仲兄以不能治裝至六月十八日始辭家而行時伯兄在遠弟莊獨送之至於吳門飲之酒而言曰朝廷以孝治天下推恩臣子自一命之士考成卽授其親以子之官官尊加封亦如之故凡爲人子者苟在土流無不日夕冀望恩榮其親以爲快而不得則以爲愧吾兄弟冀望不得而懷愧也有年矣癸酉秋兄領鄉薦私喜所以榮其親者此其基矣乃三上春官不第十年之中兄竭蹶奉養而於菽水之外不能有加二人不以爲薄乃更喜曰他家子甫登賢書輒巧於治生不三數年多致富若此者雖日奉三牲乃增我憂也兄以故少自慰然以榮親之願未酬意終鬱鬱今年父七十母六十有七顏髮精氣見者雖曰不改吾兄弟自知之兄此舉之得失又非前一二科比矣莊旣俛首青衿不克自振慚負生我捧檄色喜望兄先爲親屈故莊視兄此舉之得失亦非前一二科比也於是酌而祝曰願兄試禮部見收額內以慰堂上數千里倚闥之心再酌而祝曰願兄對大廷或如近例召對當主上意授京朝顯官得速於考成而加恩老

親又酌而祝曰卽爲外吏幸得善地不處殘敝之邑當流寇衝以爲父母憂三酌畢又祝曰願勿問內外官尊卑地美惡惟上之所命皆盡心力爲之以貽父母令名前三者存乎天後一者存乎人存乎天者旣不可知存乎人者兄固優爲而莊諄諄致祝者誠望之深而不自知其愚且贅也抑有進於兄者今日所最亟者人才京師四方人才之所輻輳大人先生之列下及於儒生雜流豈無磊落奇偉之人才能智略可用之士如得其人尊於我者宜數從之遊以益所不足於同儕勸諮詢以盡其心卑賤者引而進之且爲游揚於士大夫以獎成其才今天子寤寐求賢而銓部臺省推用多不當以至誤國誤身皆由其未爲銓部臺省之時略不以人才爲意故至此耳然則一介之士所至訪問人才識之於心似非迂談也兄行矣勉之晨昏之事則有莊在八九月中度伯兄且歸又不患克家無人矣

### 湘雲閣記

洞庭東山翁氏爲著姓而元聞兄弟以文雅稱余自丁酉秋來山中與之交過其

居古木交羅名花奇石左右錯列崇臺高館曲廊深院入焉而迷西東其尤絕者爲湘雲閣蓋板屋而鋪以湘妃竹斑然可愛元聞曰此吾先子之遺構也欲藉文字以表前人之志幸記之余諾而未果今年夏秋又至元聞所於是再登其閣憑窗而望連峯矗其前太湖縈繞之山川雲物之奇林木之茂密聚落煙火之繁盛一覽而盡得之閣之中鼎彝書畫三代秦漢之法物宋元以下之名迹粲然布列目鑿手玩應接不暇因語元聞兄弟閣之內外景物之勝誠一山之最矣若夫尊府君取湘竹之意謂何爲其華美歟爲世所貴歟天下多良材何必是吾知之矣虞舜南巡至蒼梧而崩二妃留湘江之浦思慕悲哀洒淚著竹竹爲之斑其種歷數千年不變李白樂府辭曰帝子泣兮綠雲閒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湘水去蒼梧二千里遠望則有之安得見哉今尊府君身居吳會去蒼梧八千里九疑雲氣瞻望而不得見倘亦有思慕之心故取湘竹以寄其遐思歟翁氏世以貲雄於山中雖其力所自致顧非國家熙洽休養涵育使四民各安

其業享其利何以至此然則望之不見思慕從之不可謂之迂也元聞兄弟以前人所創不敢忘則登斯閣者忠孝之心油然而生焉豈特爲遊賞之勝而已哉己亥中秋崑山歸某記

### 書蔣孝子

蔣孝子名淑字荀一青浦人友人蔣錫彥之子也辛丑夏五月錫彥寓書於余言浹辰之間而喪妻及子悲悼之餘追叙死者之平生似有足取者願子爲我表章之叙曰亡妻徐氏嫻於內則孝事姑及祖姑事我謹攻苦食淡人所難堪今年四月十四日無疾而逝長子淑授經二十里外戴星奔喪痛母死不及見號慟嘔血以是月二十五日死淑頗好讀書五經周禮史漢略能誦之通其義冀其有成而今已矣死時年若干憶庚午歲余寓吳門之壽星菴蔣生來訪嘗識之退然如不勝衣而辭氣藹然謹厚朴雅人也自後不數數見迄今八年而竟以毀死可悲也論曰禮毀不滅性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蔣生以毀卒而目之以孝子何哉我

蓋以風世也吾見執親之喪者有泣不下淚者矣有飲酒食肉者矣有柩前婚娶者矣得一毀而死者不亦難乎論語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大過之象曰喪過乎哀喪固以哀戚爲主其遂以危身者不幸也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古者世風篤厚春秋之編諸侯以毀卒者二人焉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慮賢者過之而以爲戒也今居儉薄之世更以毀而死者爲孝嘆不及情者之多而特表之也婦人維節與烈士林稱之朝廷表之史冊記之其他則否以爲常事也孝子之母徐因孝子而得牽連及之孝之顯其親也如是夫

### 書湯恭人傳後

易曰庸行之謹記曰庸德之行士君子固無取乎奇節震世也況於婦人婦人之始生也祝之以無非無儀其德則婉婉其功則酒食蠶織之事所謂庸德也庸行也惟遭逢不幸始有以節烈見者然至於不得不出於節烈如是則合於義安於心不如是則不合於義不安於心是節烈亦庸德也庸行也若睢州湯恭人趙氏

所遭不幸而處死盡善君子有取焉流賊躡中州殘梁宋恭人度睢州必破自誓以死及城陷恭人自經已又入井皆爲家人救之不得死卒罵賊冒白刃而死嗚呼烈矣推恭人之意以爲如是而後合於義安於心耳未嘗視死爲奇節所以絕無濡忍而自決也其子斌與莊相遇於錫山屬之紀其事會吳太史偉業孫孝廉奇逢董文學以甯皆已爲之傳記因書於其後斌初官翰林已遷大參分守嶺北恭人所由得贈也余又歎當時羣盜流毒半天下婦人之以節烈死者當不乏人後嗣不顯遂湮沒無聞而湯恭人獨蒙旌典又得文學之士紀述以傳人之不可以不昌厥後也如是夫

### 與徐原一公肅

賢昆仲一登上第一陟大僚弟皆未嘗致賀以山林野夫不宜通姓名於長安中人也去歲藝初兄及陸翼老北上亦僅託致意向聞大年翁偶患目眚尋從彥老處訊知已平復甚慰茲有瀆者先太僕文集往年雖屢刻皆非全本又多訛謬今

合已刻未刻本編定四十卷久當付梓而弟方苦室如懸磬日夜痛心疾首以不能表章先世爲愧去年承邑侯董父母屈已下交因慨然願助刻五卷而鄰縣父母如吳無錫趙嘉定皆捐囊協助同邑薦紳則訥菴首創元仗繼之境外則顛亭補念對巖公勇諸君一時鼓舞遂得十之七八而刻成者亦已及半矣每卷之末卽以勘訂借重姓名今尙有七八卷無所屬弟因思兩年翁皆當今宗匠又慕義若渴若不以告書成而無兩年翁姓氏則弟之過也故特以奉聞募刻單及助刻姓氏附覽若蒙高誼得助成盛舉豈第一人之私感大惠天下士林亦誦義無窮矣倘得吹噓廣之同調尤幸對老向許助刻二卷弟遂以勘訂畢者受之旣出門之後已屬畫餅弟已寄書與索原稟兩年翁見時幸一語及之山遊及元日拙詠呈教馬齒及耆元日詩卽以自壽倘蒙賢昆仲賜和一二以爲光寵何幸如之因念寧人令母舅亦同年生未審近況若何若見幸致意

桂平尉李君墓誌銘

君諱應賜字霽宇姓李氏世爲蘇州常熟人祖諱某考諱某妣某氏君之考素闕達不問家人生產始既有子及生君更以爲累十餘齡卽出贅同里楊氏楊翁以賞雄於鄉其子尙幼察君能則委以家事內外稱其無私及長以從事起家赴京謁選道彭城遇故人郭姓者疾篤君留視醫藥時聞白蓮賊至居人皆倉皇逃匿君止不去卒以俱免聞者高其義以爲有荀巨伯之風已而選潯州之桂平尉潯古百粵地僻在蠻荒桂平雖附郭南帶潯江西接龍山盜賊頗依阻其中民雜獠獠刁悍難治先是縣令闕君至大吏則檄以攝篆視事三月百姓安之尋入覲明年還任則龍山賊大起賊首吳扶紀者勢張甚時來攻城君捍禦有方出私財犒軍士城得完賊卒就縛是時當熹廟之季年亂在宮廷天下無大變潯州又在萬里之外君又非進士科貢出身以故其名不顯越數年而流賊橫於中原人民塗炭城邑殘毀使受百里之寄者皆如君之守戍捍寇豈至賊勢蔓延瓦解魚爛而不可救且流賊所過州縣能自完者臺司輒交薦拔得優擢以去安有如君之才



僅老蠻方一縣尉哉惜乎君之不遇時也久之始遷衡府典儀士民將請於撫按留再仕而會君有末疾遂拂袖而歸歸時橐中無一土物其知止廉潔如此宏光元年君得疾已困遂不療而卒嗚呼君生死之義備矣君生於隆慶六年九月七日其歿也同其生之日日享年七十有四配某氏子幾人長曰覺覺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原以狀介友人以請銘乃爲之銘曰

漢刀筆吏多公卿後世官人惟儒生嗚呼儒生乃敗名守土完固難桂平位則卑末氣崢嶸表微闡幽慰元靈百世知君有斯銘

### 陳君墓表

余友顧甯人嘗避亂海虞之唐市余訪甯人因識其居停陳君君之孫芳績精於天文輿地之學余嘗就而叩之因得數見君君歿後二十年芳績以其所撰行狀請余表其墓余不得辭按狀君姓陳氏諱某字鼎和蘇州常熟之唐市人先世于宋末自衢州遷虞山高祖號望虞始居唐市大父諱于堯父諱應選母某氏君少

孤又失愛於大父家法嚴時時長跪或與杖恬然受之弱冠補學官弟子試高等爲增廣生陳侍御許太史輩皆視爲畏友諸君後登第去君遂以諸生老君素孝友敦族誼葬其祖時費悉出自君不以諉諸父同姓之貧無養死無槥者皆取給於君而凌侮者時有君終其身忍詢不與校君子以爲難旣遭世變君語子孫宜自守毋急功名杜門掃迹安以待盡卒之日索衣冠家人以時裝進擲去取故巾服服之又語芳績云吾母四十餘年苦節而不得旌所恨獨此耳君爲人長厚有信義里中人皆從而辨曲直有鼠牙雀角之訟往往以君一言而解權量必平有斗稍大取而毀之平時日手一編精於考索晚年尤好醫書嘗取古方製藥以施人鼎革之初羣盜出沒君避之他所有盜入其村方肆劫掠至君之門曰此積善之家也去之蓋長者之稱素著聞云余昔見君恂恂謹厚樸而不野言論之間能知大義與芳績所述蓋近之芳績亦非誣其親者因爲書而揭之於阡

### 工部尙書陳公行狀

明故工部尙書陳公卒之後五年其孤悅將葬公於常熟縣福山之新阡告其友歸莊曰悅將狀先公之行以方營大事哀荒不能執筆茲述公之世族歷官行事請子爲之莊方舍館其家不得辭按公諱必謙姓陳氏字汝遜蘇州常熟人高祖言撫州知府曾祖某祖某考諱希堯贈奉政大夫南京通政司右參議妣錢氏贈宜人繼妣張氏封宜人公中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選順天寶坻知縣未任丁奉政憂服除補河南輝縣天啟二年擢南京監察御史明年丁張宜人憂尋以逆闖用事奪官崇禎元年復原職明年掌河南道印管南京察典尋奉命巡按上江其年陞通政司右參議轉太常少卿光祿寺卿三遷皆南京官八年授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九年免歸十五年起工部侍郎十七年陞本部尙書以卒其在輝縣廉而愛民倣古常平倉法積穀罪人贖鍰及賈人例進皆令入粟於倉而免之積穀至萬石尋遇旱蝗則發以賑又興工役濬河渠饑民得以濟而水利一方賴之爲御史時國家內有閹豎女謁奸人之釁外有敵國之患公數上章極論羣小側

目久之闡炤益張構朋黨之禍公雖以削杖里居猶奪官非遇先帝御寓誅元惡殆岌岌不免矣其再入南臺屬當內計公遂以激濁揚清爲己任陳計事六條內正紀綱一條畧曰百辟卿士媚于天子所以報主恩而明臣節也近乃有蔑君父而事逆璫建祠祝釐稱神頌聖或殺人以取媚或繞膝以承歡此皆璫門義兒走狗何足以辱考成之法而與待察諸臣一律共視以爲冠紳羞臣謂當覈其媚璫有據者另列而嚴懲之以懼亂賊而明分誼時先帝方嚴於討逆復申諭諸察臣逆案計典之定公有力焉自是小人恨益深朋黨之局遂固而不可解矣公在南優游散地者數年已而大臣或薦公可大用執政嫉之會流賊自雍入豫轉掠濠泗禍及陵寢蹂躪三省數千里之地而河南尤爲賊衝名城壯縣破陷者相望也而巡撫方以失事得罪去於是天子知公才執政亦欲置之危地遂有巡撫河南之命時汴宋汝雒之閒所在皆賊公所部兵少援勦邊兵多駐雒西公亟檄至令主客兵分道殺賊邊將左良玉與賊戰張家橋又戰神屋山賊其渠帥部將李雲

程戰彭祖店趙柱戰葉斬獲過當驍將陳永福襲賊於沈邱賊遂潰或東奔潁上或西走鞏雒之間公謂濠潁接壤園陵不可再驚而西賊又不容緩圖也乃自引兵西而命陳永福率兵赴潁敗賊兵賊遂走廣州其西走者與別部合寇永寧靈寶公遣別將救永寧而自率兵救靈寶敗賊於朱陽山又敗之河底邨賊引去已而賊帥號闖王者擁衆出關又有號八大王整齊王者數部衆十餘萬寇雒陽公率邊將祖寬左良玉等救之賊解圍去諸將追擊敗之九皋山又大破之於屹料鎮斬首一千八百三十級賊收潰卒間道復趨雒陽我師迎擊敗之斬賊帥二人首功多又敗之於闔鄉於是賊皆潰走或西入秦或南入楚而闖則由汝寧入南直界以去賊起崇禎初年本瓦合窮民器械不備又專事劫掠無攻城畧地之志屬以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官軍往往不戰而走使賊得氣及公勵精諸將協力壁壘旌旗一變賊望見則駭而走戰又數敗惟闖號爲梟雄公謂滅賊先擒王闖破餘賊自潰遂上疏乞敕督師總理鎮守諸文武大臣會諸路兵先勦闖賊一部而

總理少司馬盧公象昇亦誓與公戮力討賊剋期進兵會賊別部復自陝入寇維  
下大震闖知我有西顧憂復進窺歸德開封公督諸將迎擊之五戰俘賊帥二人  
斬首一千六百六十級走死無算西賊聞之亦奪氣公度逆闖必復西走命諸將  
亟趨汝雒之間據險設伏賊果西伏兵夾擊大破之斬首九百餘級而總理盧公  
以邊兵一萬敗賊於裕州之七頂山公以所部兵四千敗賊於南陽之杏花山盧  
公謂公兵少而俘斬多嘆服以爲不及公與盧公計賊屢敗於豫必南走荆遂分  
道南馳將阬而殲諸漢水之上而鄖撫不能同心漢南無守兵賊遂從羊皮灘渡  
由是盧公遂入楚追賊公提兵往來漢北仍移會督師亟備漢中公蓋未嘗幸賊  
之出境以苟安無事獨不得一舉滅賊深歎恨云頃之北邊有事京師戒嚴邊帥  
在中州者多人衛賊乘間縱橫南陽之境公與賊戰敗之於陝於葉於鄧所遣將  
敗賊於裕州於浙川所招降土賊兵又敗賊於舞陽先是詔賊降者待以不死賊  
帥老猗猗請降公疑其詐而邊將王進忠信之單騎入賊營被殺老猗猗尋入楚

公遣將追敗之棗陽自是流賊東西奔竄不敢復入河南界而土賊數輩乘釁草竊於汝寧南陽之境者亦以官軍力戰非斬則降當是時河南幾平公在任一年有奇惟始之官及接賑民詔再至省城駐二十餘日餘則日夕鞍馬馳驅二三十千里之間不避寒暑風雨軍書旁午常竟夕不寐是時河南之賊無慮二三十萬所在鷓張豕突公所部兵止四千餘人邊兵入援者不滿二萬我師東西奔命以一击十公親受矢石將士人人自奮故所向克捷時苟濟之兵餉假之威權需之歲月公必有以報主上不使賊勢滔天燎原至此極也執政既陷公危地則惟恐其成功乃借誤撫墮計土寇不戢二事爲公罪遂解任歸里公既歸而河南又爲賊窟穴矣久之賊遂陷雒陽殘襄陽躡汴梁據關中其勢漸不可制天子悔前此爲奸臣誤國思用一二老成人知公廢不以罪乃以少司空召還奉命督修永陵造皇貴妃悼靈王悼良王墳陵工畢晉秩掌邦土不數日而逆賊自成已犯闕矣都城既陷訛傳車駕出公方謀扈蹕爲賊所得頗遭刑辱已而賊敗西走公得聞

亡歸尋病卒某月某日也享年六十有幾以公之志匡國家才任軍旅又蒙先帝之知而不幸遇柄臣妨功害能始則置之閒散之地而不用及用之又不盡其才至宗社淪亡而齎志以殞使當世之士得執春秋之義議公以不死而不復諒其心嗚呼何其不幸之甚也配錢氏封宜人子二人悅怡女四人蔣某瞿式鼎趙士功蔣遵路其壻也莊生也晚不獲侍公因其孤之敘述狀公之行以俟他年上之史館云

### 某先生八十壽序

先太僕嘗言生辰爲壽非古也顧世俗尙之不能廢至近日尤濫甚尋常無聞之人至六七十歲必廣徵詩文盈屏累軸於是宜用詩文爲壽反峻卻之爲高如先生者先生於辛丑歲年登八十厭人之以詩文爲壽有答其從弟一書堅拒之先期刻之傳於世蓋惟恐人之贈之以言也其門人歸莊默而思曰吾師也宜爲壽壽之維何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舍文無以也且先生年七十時亦嘗拒人之以



詩古文爲壽矣顧於莊所作序獨喜序初書於便面先生以爲易於刊敝出冊子  
命重錄之安知今日壽之以文不仍得先生之歡乎因取先生答其弟書反覆誦  
玩笑曰吾知所以壽先生矣先生之文云祝我者詛我也頌我者罵我也吾今則  
以詛爲祝以罵爲頌何言乎以詛爲祝先生之文云致祝者將曰公侯之子孫必  
復其始其殆如先世籙鏗享年八百吾則以爲人生非金石豈能累數百年長生  
久視乎自漢以來名臣享上壽者如張蒼羅結百餘歲呂岱高允文彥博及吾朝  
魏劉兩文靖王端毅陸文定九十餘歲二千年間指不多屈先生之壽考得如數  
公足矣以爲籙鏗復見者非愚則諛此必無之事豈非以詛爲祝者乎何言乎以  
罵爲頌先生之文云絳縣之老自忘其年杏壇之杖久懸其脛據所用論語之事  
先生蓋自罵爲賊矣吾以爲賊之名不必諱李英公嘗自言少爲無賴賊稍長爲  
難當賊爲佳賊後卒爲大將佐太宗平定天下畫像凌煙閣且史臣之辭不論國  
之正僭人之賢否與我敵卽爲賊是故曹魏之朝以諸葛亮爲賊拓跋之臣以檀

道濟爲賊入主出奴無一定謂然則賊之名何足諱吾惟恐先生之不能爲賊也先生自罵爲賊吾不辨先生之非賊又惟恐先生之不能爲賊豈非以罵爲頌者乎先生近著有太公事考一篇舉史傳所稱而參互之知其八十而從文王垂百歲而封營邱先生之寓意可知莊旣以先生之自戡者戲先生亦以先生之自期者期先生而已他更無容置一辭也先生如以莊之言果詛也果罵也跪之階下而責數之罰飲墨汁一斗亦惟命如以爲似詛而實祝似罵而實頌也進之堂前賜之卮酒亦惟命以先生拒人之爲壽文也故雖以文爲獻而不用尋常壽序之辭云

### 祭蔣路然文

嗚呼僕與兄定交於今十有九載而同視席者一年中間十餘年睽隔而今秋乃得四旬之留連別不三月而傳聞兄已遊岱宗而溘然嗚呼自僕居停於純齋兄輟書館之務而與之周旋談說古今唱和詩篇最後有墨竹歌之贈答識者謂僕

之作雖豪放而奇崛遜焉蓋兄之詩秀骨高韻賦之自天而刻畫錘鍊思必深而  
句必妍使假之年必當方駕前哲惜其遽止於此而名不著於人間兄性孝友篤  
摯爲我言母在殯將封馬鬣而或以爲地非牛眠因是大事遂致延緩言未既而  
淚已潺湲僕寓書記鄭生問及葬事在仲冬之上弦及遇筭上人於吳門云兄以  
是月之十日去而登仙當言別時兄雖有病謂非膏肓之難痊何以遂至於此將  
母傳之非真則筭公已三號而出而豈云妄言嗚呼兄素矜傲寡偶少徒而所託  
契者多大人之行當世之名賢中年多故家破而遭遇屯遭佗僚抑鬱以殞才可  
惜而志可憐兄雖以窀穸未營抱無涯之憾而有急難之弟善述之子必能勉  
從事以慰之於九泉平生銳心擢腎月鍛季鍊之辭業當爲之哀輯刪定流播於  
世庶幾生不得志而死或有傳素廢越疆之弔哀故人而自前秋臨歧而攜手冬  
入門而憑棺奠生芻之一束洒老淚於靈筵嗚呼尙饗

### 江位初詩序

吾郡士子之能爲詩者婁東爲多而後進尤盛往往弱冠之年卽以聲韻爲事江  
生位初吾友虞九之子虞九博雅君子尤有左氏癖位初以俊才承其家學意氣  
英英一日父子遊都中名聲籍甚有閩人之官新安聞位初之名請爲書記既位  
初自新安歸出所著詩一編觀之則大半遊覽之作余讀少陵壯遊詩枕戈憶句  
踐渡浙想秦皇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未嘗不心羨  
之今位初以少年負才氣歷兩浙徐兗燕薊之域帝京宮闕之盛江淮黃河泰岱  
黃山之奇壯皆收之於舟車杖屐之間得江山之助如此詩之工可知矣鍾嶸評  
劉公幹詩以爲仗氣愛奇動多振絕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位初之詩亦以氣勝  
有公幹之風唐人作詩有月鍛季鍊者有剴鉞心目摛擢腎胃者此誠太過然所  
謂雕潤殆不可少也以位初之才氣而更加以鎔鑄藻績卽軼東平而上之豈難  
者哉是在位初勉之耳

### 吳門唱和詩序

余嘗論作詩與古文不同古文必靜氣凝神深思精擇而出之是故宜深室獨坐  
宜靜夜宜焚香啜茗詩則不然本以娛性情將有待於興會夫興會則深室不如  
登山臨水靜夜不如良辰吉日獨坐焚香啜茗不如與高朋勝友飛觥痛飲之爲  
歡暢也於是分韻刻燭爭奇鬪捷豪氣狂才高懷深致錯出並見其詩必有可觀  
南皮之遊蘭亭之集諸名勝之作一時欣賞千古美談雖鄴下江左之才非後世  
之可及亦由興會之難再也吳中近多風雅之士所在結社今春四方名彥偶集  
吳門吾友毛君子晉顧君茂倫袁君重其迭邀詩侶旬月中再會人拈一韻得近  
體若干首重其出以相示且索序余讀竟所謂豪氣狂才高懷深致皆有之洵一  
時樂事恨余未得執鞭也夫建安之時魏武提勁旅平僭亂永和雖不競尙能自  
立一二名臣猶有經略中原之志故文人才士得以雍容高會歌詠相樂今日則  
何如乎吾知諸君子雖卽事賞心亦必撫時增感故流連景物之篇往往得楚聲  
焉余於是編嘆諸君子之才致不難踵武鄴下江左而獨惜所遇之時不幸也江

文通云僕本恨人余有無窮之恨鬱積於中多發之於詩然唱和無人閉戶獨吟而已茲者養病僧寮去重其居一二百武日夕談話度鵲橋之夕猶未他適重其可語四方名彥其時倘能過而問騷壇續勝事吾將屬橐韃以從故不辭而爲之序

### 浮屠同岑詩序

數十年以來竺乾氏之教特甚近日之所謂禪師法師者尤多余不知佛學其中以風雅著者往往相識如中峯之蒼雪雲居之願雲三峰之確菴皆以能詩稱己酉冬遊西洞庭山同遊者言山中有同岑禪師能詩余昔年嘗途遇之遂訪之於橘鄉菴同公出其詩以相質明日至余寓盡出已刻未刻諸藁屬余序之大抵洞庭之勝概名剎古蹟無不經題詠者亦可謂性癖耽詩者矣同公靜秀而文詩亦如其人有瀟灑出塵之韻良不易得同公之師爲天界覺浪禪師余不識覺公嘗見其所著莊子提正以爲今世方外之名流當首推之今同公親得覺公之傳又

居太湖之中洞庭名勝之地以三萬六千頃之波濤盪其胸以七十二峯之雲煙  
木石豁其目而年方盛壯學詩之志又專吾知其詩必日新月異未可量也中峯  
往矣雲居近更住靈隱且能作賦三峯則與別三年矣未知近日之詩較之同公  
何如也

### 附詩鈔

計二百二十七首

### 遊石公山

昔年遊石公困頓不賦詩今來登臨罷援筆狀其奇龍渚絕流來遙指山之厓舍  
舟明月灣一杖尋湖湄仄徑數上下雲木相蔽虧橙橘雖未熟垂實方離離初歷  
歸雲洞石勢高且欹懸知陰雨夕飄飄繞四陲行過招提境岡巒峙參差雲梯落  
照臺所在恣娛嬉微嫌標題多反非洞壑宜絕壁數十仞仰首歎嶮巖中爲一線  
天股栗步難移攀援僅得上俯瞰彌浮危五湖三萬頃波濤堆琉璃青峯七十二

羅列如奕棋豁然盪胸懷置身如雲達山頭名角里水上呼鷗夷東行駕青蚪西  
邁驂白螭翱翔帝座旁棄世忽若遺悲哉塵中人仙蹤不可追下山憩石坂湖水  
激其涯可以濯冠纓可以垂釣絲老僧指其旁石屋如雲垂深在太湖底大旱好  
見之探幽得石梁水深不可窺有洞名盤龍蜿蜒復邐迤石上鱗甲痕定非人工  
爲雙屐窮高深佳處輒栖遲頗幸筋力强殊勝前遊時僧房不禁酒入門索酒卮  
一酌解飢渴再酌忘勞疲今日樂相尋爲問同遊誰山中兩比丘同邑葛雲芝

### 入鄧尉山

我行入西山山谿涸無水舍船就籃輿旋轉三十里四望梅花林不辨香所起夾  
道無斷續依山有層累千丁斷橋邊登頓深林裏飢飴固不辭日暮焉棲止疎鐘  
雲際出循聲進屐齒元墓吾舊遊古刹母乃是老僧引前路灑掃延客子入門問  
枕簟傾壺酌甘醴斯遊無前期當窮洞壑美湖山百里間登臨自此始

### 題福源寺羅漢松

梁朝松在洞庭西山福源寺  
詩載府志吳縣古蹟



福源建自梁大同創寺之年植此松歷千餘載寺再廢此樹不改青葱龍大二十  
圍高難度攬拏天際如蚪龍石根鐵幹苔斑駁狂風搖動聲錚鏗夜然長明燈晨  
撞萬石鐘聲光震耀生靈怪柯葉常有白雲封永平之役大木盡斧斤欲加鬼不  
容天王柏上方松昔年來遊皆有詠何況此樹六朝之遺蹤松之名者今有報國  
古岱宗彼以神京名嶽顯此獨晦匿於震澤之濱縹緲峯大材僻處自矜貴賞玩  
不辱於凡庸天挺植物有如此人生何必皆遭逢嗟哉人生何必皆遭逢

冬至

嚴風振空林白日馳北陸零露凝爲霜層冰壯窮谷挾纒猶苦寒曝背不知煖二  
氣迭相送微陽忽來復晝短乃更長物死則又育春華與秋實於茲觀所蓄太息  
時不淹黽勉以自勗

詠史

東京多佳士林宗洵拔萃遨遊徧四方不爲名所累知非一木支空悲邦國瘁亦

有徐孺子徵辟終不至申屠稱知幾肥遯志亦遂緬懷二賢風高名永不墜世網  
幸未嬰吾亦從此逝

子桑古達士胡爲亦患貧呼天呼父母母乃類鄙人糠覈取充腹犢鼻裁蔽身二  
子功名士亦復常苦辛邈哉顏氏子守道全其真

終軍未弱冠負志何其雄棄繻遊帝京建節出關東邊城烽火急恥無橫草功惜  
哉銜一命身死稱爲童由來賢豪士銳始鮮有終君有凌霄志亦待羽毛豐

### 秋日過王元珠先生園居見有上巳雅集唱和諸詩依韻奉和

我來王公園清秋卉木稠俯仰恣登矚景氣高以幽遙知暮春時芳菲蔽淵邱桃  
花破浪生深澗如龍湫聯翩集詞客覓句玄思抽玉塵紛縱橫羽觴疊飛浮何以  
追嘉會諸詠懸高樓修竹與清湍君家舊風流賞玩有同趣異代終相謀樂事無  
時無安問春與秋

### 義烏道中

荒山無車馬芒躋登修途峻嶺正層疊仄徑何鬱紆徒倚向林莽登頓度邱隅日  
旰不得息吾僕亦已瘁兩手掬清泉聊用解飢劬自顧何所求空爾疲形軀中原  
歷兵革平生懷遠圖習勞健筋骨他年任馳驅

### 過七里灘

輕舸逐迅流百折並林麓潺湲七里灘注阮復滿谷嘉木鬱青葱層巒凝黛綠倒  
景漾淪漣餘清蔭空曲尤絕在奇石參差列隈隩鑿鑿見水底磊磊倚山足大疑  
虎豹蹲小類鳧翳浴洄湍激其際流響似飛瀑鼓枻放襟懷朗然滌耳目邈彼隱  
君子釣臺有高躅永與江流存萬古清風肅

### 登嚴州城

嚴州州城高且堅東北直瓦山之巔千障迴環失朝旭萬家稠疊詭寒烟浮圖雙  
立自俯仰江水一帶遙盤旋我行從此恣登矚心畏猛虎不敢前

重九前一日至細林山訪諸乾一知其陸氏園賞桂扁舟就

之共酌花下還宿細林

羣峰迎我舟先至細林山樓閣入雲際故人在其間小雨石路滑拾級良亦難主  
人方醉花近在水一灣鼓柁追躡之間香輒叩關入門交揖罷叢桂相迴環一株  
發丹葩交映色斑斑開樽集羣彥笑語多怡顏良會每參與始知隱者閒名花雖  
留人愛山仍獨還明日重陽節勝地恣登攀

崑山被圍甚急兩嫂暨諸從子女皆在城中

諸兄不可據嫂叔誼應親緩急關千慮晨昏奪一身孤城危不敵盡室仗何人竊  
慕同居世安危事得均

傷家難作

翩翩梁上燕離離雲中雁羣匹不相離往來歲時慣傷哉人事違參辰兩隔間仲  
氏遠從戎叔氏羈薄宦鉞鏑交江浙先後嬰憂患千里問存亡消息半眞贗鬱鬱  
深閨思感感門閭盼三覆春令詩中宵淚欲涸

皇天與祖宗降禍何其酷男兒既流亡死生難可卜婦人復何罪盡室罹荼毒貴者謀不減富者愛錢穀士民怯戰鬪城破宜顛覆哀哉崑岡燄不辨石與玉相率赴九原守身誓不辱行路爲惻傷況乃在骨肉出門西北望臨風長慟哭

芳蘭生庭除叢桂列邱園高下含異質灌溉待滋繁一旦野樵至折之炊朝餐主人自外來荆棘滿衡門行行視衆芳斬伐罕有存恨不移之去植彼高山原原上鬱青青桑梓與椿萱柯葉能蔽蓋四圍足藩垣物情多安土往來頗憚煩竟罹斧斤患永斷雨露恩桃李猶相代何況生同根死生不相保負負復何言

權厝二嫂輓辭

傷逝情初殺茲辰重可哀魂迷思子室骨冷望夫臺忍見棺三寸難期土一坯悲風吹素紱躑躅到蒿萊

感懷

明月照庭隅庭中人影孤薄帷先夜冷小圃未秋蕪休說連枝樹空聞反哺烏端

居已多感舉足况窮途

哭仲兄爾德

有序

兄以崇禎十七年赴督師閣部史公墓府宏光元年四月從禦揚州已而城破  
史公死之度兄必不免兄之從者歸述城破時狀亦謂無生理後更傳聞無恙  
踰年卒不得音書疑其未真也九月余在郡城知日者范慎甫精於數學命推  
之開卷則云其人已亡余乃驚怪詳其所言合之從前事皆中且云數盡於去  
年之夏又當罹鋒鏑則其死揚州之難無疑也於是始絕望因賦詩以鳴哀  
一自江都陷深危我仲兄頗知無噍類猶冀或全生過客經年信家人千里情驚  
聞術士說望絕幾吞聲

吾兄誠壯士單馬赴圍城風拔將軍樹星流君子營酬知卽報國狗義遂捐生痛  
絕江山隔空餘急難情

遣人入城瘞二嫂

遲迴難避地勇決易捐軀血漬玉條脫創存金僕姑枯骸泊莽莽遺種泣呱呱城  
市孤蹤絕銜哀命僕夫

### 先王父忌日

誰尸王父祭今日有孤孫每憶先君拜常年有淚痕淒涼追一紀恭敬奉三罇深  
懼家聲墜常思易箴言

### 亡兄忌日

江皋有嘉樹二株同一根二株色顛顛一株花葉繁獨秀良其材亦藉雨露恩其  
下蜂蝶遊其上鳥雀喧垂蔭雖不遠差能蔽閭門森風動地來柯葉尙翩翩一朝  
摧折之枯枿委邱園二株益蕭條大者難共論移植向道旁安望久能存小者落  
其枝孤榦挺荒原草木各有命不能兩相完維彼荒原樹滋培待其蕃葉葉無南  
風枝枝向朝暾

朝暾升暘谷照耀千萬里羣生皆熙熙枯枿長已矣皇天降禍酷人事良有以所

怪名學道舉措失條理父母命不從妻孥沮弗止小忿思一快竟作他方鬼方余  
得兄書當食投箸起扁舟趣之歸未至六十里兵戈阻前路三日河干艤我行不  
得達卽是君當死哀哉復哀哉幽恨無窮已

幽恨誠難言哀情更橫溢自余中道返消息若不實萬里肉已寒猶望生還日十  
月蒼頭歸始知事委悉其時家中人大半爲異物嫂旣死於兵老父以疾卒孤兒  
亦濱死三女存其一吾扶白頭母相向聲皆失倚閭無復望在原空相恤昔時闕  
憑棺今日艱執紼出門西北望朔風吹鬢栗

兄死已及期吾服猶將稅遺骨委他鄉風雨無屏蔽羸博義不可營邱力難逮玄  
酒佐麥飯遙望天涯祭沉雲暗郊原北風慘陰噎孤魂竟何之太湖水無際

### 避難

中林張羅網羣鳥皆高飛深山多虎狼白日行人稀吾生何不辰舉足逢百罹浩  
浩乾坤內蹙蹙靡所之夜半驚禍患獨身走荒蹊月黑急雨至道滑津渡迷破帽



怯薄寒短衣溼淋漓村墅越七八天明得招提招提實舊館爲復且羈栖適會藏  
亡覺艱脆非我宜微聞我同姓僑居張浦湄敢憚行路難去去還相依逢人問前  
途回首忘東西勁風吹敝蓋足力不自持十步九顛蹶鼻額沾塗泥更苦傷右脛  
行步益遲迴晡時至浦上苦飢甚於疲尋訪杳無蹤躑躅將安歸舅氏有蒼頭一  
塵良在茲窮途且投止叩門色忸怩其家見我狀怪問所從來憐我遭多難引我  
進茅茨趣爲具湯沐以次更裳衣斯須陳酒食得解凍與飢尋捧衽席至與我息  
勞罷體蘇魂來復始覺身艱危亂世風俗惡凡事皆逆施臣則賣其君主亦受奴  
欺况非親隸役又當危苦時情厚執禮恭良亦世所希世人讀詩書荆棘滿胸懷  
田父不識字往往見天機居家既多懼遠行又無資於茲託孤蹤庶幾免憂疑夜  
夢遊四方忽復在庭闈覺來若有失中情愴以悲開戶天蒼茫風雨寒淒淒長吟  
寫我心涕下霑雙扉

萬年少自淮陰來延余教其子遂挈琨兒與偕行

授經儒者事淮浦路何長別婦收緇帙呼兒負錦囊風帆殊迅疾雲水正蒼茫尊  
酒論心曲新知樂未央

落日下江津河橋別故人山川前路換朋好異鄉親涼月郵亭色長風賈舶塵亂  
離知未已飄泊此閒身

留別蔣路然

名遵路  
無錫人

十年雲樹想一月醉吟歡天運看秋老人情話夜闌教兒敦孝友供客諱飢寒善  
病喜耽酒還期益一餐

戲贈顧甯人

甯人於金陵納姬置之  
清江浦至是姬得南歸

同心初縮在秦淮孤寄清江音問乖雖異九秋婕妤怨已如一月太常齋占熊從  
此歡無極弋雁何妨老自偕不待王郎自迎接西風今送入君懷

寄蔣路然

路然嘗割股療父疾  
既喪父失愛于嫡母

至性人皆有惟君志可悲此身猶可愛何事更生疑望雁江山隔聞蛩節序移論

文猶有待珍重板輿思

題閣再彭眷西堂

名修齡其先山西人  
寓淮安者兩世矣

避世類牆東幽棲竹巷中人  
文千里合圖史百城雄倚檻  
河流速登樓落日紅秋  
聲聞蟋蟀矯首吟唐風

杭州舟中雜感

父喪適及期未暇易練冠  
母老素善病更復苦飢寒  
嗟余有行役行行向臨安  
借問迫何事言之心鼻酸  
兄女沒兵閒門戶多傷殘  
一再遣信使相見涕洟瀾  
伊昔蔡文姬歸國賴曹瞞  
况我親叔父何忍隔膜看  
資用非己出筋力敢不殫  
此行期同歸骨肉重相歡  
何圖復東徙川途浩漫漫  
海隅方戰鬪吁嗟行路難  
艤舟杭城外踟躕復盤桓  
三世存一身形影渺孤單  
敢爲一女子馳走鋒刃端  
行止在自審安得徇拘攣  
遽命回頭船已矣徒慨歎  
我僕悲且怨自請前往觀  
余故察其忠誠心非面謾  
隨爲具尺一字字陳肺肝  
爲我語小姑願今且加餐  
會有還歸日家室

終團圓我歸川路夷汝去衆峯攢明日富春山後日嚴陵灘度汝到彼時拜禱向  
林巒運蹇事多乖惻愴難自寬未敢悲黃鵠且復哀離鸞一朝入樊籠無由解羽  
翰淒風送歸舟中宵雨瀟瀟欲擬胡笳曲悲來不能彈

### 贈陸桴亭

正嘆知交零落時喜逢同調更相期五車歷落當今少八陣縱橫天下奇君是秦  
師我敢友生非噲伍爾能知江南自詫人文盛壁上看他建鼓旗

### 飢

平日安窮饑飢來也自憐腹腸鳴不已耳目用難全飯糗空希聖餐雲謾學仙最  
悲白髮母無病晝長眠

### 次韻答顧甯人

風落蓬窗午夢醒雲山對案送遙青輕軒遊覽娛黃髮陋室周旋謝白丁乍覺魚  
龍入夜靜不愁松柏到秋零山中猿鶴休相誚揚子年年一草亭

余館虞山陳氏二年所居故尚書公必謙第也今鬻與某將軍

余亦攜笈去賦此留題於壁

尚書第宅枕山阿忽駐旣帷列戟戈木石無情看世變樓臺何事閱人多朔風捲  
旆參雲樹夜月吹笳雜嘯歌昨日沙沈榻已徙杜陵從此絕經過

落花

枝上黃鶯漸露身飛英歷亂墮紅塵將隨薜荔依山鬼難共蘼蕪待美人河北名  
園貪結子武陵歸棹欲迷津香車寶馬緣都盡天賜幽人一錦茵

開時參錯落偏齊紅入池塘香入泥長薄煙疎蝴蝶散空枝日瘦杜鵑啼吳宮漢  
苑春何在洛水巫雲路已迷最恨東皇收拾盡不留一樹綴山溪

願公之弟王淳王湛以統義兵戰於太倉城下見殺願公有詩

哀之卽次其韻

自非戎服卽緇髡壯節高風在一門後死僕慚君二弟全生爾勝我諸昆錫飛好

度中華鬼矢盡難招異地魂新詔褒忠多異數草茅枯骨或沾恩

### 冬日大風撼我屋憂怖感傷成五百字

嚴冬風怒號常事不足怪日夜聞其聲心驚發悲喟或問何以然聽我細談話先  
人有敝廬僻在荒江介亂餘難自存棄之就湫隘母老乏參朮年荒艱稊稗隘者  
復不守更賃昔所賣歲久無人居木壁多朽敗洞若汾陽宅豁似東平廨衡門無  
席蔽戶樞有繩挂琴書細雨霑牀几斜日曬旁風頭欲痛下溼足常疥臧獲羞馬  
廐行人噉羊寨四柱盡斜傾一繩難維絀後視若車輕前望如人拜陋室猶可居  
巖牆古所戒飛廉威正赫大塊氣方噫音隘著物鳴笙竽翔空響皮韉忽驚雷訇殷  
旋疑水滿湃拔木飛沙石所向無留罣發屋力有餘能無懼崩壞稚兒輟誦書老  
妻罷治解恒恐有不虞各宜奔走快更悲母在殯几筵不敢懈棟折將壓焉萬死  
罪莫解念此汗交流急爲呼僕价木石相撐拄強支天所壞音怪亦知宜早遷人事  
多緯繡終年謀衣食神傷形亦憊地畫錐也無劍存緱又蒯養生宮一畝送死土

一簣俯仰兩茫然心痛如負瘵亂世風俗薄人情多狡獪患難不相恤細故輒憚  
芥乃至速我訟言之爲噤齟屋敝已如此況復懷睚眦早晚當去之此非我世界  
作室視山形卜兆相水派我今求苟安不復問龜卦經理須疾速囊空當稱債一  
日離破屋卽如病得瘥國風詠渠渠小雅歌噲噲牆壁或雕刻格稅亦畫繪我雖  
不羨彼母亦當困阨音隘自矜齒若貝更誇髮如薑惜乎魚尾頰悲哉烏鬪鍛冉冉  
年歲暮忽忽令節屆已看方相難行聽道人誠朔氣風爲驅黃塵雨爲灑逝將去  
此邦膏車遠征邁

### 卜居

屈子昔卜居取舍多歧途歧途終不惑一心定其趣吾生本謀道自許良亦迂遭  
值世多難壯年辱泥塗跼踖天地閒所向懷憂虞庶憑龜莖靈告我以良圖

吾家本貧賤遺業惟一經齷齪守前規學書久無成鐵硯非良田柔翰難自耕天  
祿笑揚子三臺嗤蔡生嗟彼采薇人餓死留空名家世不習農亦復無田耕近思

田家樂願言托殘生黽勉荷鋤耰辛勤候雨晴未必常飽食空復勞爾形仲尼鄙  
樊須子輿斥許行幼學竟何爲壯大同編氓

士農無定業且學爲工師梁木盡朽蠹屋壞不可支建章繼柏梁浩大功難施袖  
手亦何忍畫堵徒見嗤梗楠二千尺豫章一百圍寄語作室人搜採宜無遺唐家  
宗廟材莫用苟堅時

工師難爲功我將爲大賈章山鑄金錢東海煮鹽鹽挾之游都市奇貨恣所取其  
利贏三倍陶衛不能伍江海多風濤漂流懼失所艤舟卒不行寂寞向環堵

吾羨山中樵朝朝薪一束吾羨溪上漁夜夜魚一籠束薪取魚烹各已厭其欲吾  
生復何求侶此良亦足事有不盡然憂心惟吾獨伐木遇虎豹垂釣得蛇蝮逃避  
或不及將母罹螫毒亂世宜閉門閉門食無粟出入長憂愁那免窮途哭

吾羨彼牧童日夕從牛羊冬春陽坡暖夏秋青草長牛羊恣遨遊牧童自徜徉甯  
生方窮賤叩角發清商一朝感明君軒車共翱翔齊桓不可作哀響空淒涼



蕭曹漢元勳乃起刀筆吏賢豪不遭時安能擇所事不憚作官徒苟爲口實計時  
異事亦殊出處何容易奔走公卿門毋寧爲奴隸奴隸苟可爲丈夫不怨嗟衛青  
事平陽季布託朱家不辭髡鉗辱何恤笞罵加所慮羅網密文雉罹免置迂哉封  
侯事骨相何足誇屈體徒自辱母乃非生涯

深山無能爲湖澥難託志復平生讐思欲爲劍客古人術已疎效尤復何益

天下紛角逐吾將爲說二同爲帝室冑形勢相唇齒豪傑起草澤功成耿鄧比四  
方誠戮力指日殲蛇豕抵掌決大計舌在亦足矣可憐漢酈生說行而身死

吾將爲獨鶴叢薄隱矰繳吾將爲鳳凰天下無高岡吾將爲猛虎不用則如鼠吾  
將爲祥麟翹首望聖人吾欲登扶桑鸞鳳不可騎吾欲涉流沙蛟龍不可麾吾欲  
向南徼短狐射人衣吾欲窮八荒長蛇食人肌仰首欲升天無翼不能飛俯首欲  
入地今非卒命時環顧六合內躑躅將安歸

鴻雁隨秋陽翩翩雲中下蟋蟀飲零露唧唧吟涼夜斯人困蓬累茫茫焉稅駕未

能判死生空爾談王霸問天天無言中心獨悲咤

託業無長策栖身無寧宇屏營復徬徨何去亦何取誠心叩著龜繇辭多奇語神龍欲上天罔象鬪水府巴蛇飽其肉投骨江之澚江淮三脊茅徐州五色土南山設檻穿虎狼登鼎俎王公取其元虞人獲肩股神明設二喻占人爲釋詁白日懸中天汝其壽千古

別故廬詩

有序

余去年冬有大風撼屋之作蓋久矣其不可居也夏四月丁未始去之不言棄鬻之前乎此也不言遷無其所也且余惟一妻一男一女一奴妻歸甯其母女寄鞠於同宗男挈之遠行奴舍我去殘書數篋其一隨身餘置之僧院及同宗家釜鎗甕盎之屬僅十餘事言乎人蓋散而非遷言乎物又無可遷故不言遷也是數椽吾祖來始居之五十年矣我兄弟三人皆生於此大父母父母伯兄仲嫂幼子皆沒於此蓋四世歌哭焉於其去也其能無詩

五畝舊園廬從此不復居棟梁崩在卽桑梓斬無餘僅有囊盛粟何勞車載書無家勿悲歎京國已邱墟

非不念先澤無如喪亂何此身廓落久人事變更多臥虎終防狎驚鳥巧避羅故鄉難遂絕或少經過

妻子今分散眞疑鹿苑禪窮愁無著作飄泊有山川仙子壺中地高人岸上船茫茫何處所瓢笠且隨緣

東山樓閣

和范希文韻

湖上山如障高樓盡俯之梅花相待日遊屐再過時排牖飛嵐溼橫窗落照遲暫來殊快意居者不能知

生日

七月十四日

生辰與我同古有寇萊公景德承平運澶淵蓋世功志乖窮賤裏人老亂離中無限劬勞痛秋庭一樹風

除夕

除夕年年恨有餘，孤懷今夜倍歔歔。  
采薇長往身猶在，負米歸來室已虛。  
未有屠蘇娛令節，不煩鬱壘守窮廬。  
盛衰往復皆天運，殃咎應同歲共除。

窮慣

窮慣已忘憂，人愁亦復愁。  
流塵積釜底，敗絮壓牀頭。  
自願誠無策，逢人恥有求。  
天猶留我在，應與曲爲謀。

壽楊子常先生七十

名彝常  
熱人

正學標經師，大年蔚人瑞。  
虞山楊先生，當今實寡二。  
昭代重理學，取士用經義。  
詮解尊先儒，羣言不敢肆。  
末流喜新奇，悍者輒放恣。  
誰爲埽榛蕪，惟公樹赤幟。  
文運不大昌，惜哉無高位。  
廣文困巨材，百里屈名驥。  
一朝掉頭歸，逍遙自高寄。  
兵戈雲擾時，澤國優游地。  
談笑送日月，古稀年已至。  
人生遭亂離，年命常惴惴。  
公今幸難老，誠哉天所賜。  
稱觥效頌禱，良亦古人誼。  
乃聞吾友言，此事公所忌。  
公有兩不足。

時時發長喙我意不謂然試爲公曉譬人世多缺陷吉祥豈能備青盲全任永行  
歌老林類古來賢達人所貴樂其志性情得天和福履多不意張籍更明眸商瞿  
卒多嗣只今方夢蘭抱子日以冀空青產東川得之疾可治君家漢子雲好學薄  
榮利默然守大元猶爲符命累公能振前徽經學良不愧被服先聖言出處無譏  
議又享黃髮期得此故不易余年始不惑亦舉懸弧解若得到公年不惜日沈醉  
辱公忘年交彼此無浮僞浪迹寄淮陰一言且遙致歲暮當歸來寂寞無所事尙  
期載酒醪登堂問奇字

貞孝詩爲宋氏作

宋氏既庭孝廉之女字計甫草孝廉之子華未嫁夫亡守節於父母家年二十餘而天篇中敘事皆據宋孝廉自撰傳

近世士風下相尙惟同塵賴以振頽綱往往在婦人節烈及貞孝吾筆記已頗復  
聞宋氏行悚然動心神氏少字計郎才而早殞身輒自矢靡他節與共姜均婦道  
夙所諳惟以事二親減算益二親此語出性真節旣邁前古孝亦絕等倫是宜得  
壽考旌典降紫宸溘然遂以殞悲哉生不辰芝草稱靈瑞入夢若無因祚短令聞

長何疑祥物臻乃父吾故知言之涕沾襟我懼傷其心東芻不敢陳作歌詔來世  
高行庶不泯

### 展墓詩四首

城隅

先曾祖太僕府君

太僕宦不達文章絕代無隆然馬鬣封城中之異區城堞當其前河流環三隅形勢稱吉壤葬師誼非誣何爲不百年祚薄門戶孤墓隧多積穢力難禁里閭松楸何落落不能蔽荒墟已過寒食節紙錢挂朽株自維誠陋劣粗能讀遺書無以光前人季世安其愚壟畔獨徘徊仰天長嘆吁

沙村

先祖父母先父母先兄嫂

沙村先世居昔年改爲墓三世七八人草草卽長暮兆域比陵撓時日葬師誤當時夢寐中神人已告語所以八九年白楊不曾樹今來拜荒阡中情莫可訴改葬良艱難因循有他慮何時遂所願重卜牛眠處總麻輓鞦車旒旒引前路庶幾慰

冥漠千載藏身固

黃墩

先曾祖母費儒人穆穴  
爲先從祖待詔府君

古禮不合葬離之豈遽非當年曾王母遺命不忍違待詔事母孝泉下亦不離高  
風屬末俗褒揚自綸絲府君萬歷辛卯舉人崇禎七年巡按御史具題奉旨  
特贈翰林院待詔旨有孝友廉靜安貧力學之褒文章

世其家理學尤所推九原如可作舍公誰與歸

江濟

先高祖文  
休府君

步出東南城十里至江濟面城有塋域葬者高大父遙遙百餘年無復守塚戶樞  
衣向松門舉步踏榛莽雖復不逮事瞻謁懷凄苦吾門鍾靈山彌望皆荒土王孫  
泣路隅誰敢祭其祖哀哉勿復言悲風起至楚

病中雜詩

買得磁瓶好貯花芳馨收徧野人家誰貽天女千重錦忽見扶桑五色霞多病相  
如還起舞寂寥揚子頓繁華不愁花盡催人老拚醉從教皂帽斜

月裏吟詩興轉狂，率懷衝口便成章。頗驚後起才華盛，更想前賢意味長。京雒誰知陳伯玉，南山甘老孟襄陽。看來淡掃蛾眉好，鉛粉無勞鬪豔粧。

### 老

忽驚鏡裏素絲垂，遲暮難禁烈士悲。新息據鞍還在晚，會稽弄綬已踰期。撥書小酌忘憂酒，倚樹孤吟送老詩。陸海可能扶杖見，且隨黃綺采元芝。

### 病

疝氣初欣日夕佳，又嬰末疾臥荒齋。開編覓句常欹枕，送客迎醫免下階。辟穀空嗟輟略在，著書終慮姓名埋。塞兒墜馬甯非福，扶杖看雲且放懷。

### 迂

人競奔趨我獨逃，自緣微尚豈名高。短歌便欲廻羲馭，長矢終期射海濤。夷叔遐蹤追欲到，孔曾遺訓記偏牢。還囓墨客倪元鎮，竊得斯名漫自豪。

### 呆



看來耳目儘聰明不道癡呆自性生執卷大都忘馬足遊園亦解問蛙鳴紛華照  
眼心難動刀箭圍身夢不驚卻怪柳州曾乞巧冉溪何自得愚名

頑

自命頑夫不復疑平生舉止任人嗤只今老邁衣冠古不異兒童俎豆嬉苦志還  
磨三尺劍雄心漫寄一枰碁千年羞殺馮長樂誰許嘉名伴爾痴

酒

地列酒泉天酒星酒人常醉無時醒三升足戀官安在五斗解醒言可聽豪氣已  
讓少年樂醖顏差慰垂暮齡醇醪藉汝理榮衛真覺鷗夷勝井瓶

碁

平生豪興寄碁枰韋曜殊嫌不近情南斗座邊開壁壘西風急處亂麾旌難從當  
局爭飛斷且共旁觀說死生枕上偶然聞落子勝聽八月怒濤聲

八月二十日曹秋岳司農招集倦圃賞桂同徐蘭生姜西溟薛

楚玉余右吉朱子葆子蓉及金校書文壁

秋光爛晴原名園桂花發主人爲召客華筵傍林榭座多忘形契譚浪色不艱監  
史屬紅粧歡洽在嚴罰令因目成誤席爲愛卿越閒情任少年意態儘恍惚

在韭溪草堂阻風雨不能歸主人出元人畫殺虎圖觀之因與

諸公同賦

三旬客橋李歲暮還姑蘇中道尋吾友詩酒爲歡娛風雨連晨夕不能問歸途何  
以解無聊主人出畫圖乃爲殺虎事婦人救其夫其夫名劉平婦人厥姓胡荷甲  
戍棗陽閒關絜其孥地多猛獸窟中夜來於菟戍卒備行列豈能敵負嵎恣彼牙  
爪力攫去充朝餽世無卞莊子有天不可呼胡氏失所天奮擲忘微軀倉卒昏黑  
中未暇執戈爰後不踏其尾前不捋其鬚從旁曳一足猛虎不得逋急呼三尺兒  
利刃在中廚持之亂斬斫斃之不須臾回顧死席旁老兵猶未殂三日乃絕命虎  
已爲先驅壯士所難能異哉在彼姝卻嗤泰山側徒然血淚枯其事在元史傳說

徧海隅好事爲繪畫見者猶嗟吁我思彼妹者力止勝匹雛磨牙且吮血殺人何  
爲乎情至氣勇決虎卒爲所屠生死判呼吸勇怯變斯須乃知事貴奮形勢非所  
拘

### 馬鞍山三十韻

馬鞍特陡拔西北倚崑城勢壓婁江近疆連茂苑平崇岡仍坦迤絕巘自崢嶸梵  
宇林端出浮圖雲外擎危崖森古木曠野麗雕甍湖蕩千舟網原田萬耦耕憑高  
從野客搜穴待山精山中鑿石之  
人呼爲山精壘空生奇石玲瓏類斲成室中髹几供花下古

盆盛往代多人物先朝益挺生文莊勳絕大吏部侍郎葉盛恭靖望尤清南吏部尚書朱希周理學

莊渠著太常寺卿魏校文章太僕名謂先會祖皇輿當敗績臣節競垂聲封疆奉使等案不一不是憑靈

秀安能產俊英名流多寄跡拳石且娛情自少攜樽數雖衰振屐輕桃源窺洞窄

鳳石叩聲鏗文筆峯千尺玉泉井一泓桃源洞鳳凰石文筆  
峯玉泉井皆在山上陽城春水闊陽城湖  
在城西

北二十里秦柱暮雲橫秦柱山在城南三  
十里千墩浦上村落何皇后烏夜村在城南晉穆帝何后所  
生之地高侍郎啟有烏夜村詩

園亭顧阿瑛

顧德輝園名玉山佳處在城西二十里界溪

高篇東野唱古調半山賡

縣志載馬鞍山詩自孟郊始和韻詩

自王安石始

城市雖難隱巖巒孰與爭殘陽扶杖送皓月倚樓迎林下宜碁局花間稱

酒觥山形同立馬人意似懸旌自笑空飄泊窮年何所營

### 目耕樓同李秋孫馮寶伯馮補之毛斧季宴集

湖樓日暮氣蒼茫朋友相逢共引觴檻外雲山隨眼闊牀頭書帙並身長世衰莫道交游易年邁唯愁學術荒昨夜林間啼布穀行看隴上把犁忙

### 贈唐生遷居

善奕唐生一邑推新居門向小橋開竹林樓閣誰家墅可是圍棋決勝來

### 東行尋牡丹舟中作

辛丑

山縣牡丹賞已徧更來婁水泛輕槎亂離時逐繁華事貧賤人看富貴花國色應須六一記天香定屬魏姚家舊遊尚憶膠城好餘興跨驢路不遐

### 張子美齋中賞菊

百種奇姿萬朶花滿堂錯列競穠華移來步障千重錦收得長天五彩霞難把異名徵范譜只貪佳色醉陶家深知鄭重招邀意興盡言歸忘路遐

冬日偕九來縱步尋天竹臘梅還過其齋小酌卽事

冬日欣逢景氣溫寒城佳致在林園勻圓丹實經霜老馥郁檀心計日繁幾處名花娛白髮兩人歸路踏黃昏解劬還可催詩句剪燭何辭醉綠樽

張洮侯招飲冒雨過之同程天羽吳六益徐默菴董得仲董榕

菴張荆門高季真用花字

秋雨荒林集暮鴉衝泥赴飲路非遐徑開高士蓬猶蔓酒漉徵君菊有花頗喜何劉方滿座不妨陶謝各名家萍蹤到處多酬唱天與閑人玩物華

董榕菴招集郊居同洮侯得仲盧文子沈雪峯用雞字

高朋樽酒慰羈栖賓主忘形盡阮嵇息影只今同病鶴壯心空復驚荒雞文壇樂府慙余拙酒壘基峯笑客低雪峯不復能飲洮侯爽屢敗歸醉不辭霸陵尉江郊一棹到招提

用來韻酬榕菴

江湖飄泊廿餘年世事滔滔等逝川  
難把長戈迴白日漫攜短句問青天  
魯連肆志慙虛譽梅福逃名幸苟全  
江左才名稱伯仲金門避世意悠然

次韻酬文子

久將醉眼看滄桑敢復牢騷問彼蒼  
大塊生成餘獨鳥東風氣候到羣芳  
翱翔藝苑知君樂偃仰糟邱笑我狂  
楊駱齊名稱作者愧將巴曲和清商

贈張帶三先生

隱士高名未許埋蓬蒿徑裏叩書齋  
廿年世事今緘口一斗醇醪且放懷  
晚歲松根盤絕澗春風芝草秀重階  
羨君老去多豪興猶向樽前恣笑諧

贈徐昭法

同郡睽違廿載餘相逢怕說亂離初  
僧裝儒行皆相似絕俗離羣我不如  
鬢盡良田三斗酒坐穿木榻五車書  
空山日夕誰爲伴修竹寒雲覆草廬

雪夜泊震澤鎮

震澤南邊是太湖滿天風雨一舟孤杯乾不敢沽村釀怕遇黃公舊酒壚

游銅井

新晴策杖上雲岑四面梅花千萬林湖上春風無早晚山中佳景在高深松根小  
憩光搖目石路斜趨香滿襟遊事看來不易了明朝結伴更栖尋

銷夏灣

湖浸青山山抱湖霜林如繡滿邱隅不須追羨吳王樂臥看煙江疊障圖  
七十二峯高下懸天梯石棧互鈎連芒鞋竹杖空林裏一路行吟破暝煙

細林山

細林今又到靈阜久傳名插漢危峯立浮天遠水明草堂收曙色松院度鐘聲開  
鑿良佳事來遊愜勝情

訪陳確菴

婁江南畔練川東僻壤宜樓高士蹤豈是二遷希范蠡方看百尺臥元龍木棉收  
後寒衣早叢菊開時村酒濃展倦尋芳須訪友荒郊結伴一扶筇

壬寅四月寓孺宜堂作

堂主人金孝章也吾女歸其次子侃時女病垂危

孤燈夜靜耿牀頭破戒裁詩漫寫愁少伯三男無一在中郎一女又彌留知交過  
愛相存注賓主含悽強獻酬蘭到已摧情未斷坐看萎謝淚潛流

卜既多凶醫又辭自慙牽絆視兒遲命衰終恨刀圭誤力盡還憑鬼物欺遣悶三

杯齊郡酒忘情一卷太原詩

案頭惟有王伯穀集

荀郎憐愛非關色久立風庭母乃疲

中宵屢起爲親情形迹休拘第五倫枕上呻吟漸少力牀前嗚咽已多人回生那  
得仙靈藥緩死須祈司命神傾盡客囊還莫措低徊無奈婿家貧

賦得斂性就幽蓬用吳不官韻

每愛空山住離塵似老禪仲宣遭亂日伯玉覺非年

余時年五十

託處舟爲屋生涯墨

作田碁中觀動靜琴裏聽山泉擬續江南賦空吟梁父篇力難回落日夢不到凌



烟有意從漁父無家問計然平生江海客儔侶竹林賢明月溪頭釣涼風樹下眠  
祇應攜斗酒共泛五湖船

### 夏日婁東旅舍雜述

枯蓬斷梗任飄流幾度悲歌擊蒯緱到處祇園皆是宅偶來鄰境不成遊買山敢  
作支公計貰酒難從武負謀書法文章兼繪事硯田如許總無秋

蒲綠榴紅四月天掩關寂寂枕肱眠對碁念忽縈瓜葛嘗麥思還到几筵慣客豈  
能皆有主似僧何處不隨緣古來多少賢豪士遭亂流離只苟全

薄醉歸來倦欲眠老僧出酒更流連愛他破例迎元亮愧我無資贈大顛婦豈齊  
眉憐病後兒誠歷齒嘆天邊何當家累多安頓共爾常棲鹿苑禪

### 九日普濟寺養疴

養疾禪林一橐輕登高節至忽心驚香醪細菊他人事苦雨寒燈此夜情深院風  
淒山鬼至高天聲急塞鴻征離騷讀罷鐘初歇支枕長吟夢不成

哭亡兒

辛丑之正月汝忽棄家出其秋傳凶問不詳地與日我雖未忍信卜筮輒不吉三載無消息定已爲異物哀哉良自取使我心悲鬱

汝昔出門時曾留書一通託言往西山荒村訓蒙童清明不歸來相尋杳無蹤乃父負才氣亦復哭途窮汝獨何所恃孤身西復東當其始離家早已判吉凶欲爲招遊魂茫茫意何從

汝死雖自取在我亦抱愧平生失教訓讀書不能遂飢寒諒難忍因此有他志父母雖不慈汝豈輕捐棄年少好嬉遊苟欲快心意豈知遂狼狽身死葬無地我今年踰艾膝下無童稚追懷心內傷難忍西河淚

蕭山旅店

蕭然山下客蕭然叩杖無多沽酒錢邱壑素交多散處殘燈寒雨市樓眠

京口避風館高閣眺望

形勢雄今古憑高滿目愁名山惟北顧天塹漫東流極浦千帆亂殘陽一磬收吾儕只飄泊獨坐對沙鷗

### 游趙氏輞川

趙氏園林擬輞川高風卻欲傲藍田主人久向山中臥不賦秋槐凝碧篇  
一兩芒鞋踏碧苔岡頭湖上久徘徊名園到處宜題詠詩思多慚裴秀才

### 陳氏園亭同蘧菴先生賦

曲水孤亭稱隱居頻年下榻卽吾廬夢醒開戶聽林鳥飯罷憑欄餽沼魚獨坐忽  
思三爵酒客來不廢一編書南州高士稱同調唱和新篇意有餘

### 顧甯人去冬寄詩次韻答之

中材涉末流動卽生尤悔禍機非一端前年事幾殆譬若無維楫孤舟涉滄溟恬  
然臥舟中旁人爲震駭有口自須言非過何由改皇天終愛材渙然幸冰解此首自叙  
忽聞吾友事亦如涉大川迢迢三千里惟聞道路言事起兩相讐客子宜得全但

憂吾友性迂怪終不悛遠禍在人爲豈容獨特天此世宜歛跡知我惟龍泉

貞松挺高岡芳蘭被臯隰四皓老深山賈生天卑溼人生何必同要在有所立近  
傳我故人株連竟囚繫情事不能悉猶幸獄未急永歎愧良朋救患非所及

尺素從天來乃在孟冬時開緘得新詠朗吟步階墀徐生從北還亦多贊歎辭籠  
辱不曾驚面目只如斯微聞讞獄者此案在矜疑著書猶未就不願脫囚累

君詩古風調應劉不能過惟恐賢諸侯或以禮爲羅將使江南產有耀翻自他南  
皮名建安蘭亭著永和興到不自禁著述應更多故人在廬中相望隔山河

### 連雨

暗度春光半經旬雨不開羣情危隴麥孤興誤山梅水漲魚多徙天寒雁晚來掩  
關無一事披卷更銜杯

### 喜晴

四旬陰雨後晴旭又騰光敢恨春將老方欣日正長依枝羣鳥樂緣徑百花香望

裏青山好遊興欲狂

訪季滄葦侍御

名振宜  
秦興人

片帆北溯大江濤  
季布高名動士林  
文雅自應尊赤幟  
交游何必問黃金  
論成樂志歸田計  
賦就閑居愛日心  
聞道書倉千萬軸  
可容末學一披尋

楊紫虹從寶應來置酒季園相邀諸公同集

名園來幾度尊酒  
又逢迎客館仍爲主  
深山卻在城松陰  
添茗色鶴唳破碁聲  
樹杪懸明月涼風四座生

七夕同于皇集滄葦齋中

客裏逢佳節高齋  
絮伴過閒難消日月  
老尙看星河苔砌  
秋聲早梧庭涼氣多  
歸途無醉尉不問夜如何

題畫

巖穴幽棲盡隱淪  
抱琴扶杖往來頻  
山家長日無餘事  
一局閒消洞裏春

屋繞青山竹遍栽棋枰茗椀酒瓶開此中勝景非凡地那得閒人入畫來壬子秋日歸莊

### 兄子名玠

兄子良孤苦居家事亦奇古風妻似友佳話母爲師兒生九歲母教之讀書志壯嗟吾老才

高任爾爲衰宗當復始黽勉效前規

### 癸丑元日

常年元日五更興多病衰翁茲未能名姓不勞通邑里豆觴并免召親朋山頭爆竹豪家事天上風雲稔歲徵甲子重逢懷感歎平生壯志竟何憑

### 詠虎邱玉蘭

名花託古寺百載蔭禪房天半搖仙珮空中倚古妝潤難需墜露光且趁斜陽最惜將殘瓣隨風落下方

當道明府及遠近士大夫助刻先太僕文集敬賦五章奉謝用

### 文章千古事爲韻

在昔盛明世天未喪斯文篤生我太僕著作迥軼羣一時七才子標榜皆淵雲其魁卒推服卓哉紹前聞

一

太僕絕代文誠繼韓歐陽越今百餘載彌覺光燄長所恨前人謬刪改不成章猶賴元本存小子櫝而藏

二

先子於是書蒐輯已有年更賴□□□彙選加重編卷帙計四十葉數踰一千校勘空勞心無力使流傳

四

邑宰董仁侯無錫吳明府捐俸鉅遺文表章我曾祖諸公因繼之翕然相鼓舞盛事慰九原高義足千古

五

文章關氣運豈復一家事茲集得流傳後學受其賜先澤幸不溷小子羞自慰願  
藉他人力尋思終內愧

### 補鈔崑山詩存

#### 感遇

百物有榮落遭逢視此同問天憎計拙揖鬼訴文窮舉世無鍾子蒼生奈謝公秋  
齋岑寂處風雨滿牆東

#### 弔王函符

公諱農守隨州賊  
攻陷之縊而死

羣盜滿中原楚地當其衝城郭多枕戈林莽有伏戎惟公守隨州甲兵藏心胸狗  
師比爾干訓卒礪乃鋒一心固封疆宣力報九重去年應城陷風鶴震雷封慷慨  
厲將士帶劍挾秦弓寇至冒矢石舉旗斬驍雄垂破輒復完偉然著戎功何圖賊  
氣憤孤城當四攻守兵雖已疲一呼奮如熊土寇既外應叛臣復內訌力弱不可  
支豺狼遂乘塘生死在一念賢者將何從公也知所處雉經何從容爲鬼殺劇賊



托天翦羣兇一身膏草野姓名在亦錄狂與公交淺聞訃竊心恫非以哭吾私節  
義人所同睢陽及常山百世聞其風乃今衰亂時繼武有如公嗟哉無復憾何必  
傷閔凶宇宙留奇節天子旌孤忠寂歷荒郊外悲風號長松

### 古意

天運有盛衰人事難爲力漢高除羣雄平城苦冒頓非天絕蚩尤軒轅焉必克吾  
讀魯春秋竊比江黃國莫咎亡國主誰能死社稷况乃明天子坐困於劇賊一旦  
乘龍鬣羣臣攀不得雖復運使然天地亦變色壯士枕戈矛率土淚橫臆一死激  
後人歷服永無極

王濬揚樓船降帆出石頭韓擒濟橫江悲哉景陽樓金陵形勝地敗亡良有由日  
夕遊醉鄉兼復戀溫柔兩主同一轍宗社爲荒邱麋鹿上蘇臺牧馬騁長洲往事  
傷我心涕淚空橫流

錢塘帝王都形勢東南最浙江與具區左右相襟帶金城環百里氣象甚雄大錢

氏久立國康王擾攘外事獨異古昔志士發悲慨王孫河間流撥亂非所賴羣臣  
工棄師三軍怯荷殿可憐軹道組相隨雒陽蓋長安兩布衣流離復狼狽雪恥待  
眞人中原整旌旆

勾踐棲會稽甲楯僅五千深謀參仇國苦志回蒼天卒然滅強吳再世雄南邊我  
嘗至其地種蠡祠歸然向無二大夫夏祀將忽焉霸王不常有才傑難比肩君臣  
一心力千古獨稱賢

孟達將帥才志在建功烈竦劍登白馬嘗笑前人拙朝魏而暮蜀去就何勇決兵  
未出新城三軍竟蹀血史氏勸反正予之以死節舉事雖不成壯志不可滅古無  
白頭賊時至則改轍中華七萬里何地無人傑

亭亭百丈松鬱鬱千年姿蛀蠹生其中烈風摧拔之榦死根猶生柯葉紛離披昔  
時蔭萬畝今日偃中遼樵夫或相尋析之供晨炊行人爭歎息巧力不能施幸哉  
有由藁方受雨露滋造物之所培難以尋常期指日還舊觀已矣復何悲

昔聞嚴子陵高風不可攀垂釣東海濱力畊富春山三聘後乃至一去不復還泥塗視簪組意若遺塵寰鄧生懷壯志杖策戎馬間抵掌定大計功冠雲臺班人人爲逸民誰與濟時艱上天生我才與世良有關邱壑豈不適其如念痾瘵纓冠救同室斯爲善學顏

子房辟穀志乃自圮橋始黃石引前路飛昇須時耳卻思授書時相期良有以漢業猶未成敢從赤松子

聞居父母讐義弗與並生交遊不同國兄弟不反兵不言君之讐君父同至情壯哉龐娥親心與白日盟不截仇人頭我爲負幽明奮劍搯其喉都邑爲震驚眇然一女子力與鬼神爭智氏得豫讓燕丹有荆卿不論事成敗千古垂英聲

王業總萬方王臣盡億姓委贄同一體大義存亡並奈何士大夫平昔誦孔孟一遇興亡際方寸失其柄魯連恥帝秦東海甯隕命薛方不仕莽詭辭未失正非有故主恩迂愚自天性中華壯男子忍見兵戈橫苟活亦何爲擬續西山詠

子貢飾容貌公卿皆避席漸離美衣冠驚起四座客人未變於前人情忽改易相馬但舉肥誰知視骨骼名驥食不飽垂耳困轅軛無繇遇孫陽行路孰嗟惜豈敢自菲薄終慮損精魄何年服聖皐九州窮轍迹

南方有佳人朱顏兼素質織縑丈尺多裁衣鍼線密頗能誦詩書復工奏琴瑟十年閉寒閨中心許良匹時會忽乖違不獲成家室園桃華色改庭梅落其實中夜多吠牝矢心指白日非遇夙所期不敢奉巾櫛冀望天作合遲久轉難必嘉會安可知憂思成痼疾

詠史

詩存中共四首朱鈔佚末首爲補錄之

幼安功名士孔明王佐才處魏勵高節仕漢王業開誦義既無窮稱功亦不衰所遇固有殊二子何心哉東魯有狂士猶待宣尼裁舍是無足論千古同塵埃

吳江早發

江楓落盡水波平南去風帆破浪輕船尾雞聲何處應霜天雁落兩三聲

王江涇嘉靖年間事

斷橋西畔蔚林廬人物川原故國餘  
大創東夷憑一戰當年枉殺老尙書

舟過嘉興

緣岸桑林條盡枯城隅遙矗兩浮圖  
會題煙雨樓中句回首空嗟歲月徂

雪後登蕭山城

誰道山城不可梯只今揮袖與雲齊  
寒山無數環東面晴雪橫空是會稽

山陰道中

千重寒翠抱迴塘一權隨流應接忙  
最愛雪晴消未盡山頭灩澦作波光

曹娥廟

孝女祠前山似屏江流萬古濯精靈  
閒將絕妙碑詞讀水底蛟龍不敢聽

落花詩

原本十二首

落花之詠昔稱二宋自明以來詩人唱和動數十篇然諸公多處順境推激風

雅鼓吹休明雖遇衰殘之景多作穠麗之辭卽有感歎不過風塵之況顛顛之色而已我生不辰遭值多故客非荆土常動華實蔽野之思身在江南仍有大樹飄零之感以至風木痛絕花萼悲深階下芝蘭亦無遺種一片初飛有時濺淚千林如掃無限傷懷是以摹寫風情刻畫容態前人詣極嗣響爲難至於情感所寄亦非諸公所有也

江南春老歎紅稀樹底殘英高下飛燕蹴鶯銜何太急溷多茵少竟安歸闌干曉露芳條冷池館斜陽綠蔭肥靜掩蓬門獨惆悵從他芳草自菲菲

花到春殘不自持無知豈解怨天時臨流易逐千層浪繞樹難隨百丈絲色染硯池文士惜影過妝鏡美人悲名園那便容蕭瑟剪綵無如此日宜

融和天氣轉淒涼冉冉紛紛舞欲狂難向幕中依燕壘慣來橋畔買魚梁水紅疑出茱萸泫月白空臨薜荔牆醉罷賞筵猶未遠到今還把送行觴

庭中野外亂飛翻哀怨無窮總不言帶雨墮階苔濺淚隨風貼水荇招魂玉簫盡

出新篁館畫舫多依綠樹村時過不辭就消歇尙餘芳氣在乾坤

右詩存只登其半第五六首已見朱氏鈔中

### 萬古愁

混沌元包却被那老盤皇無端囉咤生喇喇捏兩丸金彈子撮幾粒碎瓊瑤云是  
烏飛兔走五岳也山號並蛙幾條兒螺路挖半掌兒蛙岑道黃河九曲來天上江  
漢千支入海潮弄這虛枵

那老女媧斷甚麼柱天鼈那老巢氏駕甚麼避風巢那不識字的老包羲畫甚麼  
偶和奇那不知味的老神農嘗甚麼卉和草更可恨那惹禍招非的老軒轅彌天  
擺下魚龍陣匝地掀成虎豹韜遂留下把萬古殺人刀

笑笑笑那成天平地老唐堯怎不把自己丹朱兒教導笑笑笑那封山濬水  
老虞姚終日裏咨益稷拜皋陶命伯禹殺三苗會玉帛舞簫韶到頭來只博得湘  
江淚雨悲新竹衡嶽枯骸葬野蒿試向九疑山前聽杜宇一聲聲不如歸去唱到

曉

可憐那崇伯子股無毛轉眼兒被寒家滑吏奪頭標找一齣沒下梢的禁死南巢  
那小子履真無道聽一個老耕夫把共主勦并道三宗享國能長久七聖風流難  
畫描誰知道六百年夢一覺冤家對緊跟著瓊臺萬燄青燐冷隻首孤懸太白高  
方信道因果昭昭仗黃鉞陣雲高逞鷹揚戰血漂誰知有同室鴟鴞破斧與謠天  
顯揮刀只這些兒早被商家笑縱有那薄伐南仲清風尹吉嶽降申甫怎救得驪  
山一燦宗周燎咸關半夜催書到泗濱片刻淪神寶試聽那搖搖行邁黍離歌依  
稀是漸漸麥秀狡童調

笑笑笑那喜弄筆的老尼山把二百四十年死骷髏弄得七顛八倒笑笑笑笑  
那好鬪口的老嶧山把五帝三皇束的寬頭巾說得沒頭沒腦更有那騎青牛談  
元妙夢蝴蝶汗漫逍遙還提不起許多秦關楚躡靈譚鬼笑蛙鳴蟬噪長言短調  
大都是扯寬皮斬不了的葛藤騙呆人弄糊塗的圈套



咸陽氣正豪六雀巢俱埽琅邪碑鏹不了秦官號綠雲鬢狀不了阿房侷人魚膏  
照不了山泉奧童女郎採不了長生料怎知一霎時有赤帝子蛇當道鉅鹿北干  
戈倒函關上旌旗耀軹道旁嬰前導試看那咸陽三月徹天紅枉惹得關東六主  
泉臺笑

更有那莽亭長唱大風一套遂做了漢家天子壓羣豪更有那小秦王勝枯棊幾  
道遂做了唐家大帝擁神皋更有那香孩兒相接知幾老遂向那陳橋古驛換黃  
袍當時將相蕭曹文學虞姚草詔儀陶共道金甌無缺玉燭長調誰知道那醜巨  
君早摹揚了金縢詔小曹瞞早逼寫了山陽表碭山賊早鑿開了九龍沼五國城  
已預備下燈檠料皋亭山明欺著孤兒藐只剩得未央春老華清秋早六陵樹杳  
到如今狐踪兔蹟更何處覓五代六朝

惟我那大明太祖定鼎金陵早收貔虎禮賢豪南征北討霧捲雲消將那個不見  
的山前山後洗別得風清月皎將那個極天險的龍蟠虎踞粧足做東京西鑄正

是那南衝瘴海標銅柱北碎冰崖試寶刀更喜十七葉聖神孫子一個個垂裳問道食肝衣膏

誰知有大孽牙風波鬧生幾個翦毛換幾把短刀不隄防衝破了咸陽道望秦川旄頭正高望燕臺檣檜正搖半霎兒把二百七十年舊神京平踹做妖狐淖

痛痛痛痛的是十七載聖明天子橫屍在長安道痛痛痛痛的是詠關雎頌徽音的聖母拋首在宮門沒一個老宮娥私悲悼痛痛痛痛的是掌上珍的小公主一劍向昭陽倒痛痛痛痛的是有聖德的東宮砍做肉蝦蟆痛痛痛痛的是無罪過的二王竟填了長城窖痛痛痛痛的是奉寶冊的長信宮隻身兒陷在賊營杏恨的是左班官平日裏受皇恩沾封誥烏紗罩首金帶圍腰今日裏向賊庭稽顙得早那如鬼如蜮的文人狗苟蠅營還懷著幾句勸進表那不爭氣的蠢公侯如羊如豕盡斬首在城東隩那嬌滴滴的處子白日裏恣淫嫖俊翩翩的搢紳們牽去做供奉龍陽料更可恨九衢萬姓悲無主三殿千官慶早朝便萬斬也難饒

沒一個建旌旄下井陘張天討沒一個鞭鐵騎渡黃河使賊膽搖沒一個痛哭秦  
庭學楚包沒一個灑淚新亭傲晉導沒一個渡江擊楫風湧怒濤高沒一個舞雞  
鳴雲靜月痕小沒一個擁孤城碎齒在睢陽廟沒一個噴賊血截舌似常山梟大  
都是黑夜風聲盡遁逃把青徐兗濟拱手兒送得好

誇定策號翼載鐵券兒光耀倚狐朋樹狗黨蝸蝸般喳噪巴掌大的兩淮供不起  
羣狐吵更半壁江南下不得諸公釣反讓那古建州做了興義帝的隆準公軍容  
素縞可憐那圖雪恨的將軍做了絕救兵的李都尉辮髮纓帽兀的不悶殺人也  
麼哥兀的不悶殺人也麼哥尙敢貪天功在秦淮渡口把威風耀

再不向漢南庭拜獻投降表再不向錢神國苦納通關鈔再不向醉鄉中跪進精  
禪爆拔盡了虎狼毫椎碎了陳元寶萬石君到處拋楮先生絕了交我自向長林

豐草山蹊海島一曲伴漁樵

遇著野衲子參幾句禪機妙遇著那老道士訪幾處蓬萊島遇著那乞丐兒唱一

回蓮花落遇著那村農夫醉一回田家樂悶來時登高山凌絕壁將我那殉社稷  
的君王和淚也把孤魂弔將我那沒祭祀的小東宮奠一碗涼漿和麥飯也澆將  
我那死忠義的先生們千叩首萬合掌便號咷哭倒

春草生天桃笑黃鸝鳴竹影搖涼風吹纖纖月色照寒袍彤雲布六花綽約點霜  
毫倚梅梢柳梢玩花飄葉飄宿僧寮佛寮聽鐘敲磬敲步山坳水坳見日高月高  
掛詩瓢酒瓢對江濤海濤任意逍遙物外遊遨勘破塵囂擺脫煩勞到頭來沒些  
兒憂愁煩惱真個大海龍凌空鳥翻身兒直透出碧雲霄便有銀青作餌金紫爲  
綸恢天布網密地張羅吓吓我朱先生擺尾搖頭再不來了

第六段起處數句太不經了豈特賢智之過魏叔子以後歷來鑒家曾未揭出

何歟

徐崇  
恩誌

歸玄恭遺著終

跋

吾崑歸玄恭先生家世世以文行著當明清易代間身世交阨幾激成古之狂狷者流而世概目爲奇士獨鄉老友顧亭林先生至以高士推夫亭林生平著述清代登列四庫抑史臣纂傳首冠儒林而身後百年竟從祀文廟矣顧其並世所推爲高士之遺著洎道光中葉雖間有梓本版遭兵燹邑乘徒紀其目直至清季上海國學保存會始有歸玄恭文續鈔之刊太倉季氏補搜之稿然爾日鄉宿朱寄梅先生業

經十數稔苦心遐索旁搜陸續積鈔成帙并詩釐爲十卷仍亭林旨稱歸高士遺稿唯擬刊而未逮也不佞久病潛鄉閑居無事省覽一週覺嚮者吳赤溟先生所

稱粹於理豪於氣者逾續鈔倍蓰復勘正寫譌揭其別見續鈔之作概刪避複唯

不泥文體分類祇循文義爲次詩則更據崑山詩存參校

刊於道光季年以次選輯明歿後二百載間崑

山之詩各繫小傳成三十二卷未幾版道兵毀今祇存孤本

并補鈔二十五首附後重付寫定別署曰崑山歸

玄恭遺著重訂鉛版印行冀彌季氏補蒐之缺憾并酬朱丈待鑒之幽衷而續鈔

規刊之美竝不爲掩敢曰保存國學也亦惟流傳鄉粹而已至遺稿中撮錄事略  
及先後諸家敍文一弁卷端一載簡末倫亦有裨世之愛讀玄恭文者乎歲次壬  
戌仲春邑後學徐崇恩跋於聊園

明季東莞五忠傳

實價壹圓



册

册

明季東莞五忠傳序

國朝之興由一隅以有九有其兵威之盛莫或敢遏而其時抗我顏  
行卒以間死者厥惟袁襄愍崇煥然其先以奮鬪死遼瀋間者則陳  
忠愍策也其後支撐唐桂間先後殉死者則蘇閣部觀生張文烈家  
玉陳侍郎象明五人者皆東莞人故邑人稱曰五忠五忠明史皆有  
傳而皆失其實余嘗讀朱竹垞史館上總裁書謂袁崇煥之死負天  
下之至冤黨人恨不食其肉非觀實錄無由知爲反間因請暫假錄  
副令纂修者得以參詳同異又嘗讀方望溪論明史無任邱李少師  
傳謂昔詫萬季野於吳會間人多列傳而他省遠方灼灼在耳目者  
反闕季野言他省遠方人狀誌家傳百不一二致郡州縣志皆畧舉  
大凡雖知其名其行誼事實不可鑿空而構欲特立傳無由撫拾成  
章此所謂不可如何也然則五忠傳之失其實一由實錄之未盡觀  
一由家乘之未揆羅不得已撫拾野史附會成章而當時野史又未

盡出其紕繆舛譌末由考覈此真不可如何之事非修史者之過也  
余昔官京師於官書私乘幸得闕尋近修邑志又徵取其家傳狀誌  
乃仿阮文達例重輯五忠傳以訂明史之誤傳成復詳爲之注並疏  
通而證明之凡九萬九千餘言因思世之讀明史者於五忠行事或  
未究其詳遂別板行之名之曰明季東莞五忠傳夫五忠以身許國  
初不爲名計然操史筆者不能掃除野史詆訶之私見使後之人猶  
歎以爲白璧微瑕斯亦後死者之責也傳中所引雖多秘笈然海內  
具存覽者迹之庶幾信余言之不謬乎壬戌仲秋晦日九龍真逸序

明季東莞五忠傳卷上

九龍真逸著

鍾菁華校印

袁崇煥

袁崇煥字元素

明史本傳

一字自如

黃尊素說略

水南人

彭志

生萬曆十二年四

月二十八日戌時

袁督師遺集附錄

年十四隨祖世祥父子鵬往粵西應藤

縣試補弟子員

袁督師行狀

三十四年鄉薦四十七年成進士

張志

觀政工

部授邵武知縣

附錄

為人慷慨負膽略好談兵遇老校退卒輒與論

塞上事曉其阨塞情形以邊才自許

明史本傳

○按黃尊素說略云

錄云崇煥少好談兵見人輒拜為同盟肝腸頗熱為閩中縣令分校

關中日呼一老兵習遼事者與之談兵絕不閱卷或問之則曰士子

宜中者自有命在隨意天啓二年正月 大清兵破西平堡孫得功

以廣寧降王化貞熊廷弼俱走入關京師戒嚴明史熹宗本紀崇煥時大計

至都語人曰遼事棘矣余將單騎出閱關內外及歸行狀具言關上形

勢曰予我兵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明史本傳計榜發得上考行狀御史侯

恂請破格用之明史本傳二月擢兵部職方主事沈國元兩信錄臺省交薦略說

是月復超擢僉事令與閻鳴泰監軍山海兩朝從信錄○按明史本傳

在都侯恂請破格用之擢職方主事無何廣寧師潰廷議扼山海關

崇煥即單騎出關內外中失袁主事訝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

還朝具言關上形勢廷臣益稱其才遂超擢僉事監關外軍考部中

失袁主事語出王在晉遼事實錄言崇煥在部忽連日不見馬錢何

往歸而問之遂以爲監軍其去不奉旨不辭朝函莽如此可用當關

耳人皆信之遂以爲監軍其去不奉旨不辭朝函莽如此可用當關

否在晉與崇煥不協其書成於崇禎十一年故力詆崇煥兩朝從信

錄云二月十三日宴卓異於禮部下乃云崇煥爲職方其監軍山海

亦在是月計爲職方至擢監軍不過旬日安得有連日不見事乎黃

確素說略謂壬戌觀事畢馬往山海窺覘集擢監軍發帑金二十

崇煥上疏請調廣東步兵及廣西狼兵遺集擢監軍發帑金二十

萬俾招募明史本傳○按此崇煥初出關時廷弼方聽勘都下崇煥

將行人謁之廷弼問操何策以往曰主守而後戰廷弼躍然喜爲圖

遼東至官府要隘并注列戍守先後事宜與商酌竟日乃出行狀時關

外地悉爲哈刺慎諸部所據崇煥乃駐守關內明史本傳護北部錄○按

錄載三月王在晉題云先是獨督二臣將官兵分爲三部守護邊城  
中北部屬山海道今有副使閻鳴泰在焉南部屬西路監軍參議邢慎  
言北屬遼東總督王象乾蓋崇煥樞部在鶴鳴視師時三月王在晉  
鶴鳴北屬遼東總督王象乾蓋崇煥樞部在鶴鳴視師時三月王在晉

經略遼東本嘉宗紀與蘄遼總督王象乾定撫事明史稿王象乾傳以按

史稿引昔未幾諸部受欵明史本傳○按王象乾傳以按

李羅勢伯彥黃台吉等諸部乘間外喜嶺定撫事陽言助刺廷守

邊象乾慰撫之與立約契借在晉至歡喜嶺定撫事陽言助刺廷守

遠事錄載王在晉撫賞諸夷省悟自云我來守祖父老把都青羅

白洪大等受天朝一撫千頂恩哨守關外最願報效諸會

顏狹量等受天朝一撫千頂恩哨守關外最願報效諸會

也聽具不頤指發既討接風祭旗及舊賞矣繼者又討新賞者哈喇慎諸

台吉與朵顏諸酋之子若孫向來無賞則未之新賞者哈喇慎諸

者得稱多不涎垂頤朵也壯會何厭之有臣也再尊矣無者哈喇慎諸

之喪北晉准藩王籙我終可已止者也落窠夷雖死無足爲異第其亦當機一弟也又

上日厚 卷七 二 此使則盡忠孝皆其兄弟子姪

不浪對音蓋婚於蒙古之稱東不的與崇煥最有關係事詳後四月

湖廣土兵防守北山者潰逃在晉令崇煥查問遼事實錄崇煥言殺數人

乃定在晉不敢問孫承宗集東葉相公老師啓六月遼事實錄在晉令崇煥移駐中前

所監參將周守廉游擊左輔軍經理前屯衛事尋令赴前屯安置遼

人之失業者崇煥即夜行荆赫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將士莫不壯其

膽在晉深倚重之題為前屯兵備僉事然崇煥薄在晉無遠略不盡

遵其令及在晉議築重城八里鋪崇煥以為非策爭不得奏記首輔

葉向高明史本傳○按遼事實錄王在晉題云關外地方先經督臣

哨守邇來諸部受款哨馬時過寧遠云職屬袁崇煥道袁崇煥移駐

前所料理前屯以監守廉輔軍又題云職屬袁崇煥道袁崇煥移駐

並矯且其澡惜命職應之曰性命與封疆執重職令其往之崇煥

嘗對職曰我入城也夜行於荆赫未居舍備糧糗告訖甲仗全無

插遼民四鼓輕進也前屯城郭未居舍備糧糗告訖甲仗全無

在管人出也深倚象乾乃請築重關於山海關外八里鋪計二十年

職方千餘丈費一百二十萬先築土牆已發二十萬矣其贊不沈

從明史  
蓋本此  
向高曰此不可臆決大學士孫承宗請往閱向高稱善六月

二十六日承宗抵關孫承宗年譜駁重城議明史本傳○按駁議孫承宗年譜在晉執

不可承宗出崇煥揭示在晉始喪氣失色孫承宗年譜承宗集將吏謀所

守閻鳴秦主覺華崇煥主孟遠在晉及張應吾邢慎言持不可明史本傳

○按遼事實錄載孫承宗行邊復命疏云覺華島之守已從閻鳴秦

議而袁崇煥守孟遠之議氣勃勃欲起蓋兩人深相結而欲互相犄

角實兩相生也永平道岳和聲主事沈馨舉人孫元化議與兩人同

而邢與張兩臣執持之意覺多而邢欲量緩急張欲待兵力蓋前兩

人即守中前似亦非其心明史蓋本此承宗登中前城遙見孟遠形勢

天設重關以護神京必不可不守孫承宗年譜竟主崇煥議明史本傳○

復載有在晉駁議大略謂孟遠當緩築此時則辦料固守為難與邢

張意同又謂覺華雖與孟遠犄角然島去岸三十里隔洋之兵其登

岸也須船其開船也待風城中緩急不能救也水步當騎弗能戰也

島駐兵只可禦水中之寇弗能遇澳路之兵也詳所議於孟遠蓋護

前失然論覺華亦未可厚非此義州大俠楊三糾眾十萬自正月閉

後覺華卒為我朝所破以此

城拒守令畢麻子弟兄分領其眾據十三山為寨敵仰攻不下築長

圍以困之畢麻子殺楊三并其眾募死士陳天民入關請救曰十萬



義民忍死待救在晉若弗聞孫承宗年譜崇煥請將五千人駐孟遠以壯

十三山勢別遣驍將救之孟遠去山二百里便則進據錦州否則退

守孟遠奈何委十萬人置度外承宗謀於王象乾象乾以關上軍方

喪氣議發插部護關者三千人往承宗以為然告在晉在晉竟不能

救衆遂沒脫歸者僅六千人而已明史本傳○按孫承宗行邊復命

初與督臣象乾計欲以五千兵據孟遠令義民望之以為歸而督臣

更欲發西部之勁者三千以為護歸而安插之西來我稍東迎得西部不

為要劫而更得其護然後歸而安插之西來我稍東迎得西部不

兵餘即屯牧不亂賊既不遠誅而忠義又不能援數萬之衆盡人

東西而益之時敵矣此崇煥疏請救實為棄之後公督師方四日此

宗年譜云時在晉不跳者六千令趙率教自八月十五此圍十

人以爲兵沈國元兩朝從信錄云難民口報敵自八月十五此圍十

三山九月初六日被陷據此則脫歸在七月孫承宗年譜承宗還朝力言

在晉不足任明史孫承宗傳崇煥英發貼實綽有擔當自願為大將臣取其

志尙欲練其氣遂罷八里鋪築城之議孫承宗年譜八月插部虎墩兔慙

就欸十三日在晉令閻鳴泰及崇煥出關歆盟遼事實錄○按兩朝

部以愍為主愍之順逆西部所視為令背亦東敵所視為重輕貴英  
恰者愍之倖臣其部曰素奉愍之令來索賞使通官告之曰廣寧  
為受賞之地廣寧失何以賞為去年費巨萬金而愍部未聞大至以  
致廣寧陷沒愍實誤我何以賞為如此者往復論折愍使語塞始就  
盟八月十三日令山海道閣鳴泰關外道袁崇煥同撫官李增等出  
關俾令鑽刀砍血立有盟詞願助兵滅敵并力恢復疆土若敵兵到  
愍兵不到斷革舊賞倫敵約朱梅張喇嘛王桑吉叭藏自為盟而後  
也是役也副將王牧民先約朱梅張喇嘛王桑吉叭藏自為盟而後  
與愍盟計費不及二十萬敵聞其死之助我足欲動虎墩兔者居察漢  
而次且矣貴英恰係虎墩兔壻其死之助我足欲動虎墩兔者居察漢

兒地亦曰插漢兒王子元裔也圖克圖對音字東華全錄作察哈爾丹西部之王故稱愍兩朝從其祖打

來孫始駐牧宣塞外俺答方強懼為所併乃徙帳於遼收福餘雜部

數入掠薊西四傳至虎墩兔遂益盛韃靼傳○按蒙古源流庫圖順

帝之後即明史小王子稱大元大可汗者也延汗裔達延汗圖博羅

迪生達賚遜明謂之打來孫博達遜至布延台吉世稱汗布延台吉生

莽和克父在時歿莽和克生庫圖克汗明時稱泰寧福餘朵顏為

三衛至萬歷後三衛惟朵顏尚存然亦屬於昆都力哈寧福餘

蓋為打來孫所滅遼外三百餘里擦罕兒大部落在山後地名阿力素

等處住牧離遼陽遼外三百餘里擦罕兒大部落在山後地名阿力素

頁卷二十一 四



明	之	博	曲	牧	三	吉	孛	白	都	都	之	特	朵	東	以	則	華	莽	外	地	花	護	錄	弟	作
人	影	羅	被	額	十	又	羅	洪	白	之	生	顏	朵	諸	察	科	全	古	則	近	值	奴	外	色	
謂	克	特	獲	沁	六	謂	之	大	洪	後	七	顏	顏	部	哈	爾	錄	爾	介	廣	克	潘	把	後	
東	恩	明	遂	河	家	之	之	子	大	有	子	地	子	爾	爾	沁	並	代	賽	陽	其	其	俱	歸	
不	克	謂	效	故	據	攏	攏	也	為	白	長	後	後	大	履	部	稱	明	明	其	西	祖	未	附	
的	曾	之	忠	稱	外	言	其	東	我	洪	必	為	為	攻	之	太	爾	謂	謂	部	皆	父	之	李	
長	孫	革	於	喀	藩	太	屬	華	家	大	里	必	必	故	之	爾	喀	之	之	長	近	亦	平	於	
昂	蘇	列	明	喇	傳	其	有	全	祖	罕	汗	汗	汗	歸	附	弟	部	亦	之	為	邊	未	見	我	
孫	布	字	其	沁	則	後	布	錄	父	字	明	克	克	附	尤	哈	亦	兒	父	恩	蓋	詳	又	然	
賴	地	羅	後	明	元	為	顏	有	疑	羅	爾	爾	爾	尤	薩	炒	大	為	德	今	始	花	死	亦	
暈	明	生	花	永	太	向	台	喀	老	之	爾	爾	爾	西	爾	所	佔	西	為	其	事	不	見	五	
歹	謂	格	當	樂	祖	導	吉	喇	把	據	昆	根	根	為	其	哈	刺	不	慎	於	明	史	諸	書	
姪	之	埒	最	間	臣	之	明	沁	都	王	力	農	農	哈	事	不	見	於	明	哈	刺	不	見	於	
又	東	謂	強	其	札	布	謂	拉	生	在	哈	明	明	亦	慎	於	明	哈	刺	不	見	於	明	史	
謂	不	泰	花	祖	爾	爾	白	喀	把	疏	亦	謂	之	達	部	於	明	哈	刺	不	見	於	明	史	
長	的	明	當	楚	噶	白	言	布	都	罕	稱	之	達	部	於	明	哈	刺	不	見	於	明	史	書	
昂	外	謂	即	者	泰	都	言	布	都	罕	稱	之	達	部	於	明	哈	刺	不	見	於	明	史	書	
子	藩	之	外	帖	裔	台	台	吉	吉	在	白	羅	勢	都	孫	全	錄	書	此	其	妙	花	之	東	
二	傳	革	藩	木	與	吉	吉	又	崇	洪	勢	都	孫	全	錄	書	此	其	妙	花	之	東	東	東	
賴	不	蘭	傳	兒	昆	皆	其	謂	初	罕	老	青	勒	巴	爾	喀	喇	墩	奧	北	北	東	東	東	
暈	言	生	和	為	都	同	之	初	罕	老	青	勒	巴	爾	喀	喇	墩	奧	北	北	東	東	東	東	
歹	蘇	恩	通	雅	異	族	也	彥	疑	羅	勢	都	孫	全	錄	書	此	其	妙	花	之	東	東	東	
蟒	布	克	生	失	族	以	朵	黃	亦	勢	都	孫	全	錄	書	此	其	妙	花	之	東	東	東	東	
金	地	明	格	里	以	朵	黃	亦	勢	都	孫	全	錄	書	此	其	妙	花	之	東	東	東	東	東	
兒	祖	謂	部	游	顏	台	罕	則	把	把	把	把	把	把	把	把	把	把	把	把	把	把	把	把	
疑	父	謂	部	游	顏	台	罕	則	把	把	把	把	把	把	把	把	把	把	把	把	把	把	把	把	

兵	衰	具	然	碩	農	天	謂	值	順	摺	異	順	府	州	台	末	西	把	謝	居	卜	蓋	喀	二	影
降	為	地	其	克	明	日	之	大	義	力	譯	義	大	外	吉	補	襲	都	布	阿	博	接	布	年	克
伏	我	值	屬	圖	謂	月	祇	同	王	克	也	王	同	藩	者	云	永	崇	邵	初	蘇	矣	我	朵	長
次	榆	仍	與	濟	之	下	夷	又	最	亦	其	生	間	無	部	顧	卜	等	俱	即	喇	喇	汗	顏	昂
第	林	與	之	明	能	士	都	西	強	作	曾	僧	又	此	也	五	年	部	聽	阿	占	謂	喇	則	束
及	去	之	屢	謂	生	濟	必	為	至	扯	孫	格	西	諸	據	建	悉	哈	索	阿	阿	之	為	束	不
崇	東	犯	遠	之	布	農	里	河	下	力	為	杜	為	歸	部	此	州	為	喇	武	特	速	所	不	的
煥	興	塞	矣	虎	巴	尊	克	鄂	兔	其	碩	汗	化	其	則	永	西	收	伏	慎	也	永	西	的	則
羈	關	矣	此	墩	兔	蓋	爾	多	弱	未	圖	謂	七	部	永	邵	來	伏	王	明	謝	古	雍	也	部
縻	之	鍵	虎	墩	兔	爾	鴻	斯	故	詳	汗	之	默	未	卜	逐	惟	為	白	陳	布	源	謝	其	長
必	故	要	必	墩	兔	博	台	部	墩	其	謂	台	部	明	速	阿	插	漢	洪	組	博	流	布	地	子
其	審	其	審	兔	博	兔	亞	明	墩	謂	台	部	阿	明	速	阿	插	漢	洪	組	博	流	布	地	子
詳	乎	其	審	兔	博	兔	亞	明	墩	謂	台	部	阿	明	速	阿	插	漢	洪	組	博	流	布	地	子
別	此	其	審	兔	博	兔	亞	明	墩	謂	台	部	阿	明	速	阿	插	漢	洪	組	博	流	布	地	子
見	然	其	審	兔	博	兔	亞	明	墩	謂	台	部	阿	明	速	阿	插	漢	洪	組	博	流	布	地	子
余	後	其	審	兔	博	兔	亞	明	墩	謂	台	部	阿	明	速	阿	插	漢	洪	組	博	流	布	地	子
所	知	其	審	兔	博	兔	亞	明	墩	謂	台	部	阿	明	速	阿	插	漢	洪	組	博	流	布	地	子
著	我	其	審	兔	博	兔	亞	明	墩	謂	台	部	阿	明	速	阿	插	漢	洪	組	博	流	布	地	子
西	略	其	審	兔	博	兔	亞	明	墩	謂	台	部	阿	明	速	阿	插	漢	洪	組	博	流	布	地	子
部	也	其	審	兔	博	兔	亞	明	墩	謂	台	部	阿	明	速	阿	插	漢	洪	組	博	流	布	地	子
考	用	其	審	兔	博	兔	亞	明	墩	謂	台	部	阿	明	速	阿	插	漢	洪	組	博	流	布	地	子
然	虎	其	審	兔	博	兔	亞	明	墩	謂	台	部	阿	明	速	阿	插	漢	洪	組	博	流	布	地	子
虎	墩	其	審	兔	博	兔	亞	明	墩	謂	台	部	阿	明	速	阿	插	漢	洪	組	博	流	布	地	子
墩	盛	其	審	兔	博	兔	亞	明	墩	謂	台	部	阿	明	速	阿	插	漢	洪	組	博	流	布	地	子

鬼昏於酒色其部族腦毛大專權得衆又老而不能自強兩朝從信錄王在晉

欽戰 我 大清起兵略撫順明史神宗本紀 虎墩兔與宰賽等亦屯塞外相

煽動談選國權 踰年 大清兵滅宰賽及北關韃韃 北關金台什之子得

力革有二女長為腦毛大孫桑阿兒寨婦次為虎墩兔婦董其昌續通紀 ○按

東華全錄北關即桑赫金台什作金台石得力革作德爾格勒又云

萬曆四十七年七月介賽及科爾沁部明安子桑阿爾寨俱被擒考

外藩傳納穆賽生明安明安生桑阿爾寨納穆賽即腦毛大於是薊

桑阿爾寨即桑阿兒寨也虎墩兔婦東華全錄稱蘇泰太后於是大

遼總督文球巡撫周永春等以利昭虎墩兔俾聯結炒花諸部以捍

大清兵韃韃 韃韃傳○按炒花始見於明史李成梁傳云萬曆三年冬

月速把亥炒花等三萬餘騎攻東昌堡十年三月速把亥率弟炒花

犯義州李平胡射速把亥墜馬李有名斬之炒花慟哭去十三年二

月把兔兒欲報父速把亥之怨借從父炒花等以數萬騎入掠瀋陽

據此則炒花入寇在萬曆初至天啓末尚存計五十餘年人最老壽

蓋為諸部所推服故能統有五虎墩兔乃合諸部遣使致書於我  
太祖自稱統四十萬蒙古國主廣宣為我收賦地儻汝兵往廣  
宣吾將不利於汝 太祖怒復書嫚之尋殺其使康喀爾拜虎

東華全錄○按此萬歷四十七年冬及四十八年春事  
復書略云來書自稱四十萬眾古之主稱吾為水濱三萬人  
奈何恃其眾以驕吾國耶聞明洪武取鄂爾多斯者萬人屬  
亡殆盡脫者僅六萬人此六萬之眾屬鄂爾多斯者萬人屬  
者萬人屬阿索武雍謝布喀喇沁者萬人固各有所主也其餘  
亦皆不屬於爾來書以廣寧為爾賦地豈爾能與師轉戰多  
城彼畏而與爾耶明之賞汝從未有如此之厚者徒以畏我  
故誘汝以利耳汝惟利是嗜構怨於素無嫌怨之國皇天后  
鑿之此書記當時西併諸部亦此書激成之也

遼瀋亡王化貞巡撫廣  
盟兩朝從信錄王揭廣寧繼陷象乾以東事方亟不可復生患於西與

在晉定月餉及新舊額賞歲約百萬王象乾傳既遣崇煥與盟象乾復呼

貴英恰等面勞之談遷國權因是虎墩兔炒花小歹青諸部皆就款如朵

顏自關以東頗息警王象乾傳○按明史有小歹青歹青係二人遼

者為歹青虎墩兔等營以明史核之小歹青於萬歷初與土蠻同時

入寇見李成梁傳小歹青最凶狡雄於諸部見李化龍傳天啓四年

歹青為邊人格殺見韃靼傳歹青與岱青對音蒙古源流云圖們汗

弟為達爾罕岱青此疑即小歹青東華全錄未見其部名不詳

貝勒岱青亦八大營之一也惟東華全錄未見其部名不詳

小歹青亦八大營之一也惟東華全錄未見其部名不詳

八月承宗

自請督師經略遼東在晉調南兵部尚書鳴泰推遼東巡撫國權崇煥

陞調永平道遣集附錄○按圖書集成官制部永平道管理山海關

既陞巡撫故崇煥調永平也崇九月初三日承宗抵關孫承宗益倚崇煥崇煥內拊

軍民外飭邊備勞績大著明史十二月鳴泰令崇煥核虛伍崇煥戮

守備莫大功營私僱者二人遼事實錄○按遼事實錄二年四月湖

亦因前事也明史本傳云崇煥承宗怒曰監軍可專殺耶崇煥頓首

謝其果於用法類此明史三年春承宗以哈刺慎諸部撫場在八里

鋪居內地飭移於高臺堡已又移拱兔市場於興水堡孫承宗命崇

煥往撫拱兔有違言崇煥調停之並歎服孫承宗實錄二年九月王

在晉揭行過事宜云虎墩兔及拱兔等八大營到關講賞今已鑽刀

說誓情願助兵又孫承宗集與袁山石書云拱酋安惟兄調停力即

高臺堡亦當以無事為福又書云撫非門下誰能為計此不獨清其

賞而一操一縱惟真實心用光明藏乃可耳蓋其時撫賞專倚崇煥

也拱兔朝所併詳後自八里鋪至宣遠收復二百七十里孫承宗六

月鳴泰被劾聽勘張鳳翼巡撫遼東遼事實錄鳳翼主守關與承宗異議



明史張鳳翼傳

九月承宗復集衆議所守將吏多如鳳翼指馬世龍請守中

後所而崇煥仍力主守宜遠承宗從其言

孫承宗年譜

僉事萬有孚劉詔

力阻不聽命滿桂偕崇煥往初承宗令祖大壽築宜遠城大壽度中

朝不能遠守築僅十一且疏薄不中程崇煥乃定規制高三丈二尺

雉高六尺址廣三丈上二丈四尺大壽與參將高見賀謙分督之明

年訖工遂爲關外重鎮

明史本傳

桂勇敢善戰

李遜之崇禎紀事

而崇煥勤職誓

與城存亡又善撫將士樂爲盡力由是商旅輻輳流移集遠近望

爲樂土

明史本傳

○按孫承宗年譜云三年春公檄祖大壽移覺華

舉九月崇煥力主守寧遠公歎曰老臣舍此無以報明主矣乃定築

城式使大壽等三分基址期以春三月竣事而輟中軍滿桂守之桂

夷種惟魯敢戰其後遼人能守城捍敵崇煥領三參將經營遠諸部

將輪防邊堡以護屯遼人出關者又十餘萬車牛屬途輪蹄相續城

堡輻輳如承平時明史蓋兼采此黃尊素說略云宜遠在山海外孤

懸東西虜間袁略無懼意築城鑿濠屹然重鎮貽書當路云不肖在

同遠稱譽如此當時以爲樂土可知煥四年二月承宗疏陳邊方大

計極言宜遠可戰可守請勿搖衆議已復言臣願用崇煥之殫力瘁

心以急公不願用腰纏十萬之逋臣閉門誦經之孱膽帝韙其言

○按國權載承宗疏云則天下大議似專守關以內然遼東不修築而

關遠之議晉川湖齊梁燕趙之衆盡號客兵利速戰主兵繼久守則不

也久守則必變而坐食兵必在困蓋以速隨人備之安守於兩衛三所

足不逾則必變而坐食兵必在困蓋以速隨人備之安守於兩衛三所

二七堡則必變而坐食兵必在困蓋以速隨人備之安守於兩衛三所

稍足則關內之防漸減屯守之關以遼內則備淺遠守人使關外則山

海已重關則神京遂置死之兵外合與下亦嘗計及此乎堅再死以戰言

亡敵遠則京遂置死之兵外合與下亦嘗計及此乎堅再死以戰言

破一堡而守出必殲焉或越一城而前不城已綴其後掠即或無

有勅兵自可立見掃蕩又扼其意及海則覺門庭之與師與望海臺

之泊其勢既辨而長促敵於二百里之外與敵促我於二百里之中拒敵中其

勢文辨今天下亦嘗復矣此疏蓋即本崇煥議其後崇煥為遼撫即

山石而專窻前乃可有為

後然當在二月九月偕大將馬世龍王世欽率水陸馬步軍萬二千東

九月前

卷七

八

巡廣寧謁北鎮祠歷十三山抵右屯遂由水道泛三岔河而還尋以

五防叙勞進兵備副使再進右參政崇煥之東巡也請即復錦州右

屯諸城承宗以為時未可乃止明史本傳○按兩朝從信錄四年

遣鎮臣馬世龍王世欽偕道臣袁崇煥率水陸營屯敵東二十里人

東巡至廣寧抵北鎮祠歷十三山抵右屯以陸營屯敵東二十里人

入舟師歷三岔河二家溝以都司楊朝文探蓋州其鎮道泊高坡登

桅遠望約有敵騎三千據廟正縱舟欲前而敵去是役也練我膽志

通我間謀凡三州情形兩河地勢中右所相與計恢復大略無一人

臣以十月十三日旋遠晤臣于中右所相與計恢復大略無一人

一語不欲滅此朝食盡以爲時機決不可錯明史東巡一段蓋采此

兩朝從信錄稱建人棄廣寧在三年春係承宗年譜云西部分支不來也

有學請率大兵復廣寧公下教曰東敵在而西部分支不來也

今西部分支不來也  
請復錦州右屯而承宗以為時未可者以此崇煥  
至豐潤遺集疏乞薊遼總督吳用先奏稱前衝缺道藩籬頓虛詔奪情  
視事崇煥兩乞終制又乞給假俱不允乃回任遺集乞終制給假及  
史本傳遭父憂奪情視事云在三年誤國推用先為薊督在四年三  
月五年三月王罷則崇煥丁憂係在四年說略云甲子聞憂屢疏治  
喪不允時陞王之臣為薊遼總督乞丁憂亦不許皆出柄臣獨見甲  
子天啓四年也崇煥兩乞終制疏甚懇切其乞給假疏云如不容臣

守制又不容臣甚哀而臣惟皇之窮而心已苦矣敢更說以天威惟  
依於地而再竊而三臣辭之上而心已苦矣敢更說以天威惟  
旨分一而再竊而三臣辭之上而心已苦矣敢更說以天威惟  
是臣負不測之罪惟能舍朽之勳始足任之臣非矣謹守前而  
應手之入而任猶不能樹朽之勳始足任之臣非矣謹守前而  
已也必將整練兵馬以復遼東若關屯而守無名示弱臣東還  
天下而不敢疲廢天以復遼東若關屯而守無名示弱臣東還  
虛恢以逞門失因樞輔一老手速而存遼東監司糧餉為先劉詔與臣  
和而敗關門失因樞輔一老手速而存遼東監司糧餉為先劉詔與臣  
足為用更設多官軍逃實臣不能任也兵備監軍中原自奪情起復何  
時東那西借馬死軍逃實臣不能任也兵備監軍中原自奪情起復何  
更置不得知兵馬死軍逃實臣不能任也兵備監軍中原自奪情起復何  
例可援東事平仍當放臣回里終制當時崇煥自任意氣如此五

年夏承宗與崇煥計遣將分據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繕  
城郭居之自是遠且為內地開疆復二百里明史本傳九月世龍遣哨

將魯之甲李承先襲耀州 大清兵掩之柳河敗沒孫承宗年譜○

龍傳東華全錄作八月關外士卒西奔崇煥狂呼邀截使各還守信地城堡得

全遼事錄臺省劾世龍并及承宗章疏數十上孫承宗傳承宗去志遂決時

魏忠賢勢日熾崇煥慮邊事不可為見承宗輒流涕求同去茅元儀

東華全錄

嚙承宗略明心迹疏○按復遼遼係駁王在晉書而作

十月承宗得請

孫承宗傳

初七日以兵部尙

書高第經略遼東

國權

第在部時以柳河之敗舊鎮倉皇撤防右屯大

凌止供哨憇不爲信地即移檄鎮道並撤宜錦之防

復遼

謂關外必

不可守令移其將士於關內

明史本傳

督屯通判金啓倬上書崇煥曰錦

右大凌三城皆前鋒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復播遷已得之封

疆再淪沒關內外堪幾退守耶崇煥據書即具揭言兵法有進無退

錦右一帶既安設兵將藏卸糧料部署廳官脫一動移示敵以弱前

柳河之失皆緣若輩貪功乃因而撤城堡動居民錦右搖動宜前震

驚關門失障必如閣部言讓之又讓至無可讓而止今但擇能守之

人左輔守大凌河樊應龍等守右屯更令一將守錦州三城屹立且

守且前恢復可必若聽逃將懦兵做法以爲哨探之地此則柳河之

故智成則曰襲敵不成則曰巡河天下人可欺此心終是欺不得則

聽之能者本道說一聲明白便去也

遼事實錄○按明史本傳即采此揭馬世龍傳言世龍誤信降

人劉伯強言故敗崇煥謂若輩貪功蓋刺世龍輕進也

語可見末第抵鎮疏裁巡撫國權是年十一月即下檄世龍撤

宜前兵孫承宗年譜崇煥曰我宜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無以

難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屯兵入關

委棄米粟十餘萬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十二月崇

煥進按察使令視事如故明史本傳六年正月第檄崇煥

會議修守關門崇煥力言錦州係宜遠藩籬城垣壞應修築以資保

障第不聽兩朝從信錄我大清知經略易與明史本傳十四日舉兵西渡遼

河將至右屯守將周守廉遁大軍前進錦州及大小凌河松山杏

山連山塔山守將左輔等亦焚其廬舍糧儲而退東華全錄崇煥聞即偕

大將桂參將大壽守備何可綱等集將士誓死守明史本傳按本

朱海二人海係梅之誤二撤中左所都司陳兆蘭與都司徐敷奏帶

兵入城而令副將左輔朱梅為外援遼事實錄崇煥固守宜遠揭

東 卷五 崇煥 卷上 十

父策死遼事蔭指揮  
使後官至都督同知  
崇煥更刺血為書激以忠義為之下拜將士咸

請效死乃盡焚城外民居攜守具入城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維模詰

奸通判啓倥具守卒食辟道上行入檄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守將

楊麒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明史本傳○按兩朝從信錄云敵

割其肉烹之以饗將士此事未見他書又崇煥固守遠計城內敵

入犯本道與總兵滿挂同知陳兆蘭帶領兵與守計城內敵

武營步卒守之更撤內中及四門為援道督兵與守計城內敵

憑城為守總兵宣標下城上及四門為援道督兵與守計城內敵

搜彭奸細等傳也修武營參將祖紹祖何綱霍一厚李國輔黃惟

正援前鋒既撤王承膺蕭升副將不許西入領轄之兵緣祖紅

羅山一營為遠敵後將各堡俱歸國于華遠各堡卒與祖孟

參將合營王遠周張存仁余鳳戴光祖孫定遼趙邦如孟

馬兵一呈惠王泰周張存仁余鳳戴光祖孫定遼趙邦如孟  
賢喬桓李士登或千俱斧在壬營中北應簡水營上遊擊姚禹  
之於南中右聽所城雖小然趙遠之應稍該將劉永昌與尤岱自  
願為死守聽之總兵趙遠之應稍該將劉永昌與尤岱自  
後勁其馬兵各堡主將如寶成高如嵩孫繼武劉遠之選  
陳應龍張弘謙等各堡主將如寶成高如嵩孫繼武劉遠之選  
遠為前鋒未必能存又當集關內之堅援前屯本道遠身在前衝奮其

萬智一不自料本道定與此城變不可知且敵之蓄銳三年其領或守必深  
援俱當與一本道臨陣退縮本道法所當及徑于軍前誅之以法不  
恐賢愚不一除臨陣而蓋各屯人趙總兵以可賊論之惟齊之以必一法  
及心無上臺必正潰而前屯趙總兵以可賊論之惟齊之以必一法  
則心無上臺必正潰而前屯趙總兵以可賊論之惟齊之以必一法  
屯之罪本道趙率行各將領外擬與朱梅並為外援所以未入遠見中  
此揭據此則左輔自寅之役滿桂首齊以必城一之法則心二十三  
余大揭成剖肝錄謂丙寅之役滿桂首齊以必城一之法則心二十三  
書然一揭此則崇煥勵將士死守之心惟齊以必城一之法則心二十三  
無不一此則崇煥勵將士死守之心惟齊以必城一之法則心二十三

日 大軍至遠越城五里橫截山海關路駐營縱所俘入城諭降

日 吾以兵三十萬來攻此城破之必矣崇煥答曰來兵稱三十萬虛

也約有十三萬吾修治遠決守以死詎肯降耶東華錄時崇煥偃旗

息鼓令城中若無人兩朝從信錄明日 大軍進攻戴楯穴城矢石不能

退崇煥令閩卒羅立發西洋巨礮傷城外軍明日再攻復被却圍遂

解明史本傳○按本傳紀是役只約略言之蓋史體應爾茲附錄各

軍薄城下奮勇攻擊時天寒士凍鑿城已穿而不墮崇煥與總兵滿  
桂參將祖大壽嬰城固守火器礮石齊下力拒不退我兵失利翼日



再攻仍不克計攻城二日傷我遊擊備禦官各二兵五自辛未歲

又征伐國史館忠義傳云雅爾圖從征遼陽一城不能下耶不憚累日

職一天命其各一年未詳兩朝從信錄云兵部疏言本俱二此游擊都尉世

各一也其各一年未詳兩朝從信錄云兵部疏言本俱二此游擊都尉世

據袁崇煥差撥四日寅時攻口南城角用大敵打死營無敵遠攻札南營

推板車遮蓋用斧鑿城處被退崇煥網柴澆油并搗火導鐵繩

繫花宮藥等物將敵戰車盡行燒毀今賊在西南上離城五

里龍宮寺一帶札營有戰車餘騎附注云是役打死後差景松與馬

井牛鹿五上繫人哈兔當即雅爾圖然非

張警語朝也駭以必譯者異文煥幸存錄云遠勵衆曰忽聞

寇警語朝也駭以必譯者異文煥幸存錄云遠勵衆曰忽聞

同守死守我為牛羊而近報一無際衆皆懼謂取城西發便不置城頭

為堅守計敵未至數里而崇煥衆皆懼謂取城西發便不置城頭

發擊之而未有習者惟崇煥外見敵狂奔不止被擊殺數百人於也

姑試擊點放礮一發而崇煥外見敵狂奔不止被擊殺數百人於也

是敵懼不歸金日升頌天臚云丙寅正月敵兵數萬間殺敵無

無敵者入被鐵鎧升頌天臚云丙寅正月敵兵數萬間殺敵無

制後數擁寸鐵騎李永芳督陣嚴酷城內架西洋大礮十餘門從城上擊

君以	鬚上	蘆子	被圍	奇明	時則	據此	憑恚	耶建	葉崇	數騰	草油	在堞	明燭	煥預	至矣	論文	崇煥	袁崇	葉生	外大	固小	以山	週而
子火	箭立	上及	圍時	明季	則好	此則	恚而	建州	崇煥	騰空	油物	堞內	燭天	預空	矣乃	文略	煥與	生所	大得	小至	山穴	而藥	
言箭	確刻	及被	有北	季好	則整	此崇	而薨	主遺	煥一	空墜	物及	地半	外城	開無	略憂	三崇	煥悅	著全	得之	至七	穴也	不每	
昔確	在磧	死上	通略	略以	煥先	此為	此朝	先已	墜敵	亂及	半出	地城	為石	窗見	無色	數慕	悅之	全史	傳十	七敵	也退	停每	
在磧	等萬	捲某	按不	略以	煥先	此為	朝重	已備	墜敵	及無	棉外	俱石	為石	窗見	無色	數慕	悅之	全史	傳十	七敵	也退	每	
源州	物射	人之	者明	略以	煥先	此為	朝重	已備	墜敵	及無	棉外	俱石	為石	窗見	無色	數慕	悅之	全史	傳十	七敵	也退	每	
遇射	其敵	者萬	者明	略以	煥先	此為	朝重	已備	墜敵	及無	棉外	俱石	為石	窗見	無色	數慕	悅之	全史	傳十	七敵	也退	每	
客上	火居	一敵	有藥	略以	煥先	此為	朝重	已備	墜敵	及無	棉外	俱石	為石	窗見	無色	數慕	悅之	全史	傳十	七敵	也退	每	
云火	大發	星成	略以	煥先	此為	此為	朝重	已備	墜敵	及無	棉外	俱石	為石	窗見	無色	數慕	悅之	全史	傳十	七敵	也退	每	
居大	遠撲	即成	略以	煥先	此為	此為	朝重	已備	墜敵	及無	棉外	俱石	為石	窗見	無色	數慕	悅之	全史	傳十	七敵	也退	每	
宜發	圍之	不通	略以	煥先	此為	此為	朝重	已備	墜敵	及無	棉外	俱石	為石	窗見	無色	數慕	悅之	全史	傳十	七敵	也退	每	
遠撲	愈熾	得判	略以	煥先	此為	此為	朝重	已備	墜敵	及無	棉外	俱石	為石	窗見	無色	數慕	悅之	全史	傳十	七敵	也退	每	
圍之	中熾	生熟	略以	煥先	此為	此為	朝重	已備	墜敵	及無	棉外	俱石	為石	窗見	無色	數慕	悅之	全史	傳十	七敵	也退	每	
愈熾	故延	燒數	略以	煥先	此為	此為	朝重	已備	墜敵	及無	棉外	俱石	為石	窗見	無色	數慕	悅之	全史	傳十	七敵	也退	每	
中熾	熟燒	知其	略以	煥先	此為	此為	朝重	已備	墜敵	及無	棉外	俱石	為石	窗見	無色	數慕	悅之	全史	傳十	七敵	也退	每	
故延	知數	千人	略以	煥先	此為	此為	朝重	已備	墜敵	及無	棉外	俱石	為石	窗見	無色	數慕	悅之	全史	傳十	七敵	也退	每	
熟燒	知其	事圍	略以	煥先	此為	此為	朝重	已備	墜敵	及無	棉外	俱石	為石	窗見	無色	數慕	悅之	全史	傳十	七敵	也退	每	
知數	千人	如圍	略以	煥先	此為	此為	朝重	已備	墜敵	及無	棉外	俱石	為石	窗見	無色	數慕	悅之	全史	傳十	七敵	也退	每	
千人	事圍	此遂	略以	煥先	此為	此為	朝重	已備	墜敵	及無	棉外	俱石	為石	窗見	無色	數慕	悅之	全史	傳十	七敵	也退	每	
事圍	此遂	解此	略以	煥先	此為	此為	朝重	已備	墜敵	及無	棉外	俱石	為石	窗見	無色	數慕	悅之	全史	傳十	七敵	也退	每	
此遂	解此	通先	略以	煥先	此為	此為	朝重	已備	墜敵	及無	棉外	俱石	為石	窗見	無色	數慕	悅之	全史	傳十	七敵	也退	每	
通先	即於	於遠	略以	煥先	此為	此為	朝重	已備	墜敵	及無	棉外	俱石	為石	窗見	無色	數慕	悅之	全史	傳十	七敵	也退	每	

而啓倥亦以造火藥自焚死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

十一

判某即啓棕國推云啓棕  
義烏人因中火毒創死  
啓棕起小吏官經歷主賞功事勤敏有志

介承宗重之用爲通判核兵馬錢糧督城工理軍民詞訟大得衆心

死贈光祿少卿世蔭錦衣試百戶  
明史本傳○按國推云啓棕贈山  
東參議子玉振蔭錦衣千戶與明

異初 大軍長驅至第倉皇以關兵止五萬八千人告  
孫承宗 兵部

王永光大集廷臣議戰守無善策中外謂益遠必不守及崇煥以書

聞舉朝大喜立擢崇煥右僉都御史璽書獎勵桂等進秩有差  
明史

○按兩朝從信錄云正月吏戶兵三部接出聖諭朕覽塘報敵攻  
遠甚急被城中道將諸臣礮打火攻敵營少退危而復安袁崇煥血

雖未盡職敵騎然已首挫凶鋒似此忠勞朕心嘉悅今特賜獎諭仍  
着該部從優議叙戶兵兩部發銀十萬爲犒賞之資用鼓舞戰氣以勵

軍心又二月經略高第塘報奉聖旨屢報捷音朕心嘉悅袁崇煥已  
升僉都御史滿桂趙率教第鎮關門時遇承宗豐潤言賴有壯猷守

而勿失可幸無罪  
孫承宗 已大反承宗政務折辱諸將諸將咸解體

遇麒麟若偏裨麒麟至見侮其卒  
明史本傳○按遼事實錄載有第裁抑

謁上馬此變壞祖宗額制即督軍門不能以軍法臨大將其體

送謁上馬此變壞祖宗額制即督軍門不能以軍法臨大將其體

其權輕矣今當查照舊制革去近弊  
大清攻宜遠失利分兵略

覺華島盡殲其眾  
兵數萬略此所將多誤遼冰事實錄等及軍民數萬崇

煥方完城力竭不能救華島各將日誤遼冰事實錄等及軍民數萬崇

姚與賢總王朝臣張士奇吳惟進及前都司王錫斧李士登吳國

又據不知其程維樸報也十人向午五龍宮寺一城共霧彌天營以

我軍不同知其程維樸報也十人向午五龍宮寺一城共霧彌天營以

爛者王蓋新到此將骨碎身分越日即死之櫛俱經剖割積糧料

實已盡焚據此則攻宜遠錄其被日殺軍實亦工部左侍郎崔呈秀

祇萬餘人無數萬之多東華全錄月日殺軍實亦工部左侍郎崔呈秀

劾第與麒失援  
輔國權畿麒削籍為民實錄第閒住歸里按兩朝通志

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

本傳○按國權三月初一日麒削籍初三日第免二十一日王之也  
經略遼東明史蓋終言之幸存錄云中國之敢議戰守實自此始也

此明史 三月初七日 復設遼東巡撫以崇煥為之魏忠賢遣其黨

劉應坤紀用等出鎮崇煥抗疏諫不納叙功加兵部右侍郎賈銀幣

世蔭錦衣千戶 明史本傳 按國推三月諭內臣出鎮司禮太監劉

茂霖武俊王洩朝分守中軍並駐山海關御馬太監紀用協守御馬太監孫

光等特疏吏部尚書王紹徽等公疏止閣臣進揭兵部尚書王永

動欲寤而首揆意右內臣馮銓曰科給事中虞廷陞入內閣言魏忠賢問

閣部云何各相顧未發馮銓曰上意已決即行何害據此則當時閣

部俱諫止疑崇煥發之也國推叙遠功在崇煥三疏控辭不允

三月滿桂趙率教進石都督世衛副千戶崇煥三疏控辭不允

蕩如我皇祖皇考暨皇儲上計入於事節而由官爵濫而法紀

其出入八年中所實厚且武人念此少堅立便欲厚用臣最疾

輒思屬去要挾朝廷開釁以類將疆始終不得一富貴之用臣最疾

上所鑒也伏乞收回成命不勝悚切之至奉聖旨袁四月 大清兵

出十方寺渡遼河駐營 將復攻宣遠 先是虎墩兔部下 抽扣兒者善為盜率教捕斬四人象乾告兵部以為故敗款事賴承 宗救得不死 明史趙率教傳 按孫承宗前三年冬參將王楹出邊

為朗素部下所殺承宗怒將討王象乾傳以問崇煥崇煥不報孫承宗集按集中

答廣寧道書云以門下所欺之夷殺門下道屬主剿之將門下何云

教我山石道亦不言此一兩道俱受檄而不報又與袁山石書時

如此么麼而左顧右盼前推後扯僕直以此試共事而心死矣哈部名

承宗蓋甚怒崇煥不報欲止其討也朗素虎墩兔倖臣貴英哈部名

見前象乾又恐壞撫局令縛獻殺楹者而加其應增之賞千餘金承

宗疏刺之象乾遂乞歸王象乾傳四年二月承宗遣桂及總兵尤世祿襲

西部於大凌河斬七十三級殘傷者皆號泣西竄承宗親出迎師拜

而酬之孫承宗年譜按是年虎墩兔近屬歹青亦以領賞譁於邊

邊人格殺之虎墩兔益快快思颺去韃靼傳按此亦當承宗意崇煥

乃貽書虎墩兔言魚皮兀懶諸部輕為敵用宗隕身亡汝赤心大信

不受敵人之間深為嘉與本道奪情視事則平遼不可已而盟誓當

有終因信其憂母出私帑為之奠以通殷勤遺集與虎墩兔發難魚按書云自建州自有人

窮人道官宜前實司款事與你汗最親且向嘉與也側聞建州大兒

種人奉戎索惟謹則你汗之綱紀而本道之嘉與也側聞建州大兒

十四

台戶之變兩家一家應有同戚況本道亦有父喪聖天子不容終名  
 則不平之役則不可已而與汗之盟應有終本道失父而汝汗憂母也  
 兀不即悲傷則一用致不歷四十年為我朝所滅魚皮則未詳楊寶  
 柳邊紀略云東北邊部落所窩積子何部也服建州大兒當謂大  
 清衣冠據此則魚皮乃以所服名不知當何部也謂之紅把兔亦  
 曰紅巴兔兒國權英褚州子嘗以功授洪巴圖魯承胤所曰把兔不  
 小何難作又董其昌南續通紀云軍將安出承胤盛稱一漢威德笑而  
 亡兵柄囚獄其事國史館宗室王公傳云萬曆乙卯閏八月褚英以  
 罪伏誅爵除即妻囊囊台戶者所部降於大清東華全錄作囊囊  
 禎八年虎墩兔妻囊囊台戶事詳考於大清東華全錄作囊囊  
 大福金是其證云變憂同產姊妹其母因變而  
 蒙古疑此書有父喪蓋四年或五年春事  
 死也崇煥此書有父喪蓋四年或五年春事

佛創修廟宇整齊經教源流古復貽書其喇嘛謂保得邊疆無事便是  
 又以虎墩兔佞

本性圓明遺集與虎墩於是諸部俱傾心崇煥奉戎索惟謹遺集寧遠

之役西部意我軍盡沒移兵相逼開國方略至是知

太祖欲西炒花親統師入助行至養善木遼事實錄○按養善木

太祖即馳擊之開國方略殺其姪囊素台吉遼事實錄○按

里餘

東華全錄作囊

奴克其被殺月日同窮追至西拉木輪河而還五月間毛文龍兵侵至鞍山驛

### 太祖乃回瀋陽

東華全錄○按遼事實錄載四月寧遠副將

處炒花說你如果西犯我台發兵去助天朝帶領衆兵行至善地

撞遇敵將炒花姪囊路安兒殺死五安餘名敵妻復帶兵追到

敵哨馬深至安兒將營安兒馬圍住安兒並妻復帶兵追到

黃河沿至二十早將安兒馬圍住安兒並妻復帶兵追到

拉木盡被殺擄炒花亦騰過地遼避考黃河今作疏河其源則西

而敗板厚二悉我之戰車革以囊無於渡故舟而造其法不為可渡

者如取十方素寺台吉而驅捲各營且請家丁相應全錄云帥搗虛錦方

進不攻退計執觀此則毛是文龍徑襲遼陽故遠計東華全錄云帥搗虛錦方

又受聞敵矣觀此則毛是文龍徑襲遼陽故遠計東華全錄云帥搗虛錦方

回軍合毛文龍兵擣其虛故固根本也文龍者仁和人以都司

援朝鮮逗遛遼東本傳史元七年七月二十日大清鎮江中軍

從信錄載王化貞塘報同明史實元年七月二十日大清鎮江中軍

謂遼東失自海道遁回非事實元七年七月二十日大清鎮江中軍

陳良策縛守將佟養真殺從者六十人叛投文龍東華全錄○按明

殺鎮江守將非事實禮親王嘯亭雜錄云鎮文龍用遼生王一孟策



乘虛入鎮江

兩朝從信錄○按錄載文龍塘報云至石城島與遼左屯民城中必空揜其不備城陷沒挺身渡江說朝鮮君臣起其敬畏

直至鎮江城外一盃當遼城陷沒挺身渡江說朝鮮君臣起其敬畏

氣節懷然及與共事計畫亦就據此則入以收復報化貞而不及經

略熊廷弼兩人隙始開

明史傳旋聞大軍至二十七日逃入朝鮮鎮

江遂被屠

兩朝從信錄載十一月大清兵勦之朝鮮境斬千五百

人文龍僅以身免

東華全錄○按此敗文龍不之報故化貞廷弼俱未知情時化貞朝為奇功而廷弼為奇禍互相

水火卒債疆事皆文龍誤之也兩朝從信錄載天啓二年六月王在

年而猶以為反間之言觀此可見文龍交構經撫其罪即可以欺朝廷實

二年五月文龍入皮島駐軍

明略皮島亦謂之東江本朝朝鮮地

東藩紀要○按日本稻葉山全史云皮島原稱在鴨綠江口之東南

陳組綬職北岸十餘里為鐵山其西北岸八十里即抵大清界

紀要○按明史云在登萊大海少綿互八十里不生草木遠南岸近

紀事皮島居遼東朝鮮登萊之海中稱孔道亦非島上本河東民自河

東失民多逃島中文龍籠絡其民為兵分布哨船聯接登州以為犄

角之計中朝是之島事由此起明史本傳六月授毛文龍平遼副總兵史明

稿焘宗本紀○按明史本傳云用事者方主化貞遂授文龍總兵誤

據兩朝從信錄化貞為遼撫時帝授王紹勳鎮江副總兵為主將文

龍升參以王一盜為登萊通判贊畫軍務兩朝從文龍媚魏忠賢為

將為裨將為裨奧援江柏起宗末累加左都督掛將軍印賜尚方劍設軍鎮皮島如內

地明史本傳○按明史不詳年月兩朝從信錄載三年四月御史宋

為師襄疏云文龍任以大將寵以賜劍當在三年其加未幾即誣奏一盜

左都督在豎四尺寸乎據此見國權明史蓋約言之

逮治論死遼事實錄○按兩朝從信錄載二年十月一盜辨文龍誣

三年十二月論死蓋卒陷之也黃尊素說三年御史劉之鳳夏之令

略云文龍不遜請逮登州同知卽一盜說三年御史劉之鳳請撤文龍海上軍

文龍傳旨削籍史無年月考孫奇逢中州人物考云之令元年擢御

史三年請告則劾文龍亦當在三年其後倪文煥復劾之令計陷文

龍遂速下詔獄拷死事在然東江地實險要文龍嘗號於眾謂其跨

鮮制遼枕敵手足居敵腹心更有劍道直搗巢穴又嘗疏言山海扼

其脛三岔截其腰臣等於東南拊其背而躡其尾則遼可復是年九

月報有滿浦昌城之捷冬間復報有涼馬佃牛馬牛毛烏雞關諸捷

遂奏請給全遼舊餉一百萬俾募足五萬兵為剿巢計兩朝從信錄

名昌城縣名俱朝鮮地涼馬佃文龍報云地在江東亦朝鮮境牛馬

牛毛未詳朝鮮疆城紀略云昌城內有牛毛嶺疑即其地烏雞關文

龍報云陳繼盛等軍從昌城過江直至烏雞關口則其地入遼東然

去朝鮮境當不遠東華全錄是年無毛文龍入犯事崇禎紀事云文

龍掠沿海零丁或指為奸細或稱臨陣斬獲以是積功

官都督挂平遼將軍印據此則所報皆冒捷非實事也

所獲首級三百及俘二名與承宗承宗雖不知所自然欲用文龍為

牽制亦為請餉兩朝從信錄部議給文龍餉四十萬報可國顧文龍

所居東江形勢雖足資恢復其人本無大略往輒敗明史本傳

麻羊島守備張盤以招撫難民乘虛復金州築城旅順口兩朝從

月 大清兵破其城盤與都司朱國昌俱死

明史稿熹宗本紀東華全錄

文龍所

遣曾有功駐三山島不肯救兵部令擒捕正法文龍寬之不之罪也

兩朝從信錄○按錄稱三月兵部奏言敵兵至旅順破城殺將血屠  
遼民不功潛匿四日坐視其死竟不出一師為救援應行登撫會同  
毛鎮設法擒捕立正三尺七月兵部復酌議言東鎮證  
辨鑿有功自當未減罪止援遲聽該鎮自行軍法  
五月文龍遣

將沿鴨綠江越長白山侵 大清國之輝發為守將擊敗眾盡殲八

月遣兵從義州城西渡江入島中屯田 大清守將覺潛師襲擊斬

五百餘級餘皆爭舟溺死島中糧悉被焚五年六月遣兵襲耀州之

官屯寨敗歸八月海州之張屯寨謀叛與通乘夜襲之寨兵與戰復

敗走至是侵鞍山驛為 大清守將擊敗喪其卒千餘遊擊李良美

被擒越數日又遣兵侵撤爾湖攻城南敗退 大清守備劫其營死

二百餘人 東華全錄○按明史本傳所紀皆本東華全錄而事實不

西南撤爾湖即薩爾濟在審陽東 駐軍後城遼陽名曰東京後復還

爾河誤爾湖即太祖初城撤爾湖是役最為深入疑 然猶時時冒

都瀋陽即今奉天城也計文龍遣兵欲行其剿巢之計 然猶時時冒

孟遠失利後文龍亦妄意我軍盡沒欲行其剿巢之計 然猶時時冒

捷獻俘中朝頗知其妄 遼人朝從信錄○按國推昌言為登萊參政廉  
得之密與解毒湯旬日舌清乞命皆遼人也言其實編為農又兩朝  
從信錄云四年七月島師三捷九月獻俘至長安兵部會審豹等朝





領兵相助離孟遠七十里連營二三十里崇煥遣人賞以酒食慰諭之旋以 大清兵攻炒花引去及是崇煥親出興水縣囑虎墩兔無與敵野戰脫有急移於近邊彼此聲勢相倚我為彼援因疏言虎帶甲可數十萬論強與弱敵不如虎然敵百戰梟雄虎無紀律論亂與整虎又不如敵虎之力重不大於我我以天下之全力守一遼東而不足虎之勢安足以抗敵但虎被多年豢養且自圖存必不折而入於敵西欵不壞我乃得一力防遼臣現方亟亟圖之以期有濟帝是

其言遼事實錄○按桑昂寨當即桑阿兒寨譯者異文興水縣在遼遠西北見職方地圖崇煥此疏深悉虎部情形其引令近邊相

倚與孫承宗必驅之塞外用意不同實深得用西部之策東華方孟

全錄是年無虎與我構兵事蓋崇煥慮虎不敵未遽許其論也

遠之解圍也崇煥知 大清兵必復至遼事治標三月即議籍遼人

守遼土兵部令關內及島上遼民咨赴宣遠以備耕練四月崇煥疏請酌定率教桂兩鎮以專責成言臣駐宣遠地在敵衝不得不分其

責於二人今定率教駐前屯為後勁桂駐宣遠為前鋒各分信地如

明年復城則率教東出錦州爲前鋒桂爲後勁再一年桂跨而前則錦州又爲後勁大抵兩鎮更迭而前交相爲援臣每對人言謂戰則一城援一城守則一節頂一節步步活掉處處堅牢如此作略想天下所同心也惟敵勢甚強一出輒十餘萬西部雖馴養能必其終處此蓋亦甚難寇近門庭我欲待而彼不我待設不如此不足以守關而壓敵守關與復遼不得分作兩下工夫而戰即在守兩朝從時率教與桂並有盛名趙率而桂矜己自用崇禎紀事自解圍後意氣彌張深

惡率教滿桂五月崇煥奏列關外兩鎮參差之情兩朝從乞移桂別

鎮滿桂傳○按崇煥奏疏不傳明史趙率教傳云時滿桂守遼亦

桂有盛名與率教深相得及遠被兵圍既解率教命一都司四分桂不許

且咎其不親援兩人遂有隙帝爲下令入圍戒勉又明史稿滿桂傳云五

月崇煥復言桂非但惡率教與臣及將卒皆不和外自權歸率教此參

張駱蹇謾罵恐壞封疆大計乞移之別鎮以關外事權歸率教此參

志漸驕與桂不協此非事實明史稿本傳云桂良將又崇煥既解圍

兵部據報敵人打造舟車意圖再逞遠急需等物解發者不月時回

十九



奏四月崇煥又奏酌定兩鎮信地時方倚任桂必無志驕不協之事  
其云與臣亦不和者蓋崇煥以詔語戒飭之而桂仍有違言也遼事  
實錄載當時尙寶司卿馮時行議謂滿帥廉而無能不堪大用  
必非無見崇禎紀事謂滿桂勇捍善戰而矜己自用蓋得之  
題奏

時未知會之臣之臣不平疏陳遼事壞於不和桂廉勇著聞請聽臣

調遣兩朝從崇煥又以爲不可明史稿滿桂傳○按傳云崇煥發疏

崇煥亦遣使追桂而召命已下之臣力言桂不可去請用之門崇

煥又以為不可觀此則崇煥當時即行轉圜其又以爲不可者兩朝

從信錄載詔語云宜遠防務著左輔以原官管理滿桂作速交代關

門內外大小將領俱聽趙率教調度以便責成崇煥蓋慮桂不任率

教調度交惡益深也明史本傳云崇煥中朝慮債事明史閏六月廷

以之臣奏留桂又與不協此亦非事實

議督撫去留兵部尙書王永光謂崇煥慷慨英發氣可吞胡宜專任

之以辦賊調之臣還朝帝不從命之臣督關內以關外屬崇煥遼事

復勅二人和衷酌議用桂崇煥因上自訟疏與之臣會議令桂挂將

軍印駐關門兼管四路令率教移鎮宜遠而別選將駐前屯兩朝從

桂不協也

八月崇煥疏陳遼事治標治本之法言自邊釁以來未有勝

按自訟疏不傳兩朝從信錄云讀崇煥自訟疏可謂勇於聞過者矣

遼事實錄亦稱崇煥上疏認罪崇煥始終蓋調停奉教桂二人非與

不協也

八月崇煥疏陳遼事治標治本之法言自邊釁以來未有勝

八月崇煥疏陳遼事治標治本之法言自邊釁以來未有勝

八月崇煥疏陳遼事治標治本之法言自邊釁以來未有勝

八月崇煥疏陳遼事治標治本之法言自邊釁以來未有勝

八月崇煥疏陳遼事治標治本之法言自邊釁以來未有勝

八月崇煥疏陳遼事治標治本之法言自邊釁以來未有勝

八月崇煥疏陳遼事治標治本之法言自邊釁以來未有勝

八月崇煥疏陳遼事治標治本之法言自邊釁以來未有勝

八月崇煥疏陳遼事治標治本之法言自邊釁以來未有勝

八月崇煥疏陳遼事治標治本之法言自邊釁以來未有勝

八月崇煥疏陳遼事治標治本之法言自邊釁以來未有勝

着惟王象乾撫存西部敵窮於無所入孫承宗決出關用遼人之策敵窮於無所導故靜伏者二年自去秋河上覷我虛實因而傾巢入犯雖敗而走然損於我而償於西部與毛帥氣又復振秋收以往彼日日能來而我刻刻當備者也彼老於攻戰且號知兵若犯必攻錦盜蓋攻必攻堅堅者瑕則無所不瑕若揚言綴錦寧而以全力攻關必生詭計夫舍一難攻之盍遠輕越其郊而腹背受敵從來無此法彼蓋料我無所不備無所不寡然臣不懼也彼之遠來利速戰能戰之兵又利在得戰臣祇一味死守令至無得而與我戰便自困之惟困之乃得而與圖之臣布置於關外二百里內或斷或續亦合亦分有守有不守必圖一恰當以報斷不令敵近關門關門祇緊閉不令一兵出入便是萬全勝算蓋不貪功便無由致敗若貪一擊之利合屬交鋒從前之禍立見此爲治標之法若治本則難言之然又無容不治者也從古未有兵連禍結至八九年者有之則自東事始今便

欲局之結焉得而結之然局未必即結艱於勢也非我所得而主而事理則若有可憑不在於終局之日也纔下手便已了了勿姑爲而姑試之蓋天下事固成於有所因亦敗於多所倚敵而能爲中國患則其獨擁一方生殺予奪之自由生聚教訓之不易而我調四方烏合當之彼以專我以散彼以常我以暫宜乎不相及今皇上以關外關內分屬責有攸司生殺予奪生聚教訓專而不分常而不暫猶之乎敵也而又與以內地之轉輸又多彼此之交護如捕虎焉此人目中已無虎更兼發蹤犄角之有人餉餽捕擒之有具則虎之不能爲患審矣關內見兵不滿三萬必足三萬始可爲關外之勁關外則六萬餘兵之馬騾三萬八千餘見俱未有此數候增而補之往時當遼事者或索兵三十萬二十萬臣今定於六萬餘稍益之修築之班軍耳豈好用寡哉但賦窮於無可繼役又不堪再藉以遼人守遼土上下并牧之相附寡而有多之用且守且戰且築且屯撫西部以拒東

遼來歲屯種之所入可以漸減海運大段堅壁清野以爲體乘間擊  
惰以爲用隨機應變如水到渠成方略原不得拘臣二親在暴不宜  
戀此但未去一日宜一日經營臣與諸臣苦心戮力務以生聚爲節  
省事則年治一年餉則日省一日務還祖宗幅員法制之舊蓋日計  
不足月計有餘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  
戰無不足不必侈言恢復而遼無不復不必急言平敵而敵無不平  
即以下手之日爲結局之日可也蓋人可遞易而着數必不可更移  
如金城圖上方略卒之償如左券主謀先定也古今人原不相遠而  
難成易敗者功蓋勇猛克敵敵必讐振奮立功衆必忌况任勞則必  
任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勞不厚罪不大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  
沓至從來如此惟樂羊與即墨大夫幸結獨知於英主耳臣遭遇聖  
明推心置腹踰越古人惟皇上與廷臣始終之封疆其有賴矣

兩朝從信

錄○按此疏論治標知已知彼其後固守錦寧即用此法其論治本  
仿趙充國方略且築且屯而尤以用少節省爲先以明亡邊餉論之

可謂曠言百里惟此尚非速行平遼方略其後再召策又一變明史  
本傳謂崇煥慮廷臣忌已故上此疏所引未全然其時廷臣尚不甚  
忌崇煥疏蓋為之帝優旨褒答明史九月崇煥議興屯田請歲運本  
臣發也並詳後本傳

色四十餘萬石減運十二萬五千石折值十萬兩為買牛具而令率

教任其事旋偕應坤用率教巡歷錦州大小凌河招集饑民安插屯

種漸復第所棄舊土帝稱忠賢功於原封伯爵進肅憲侯應坤用並

於原蔭加陞崇煥進所蔭為指揮僉事遼事實錄明史本傳○按遼

事奉旨內臣撫鎮越數百里關城略地議招集饑民安插屯種漸復

疆土功勞可嘉廠臣魏忠賢著於原封伯爵進肅憲侯內臣劉應坤

誥命內臣紀用原蔭錦衣正千戶加陞正千戶兩朝從信錄載此旨在

錦衣誤據明史傳云其冬忠賢與應坤等並因是蔭時之臣疏稱屯田

妨民兵屯朝從信錄○按遼實錄載之臣疏云率教連歲設關外之

業之失也宜另委文職一員專董其事崇煥復言遼東之地往日盡屬

事仍照常收租以充軍餉即其事崇煥復言遼東之地往日盡屬

軍屯非山陝邊郡軍民錯處比承平以來邊人喜言民餘丁不知其  
為正軍儲即正軍亦置身賈販中軍失是以無兵屯失是以無餉而

調募轉輸遂流毒於天下因極言不屯之害有七不便而屯之利其  
 便有七錦甯一帶明春且通營布散以耕俟城堡已完廣甯河東循  
 漸而進我不勞而敵日促皇上勿謂臣僅辦農屯政故剿殺無敵之  
 方略也鎮臣率教可媿充國願始終任之臣始終爲之保任如爲而  
 無成有三尺在其或以意撓臣之成者亦有三尺在兩朝從信錄崇  
 田疏○按疏內云請言不屯之害全遼移食藉天津之截漕國儲外  
 分京庾日罄一不便海連招商派酒那米爛不復土無所出食價日昂  
 疲累二不便船戶添水和沙苦蓋失法地新募至者俱遊手不以  
 家又以折色而兼本食且以遼四便無恆產亦無恆心前此見賊  
 且轉販而奪薊門之食薊且以遼四便無恆產亦無恆心前此見賊  
 屯爲世業倏忽逃亡五不便不屯則兵無恆產亦無恆心前此見賊  
 輒逃皆烏合無家之衆也六不便不屯則兵無恆產亦無恆心前此見賊  
 諸物常貴兵餉月二兩不得如他處數錢之用七不便請更端而言  
 屯之利計伍開屯之化客伍爲十著免征調之煩便二屯則人皆爲業  
 可生而亦可世久之屯客伍爲十著免征調之煩便二屯則人皆爲業  
 作遊手之輩不汰自清屯之練爲簡便三比伍而耕同止技擊  
 馳射伍之相習耕之即所以練之便四屯則有草有糧兵馬不饑積  
 且得剩其月餉縹廬舍飾裘馬爲一堡關道有滄有溝有封有比積  
 且可漸減折乾月米以省節便六城鎮富強有屯有糧兵馬不饑積  
 根高下縱橫聯絡敵驕不長關至前屯趙率教以空糧買馬置牛  
 孫承宗年譜云三年正月公出關至前屯趙率教以空糧買馬置牛

東... 忠厚

卷一

二十一

燒土種稀屯練修舉其容有墨公大喜慰勞以十一月山海關工竣

所乘輿予之崇煥願始終保在率教者以此

國權崇煥復言遼左之壞雖人心不固亦緣失有形之險無以固人心

兵不利野戰祇有憑堅城用大礮一策今山海四城既新當更修錦

州中左大凌諸城班軍四萬人缺一不可帝既報從之矣明史本傳國權而

之臣復請修中前所鐵場堡芝麻灣諸城言班軍四萬祇餘一萬不

足供役兵部稱班軍止五萬宜聽督撫派用帝復從之崇煥不能難

也國權○按復遼砭巉云之臣同鎮守內監力主芝麻灣築城之議疏入報可芝麻灣去八里鋪數里耳即其事先是八月

中我太祖高皇帝晏駕明史本傳崇煥東巡聞信即入告忠賢欲

因是招款建不世之勳令崇煥遣使弔遼事實錄○按錄載王在晉語云遣使雖由崇煥設謀實

自逆瑞逆瑞欲招款東敵建不世之勳意不止於封侯已也又載七

年十一月朱國弼疏云東敵與我心仇忠賢乃遣人弔孝邊臣不奉

忠賢命敢選為之乎兩朝剝復錄云霍維華發崇煥談款之非崇煥意

實且離間其種人遼事實錄云往偵其虛實一按遼事實錄載崇煥東遣

人上○又下也且論其母仍前作難束手歸命三也明史謂規虛實祇  
此小隙遂射而殺之少不能入天朝以是皇止今本道特遣人通汝若  
罪之師因汝年紀尙我遼東即奏封大營爲龍玉大將軍又諭建州屬  
能擒縛諸人來獻還子係八營爲龍玉大將軍又諭建州屬  
善撫循故投奔西獻還子係八營爲龍玉大將軍又諭建州屬  
不王中求活擒其種人投奔天朝就將州使喚永爲奴才汝何  
州附者蓋謂英子杜皮致書離間之兩朝從信錄載營炒花五營之  
降子爭立語崇煥見各王子行平禮漢官佟養性劉愛塔等十餘人  
其以昭等至瀋陽見各王子行平禮漢官佟養性劉愛塔等十餘人  
俱在其後崇煥再出愛塔果歸未之載耳  
必受喇嘛僧等密誘特各書未之載耳

弔遣使及書報之崇煥以書不便奏聞交來使賈回東華全錄○按

煥題奏云來使爲方金納溫台柔順恭敬與虎炒無異稟封如下申  
上式獨其封上稱喇嘛回遣方吉納溫塔石往遣以書十二月方吉  
華全錄云十月李喇嘛回遣方吉納溫塔石往遣以書十二月方吉  
納溫塔石至言明不遣人來亦無回書但口說大明國大滿州國並  
寫不便奏聞將原書帶回明史無議和事亦無報書時之臣以遣使  
以書附使者還報甚誤時崇煥無議和事亦無報書時之臣以遣使

爲非計疏稱宜絕和議杜釁端兩朝從御史智鋌言督撫執意各忤  
恐誤疆事國推七年正月帝召之臣還以關內外盡屬崇煥與中官應

東華全錄卷七

二十三



坤用並便宜從事遼事實錄○按明史本傳有罷經略不設語考其

煥款事之成其後大兵已征朝鮮而遣使議和先是三年三月朝

鮮國王李瑄為其姪倅所弑兩朝從信錄○按錄云瑄素仁柔倅常

先遊說平山節度使李貴調兵馬五百赴王京防禦又密約繼祖母

王太妃於初九日在宮中舉火為號倅與貴以救火為名領兵入宮

縛瑄投烈燄中死並世子宮眷左右親信俱行殺戮議政府有自盡

者十三日遂即王位差人殺平壤守臣朴燧并鴨綠江邊鄭遵謂其

暗通建州引敵過江戕遼人而謀毛帥蓋藉口以報中國也此事東

藩紀要不載蓋倅後臣於我大清子孫繼世不絕故諱言之明史

稿朝鮮傳謂瑄為姪倅所篡乾隆間重倅稱王太妃之意廢昏立明

修明史則改為瑄國人廢瑄而立其姪倅兩朝從瑄嘗奏辨文龍所獲建

令議政府移文督撫朝鮮傳稿及文龍信錄瑄嘗奏辨文龍所獲建

人非朝鮮通使董其昌又奏稱皮島兵民力難餽餉明史稿文龍惡

瑄因揭稱倅民心既歸乞予承襲兩朝從信錄○按錄載文龍揭帖

政府左議政朴弘者等呈前事始知朝鮮廷大變臣民廢立是出王太

妃之命歷數瑄之不君倅民心已歸萬口一詞鎮居其東稍知始末

應否承襲請乞上裁庶廷議皆言宜聲罪致討勿受方貢惟文龍力

典儀攸遵藩封可定

言瑄實悖德棕討叛臣以赤心奉朝廷踰年倅卒得封文龍實主之

也明史稿朝鮮傳○按明史刪此等語當以史稿為正文龍此舉獎

及此者以帝既封五年朝鮮總兵李國韓明廉舉兵攻宗倭棄城走

已而國明廉為部將所殺明廉子潤姪義投奔大清東華全錄○

適明廉而文龍報稱國等被臣擒獲潤在建州約尹義立為內應期

今冬大舉犯朝鮮明史朝鮮傳於是文龍為避兵計兩朝從信錄遂移鐵山之

眾入雲從島云就柴薪明史朝鮮傳六年帝以雲從去敵遠與宣遠不相

救文龍疏辨并言欲圖恢復請加餉百萬遣內臣及舊撫王化貞出

海監其軍兩朝從信錄○按錄載文龍疏云為陸程計離鐵山八十

以水程計僅三十里不知何人故立異議指為規避以江則憑險可以地

勢論遠至遼瀋地平坦無險要可守不可戰東江則憑險可以地

疑出守可以制勝以錢糧半飢復軍事而功倍向來廟堂議論是以東

江為牽制之虛局錢糧半飢復軍事而功倍向來廟堂議論是以東

至請再加便議移萬兩此何見也若萬石請加之愚見今者歲餉已四十萬

東江開一萬兩聽引東江自造并舊例官賣以幫運脚上船六十隻再

疏請內臣一員并照舊撫臣化貞三岔可剋期於二年以內先結

此小局另議復遼之大局再為剋時文龍在島中廣招商賈販易禁

期此則東江自己審處之策也

**物名濟朝鮮實闌出塞**明史本傳○按遼事實錄云江浙奸民泛海

云文龍招集行商南貨繒幣北貨參每遣使入都必攜參貂數十輛

貂咸於文龍輸稅掛號然後敢發

走帝側及要人兵餉之外發數萬為軍前犒賞者再矣而文龍但張

皇不遜謂不則仗劍歸朝鮮朝臣惡之謂為國家一癰疽說略然忠賢

庇文龍卒給餉百萬兩不之吝也兩朝從信錄○按剖肝錄云舊額

龍罪言每歲餉銀數十萬會編修姜曰廣給事中王夢尹使朝鮮歸

者疑戶部餉乏不盡給之

**疏言文龍兵冊報十五萬能用者祇二三萬餘多衣不蔽體食不充**

**腹**兩朝從信錄曰廣夢尹陳海外情形疏○按稻葉山引崇禎元年

朝鮮使者訪毛文龍記事云島中居民近萬餘戶市肆間物貨充

實倉廩亦富足秋冬之間米百石值銀一兩文龍日進食五六次三

次食五六十品寵妾八九人皆飾珠翠侍女甚多俱游手飽煖據此

於島中米亦甚賤文龍侈忠賢黨惡之二人旋被斥明史姜曰廣傳

死立功

遼事實錄○按錄載兵變在八月又載崇煥疏云鑛等所陳

俱無生萬一四千人不甘心而轉興別念將不止一身一家矣明旨  
謂情有可原部參亦謂有心報効今道廳所讞違體明旨發部參  
可云兩盡李鑛李鉞俱應革去官職免死立功其四我大清既得  
千人則發盜前擇使為兵衆各有生無萌他念矣

潤為向導又以內應者言東江易破遂謀討朝鮮國權遼事實錄○

高報云朝鮮叛臣韓潤等導敵入安州遼事實錄載文龍報云義州  
節度使八九月間累次着人通建州說毛都督兵馬多至江去請汗  
來擊毛都督甚是不難我們糧草多無預備何也七年正月初八日  
據此則文龍亦知大兵必至乃全無預備何也

遣使致書崇煥議和全錄欲藉此阻其兵得一意南下遂大興兵渡

鴨綠江明史本傳十四日克義州是夜分兵擣文龍所居鐵山殺其兵無

算東華全錄○按遼事實錄載文龍揭報云十四日敵搶鐵山都司

差都司毛有見毛有德尤景和等各帶兵一千分路衝打有見有德  
着箭陣亡損兵七百餘名職向收下建州降人共有二千三百餘名  
十七夜職撥兵盡殺完手待戰可憐職向為敵斷絕糧道不能  
空腹決鬪惟以疑兵出沒守以待戰可憐職向為敵斷絕糧道不能  
能取給麗人今被殺實情其憤而殺降尤為無理時軍中沸謠言李  
糧救濟此鐵山被殺實情其憤而殺降尤為無理時軍中沸謠言李

鑛等在覺華大糧大餉受用不盡我輩受飢冷又要對仗於是參將

高萬重都司毛永顯馬承勛等及麾下千餘人皆逃潰兩朝從信錄登撫李嵩塘

報文龍遁入雲從島中遼事實錄崇煥初聞警即發水兵五百人往援東

江兩朝從信錄崇煥飛報軍情疏○按明史謂文龍而再使使報

大清書謂方一介往來又稱兵朝鮮疑於言不由中兵未回即撤回

已回勿復往息止刀兵勿憂美意不上聞也東華全錄○按錄載崇煥遣使為杜明忠會

朝鮮及文龍同告急明史本傳朝命崇煥發兵援並簡輕兵搗巢遼事實錄崇

煥即復行參將徐璉率水兵千人繼發兩朝從信錄崇煥飛報軍情疏又遣左輔趙

率教朱梅等九將將精卒九千先後逼三岔河為牽制之勢而朝鮮

已為我大清所服諸將乃還明史本傳○按崇煥飛報軍情疏云

臣尚冀鮮之君臣藉我毛帥為援能背城借一如去春遼遠不謂其

弱莫能支而又縱其長驅之勢也道里既遠往以救鮮則不如搗遼

營但念孤軍深入宜銳不宜多隨與諸臣及諸將領議定於關外三

副都司張得勝孫繼武佐之副總兵朱梅後勁遊擊黃士英都司係

紹祖之而遠道簡調蓋各營精銳聞東警日已駐防於大雙松

杏陸夾攻臣又悍行總兵不滿疑桂又簡精騎三懼前屯宜遠策不應是役也  
 水陸以實防耶明史蓋不疑又安得杏謂大凌河雙陽堡當松山下杏山  
 之兵事錄載是初六日往大兵所至八日則進逼三岔族陽李捷  
 東華全錄稱是日月劉興祚往大兵所至八日則進逼三岔族陽李捷  
 議和三月月初三日劉興祚往大兵所至八日則進逼三岔族陽李捷  
 遂旋師四日庫爾纏上奏捷中兵寡上諸悅據此崇煥遼河駐營以張  
 兵威十路見遠開國略時有生員岳請起疏言我國征朝鮮時  
 防城不警無路遠難以猝至其誰與守衆怒請起疏言我國征朝鮮時  
 京城有警無路遠難以猝至其誰與守衆怒請起疏言我國征朝鮮時  
 崇煥徑搗遼瀋萬國所見而崇煥穴兵馮嘉會云敵犯五萬能守  
 萬過河留守尚十萬何無二關謂敵馬孤軍不萬能入者而虎會新併  
 者十之四即能傾五戰者十無二關謂敵馬孤軍不萬能入者而虎會新併  
 僅可憑城即能傾五戰者十無二關謂敵馬孤軍不萬能入者而虎會新併  
 炒花北意不而可測關都令色東向二關謂敵馬孤軍不萬能入者而虎會新併  
 輕騎北意不而可測關都令色東向二關謂敵馬孤軍不萬能入者而虎會新併  
 自救赴援否遠至三水岔外以總兵趙率教擇數千從東進今宜遠道監  
 趨險赴援否遠至三水岔外以總兵趙率教擇數千從東進今宜遠道監  
 之直偏三岔河如疑焉不圖以全渡河一試如隙萬不可入也急令全謂知  
 兵陣於河而彼或疑焉不圖以全渡河一試如隙萬不可入也急令全謂知  
 其後已蓋再出務使遼兵能戰蓋有鑒於此是年正月虎墩兔以炒  
 花五營既受撫賞又私與我盟以致囊素被殺按遼事詳前註○遂恚怒

源流 蒙古 率師掠五營服從者收之與敵者皆被殺諸部多奔散 方略 國

按東華全錄云天啓七年正月有自喀爾喀逃至者言察哈爾汗與師盡掠喀爾喀人民札魯特部奔科爾沁札魯特即喀爾喀五部之

也一虎墩兔又虐其屬部都令色令兄弟及黃把都兒傳外藩大清招

之並遣使通款部開國方略○按方略云二月哈爾汗攻太宗與奈曼

異姓之臣把握事權居其貝勒之漢部爾等索諾木杜梭誠臣欲和好正

圖遣使通款遼事實錄載是年六月閻鳴泰奏云都令色令與黃把

都兒近復自折而入於敵國權載王之臣奏云都令色令與黃把

黃把都兒索諾木杜梭即其事塞克卓哩克圖亦作色令奈曼敖魯皆

虎墩兔八為大營之也詳前註蒙古源流云庫克圖汗因五百道

末運遂分爲六國而稱君達汗子孫及汗之族屬因背道

達理肆意而行故不能享太平之君怒而失國象一怒

而破城也汗一味怒不悅欲收大國之統治所云族屬者即所謂

敖漢奈蠻及喀爾喀部云六大國者即喇沁五部並察哈爾而六也

稱鄂爾多斯土默特阿忒雍謝布喀喇沁部祖與林丹汗書所  
此虎墩兔為自強計其三月帝以關外撫賞專任崇煥國推○按時兵逼三  
後西行併諸部亦因此  
全河崇煥以西部折而東慮敵騎北上逕襲關隘詳前註即諭虎  
墩兔與炒花立援與都令等解仇並奏陳講折宣撫情形帝嘉獎之  
然崇煥方急東事於輯協未遑也兩朝從信錄○按錄載崇煥條陳

就來與都令解仇俱着多方講折無機宣諭所令至我虎德與炒花  
立援與都令解仇俱着多方講折無機宣諭所令至我虎德與炒花  
兵該修塞害要以保無虞詳諭旨蓋重修塞要害故崇煥未竟其事  
而是年春忠賢所遣太監胡良輔苗成往鎮皮鳥攜礮械與文龍朝

從信錄遠事實錄○按錄載戶兵二部撈聖旨云茲特發銀五萬兩  
紉絲二百正布四百正頭號二號燬四十一位鐵裡安邊神礮六  
十位鐵二百正布四百正頭號二號燬四十一位鐵裡安邊神礮六  
甲各五副刀一神礮二千二百把弓一朗機燬四十一位鐵裡安邊神礮六  
小鉛子三萬箇火藥二千二百斤把弓一朗機燬四十一位鐵裡安邊神礮六  
應用又遼事實錄載四月太監劉應坤題云往皮島等處鎗鎗一百桿大  
洋於海遼中實錄載四月太監劉應坤題云往皮島等處鎗鎗一百桿大  
民踴躍據此則胡良輔苗成蓋於文龍敗後鎗器往援時至過海軍於

是文龍復冒有義州等處之捷

設伏出奇一勝於宣州車輦江等戰再勝於西門人登撫孫國禎  
等戰三勝於積糧倉千家莊彌串堡沿江邊等戰四勝於雲龍山  
賊龍宛子本鎮親督內丁之鑿戰五勝於會哨國王彼此得義  
州於瓶山之捷遠戰計各路相機殺敵諸路捷毛帥中看矢不  
為少動據册有將者士均當優叙至陣亡官一捷二捷六捷等  
功等兵丁二千三百名如王世隆等當德優恤傷官八員如馮應舉  
破鐵山後無再與文龍交鋒之事此則實情也兩朝從信錄載崇煥  
輔成等為之底然其報死傷之數則實情也兩朝從信錄載崇煥

東華志

卷七

二十七



當道啓云鐵山一攻即破毛不能以一矢加遺而朝夕報功人遂易  
視此敵當時崇煥蓋揭其虛冒王在晉謂海外戰功未必盡核然亦  
不可盡沒蓋猶又以兵將逃潰皆宜遠徐敷奏煽惑所致屢疏請誅  
未洞悉其奸也

**李鑛高萬重等及治敷奏之罪帝從之崇煥無如何也**兩朝從信錄

月文龍揭謂李鑛等擅離汎地高萬重等臨陣脫逃皆徐敷奏煽惑  
所致罪在不赦又載五月文龍奏從前因疑叢意奉聖旨該鎮崎於  
奸弁將逃兵走深可痛恨高萬重李鑛徐敷奏鄭繼武高應詔着內鎮  
文龍復奏奉聖旨逃將李鑛李鉞及鄭繼奎鄭繼武高應詔着內鎮  
臣會同督撫諸臣即行梟首以肅軍律考崇煥疏救之也然文龍奏  
分統其兵當時梟斬李鑛等不及敷奏蓋崇煥疏救之也然文龍奏  
誅鑛等並欲戮崇煥旗鼓之敷奏其恣肆如  
此時良輔成已泄島中故崇煥亦無如何

**大軍之征朝鮮也崇**

**煥方銳意恢復遣將繕錦州中左大凌三城**明史本傳**四月初八日我**

**大清遣崇煥使還報書責其乘間築城不願講和**東華全錄**○按我**

書備載東華全錄中茲從略**崇煥初議和脅於忠賢**遼事錄**故優旨報許後以爲非**

**計頻旨戒諭崇煥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而朝鮮及文龍被兵言官**

**因謂和議所致是月崇煥上言關外四城雖延袤二百里北負山南**

**阻海廣四十里爾今屯兵六萬商民數十萬地隘人稠安所得食錦**

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築必不可已業移商民廣開屯種倘城不完而

敵至勢必撤還是棄垂成功也故乘敵有事東江姑以和之說緩之

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帝優旨報

聞明史本傳○按遼事實錄載兵科李魯生疏云方吉納之來人皆

李西來十萬之戈鋌東指搖尾乎乞憐乎往事成夢牢猶可補我有

鮮與無鮮孰利而敵得鮮與不得鮮孰害然則我之救鮮非為鮮也

自為也明史所稱言官即謂魯生崇煥疏亦時錦州繕修已畢大小

凌河未完東華錄凡三百六十餘言大略相同乃命世祿駐錦州

輔為前鋒總兵官駐大凌河率教在錦州方護版築世祿未至輔未

入大凌明史本傳○按遼事實錄載太監劉應坤增定大帥疏奉聖

大凌河守兵棄城遁東華錄遂直抵錦州四面合圍率教偕中官用嬰

城守而遣使議和欲緩師以待救明史崇煥遣人齎書率教勵其防

守言城中火器兵馬俱備必不能克遺集札趙率教文○按開國

紀用書其復疏言敵冒暑深入勢不能久援錦之兵第聲息四出疑

而擾之而重兵相機保守宜遠兩朝從尋選精騎四千令世祿大壽

將繞出大軍後決戰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且請發薊鎮宣大兵

東護關門明史本傳○按明史此下有朝廷已命山海滿桂移前屯

鳴泰移關城又發昌平天津保定兵馳赴上關檄山西河會西部領

衆報效兩朝從崇煥復令王喇嘛督其兵揚旗於錦州之地兩朝從

錦煥奏報疏宣十二日大軍攻錦州城西率教調三面守城兵來援火

繳矢石齊下大軍退五里而營遣人往調瀋陽兵東華全錄○按

二報五月十二日敵分兵兩路擡拽車梯挨牌馬步輪番交攻西北

下如兩自辰至戌打死敵人屍填滿地至亥時敵兵拖屍去將班軍

死云調瀋陽兵則十五日議和使三返不決東華全錄滿桂時奉朝

命移前屯是日桂同世祿大壽東援十六日至筑籬山爲大軍所

敗退回宜遠兩朝從信錄○按錄載崇煥奏報宣錦情形疏云據祖

次日同上窰籬山看見敵大舉來兵甚急因彼衆我寡徐徐而回敵兵跟至柘鋪對壘良久在陣射死我兵楊惟進等七名傷數名敵回至塔山下營我兵回窰遠遼事實錄云滿桂奏報援兵東行爲敵攔截於窰籬山奮勇力戰敵死甚衆陣亡將士羅忠等六十名東華全錄載是日莽爾古泰等率偏師往衛塔山運糧士卒

崇煥復疏言錦

州之圍臣卽欲衝圍合戰但強弱寡衆之不敵蓋天下之精銳關內

外素所倚重而願歸者滿帥也今所推轂而借才者尤帥也又合諸

選擇將領尙且難當其鋒則平時欲過河或邀截而逞欲於一擊者

豈有幸乎惟憑城尙有一效錦州已擊死數千若使器糧粗具即久

困何妨正未必耳萬一錦不存則窰必受兵窰攻未必輒下但恐其

返客爲主於瀋陽遞番往來攻困諸將領不能救錦者必不能救窰

此則剝膚大患故在急調薊宣之兵於山海兵法貴靜變起宜常除

遣將調兵外則別無法其他說神說奇借有事以得官者祇以滋蔓

而無補於事也兩朝從信錄崇煥奏報窰錦情形疏○按崇煥此疏

於錦 二十五日 大清調瀋陽兵至二十八日 太宗移軍趨

寧遠東華全錄崇煥與中官應坤副使畢自肅督將士登陣守列營濠內

用礮距擊而桂世祿大壽大戰城外士多死桂身被數矢明史本傳大

清貝勒濟爾哈朗薩哈廉及瓦克達亦被創東華全錄○按大軍乃退東華全錄○

善第崇煥憑堞大呼令分路進殺兩朝從大軍乃退東華全錄○

四子崇煥憑堞大呼令分路進殺兩朝從大軍乃退東華全錄○

役滿桂兵及密雲兵並出寧遠城東二里列陣於南上沿城環擊礮

遠不克勒皆以稍退以觀動靜明兵仍堅壘不動

國威耶於朕與諸將馳馬而進此野戰之兵尚不能勝

奮亦馳擊其步卒濟爾哈朗廉瓦克達俱被創力戰諸貝勒我

死傷無算至軍親督紅旗率祖壽等迎戰敵傷無數將不用大礮

東山堡西焚燒營被開敵死甚多自卯至午敵見我兵力盡一天下之兵

撤兵東去兩朝從信錄載亦從遠而攻城下今年來盡一槍下而兵

多命復憑堞呼令死蓋兼兩軍而言忿朝從信錄又滿云桂後降人居

往山衛塔山運糧敗明兵無在寧遠被箭事瀉豪寧谷未詳濟皇朝文

獻通考 太宗次子洛格云是役建州投宜遠人書有南朝文  
武俱婦人等語我亦書報之此當退兵時御史甯光先疏云客歲  
詔崇煥不出戰也又崇禎新政紀略載元年御史甯光先疏云客歲  
戰宜城滿桂按兵不動反折袁崇煥令箭叙功又以通內居先崇煥  
實畏其拗以東華全錄核之桂時實按兵不動然不進戰亦崇煥教  
也其折令箭或別一事云崇煥畏 是日錦州兵出城 大軍迎擊之  
其拗蓋桂矜己自用時共知之

亡游擊備禦各一員二十九日 太宗自宜遠回六月初四日

再攻錦州城南以城濠深闊又值溽暑士卒多死傷 東華全錄○按

率教三報捷音云二十八日我兵出城大戰殺攻敵營復獲奇捷敵  
聞即撤宜遠兵回錦州於三十日圍城六月初二夜寫欺上逆語箭  
射入城太府紀用與職亦寫回諭射入敵營於初四日丑時敵提  
兵數萬擡運車梯齊攻南面自寅至午敵死於大礮及火礮矢石積  
屍如山四王子在教場下穿黃衣力催攻城又過三時敵死更倍而  
竟日仍用礮打城至酉時乃敗歸計敵死不下二千又載紀用報  
云初四日敵敗回營後大放悲聲隨於焚化部長屍骸處天墜大  
星如斗其落地如天崩之狀敵衆驚恐終夜至五鼓撤兵東行初

五日引還因毀大小凌河二城時稱宜錦大捷桂率教功爲多 明史

方錦州被圍時崇煥致當道啓有講欵非臣所得專夫用之而不克

自用此千古遺憾語 兩朝從 忠賢因使其黨論崇煥不救錦州爲暮

氣崇煥遂乞休

明史本傳○按遼事實錄載御史李應疏云崇煥

急援錦州者亦鄙其為慮此似不可為無相負故應薦忠賢黨

難准其病歸而優其叙錄其於休疏見遺集○又按明史此下有

也詳疏語蓋在崇煥不得已亦請建祠終不為所喜語考明史稿中

外方爭頌忠賢崇煥不功德於廟廠臣請建祠至所喜語考明史稿中

鳴泰傳云鳴泰頌忠賢功德於廟廠臣請建祠至所喜語考明史稿中

建之益前國權云鳴泰以崇煥頌廠臣請建祠至所喜語考明史稿中

孫承宗略明心迹疏云臣異據此則建祠實鳴泰強使為之其事又在

臣相勉崇煥何嘗與臣異據此則建祠實鳴泰強使為之其事又在

從略茲七月初一日帝允其歸而以王之臣代為督師兼遼東巡撫

撫駐宣遠及叙功文武增秩賜蔭者數百人○忠賢四歲孫鵬翼

亦封伯賢子誤據忠賢傳則作從孫魏鵬翼而崇煥止增一秩尙

書霍維華不平疏乞讓蔭忠賢亦不許○明史本傳○崇煥初三日以兵部

尙書王之臣督師薊遼兼遼東巡撫十六日袁崇煥罷○按國權云初

平伯明史霍維華傳維華為忠賢謀以咎維華甚懼且慮帝靈露

欽帝初甚甘之及得疾體腫乃力辭寧錦恩命讓功崇煥忠賢覺其

測有後患欲先自貳於忠賢乃力辭寧錦恩命讓功崇煥忠賢覺其

意降旨頗屬據此則叙請移已蔭之帝怒崇煥議款不許且責也

惟云維華以崇煥未叙請移已蔭之帝怒崇煥議款不許且責也

恩華市八月二十二日熹宗崩莊烈皇帝即位十一月忠賢伏誅帝莊烈

紀○按明史本傳此下有削諸冒功者語考明史稿本紀崇禎元年七月乃盡削熹宗大漸時殿功邊功濫恩非七年冬事茲從略

臣爭請召崇煥是月擢右都御史視兵部添注左侍郎事○按崇禎

新政紀略云十一月太僕少卿龔萃肅疏稱崇煥苦心邊塞功賞甚

輕而忠賢及崔呈秀逐之以去可乎奉旨崇煥即與起用又云是月

兵部尚書閻鳴泰戶部主事崇禎元年三月之臣被論回籍政紀略

陳此心亦俱有疏訟崇煥准其回籍四月命崇煥以兵部尚書兼

之臣以計逐崇煥三月之臣准其回籍四月命崇煥以兵部尚書兼

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所司敦促上道○按本

國疏云五月兵部推尚書霍維華署督師事代王之臣工科顏繼祖

疏言以維華行而速之臣之去是欲庇之臣也以維華署事而緩崇

煥之來是不欲用崇煥也遂罷維華行邊命之臣不得移當崇煥未

鎮據此則之臣仍在鎮候代故令所司促崇煥上道也

歸時都令色令黃把都兒以虎墩兔復謀已忿激離巢崇煥命副將

梅以書招之都令等方欲投寧遠而崇煥歸虎墩兔欲掠之都令等

慮宜遠不能鹿遂投大清然其部衆紛紛逃叛大半投虎墩兔亦

有投之臣分隸大壽諸將者

遼事實錄國權○按遼事實錄載是年

部都令色令等攜帶部落二萬餘人投順建州幸敵人不即收納致

令徘徊河上而部落遂多鳥驚獸散此其必至之勢也初都令等聞





都	蓋	朝	若	計	諸	忍	藥	諸	主	諸	豐	降	習	來	一	月	虎	其	助	人	王	犯	堡	要
生	哈	與	其	且	部	嗜	其	部	之	部	州	兀	令	以	月	插	自	哈	馬	之	獨	守	向	
青	刺	蒙	不	關	實	欲	部	多	插	事	灘	慎	色	舊	朔	漢	相	成	臣	石	備	上		
把	慎	古	歸	宥	弱	惡	落	凌	酋	明	套	擺	等	遼	宣	西	賞	則	言	一	稟	邊		
都	之	及	必	之	故	衣	亦	轍	利	朝	爾	腰	是	陽	撫	攻	在	俄	虎	帶	云	講		
其	一	明	有	背	虎	食	稍	之	洪	紀	爾	明	月	讓	秦	擺	關	擁	酋	口	哈	賞		
少	小	與	以	亦	墩	既	效	或	財	事	本	暗	虎	建	士	言	外	兵	與	子	酋	那		
子	部	亡	羈	孤	兔	爲	板	侵	物	本	勒	等	酋	與	州	台	當	壓	白	乞	青	言		
爲	滿	關	糜	崇	欲	建	升	漁	時	未	吉	能	十	習	報	吉	時	刺	刺	助	把	等		
滿	五	鍵	虎	煥	西	人	有	其	私	補	能	二	令	習	哈	插	崇	上	刺	等	我	都		
五	素	明	墩	於	併	所	誅	綸	附	云	告	月	色	令	刺	漢	煥	從	則	皆	我	都		
太	世	臣	兔	令	然	徇	茅	布	部	插	漢	此	則	盟	直	哈	蓋	之	必	境	之	欵		
明	把	泄	不	等	以	然	士	物	入	畏	積	大	建	歸	抵	刺	諸	已	是	致	部	乃		
譯	都	沓	使	東	通	巢	故	以	不	則	市	州	煥	塞	殺	慎	諸	解	時	怒	情	虎		
台	兒	不	西	通	巢	故	以	不	能	則	市	州	煥	塞	胡	部	之	多	關	宜	情	虎		
吉	據	之	行	時	讓	土	居	平	其	後	兩	月	虎	外	堡	落	多	內	令	急	酋	權		
多	王	知	致	卽	建	之	勢	而	宣	平	氣	所	喇	舊	克	謀	潰	酋	外	邊	求	向		
作	圻	耳	藩	卽	建	之	勢	而	宣	平	氣	所	喇	舊	克	謀	潰	酋	外	邊	求	向		
太	續	把	籬	卽	建	之	勢	而	宣	平	氣	所	喇	舊	克	謀	潰	酋	外	邊	求	向		
蓋	文	漢	盡	卽	建	之	勢	而	宣	平	氣	所	喇	舊	克	謀	潰	酋	外	邊	求	向		
二	獻	哈	撤	卽	建	之	勢	而	宣	平	氣	所	喇	舊	克	謀	潰	酋	外	邊	求	向		
字	通	刺	也	卽	建	之	勢	而	宣	平	氣	所	喇	舊	克	謀	潰	酋	外	邊	求	向		
急	考	慎	此	卽	建	之	勢	而	宣	平	氣	所	喇	舊	克	謀	潰	酋	外	邊	求	向		
讀	云	係	爲	卽	建	之	勢	而	宣	平	氣	所	喇	舊	克	謀	潰	酋	外	邊	求	向		
之	老	部	我	卽	建	之	勢	而	宣	平	氣	所	喇	舊	克	謀	潰	酋	外	邊	求	向		
則	把	名	窟	卽	建	之	勢	而	宣	平	氣	所	喇	舊	克	謀	潰	酋	外	邊	求	向		

通雅

卷下

三十一

人為太此滿五素當即滿五太世把都兒當即老把都白一  
 人東華全錄作布顏來洪大為青把都子當即白洪大  
 時蓋已死兀慎素及兀慎台吉等兵力皆與順義埒腰明暗未詳  
 其部部長五路屬部也爾勒德尼亦於源流博碩克圖濟農於天  
 疑亦卜石兔屬部也爾勒德尼亦於源流博碩克圖濟農於天  
 啓甲子石兔屬部也爾勒德尼亦於源流博碩克圖濟農於天  
 農明濟農曰吉囊又曰爾勒德尼亦於源流博碩克圖濟農於天  
 失兔蓋別其為兩入此爾勒德尼亦於源流博碩克圖濟農於天  
 崇禎元年虎墩兔攻刺爾勒德尼亦於源流博碩克圖濟農於天  
 部皆破之失當作石據國權係七年冬事非元年逾年哈刺慎汗白

言台吉合卜石兔諸部敗虎墩兔於趙城復邀殺其脅賞之兵哈刺  
 慎汗恐不敵遣朵顏束不的等貽書 大清約同興師 東華全錄國

察全錄載崇禎元年二月朔喀刺沁部塔布囊蘇布地等以書來奏曰  
 察哈爾汗不道我喀喇沁部被其欺奪去妻子牲畜我汗與布  
 爾喀諸部碩克圖汗鄂爾格根斯濟農同方將所駐察爾汗四萬  
 未得而回我汗與布顏回時察爾汗所駐察爾汗四萬  
 之語大遣使來約欲與吾合力與阿魯人三張部及喀爾喀  
 林虎顏衛國如欲發兵即宜秣馬繕械如有發兵亦聽皇帝同舉  
 云朵顏衛國如欲發兵即宜秣馬繕械如有發兵亦聽皇帝同舉  
 林虎顏衛國如欲發兵即宜秣馬繕械如有發兵亦聽皇帝同舉  
 白台吉明史稿王象乾傳仍其文亦作白台吉東華全錄稱是年八月  
 台吉明史稿王象乾傳仍其文亦作白台吉東華全錄稱是年八月

喀喇沁拉新喀布汗烏勒赫等舉部來附不云布顏蓋是時已死的  
阿霸亥今阿魯阿巴噶部元太祖弟別里古台裔國權云東不的  
同伯顏阿亥等伯顏即白言譯者異文阿亥即阿霸亥也格根汗趙  
城以國推云敖木林核之蓋非歸化城餘詳前註當時諸部乞師我  
後朝以道遠不能助其伏  
大清遣使往為拱兔子青把都所殺二

月 大清用都令為向導攻克青把都板城遂西與哈刺慎汗和復

約束不的與合束不的不聽 東華全錄云二月初八日以遣往喀喇沁

使臣為察哈爾多羅特部兩次截殺 崇禎新政略國權○按東

青巴圖魯塞梭並其部眾俱在敖木輪地擊之殺台吉古魯俘萬

部塘報事十五日遣使諭喀喇沁部議和崇禎新政略云元二月兵

板城國權云元二月建州馬步兵二萬餘騎屯錦州塞外以都令為向導

攻克拱兔男青把都板城盡有地產青把都圖復西誘束不的與合

不聽我兵亦出哨截之同巢青把都圖復西誘束不的與合

部名多羅特國權又云朵顏三衛頭目束不的與虎墩兔搆此則拱

張鳳翼檄諭之曰爾始祖都督完者帖木兒以來世效忠順插漢  
爾巢穴爾聚兵報復然爾三十六家力弱又合順義王乃濟今聞欲  
與建州合彼貪詐無信何自投陷併也  
已而哈刺慎永邵卜阿速敖  
目諸部悉為虎墩兔收伏 職方地圖○按四月虎墩兔復遣宰生等  
百餘騎至宣府新平堡脅賞為守將所殲其婿貴英恰與焉 按明朝

廟中夜燔之五月卒生等至新平堡脅賞大譁參將方諮崑誘入

城職之此以一事分爲兩事虎墩兔怒因舉衆壓大同殺軍民數萬

誤方諮崑國權作方裕昆

大同幾不守明朝紀事本末補○按明史莊烈帝本紀云五月虎墩

拒之掠渾源懷仁諸州縣而去六月虎墩兔復講賞得勝口帝以市

卽其事兀浪哈屯貴英恰妻也

賞日壞徒費金錢墮軍實詔勿許中外希旨遂並革朵顏三十六家

賞會塞外饑請粟復斬不予諸部闐然復並歸於大清國權○按

烈帝本紀云七月革廣宥塞外炒花煖兔貴英及薊鎮三協三十六

家賞考炒花貴英時已死三部又不在廣宥邊外時所革實哈刺慎

及朵顏三十六家賞也國權

載此事在六月疑史稿誤於是北邊無一撫夷而肩背皆受敵

實錄王而錦州自崇煥歸後鳴泰與中官用即議輕兵以防爲虛着

活局餌敵之計兩朝從信錄遼事實錄○按兩朝從信錄云六月閩

日計用之懸爲虛着慎勿認爲實着抗敵遠爲實錄云七月兵部題錦

州一城原因圖復河東故預修河西今則爲敵所必爭守之則

壞壁以修築甚難不守則寸土寸金乘之不易內鎮臣欲留輕兵以防

爲小錦州已守有成不當議乘應聽新督師熱計而行忌者又詆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庇	今	不	云	與	沒	怒	不	文	因	項	又	人	壓	龍	皆	一	旅	匿	所	元	封	岡	於	關
護	上	久	點	四	銅	捏	問	龍	鐵	人	差	淦	送	自	竊	文	順	窮	向	帥	疆	盡	蓋	外
地	公	甚	內	於	于	作	者	在	山	盡	心	死	銀	知	取	錢	口	鳥	無	三	關	露	套	東
耳	魏	掛	麼	監	大	奸	有	海	失	被	腹	二	翰	虛	各	者	及	敵	未	之	此	奉	內	爲
爲	老	一	人	結	蒼	細	謂	外	陷	殺	張	十	上	冒	處	更	三	去	未	有	司	大	聖	外
今	祖	畫	馬	拜	高	竟	抗	不	降	死	姓	餘	船	轉	援	不	山	仍	有	司	大	聖	外	爲
之	爺	像	只	之	仍	行	騙	問	夷	者	領	人	將	送	兵	知	鳥	言	翻	命	大	聖	外	爲
許	朝	頭	要	後	將	殺	客	來	欲	有	遼	者	船	內	希	連	男	牽	翔	主	外	移	臣	蓋
姑	夕	戴	替	對	妻	戮	商	歷	內	謂	人	有	底	監	重	年	婦	制	海	將	寄	師	商	套
赦	焚	冕	老	胡	子	者	貨	但	應	文	二	謂	壓	復	賞	火	二	而	上	得	託	蓋	權	居
其	香	旒	祖	太	給	有	本	有	假	龍	干	文	破	以	者	藥	萬	可	八	人	匪	套	行	中
從	所	禮	爺	監	與	謂	百	渡	以	每	在	龍	令	五	有	銃	兵	以	年	則	輕	還	又	敵
前	糜	拜	穿	做	說	遠	見	萬	海	元	年	鮮	登	六	謂	礮	數	言	未	干	懇	宜	二	所
欺	軍	者	袞	些	人	島	金	者	宵	招	地	徐	兵	萬	內	等	僅	勇	復	城	乞	酌	十	必
罔	餉	先	龍	功	馬	若	將	致	每	賜	降	掘	虎	參	臣	海	送	賞	置	一	聖	行	四	爭
令	輦	是	手	勞	散	林	做	含	銀	酒	夷	參	自	領	鐵	遼	撈	內	監	不	查	地	耶	當
移	金	屢	執	多	處	茂	官	寬	十	絕	兩	殺	人	鐵	遼	山	人	不	查	地	耶	當	軍	謂
要	往	鎮	一	箇	不	可	積	不	引	假	改	破	千	全	點	兵	耶	當	軍	謂	以	動	事	一
害	長	概	不	字	伯	查	者	多	其	張	新	姓	兵	在	登	馬	犒	謂	六	各	言	有	成	日
近	安	地	聽	龍	何	點	胡	謂	尋	稍	真	者	之	入	地	打	毛	五	歲	年	兵	敵	算	春
以	功	布	命	牌	愁	胡	監	文	事	觸	奸	有	內	此	探	死	承	萬	獻	不	數	來	勇	秋
功	置	寫	富	監	文	事	觸	奸	有	內	此	探	死	承	萬	獻	不	數	來	勇	秋	聞	秋	聞
贖	置	寫	富	監	文	事	觸	奸	有	內	此	探	死	承	萬	獻	不	數	來	勇	秋	聞	秋	聞
罪	爲	稱	當	貴	笑	龍	抄	其	細	謂	室	二	金	三	祿	文	俘	見	自	深	將	傳	奏	欺

東坡志林

三十五



口耳奉聖旨萬果有是實數否這八載糧餉要器械近地查兵稽額

皇城耶奉聖旨萬果有是實數否這八載糧餉要器械近地查兵稽額

及限兵數汝梓元為再省費課外事確然聖旨後方成龍受國厚恩歲十不

日御史范汝梓元為再省費課外事確然聖旨後方成龍受國厚恩歲十不

賞自當規數西餉自崇禎元為或潛擊得其議部即牽制這兵額又即著

定其數照數發餉自崇禎元為或潛擊得其議部即牽制這兵額又即著

月王之臣題東事結兵餉奉旨核該看議說卿意尚異謂同是

是王成深見毛文龍引姜從廣泰諸人石根○斷落道通即謂蓋

州連雲島絕地也之臣引姜從廣泰諸人石根○斷落道通即謂蓋

場堡然皆絕地也之臣引姜從廣泰諸人石根○斷落道通即謂蓋

潘士聞効心弗善也尚寶卿董茂忠粹撤云龍○兵關廷議移文龍不

內地復粹言海外億萬生靈必各據一島為盜又崇煥職文龍亦不

而尚寶燭中當入都之其請文龍心治兵善也似非崇煥蓋從一職事此

果移燭中當入都之其請文龍心治兵善也似非崇煥蓋從一職事此

當在崇煥未入都之前云崇煥心治兵善也似非崇煥蓋從一職事此

大清於天啓六年嘗以書招文龍

龍奏報七月月初二忽有連州咨文移龍求和又接李永芳札誘龍

同叛中分土地等情謹連州咨文移龍求和又接李永芳札誘龍

奉聖旨龍孤軍海外屢建奇功昨不升秩賞茲從優

再加左都督仍賞大紅蟒衣一襲此東華全錄不疑文龍為優

歸周天亡南朝將軍豈得救之耶駙馬廣宣諸將皆得自陳上公

今皆顯官將軍若來又非他將比稻葉山言此書朝鮮所傳是年三

當不謬詳書中語似初次招降疑文龍因前事不以聞也

月文龍遂私通大清大清遣科廓等齎和書往報東華全錄云三

等五人至皮島求款可孤山當即科廓才副都御史朱童蒙力言文

龍有反跡袁督師事蹟載錢家修白冤疏○按疏云毛文龍私通出

言之據此則童蒙四月文龍執科廓等解送入京東華全錄奉進招降書

詞旨驕悖帝惡之國權載殺文龍五月登萊巡撫孫國楨言內臣王

國興擅至海上稱密旨召文龍踪跡詭秘帝謂初撤鎮未嘗輕遣內

臣命逮國興論死國權七月崇煥入都明史十四日莊烈帝帝召見平

臺咨以方略明史崇煥秘陳之大稱上意東江崇煥因言臣受陛下

特眷願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曰復遼朕不吝封侯賞卿努

力解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頓首謝帝退少憩頃之出崇

煥即奏言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

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帝為飭四部臣如其言崇煥又言以

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眾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妒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帝起立傾聽諭之

曰卿無疑慮朕自有主持賜酒饌而出明史本傳○按明史此段全

云崇煥赴任陛辭上召問曰封疆淪陷遼民塗炭卿萬里赴忠勇

可嘉所有方略可具實奏聞崇煥奏非也既疏陳兵事帝不

而於召對時復詢方略東江始未謂崇煥秘陳之當得其實蓋兵事

不官明言使敵知所備也紀事又云崇煥上暫憩便殿給事中許譽卿面

叩五年之略崇煥自言聊慰上意耳嘗卿言暫憩便殿崇煥即奏東敵四

年責聚此何崇煥自覺失言頃宵上再御便殿崇煥難此五年敵中須

事事應手云原不易結但皇頌之國權言是日又出譽卿所論

崇煥曰期望亦甚迫又云崇煥賜食出至午門或問以五年果效否

殿時崇煥此答亦以兵事不宜宣洩為是權詞非漫問則非暫憩便

又云崇煥此而輕易方略下事上問建州何日可平崇煥漫應曰  
學士劉鴻訓等請收還之臣桂尚被劾回籍崇煥假之便宜帝悉從  
之此亦本朝臣紀事考之臣時已將尚籍亦召還府似無須收  
還尚方崇煥尚方劍非召對時疑紀事誤茲並從略二十四日賜崇  
煥尚方劍假以便宜崇煥以前此熊廷弼孫承宗皆為人排構不

得竟其志上言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邊臣所能為至用人之人與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擇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為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况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為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帝優詔答之賜蟒玉銀幣疏辭蟒玉不受

明史本傳○按崇煥前守遼東所持

者堅城大礮而於野戰則引為大戒其議和又為人所劾此疏戰守和並言方略必一變云戰為奇著者蓋練遼兵使能戰而出奇以勝之也云和為旁著者戰守之外如其言和姑以緩之使我得修備而徐為之圖且亦令敵易於馴伏也觀後事自見○又按崇煥諸疏多曲盡事理深中機宜兩朝從信錄遼事實錄諸書係錄邸報所載奏疏頗詳惟至天啓七年止其為督師至下獄時剖肝錄云有章疏十本今不傳如得讀之其方略當更可考見也

廷臣問虎墩兔犯塞若何國權崇煥因請起用王象乾以撫西部帝從

其言

崇禎紀事○按撫西部亦秘陳方略中之一事明史稿王象乾傳云廷臣多請召象乾不言崇煥誤紀事云象乾以原官起用

總督宣大陞見上曰見即覆鑠知袁崇煥薦朝臣又患文龍以問崇舉不差據此則召象乾實請自崇煥非廷臣

煥崇煥曰當徐圖之東江始末大學士錢龍錫過崇煥寓詢五年復遼方

略崇煥曰恢復當自東江始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處之易易

耳明史錢龍錫傳○按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龍錫退詣崇煥曰子

地而問海道何與對曰不外東江關兩路進兵爾龍錫曰舍關宜實

則用之不可則有以處之此所記尤分明崇煥銳意恢復其視東江

也龍錫於帝前奉此方略中要語龍錫然之崇煥受龍錫為奇功秘計也

又楊士聰又受教於陳眉公以為祛除海內一大蠹之議錢既論死

其家子弟至陳家極為文龍也據此則殺文龍冬有可貴人膺召入

毛先舒毛太保傳極為文龍也據此則殺文龍冬有可貴人膺召入

都與所親客言別問方今以何事為亟客曰東島大可虞時是月川

肅總兵朱梅通判張世榮推官蘇涵洳於譙樓上自肅傷重兵備副使郭廣初至躬翼自肅括撫賞及朋椿二萬金以散不厭貸商民足

五萬乃解自肅疏引罪走中左所自經死八月初崇煥抵關聞變馳與廣密謀宥首惡楊正朝張思順令捕十五人戮之市斬知謀中軍吳國琦責參將彭簪古黜都司左良玉等四人發正朝思順前鋒立功世榮涵涪以貪虐致變亦斥之獨都司程大樂一營不從變特爲

獎勵一方乃靖明史本傳○按國權遠兵謀在七月二十五日云

萬金資鼓鑄仍發餉金二十萬楊正朝大清兵犯黃泥窪朝明史楊誤張明史稿不誤茲依改

崇煥令總兵大壽擊却之國權○按職方地圖黃泥窪瀕遼河在三

遼河國權又云是役大壽斬國權九月十四日帝召見象乾於行臺國權時

年八十矣乾王象傳帝曰見卿翼鑠知袁崇煥薦舉不差象乾奏稱虎墩

兔從容籠絡撫亦可成因密陳西部情形數百言帝色喜諭曰卿撫

插於西崇煥禦敵於東恢復功成皆卿等之力也崇禎紀事旋命與崇煥

共計象乾至邊與崇煥議皆言西靖而東自宜虎不款而東西並急

因定歲予插金八萬一千兩以示羈縻韞韞傳○按國權云上問象

乾方略對曰插漢大酋虎墩

兔與順義王卜石兔哈刺慎白彥台漢鬪俱元小隆之庚午哈答

受封開市跌各夷等不掠之去歲台吉插白漢走部今人無幾朵額

建州其弟今日亦當合石哈台吉插白漢走部今人無幾朵額

強約三十餘萬人若合石哈台吉插白漢走部今人無幾朵額

白漢即明史未詳者異文四言則曰白台吉插白漢走部今人無幾朵額

彥黃台蠻吉黃字似能克遂與連即其事王象乾崇煥原此不難云

急成功荷且從歲月不故舉象而內犯闕也象同乾殺甚遠圖當事俱

鞑韃傳云當事者大狃於俺答等起市之便見插乾後於東故謂歲

事錢數其論亦非國權且夕論收胡部合則強分則得蓋插漢崇禎紀

兔初嘗遣能使聘問今處其衰再世不貢而順義王逃敗之餘獨合亦

伐交之勁力能拒敵之堅彼插議是也此則按時勢以立言真通論矣

哈刺慎三十六家迫於插漢亦有叛志崇煥復召至於邊親撫慰皆

聽命明史本傳○按東華全錄云是年七月喀喇沁部和盟誓自此人

其所役壓朵顏束不的等仍未叛故崇煥急撫之使不與我合也明

史此文哈刺慎當是月大清副將劉興祚逃歸皮島東華錄興祚者

開原衛人為大清所得重塔之名曰愛塔國權按李介天香閣

某王絕愛之呼為愛塔者愛他及壯配初未入學冒用衣巾

以原道將撻之遂來降其妻貝勒薩哈廉乳媪女也此疑與祚叛後

惡之辭東華全錄載天聰九年九月不足不能聊生來告於朕朕害

習額駙分給大貝勒小人以不贍養而訴者何可勝數朕見其虐害

給衣而遣之其餘財物謂愛塔義畢喇習額駙與愛塔似係

愛塔誠心憂國者當虐人如是乎詳文給大貝勒託女圖倫女天命

一稱畢喇習額駙大皇朝通善子爾哈齊女岳託女圖倫女天命

故稱畢喇習額駙大皇朝通善子爾哈齊女岳託女圖倫女天命

里滿珠錫禮奧巴疑愛塔亦此例德太祖克遼東用為副將

全錄興祚取四衛屠鎮江攻文龍於彌串堡文龍不能拒去之皮島

權國歸正使幕客金應魁通登萊總兵沈有容復州備禦王丙發其謀被逮兩朝從信錄登訊之不承斬丙并屠復州國權按東華全錄云李繼孝所評解任自是有叛柳河之役興祚欲以牛莊內應適召還志蓋不知其通沈有容事也



瀋陽事不就錢曾初學齋詩註崇煥遣使東弔興祚故在坐董其昌續通紀及大

軍圍錦州興祚令其心營吳堅忠報崇煥因得為備崇煥罷興祚歸

無所主始通於文龍凡灰扒魚皮諸部貳於我朝者咸資遣之又

遣耿仲明兄弟來附而文龍悉略以為己功初學齋詩註按楊賓

灰扒萬曆三十五年為大清所至是興祚差二僕送書文龍復被

逮太宗故謂事虛釋之興祚與弟興治等謀使弟興賢逃附

文龍因自詭曰吾弟已逃吾必被誅當自經死乃作二書誑其妻令

送所親善榜式達海庫爾纏而給一瞽者醉而縊殺之詐以自代遂

焚室潛逃興治等亦詐稱興祚遺言令葬札木谷並逃去東華全錄

及天香閣集叙興祚逃事大文龍得之而陰以陣獲報興祚恚甚潛

致相同榜式官名能書之稱文龍得之而陰以陣獲報興祚恚甚潛

以己意通崇煥初學齋詩註按錢曾記興祚事最確蓋崇煥官巡

故投文龍也孫承宗年譜云興祚守金復公使壯士張盤問行招  
興祚誓死歸款又云興祚來歸依文龍於東江文龍死歸崇煥悒悒  
不得志此欲張承宗用興祚之功非事實明季北略云崇禎元年  
大清五王六王及劉愛塔率兵二萬自鎮江至欲報義州之役文龍

以八千人與部下十將樂之愛塔以四百崇煥聞於朝乃官興祚國

騎戰敗降文龍此則文龍陰以陣獲報事崇煥聞於朝乃官興祚國

○按興祚與治為我朝倚任之人征朝鮮時興祚率十八往江華國

高責李侗與治往與紀用議和至是詐逃遂執其時孫國楨免崇煥請國

兩妻子與其兄弟之妻繫獄事詳東華全錄國

罷登萊巡撫十月錦州軍再譁崇煥請餉閣臣議給三十萬戶部侍郎王家楨方命撫遼東未行以靳餉削籍崇煥又請罷不設帝皆報國

可崇煥遂留鎮寧遠明史本傳國權○按明史本傳云自肅既死崇煥請停巡撫誤據國權國楨罷在九月家楨罷國

在十關外大將四五人事多掣肘後定設二人以梅鎮寧遠大壽駐明史本傳

錦州明史本傳至是梅將解任崇煥請合寧錦為一鎮大壽仍駐錦州明史本傳

稿本傳○按明史刪此二十一字加中軍副將何可綱都督僉事代明史本傳

梅駐寧遠而移薊鎮率教於關門關內外止設二大將因極稱三人明史本傳

之才謂臣自期五年專藉此三人當與臣相終始屆期不效臣手戮明史本傳

三人而身歸死於司敗帝可之明史本傳○按明史何可綱傳云崇煥議更置大將言臣昔為巡撫議關明史本傳

外止設一總兵因魏忠賢盜柄崔呈秀欲用其私黨遂增設三四人明史本傳

卒之權勢相侷臂指不運乃止留寧遠及前鋒二人然臂指之不運明史本傳

卷上

四十

猶故也臣以為寧遠一鎮決當併歸前鋒在關內者掛平遠將軍印

一衛而錦州之勦外兵舊有朱梅祖大壽梅與山海麻併歸

相易掛平遠將軍印關外總兵專防遠事宜解任宜併歸

公壽駐錦州而以臣中軍不異士卒且事至善謀其才不在臣下破

一錢不納私餽敝衣糲食不督僉事仍典三軍用而不效請治臣罪

帝鎮之用仍臣在臣謂五年奏凱止仗此三人用而不效請治臣罪

救獲免故相得甚懽幸錄可綱為守備典崇煥宜遠道中軍廉勇善

撫士卒以佐崇煥兩守宜遠功遷參將崇煥再出鎮復以副總兵典

中軍十三營之變捕誅首惡崇煥稱其才不在臣下者也明史何是

月兵部尚書王在晉罷帝擢任王治明史王治傳治先以忤忠賢去國時

稱其賢初學齋崇煥入都時慮在晉掣已肘嘗致意吏部尚書王永

光曰要邊上做事須易本兵及洽用崇煥乃得信心行事復按原

謂崇煥致意冢宰王公時崇煥復兵屯身任其事國權引御史梁子

射關門故崇煥自任之遼事實錄載二年六月督師袁崇煥疏按率教時

兵趙率教初守前屯收未附敵遼人為兵時關外初復無多官多人

而有餘地率教得以盡力耕種三年積糧至十餘萬卒之復業者多  
爭產計告兵不能有其屯各城邊復設官分職率教不能專其事而  
有其兵且誇率教者謂屯田自利甚矣任事之難也此疏未全在晉  
刪其後文今不復見以意測之下當言身任規畫漸復兵屯之事

洽即上言遼左永平天津登萊荒地乞勅諸道監司遵先朝七分防

操三分屯墾之制大同巡撫張宗衡與象乾爭插漢款戰事洽亦主

象乾策定款議明史王洽傳二年三月虎墩兔納款刑白馬於關外表貢

如式象乾撫之也國權明朝紀事本末補○按國權云元年九月虎墩兔與卜石兔永邵卜戰敗之追殺祆夷都司吉

能兵馬之半又屯兵延塞外窮兵追卜石兔而請款於督師此象

乾初至邊時事明朝紀事本末補云象乾出私財市蟒紵鍍金銀酒

卮以貽插漢曰王太師賀可汗日以需後命插漢亦遣人報象乾以

酪漿養牛善馬其部皆曰我祖若父世受王太師恩王太師在吾屬

事祆夷都司吉能詳前註是月朵顏三衛大饑束不的求開糶於

前屯之南臺堡崇煥許焉閏四月朔大清兵以正月時渡河為崇

煥所却至是復渡河崇煥復遣兵拒却之國權○按河謂遼河崇煥拒之河則廣寧義州大凌

諸城悉收復矣東華全錄不載兩次渡河事疑未當是時驅敵復土  
交綏國權云是月叙拒敵東渡功則其事當信  
神京晏如初學齋文集紫髯將二十七日叙拒敵東渡功賜崇煥蟒  
軍傳引曹學佺語

衣蔭錦衣千戶大壽蔭本衛正千戶可綱進都督同知國權○按明史本傳云叙

春秋兩防功加太子太保此十初崇煥出關後龍錫屢以手書問文

龍洽亦往復商權明史稿錢崇煥復洽書謂文龍能協心一意自當

無嫌猜國權○按此高捷勅龍錫疏中語云崇煥與洽書言建州屢

欲求款廟堂之上主張已有其人又云文龍能協心一意自每上奏必及之收

龍錫傳引此文刪又云二非明史並刪此文崇煥始略而文龍於是年

其心冀其改也東江始末○按明史本傳云崇煥始略而文龍於是年

春忽擁衆至登州聲言索餉明史稿張肆行劫掠東江登萊總兵張

可大責以大義乃返明史稿張又以登萊兵備王廷試奉命閱其兵

定額二萬八千人大不平五月復上奏請餉國權○按烈皇小識云

欲遂盛詔文龍忠勇可用士飽騰絕無破冒此非事實明季北略

謂廷試裁其兵文龍大不與國權又毛先舒毛太保傳引屯田

主事徐爾一疏謂九萬有一奇猶紛然所謂其多乎此不可解者一

至七年共跟一疏謂九萬有一奇猶紛然所謂其多乎此不可解者一

也千不里今過四百里乃擁兵十五萬乃謂其皮實止二萬八千餘皆虛冒錢糧

此疏蓋為廷試裁兵文龍請其疏而發禁書日載有爾疏明史延疏先  
舒引此爾一疏為文龍呼冤亦志士其誤信龍則非據崇煥善後疏  
具載之老稚四萬七千弼兵不能二萬安所得十五萬耶明季北略云  
東江只老稚四萬七千弼兵不能二萬安所得十五萬耶明季北略云  
崇煥思殺文龍因奏減兵島糧兵變可圖遂減八萬止解非事實崇煥  
千此又誤以廷試裁兵島糧兵變可圖遂減八萬止解非事實崇煥

方奏設餉司遠令東江自覺華轉餉而禁登萊商舶入海文龍累  
疏駁之崇煥不悅因請自往旅順與議以國權○按東江始末云崇煥

以文臣監海禁以窳之以道臣而以橫截旅順不許若兵入其軍而改  
疑也又嚴遠行即其圖文龍也而文龍駁廷臣之疏信口魚烹袁公  
貢道於益遠行即其圖文龍也而文龍駁廷臣之疏信口魚烹袁公  
於是決意東行即其圖文龍也而文龍駁廷臣之疏信口魚烹袁公  
臣監制抗疏駁之語未晰明文於孫承宗及文龍來調並未  
賓禮文龍又疏駁之語未晰明文於孫承宗及文龍來調並未  
往關隘謁謁不見國權在崇煥至雙島時明史蓋誤茲從略事時文龍與  
文龍來謁謁謁不見國權在崇煥至雙島時明史蓋誤茲從略事時文龍與

副將陳繼盛等又私通大清太宗再致文龍書並下勅諭

繼盛等錄藏崇謙閣中漢文舊檔寫本六册其各項稿簿一册所實  
蒐錄往來文書係自天聰二年即崇禎元年九月下皮島副將陳繼盛  
禎四年十二月者其目錄中有二年即崇禎元年九月下皮島副將陳繼盛  
等勅諭所不採者甚多據此是文龍於元四年四月軍執我使臣科廓後文

書實錄所不採者甚多據此是文龍於元四年四月軍執我使臣科廓後文

東志 四十一

至九月後又私通我朝其勅諭繼盛等在永平遷燦軍民前則崇  
禎二年事也云下勅諭則繼盛同於降服軍民矣陳其元庸閒齋筆  
記云崇煥斬文龍一櫓子始知文龍會通款我世猶盛譽之泊乾隆年  
間紀文達閱歷朝檔達所見即此等檔冊蔣良朝則文龍在明固萬  
死不足惜者也紀文達國私通殺之蓋亦謂此崇煥知之崇禎紀事  
騏謂崇煥以文龍與我通殺之蓋亦謂此崇煥知之崇禎紀事  
載崇煥奏報云文龍逆跡昭然  
機不容失是崇煥知其通敵

六月朔文龍來會崇煥曰子歷險至此願相商為進取計軍國大事

在此一舉子有良方不知肯服否因屈體待之相與燕飲至夜分文

龍意若不屑崇煥諭以天子明聖當勉力疆場文龍愈怏怏但言烹

宗恩逮之隆崇煥不覺失色隨叩其方略文龍言遠兵馬俱無用

止用東江二三千人伏隱處一把火便逐了東人崇煥愈訝之東江始末

○按雙島在旅順西東江始末云離旅順陸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崇禎紀事謂崇煥直造皮島閱軍誤及議更營制設

監司文龍怫然崇煥以歸鄉動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

東事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本明史崇煥曰朝廷念公勤勞當有代

公者文龍曰此處誰代得有傲慢意東江始末崇煥益不悅本明史初四日

崇煥賜東江兵弁賞

東江始末○按原文此下有傳令徐旗鼓等初叙話語蓋與定殺文龍事徐旗鼓敷奏也

五日邀文龍觀將士射先設幄山上令參將謝尙政等伏甲士幄外文龍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煥曰予詰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予一拜交拜畢登山崇煥問從官姓名多毛姓文龍曰此皆予孫崇煥笑曰爾等積勞海外月米只一斛言之痛心亦受予一拜爲國家盡力因詰文龍違令數事文龍抗辨崇煥厲色叱之命去冠帶繫縛文龍猶倔強崇煥曰爾有十二斬罪知之乎祖制大將在外必命文臣監爾專制一方軍馬錢糧不受核一當斬人臣之罪莫大欺君爾奏報盡欺罔殺降人難民冒功二當斬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爾有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語大逆不道三當斬每歲餉銀數十萬不以給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盜軍糧四當斬擅開馬市於皮島私通外番五當斬部將數千人悉冒己姓副將已下濫給札付千走卒輿夫盡金緋六當斬剽掠商船自爲盜賊七當斬強取民間子女不知紀極部



下效尤人不安室八當斬驅難民遠竊人參不從則餓死島上白骨

如莽九當斬輦金京師拜魏忠賢為父塑冕旒像於島中十當斬鐵

山之敗喪軍無算掩敗為功十一當斬開鎮八年不能復寸土觀望

養敵十二當斬數畢文龍喪魂魄不能言但叩頭乞免明史本傳崇煥曰

汝不知國法久矣今不殺汝此一塊土非皇上所有東江始末○按

崇煥而斬文龍時亦引崇煥語云與汝談三日誰知狼子野心一片欺誑若不殺汝此一塊土異日豈朝廷所有據此崇煥當日實有是

言因召諭其部將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稱文龍數

年勞苦者崇煥叱之曰文龍一布衣爾官極品滿門封蔭足以酬勞

何悖逆如是乃頓首請旨曰臣今誅文龍以肅軍諸將中有若文龍

者悉誅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遂取尙方劍斬之帳

前乃出諭其將士曰誅止文龍餘無罪當是時文龍麾下健校悍卒

憚崇煥威無一敢動者於是命棺斂文龍明日具牲醴拜奠曰昨斬

爾朝廷大法今祭爾僚友私情為下淚乃分其卒二萬八千為四協

以文龍子承祿副將陳繼盛參將徐敷奏遊擊劉興祚主之收文龍

勅印尚方劍令繼盛代掌明史諭四協中有一協建功者即將該印

題授東江意蓋在興祚也初學齋旋犒軍士檄撫諸島盡除文龍虐

政明史釋冤獄及被擄商人王從義等數十人東江還鎮以其狀上

聞明史然有舛誤未檢處有刪汰應補處考煥自出關至為督師未與

初文龍會時一而雖知其通敵但於屈體待之欲復其悔也觀文龍答語輕

藐尤侮不倫疑此係有皇朝然後知其誘文龍而文龍語間不覺弱可襲也崇

煥謂今不殺汝此非皇朝有與文龍登州取鮮語相針鋒明大逆不

非是當斬文龍雖二罪爾有見之奏章東江始末云剛愎不

道三當斬文龍雖二罪爾有見之奏章東江始末云剛愎不

濶無其人臣禮牧馬登州鼎白下大惡不道三當斬江始末云剛愎不

語謂其不刪臣後去奏字似陰刺遠敵計畫非謂其奏中是語也茲

依明史而刪臣後去奏字似陰刺遠敵計畫非謂其奏中是語也茲

因前後終未龍至來遠接見前禮不讓至歲所崇煥何事往雙島開鎮耶

東江始末

卷一

四十四



悅及坐文龍北悅歸西向及設飲文龍席皆金玉器惟瓦食又固  
於主席大不悅歸謂崇煥曰誠如公言但眼孔大耳問之不固  
問乃曰彼謂公猶濱兒然崇煥遂大怒曰彼目中無敬其主而  
時崇煥與遊海紀亦不戲語見殺龍屬齊東之至明季北略及  
廷遂使文龍謂此所紀以一戲語見殺龍屬齊東之至明季北略及  
慢其舒撰傳皆崇煥稱實全祖望謂龍從容就戮此為不足辨也  
而以矯詔誣崇煥全非事實全祖望謂龍從容就戮此為不足辨也

言輔臣龍錫爲此一事低徊過臣寓龍錫傳今文龍逆跡昭然機不

容失便宜從事謹席藁待罪崇禎紀事帝聞之甚喜幸存答旨謂文龍通

敵有跡事關封疆安危闖外原不中制不必引咎崇禎紀事○按明

其狀上聞未言文龍大將非臣得擅誅席藁待罪帝驟聞意殊駭

念既死方倚崇煥乃優旨褒答而刪逆跡昭然及通敵有跡諸語非

事實幸存錄云崇煥初斬龍上亦甚喜煥之褒揚體倍至不嫌其矯

此乃當時實情蓋帝怒初斬龍上亦甚喜煥之褒揚體倍至不嫌其矯

敵以激帝尤怒怒高捷人窺上喜怒以行其誣陷之詭計也觀後事自見

明史所云蓋爲妄不殺文龍俄傳諭暴文龍罪明史并榜示東江各島

及移朝鮮以國權事○付督國權載是月十九日論兵部暴文龍罪云朕  
機更宜從事島將○朝文龍器甲芻糧蠹耗軍國屢動以牽制爲全無  
事實剿降獻捷欺○朝文龍器甲芻糧蠹耗軍國屢動以牽制爲全無

近聞又部署夷漢多兵泛舟登州聲言索餉雄行跋扈逆形崇煥

行軍紀律此則決策應變機事卒圖原無中制具疏待罪已奉明論

鮮聲勢相聯亦與移善後事宜俄傳論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

煥也摘論內安云非任事○然此論係為榜東江移朝鮮而發則當崇

煥數傳改其罪文多失本意似未見崇煥奏疑疏內言崇煥疏中語也

詳明史時實崇禎無實錄其爪牙伏京師者令所司捕按東江始未

崇煥數文龍十當斬內有至今陳汝明一夥盤踞京師交結崇煥尋

上善後疏龍錫傳言文龍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為亂也其眾

合老稚四萬七千妄稱十萬且民多兵不能二萬妄設將領千今不

宜更置帥即以繼盛攝之於計便帝報可註云崇煥虛帥以待有功

此即末又言閣臣樞臣往復商權臣是以得奉行無失當是時帝方顧

崇煥厚不為忤也明史稿錢龍錫傳○按此傳語與崇煥傳相矛盾

不以為龍擁兵自擅有跋扈聲崇煥傳不合一且除之即當二初崇煥至雙島

時見水兵閒守語諸將曰國初中山開平王始戰鄱陽繼戰沙漠眾

軍水戰勝馬步戰亦勝故得逐胡元而成一統我今恢復河東不當

以水汎了事且要用之陸戰東江始末至是復上言東江一鎮牽制所必

資今定兩協馬軍十營步軍五歲餉銀四十二萬米十三萬六千帝

頗以兵減餉增為疑以崇煥故特如其請明史本傳○按崇煥官巡撫時屢言兵不利野戰此

改舟師為馬步軍又增其餉蓋將練習之俾收搗巢夾擊之功此用

東江為恢復之方略也當時帝未知其計畫故以為疑明史本傳又

云崇煥雖誅文龍慮其部下為變增餉崇煥於兩協中用繼盛興治

銀至十八萬即謂此云慮其為變非崇煥於兩協中用繼盛興治

龍傳黃而召敷奏興祚回宥遠官興祚副總兵殺文龍時興治以材

官從格左右無譁者其力居多故崇煥特擢之令攝西協事初學齋詩註國

權○按用興治蓋使之練崇煥在遼與率教大壽可綱定兵制漸及

馬步軍亦所以制繼盛登萊天津及定東江兵制合四鎮兵十五萬三千有奇馬八萬一千

有奇歲費度支四百八十餘萬減舊一百二十餘萬帝嘉獎之明史本傳

先是五月我大清向崇煥議和東華全錄○按全錄載六月十二日諭貝勒大臣曰前向明

議和明若聽朕言則我採淺開礦與之交易若彼不願太平而樂用

兵我國當竭力耕織衣食既足又何求乎此則議和實出我朝也雖無

當在五月孫承宗年譜云降人銀定者故給事大壽左右大壽遣之

敵營留半歲奉敵書來崇煥以聞言易去年號方為代請國大清

與崇煥議款即其事來崇煥以聞言易去年號方為代請國大清

允易尊號稱汗不用國寶令明造印給用魏源聖武記○按

至通州傳諭合城曰爾崇禎皇帝加以欺凌使去帝號毋用自製國

寶我亦樂於和好遂欲去帝稱汗令爾國製印給用又不允行我故

舟斷不返旆此魏源所本崇煥復要令歸叛人還侵地國因疏陳議

和之利○明史稿莊烈帝本紀言臣亦不諱言款誠惠徵宗社二者歸

還而我存朝鮮存建州何憚不為權國大清以土地天授不可還議

不決魏源太祖世宗聖陵文武記○按崇禎君更肆欺凌欲索還天界祭房山

地去我帝號國寶我以天賜不從我故發憤興師此魏源所本然文內

製寶令彼造印與我彼復不從我故發憤興師此魏源所本然文內

不及歸叛人考明之叛劉興祚逃延庚同謀訊實故誅之籍家

月誅牛彘章京李延庚先劉興祚逃延庚同謀訊實故誅之籍家

產給其弟率泰永芳疑此因歸○臣傳永芳延庚與

年卒與祚逃時蓋不歸一而足惟此不載蓋其時按莊烈帝初政

興祚與明議和書不一而足惟此不載蓋其時按莊烈帝初政

我興祚與明議和書不一而足惟此不載蓋其時按莊烈帝初政

我興祚與明議和書不一而足惟此不載蓋其時按莊烈帝初政

我興祚與明議和書不一而足惟此不載蓋其時按莊烈帝初政

我興祚與明議和書不一而足惟此不載蓋其時按莊烈帝初政

我興祚與明議和書不一而足惟此不載蓋其時按莊烈帝初政

清西明誅忠賢定逆案用韓煥錢龍錫為相用王洽為本兵用王象  
 撫西都崇煥經略遼東我朝無隙可乘且慮其挾全盛之天下  
 以相圖其議和書實降心為大制如云以淺易段帛此即條以東  
 華全錄國權考之於明實所製印地一節此則高拱王也歸叛  
 通馬市也去帝號全李自馨也返侵地一節此則高拱王也歸叛  
 即僂答之執獻趙全稱李自馨也返侵地一節此則高拱王也歸叛  
 崇功矣所不崇煥奏言其利者以此我許朝所以煩斥崇禎欺而收  
 全去之亦如人則當時龍錫之據國權崇煥兩次奏聞而東廟  
 欲上去主款有此人則當時龍錫之據國權崇煥兩次奏聞而東廟  
 錄則斥為崇禎欺則當時龍錫之據國權崇煥兩次奏聞而東廟  
 獄詞言主款一事崇煥頻以書問之而龍錫與洽未嘗許也此不  
 帝未許並龍錫治人所未羞蓋廷臣歸其獄崇煥而帝亦不當其  
 大國宋金和議明人亦羞蓋廷臣歸其獄崇煥而帝亦不當其  
 汗也明史此等殺文龍後七日大清知和議不成即議西伐東華  
 語多刪削不全殺文龍後七日大清知和議不成即議西伐東華  
 我屢欲殺文龍而彼不從豈可坐待今若西伐當令蒙古科爾沁喀  
 札魯特敖漢奈曼等國並舉但慮人之見未協於衆凡滿漢蒙古  
 才魯特敖漢奈曼等國並舉但慮人之見未協於衆凡滿漢蒙古  
 相圖故於殺文龍後即先命諸將搜剿文龍所屬各島○良驥東華  
 籌議先發制入之策後即先命諸將搜剿文龍所屬各島○良驥東華  
 五月他哈布往鹿毛遊擊屬諸島副將石廷柱往黃博爾察往新  
 爾部他哈布往鹿毛遊擊屬諸島副將石廷柱往黃博爾察往新  
 城一路布爾吉雅爾古擒殺有差考殺文龍在六月此云明故  
 將一既殺之爾吉雅爾古擒殺有差考殺文龍在六月此云明故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卷七

四十七



同不八月誅大臣雅蓀以副將阿山等奔寧遠不獲告與同謀也東錄

○按全錄云先是阿爾塔什姑大之子長阿山次阿達海被創二子中

祖時自以爲有才不得官逃之明貝勒阿敏追之阿山被創二子中

傷死孟坦追阿達海阿達海接戰斫孟坦幾死後復來朝至是阿山

率其弟嚙賴子塞赫及阿達海之子查塔莫洛渾奔明寧遠

上遣人往追阿山等至明界先遣人告臺軍臺軍殺之阿山等懼奔

回命宥其罪復舊職阿山首大雅孫曾謀同逃讞得實誅雅蓀

國史館阿山傳紀奔明事有誤當以東華全錄爲正二人蓋崇煥誘

之故奔益遠當時阿爾塔什以親屬阿山恃宥之也 是月復遣大軍

薄錦州國焚其積聚秣馬田野中防後襲殺雅蓀所以靖內奸其薄

防功加崇煥太子太保國崇煥出禦之 大軍還十月叙春秋兩

紀○按紀謂疏言之於嘗疏言臣在寧遠敵必不敢越關而西薊門

單弱宜宿重兵不聽剖肝 大軍薄錦州還崇煥又以敵騎欲西先

請駐寧遠增成關門復遣參將尙政等往備順天巡撫王元雅謂虛

警遣歸國權○按錢謙益初學齋文集紫菀將軍傳引曹學佺邊事

小紀序云關門遣兵助禦在敵未入口之先卽其事國權載

此事在九月初八日崇煥復疏言薊門敵所竊窺嚴飭薊督峻防固禦為今日

急着帝始下部科議未之決也再疏發部議疏固猶在御前也此亦

當在九月時崇煥所練甲士已精強宏光寶錄徐石欵其所練甲

士精強邊備未弛故誅後而大壽猶得以餘威振於邊又楊士聰玉

堂蒼記云己巳之變袁督師士馬仍足相當初至一戰人心始定蓋

崇煥知野戰是其所短非精練之不足資恢復此亦其五擬器械馬

年平遼之方略也觀前告諸將語及後戰廣渠門可見

匹稍有頭緒決計渡河程本直疏復疏請增餉三百萬謂五年之後遼

事平并前所加各項皆可蠲除此一勞永逸計也帝復令廷臣議皆

報稱不可崇禎紀事○按紀事謂此疏在文龍被殺後不詳何月下

崇煥蓋不知其決計渡河也時初帝之定逆案也議多出龍錫明史

溫體仁輩謀翻逆案故羣撓之韓御史高捷史堃力持黨局崇禎紀事堃尤以

錫龍錫東林黨魁也明史傳韓御史高捷史堃力持黨局崇禎紀事堃尤以

通內自詡幸存錄皆以得罪公論革職崇禎紀事王永光力引兩人又頗為

龍錫所阨兩人大恨錢龍傳舊額東江歲餉百萬大半不出都門入權

宦橐中文龍死盡失其賂禮部侍郎溫體仁文龍鄉人也剖肝初以

媚璫詩為御史毛九華所劾乃引捷莖為腹心

明史溫體仁傳

至是銜崇煥

每思有以報之關內道梁廷棟曾與崇煥共事於遼亦有私隙遂合

謀傾崇煥

剖肝錄公兼喜關內道梁君廷棟將赴關門詩

捷莖欲借崇煥以

報龍錫因龍錫以及諸人亦成一逆案為翻前案地體仁主之

○按紀事原有捷莖與永光合謀語明史本傳云忠賢遣黨王永光

紀事

高捷袁宏勳史莖輩謀與大獄為逆案報讐蓋采此而刪溫體仁主

之句而明史稿王永光傳則云永光與體仁合欲借崇煥獄株連天

體仁遂相聚合龍錫借崇煥以及龍錫詳諸體仁五疏請崇煥獄而延儒

永光疏救葉廷瑄鵬陂漁話載永光延儒劾崇煥事然則崇煥獄實

煥仁主之也明史大學士馮銓忠賢乾兒也嘗進呈遼東傳誣楊璉

等納熊廷弼賄遂殺廷弼傳首九邊

國史館

至是亦欲以疆事翻

案用數萬金導

大軍西伐

宏光實錄

○按

武臣傳崇禎十一年

銓率鄉人守涿獲

全順治元年

睿親王

征明京畿輔及山東六十餘城

至令以大學士入內院其後屢被劾為忠賢逆黨而始終恩眷不替

宏光實錄鈔我

太宗惡崇煥欲去之

魏源而始終恩眷不替

時情事  
實如此  
遂於十月朔出師用哈刺慎布爾噶都為向導初四日次陽

石木河會諸降附蒙古兵十四日與諸貝勒大臣議征明或插漢眾

謂羣力已合當征明遂進發十九日次哈刺慎之青城大貝勒代善

三貝勒莽爾古泰密言此行深入敵境馬疲糧匱縱得入邊明若會

各路兵來圍或從後堵截恐無歸路  
太宗憮然議班師諸貝

勒力勸進取  
東華全錄○按國權云時警報至或言建州及東不的

謂之養善木譯者異文青城在喀喇沁右翼旗南蒙古游牧記謂即

明初馮勝所築之百餘里據東華全錄是役土人為黑城諸貝勒俱

城離大喜峯口百餘里據東華全錄是役土人為黑城諸貝勒俱

行又會諸歸附蒙古師實傾國而來其初善莽爾古泰係

善莽爾古泰又密議班師蓋畏崇煥也代善莽爾古泰係

宗兄謂之勃極烈遺集有與四勃極烈書  
章京范文程亦進密策令

縱反間去崇煥  
張宸程程駐遵化未從偁京師也然核其情事當在

次青城時行狀亦謂用間張宸所撰傳也縱反間不止一楊太監詳後  
議遂決  
東華全錄  
二十一日朵顏朝浪伯彥等報敵謀入犯  
國權崇煥聞即

調馬步兵二萬

程本直白寬疏督大壽可綱等入衛

明史本傳○按程本直白寬疏崇煥赴援在二

日十八而先遣率教由山海赴援

國權二十五日東華全錄大清兵數十萬

分道入龍井關大安口

明史本傳進圍遵化率教統援兵四千東華全錄馳三

晝夜三百五十里抵三屯營總兵朱國彥不令人逐策馬而西

明史趙率

傳遇 大清督糧兵率教敗之殺其將卓爾糾

羅鄂博惠傳十一月

初四日戰於遵化率教中流矢陣亡一軍皆沒

趙率教傳○按東華全錄率教被殺在十

一月朔疑

遵化圍急元雅尙汰城中兵四百汰兵即開門延

大軍

城遂陷

國權三屯營亦破元雅國彥並自經死明史本傳崇煥之入衛也

以敷奏守山海關

國權奏時官副總兵○按國權敷

以興祚守沙河

開國方略○

云崇煥赴援留興祚遠道臣孫元化調外兵入衛令興祚主騎將

而西蓋誤東華全錄云崇禎三年正月大兵至永平前哨擒一人

來獻言興祚與崇煥同來永平則興祚非元所歷撫寧永平遷安玉

田豐潤皆留兵守初十日抵薊州帝聞其至甚喜溫旨褒勉發帑金

犒將士令盡統諸道援軍明史本傳○按國權云十日勞督師兵三萬金 時昌平總兵尤

世威駐密雲大同總兵滿桂駐順義宣鎮總兵侯世祿駐三河世祿

以城小移通州就食孫承宗年譜崇煥令世威回昌平護陵寢令世祿退

三河為薊後應又以京營不能戰令桂據護都城程本直白窳疏

兵不練器不利分之則可壯聲援合之則難用敵愾此崇煥之苦心

也考明史滿桂傳云桂次順義與世祿俱戰敗遂趨都城不云為崇

煥所遣然孫承宗年譜載帝諭謂崇煥雖兼程赴援却又籍制諸將

即謂令桂等移駐事也玉堂薈記云督師籍制諸將不為無見厥後

疏同崇煥分遣各軍而自當大敵其用意實如此十二日崇煥遇

大軍前哨於馬伸橋敗之副總兵周文郁曰後陣當續至崇煥宿東

城以待國權十三日大軍至駐薊東南角崇煥與相持半日大軍

避而西程本直白窳疏十五日桂世祿與大軍戰而敗東華全錄奔趨都城

明史師而大軍已前薄通州時有言崇煥勾敵者文郁曰我兵宜赴敵

不宜入都崇煥不從越日即抵左安門桂世祿亦至崇煥令都司戴

承恩擇地營廣渠門外國權○按明史本傳云大清兵越薊州桂

西崇煥懼急引兵入護京師此括言之桂

不欲為崇煥用孫承宗年譜帝令屯德勝門滿桂傳十八日國權帝召見崇煥

深嘉慰勞咨以戰守策賜御饌及貂裘明史本傳賜大壽玉帶彩幣餘大

將各緋蟒衣一襲令戶部給芻粟時各軍已饑再日矣國權二十日

大軍偪都城營城北土城關令右翼軍擊桂世祿已瞭見崇煥兵復

傳令左翼軍進戰東華全錄世祿避敵獨桂前鬪城上發大礮佐之誤傷

桂軍甚眾桂亦負創臥關將軍廟中崇煥陣廣渠門西令王承胤等

陣西北大壽陣南以待戰及午國權大軍分三隊前進貝勒豪格趨

右偏敗其伏兵東華全錄追至壕護軍校台弼善前進被殺國史館鄂博惠傳承

胤見我軍銳徙陣而南國權貝勒阿巴泰阿濟格多爾袞由正路入東華

錄全與崇煥鏖戰文郁兩肋集矢如蝟紫髯將軍傳刀及崇煥材官袁昇高

刃格之而折獲免國權而阿濟格所乘馬亦被創死國權按紫髯將

傷六子崇煥南與大壽兵合復進戰國權擊我後隊莽爾古泰軍大清

額駙恩格德爾偕弟莽果勒岱領歸附蒙古兵驟進接戰遂敗奔東華

全錄崇煥令遊擊劉應國羅景榮等追之運河騎多冰陷殺傷千計崇

煥兵亦傷失數百人

自東至其右偏則當西城北承所紀與東華全錄作沙窩門在北京

多爾袞皆娶莊親王舒爾哈齊第四女密店詔以太祖親天姪而降

恩格爾則舍通州而據京城敵力萃煥軍密店詔以太祖親天姪而降

時諸貝勒稱十餘年俱行無敵於崇煥軍密店詔以太祖親天姪而降

云是役收兵後命詔上宥之大臣議阿泰不從右偏進與同途全錄

相離應削爵後命詔上宥之大臣議阿泰不從右偏進與同途全錄

並削職罰德爾自蒙占首之先多則當時挫斲可仍又罰還留與同途全錄

所大當信而崇煥以程之本力直鬪始雖挫而終其士九千本強足在野行

如笑故東華全錄宗豪格阿巴泰兩路兵俱追殺至城壕當時都擲中

謙益紫髯將不肯佐戰稱周也郁亦邊無小觀桂軍被傷事甚覈曹學

知之日督師所迎戰紀當捷本在敵文已迫書明之傳云公案與非身大在

未見殺傷不詳聲叙紀論廣渠門之諱戰故略言已邊不辨小銳載禁書堅

於敗也敵懸軍深入彼命而在速戰我以塞之堅持不勝必深於兵者皆知

貞定一五

卷一

五十一



之胡為乎以戰疑袁公也此論亦甚切當蓋即崇煥令彼無得進而與我戰彼自困之之策當時非不知之不得已耳二十一

日帝遣中官勞桂羊酒令入休甕城而令崇煥進兵國權滿桂傳二十三

日復召見平臺崇煥青衣玄帽入面陳敵勢帝慰諭久之越日崇煥

以士馬疲敝請入休外城如桂例不許國權○按明史本傳叙崇煥請入休外城在廣渠門戰之

前又改外城為城中並誤大軍移屯南海子崇煥因立木柵營城東南隅大

軍進覘之以路險且隘不敢攻東華全錄二十七日崇煥遣鄉導任守忠

以五百人持礮襲擊南海子大軍頗駭遁國權時崇煥僅馬兵九千

擬俟步兵到再戰計程臘月二三日至矣程本直白寃疏○按剖肝

夜行三百里所部馬兵纔九千人先是遵化陷再日兵部始得報帝怒

人意侯步兵至方合力逐北

治偵探不明國權侍郎周延儒以會推內閣不與怨龍錫亦與體仁合

謀錢龍錫傳召對時即言本兵備禦疏忽調度乖張遂下治獄明史王洽傳○按國

權三年四月而大清所縱反間御史曹永祚獲劉文瑞等七人巡

捕營獲木工一人錦衣衛鞠之皆言崇煥通敵謀反錢家修白寃疏王世德崇禎遺

錄○按錢疏云曹永祚捉獲奸細劉文瑞等七人面訊口稱崇煥附書與伊通敵次日命諸大臣會鞫不謂就日辰刻七人入定矣嗟嗟工衣何地奸細何人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遺錄云巡捕營獲一木衣崇煥謀反下鎮撫司勘掌刑指揮李若璉鞠得其枉奏之復下錦將擒一頭目具述崇煥通敵根底李據之入奏此亦一反間然事在後獄

於是都下喧傳以為實

崇煥遺錄○抄遺錄又云都下流言多

一隊傳之一營一營傳之都下達諸內廷聞御前矣大臣黜陟往由此朝廷以為輿論無私而不知其由匹夫恩仇與奸人反間殊可恨也

桂世錄等援軍肆掠畿人不辨又競指為督師兵

侯中貴之園囿墳墓多被蹂躪復環訴崇煥賣好不肯力戰帝心動

崇禎紀事諭令崇煥不得越薊門一步崇煥不知也國權及大軍抵通州

傳諭合城謂爾明君臣不願和好而樂兵戈今抗違者不得不殺非

子殺之爾君殺之也東華全錄○按此事體仁因是密疏劾崇煥謂崇

煥以五年平遼欺皇上而陰與龍錫及洽謀款遂引敵長驅以脅城

下之盟今敵偪潞河龍錫猶大言恃崇煥為長城其黨交口和之臣

是以不得不密糾以破羣欺鷗陂漁話引溫體仁家書○按密疏不

頁卷二十一忠專 卷七 五十二

云崇煥之擒吾密疏實啓其端此亦報國之一念也當時體仁得意  
如此鷗陂漁話云此家書三則見烏程張秋水廣文蠅鬚館詩話係  
體仁與弟幼真者體仁烏程人秋捷莖復疏言文龍以金易遼陽廣  
水與同里而不為之諱其書當確捷莖復疏言文龍以金易遼陽廣

宣二衛既有成約崇煥妬其功而殺之且納款為內應鎖綠山人明

述略云疏連龍錫帝執崇煥龍錫皆前都御史姚宗文忠賢黨也明史

傳文與貲郎少卿原抱奇又劾崇煥懷有異心以忌功故殺文龍而

且減耗軍糧擅撻兵將動造聖旨白晝殺人錢家修白冤疏引宗文

上於崇煥下獄後大壽未叛前其引宗文抱奇疏則崇煥未下獄時

會 大清遣歸順王太監齋和書致於帝東華全錄○按在十一月

桂入甕城浸潤中官亦乘機譖之帝愈不能無惑剖肝錄○按崇禎

宦官權及京師戒嚴命太監王永祚問方略於首輔韓爌以遷都對

帝因是有輕士大夫意乃命太監李鳳翔提督京營軍務觀此則帝

是時漸信內官玉堂蒼記云崇煥為人疏直於大璫鮮所結好毀言

括言之未能指實蓋修明史時不知為體仁輩為之盟此 大清兵至  
牧馬廠時管馬太監二名及三百人降至是 太宗授副將高

鴻中參將鮑承先密計令坐近二太監耳語謂崇煥有密約事可立

就今日即撤兵楊太監者佯臥竊聽記其言二十九日陰縱使歸

全錄○按明史本傳云大清設問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疑官

知之陰縱使去蓋本此據東華全錄則二太監乃歸降非捕獲疑楊

太監陰為我用而自詭被獲竊聽以其言告帝也時陰縱老祇一

楊太監其一固未之縱觀此可見是月小建越日朔崇煥即下獄

奔告於帝帝信之不疑時所入隘口乃薊遼總理劉策所轄崇煥甫

聞變即千里赴援自謂有功無罪明史方遣副總兵張宏謨躡敵十

二月朔聞召議餉入見國推崇煥蓋給之也帝詰問良久及言援兵

入城聲色俱厲即縛下詔獄崇禎密勅滿桂黑雲龍祖太壽同入崇煥

煥趨進見桂等在上所驚沮衣驗示着錦衣衛擲殿下校尉十人

三事崇煥不能對上命桂解衣驗示着錦衣衛擲殿下校尉十人

禡其朝服扭押下錦衣獄國權今逗留何也並不能對命下錦衣獄

於平臺上問崇煥以殺毛文龍今逗留何也並不能對命下錦衣獄

戰慄失措

明史

大學士成基命叩頭請慎重者再帝曰慎重即因循

亦不能至也崇煥傳云桂與崇煥並召見桂解衣示創帝大壽在旁

深嘉歎其事在縛崇煥下獄前疑無識者附會之為是言

何益基命復叩頭曰敵在城下非他時比帝終不省明史成基命傳是日

大軍果移營南趨良鄉東華全錄○按開國方略載大軍至良鄉時遣祭房山金太祖世宗陵為文以告文

內斥言崇禎欺凌不允議和國權云敵騎抵房山呼諸生初一日帝

八人陪祭九龍岡典墓金榜臣亦往此亦用間之一事諭桂總理關寧諸軍與大壽同殺敵國權大壽銜崇煥恩次骨初學齋詩註

遼兵又素感崇煥與桂相疑國權大壽既至軍城上人詈為賊以礮石

亂擊之所遣邏卒又指為間諜被殺程本直白冤疏可綱嘗語崇煥

謂生文龍國不幸用文龍朝廷不幸殺文龍公不幸聞帝詰崇煥以

殺帥召敵崇禎遺錄懼並誅明史本傳初四日國權大壽可綱等遂率所部萬五

千人東潰孫承宗年譜○按時步兵當遠近大駭國權廷棟時為兵部

右侍郎明史梁棟傳當未潰時職方余大成請疏救崇煥廷棟言崇煥音

逆謀殺文龍與元雅大成力辨且言遼兵無主必潰語聞之體仁體

仁曰不然大壽若與崇煥謀即合敵耳否則必殺敵反將安之己而

大壽果潰去廷棟以聞帝召問大成大成奏稱大壽等懼罪非反得

崇煥手書可召之還錄 剖肝 基命亦以為然國 帝因遣往獄所致意崇

煥不可曰大壽所以聽崇煥者督師也今罪人耳詎能得之於大壽

耶大成以大義責崇煥崇煥乃手草蠟書遣騎追大壽錄 剖肝 時帝起

用承宗督理軍務駐通州帝復諭承宗令招大壽可綱等立功自效

孫承宗年譜 大壽方毀山海關奔錦州東華全錄 追騎至出崇煥書大壽下馬

捧泣一軍盡哭其母年八十餘矣聞之語大壽曰所以致此為失督

師耳今未死何不立功為贖從主上乞督師命耶軍中皆踴躍錄 剖肝

及承宗遣馬世龍賈詔至大壽遂斂兵待命孫承宗年譜 ○按年譜

史本傳云帝取崇煥獄中手書 方大壽之東潰也體仁即劾龍錫挑

大壽東行以為怙逆地既 擒奸輔膽落復挑祖大壽引兵東行以為

怙逆地吾不能再疏以堅學斷書語即 捷復疏言崇煥道弟通欵

遠在數年前其斬將剪忌近在數月內今敵兵豈無故而致陛下細

審前後情形崇煥罪案自定龍錫發縱指示臣不勝痛心當執縛崇

煥時大壽口不稱冤兩日後忽起異心殆由龍錫崇煥所挑激外示  
專制內脅至尊因以漸成款局兩人陰謀詭計目中尙知有天子耶

明史稿錢龍錫傳○按國權捷上時廷臣心憫崇煥者皆憚於體仁  
此疏在十二月十六日疏語略同

不敢救錄肝給事中錢家修布衣程本直疏白崇煥冤帝並不聽督

師事蹟○按家修疏云臣浙江秀水人也前以貢生陳誅魏忠賢蒙  
聖德廣覆如天寬臣萬死今年春復起臣職云云此當即明史魏忠

賢傳奏列十大罪之錢嘉徵朱彝尊明詩綜云嘉徵海鹽人順天副  
榜選授松溪知縣還自閩卒於里蓋不知其改名家修後為給事中

本直未詳據疏中語云臣從崇煥月日詳疏語壁率家四十餘口詣  
則大壽潰後崇煥疏友二疏俱無月日詳疏語壁率家四十餘口詣

在監語此義士深知崇煥冤者其未詳程疏辨任敵越薊復縱使  
代京及散遣兵密成蓋知戰事云此非羣疑旋下本直於獄錄○肝

之誤中實敵問之密成蓋知戰事云此非羣疑旋下本直於獄錄○肝  
按袁督師事蹟有本直旋聲紀云申之秋將赴西市又云願余棄

市之復師事蹟有本直旋聲紀云申之秋將赴西市又云願余棄  
其上年曰對癡心人兩條潑膽漢九原之下目為瞑也壬申為崇禎

五年本直蓋後崇煥二年論死今北京廣東滿桂乞餉一萬金徧餽  
土境無碑處也

是月十六日桂以中使趣戰云桂乞餉一萬金徧餽

督諸將出陣軍無號令不能約束

大軍自良

鄉回以精騎四面蹙之桂與孫祖壽俱歿明史滿大清遂遣榜式

達海賈議和書二置德勝安定門外而移師自通州向永平東華全錄○按

此亦用間之一事時崇煥已下獄興祚在沙河因馬疲於永平營易

馬二十四攜所隨十五人蒙古兵五百人以行聞崇煥下獄方開國

而承宗抵關門天香閣集乃謁承宗於馬前涕泣請效死承宗即遣合諸

將兵護永平遇大軍於青山營帽兒頭除日興祚為東語東幟銜

枚疾走入砍敵營斬獲五百九十二人掠馬駝輜重而回孫承宗年譜○按東

華全錄云時喀喇沁載所掠俘途次會食興祚襲斬五十級令我

太宗聞之集貝勒大臣議謂擒興祚勝得永平即遣貝勒阿巴

泰濟爾哈朗追之東華全錄諸將方收兵太平寨各歸信地興祚至兩灰

口大軍猝至以馱馬逸不及甲箭衣自卯至申力戰殺傷無算孫承

宗年大軍叢射之興祚乃死而身不仆天香閣集時三年正月朔日也

孫承宗年譜○按東華全錄作正月初三日大軍裸興祚棄諸野榜式庫爾纏席裹瘞



之 太宗怒命碎其屍以徇 東華全錄○按東華全錄又載天聰七年二月誅庫爾纏云先是與

祚欲逃庫爾纏與交厚力保之謂此人忠誠斷無逃理使彼聞之何以自安 庫爾纏止之潛以衣衾殮葬 上遂不加稽察興祚竟逃及死濟爾哈朗欲攜屍還

以此款罪重遂論死觀此則興祚死後四年 庫爾纏復收其屍 蓋深恨興祚為崇煥用也 興祚既死永平遂失守未幾灤州亦破 孫承宗 興治在

皮島聞兄死佯設齋薦繼盛往弔伏兵出執之袖出一書宣於眾言

此繼盛將上諸朝誣以誅我者遂殺繼盛令島中商民奏請恤興祚

而命己鎮東江 明史黃龍傳 會敷奏返宥遠恐被逮亦日夜謀歸東江與

興治期會興治遂揚帆至長山島 初學齋詩註○按興治敷奏皆為自全計敷奏後未詳疑歸里或卒

也 朝中大駭 黃龍傳 侍郎沈演言興治與敵釁深宜擇恩信者撫定之

使悉銳搗巢敵必自疑興祚素重敵中內應必不少 國承宗乃遣文

郁招之興治聽命請殺敵自贖 孫承宗年譜○按文郁撫是春大壽定興治事詳紫髯將軍傳

可綱既歸承宗 大軍攻樂亭大壽以精兵邀之斬三百一十四級

可綱等於開平亦斬六十七級三月 大軍往遵化復欲西大壽設

伏誘至雙望兵四起斬五十三級孫承宗年譜四月承宗令可綱督諸將

營雙望諸山綴永平之師而令大壽直趨灤州明史何綱傳五月大壽至

灤麾鄉兵人砍一柳頃刻平其壕遂克灤城潰兵冒雨出伏騎邀之

殺掠殆盡 大軍自永救灤知灤破又遇可綱邀擊遂屠永城中萬

餘人從冷口遯去而承宗調回尙政東還千餘人復攻克遵化四日

而四城皆下時驚以為神孫承宗年譜○按東華全錄記四城失守

全錄云阿敏盡收遷安守兵及縣民入永捷聞帝以所復地方皆遼

兵力復欲用崇煥有守遼非蠻子不可語剖肝時體仁已入閣孫承宗

申野錄○按野錄云四月進體仁東閣聞之大懼遂連疏力請殺崇

煥廷棟亦再疏持之復弭尙政節鉞令揭證殺毛市米二事為資敵

私通反跡凡諸為崇煥者皆斥削御史羅萬爵官以其為崇煥申辨

不證叛逆也御史毛羽健曾有疏難崇煥五年方略謂與欵敵謀亦

謫戍去關外將吏士民日詣承宗號哭請代雪承宗知內旨已定不

敢上請大壽以官階贈蔭請贖亦不允

蓋尚有三疏其力居多密疏大證未必知堅實六信疏也尚政亦邑舉人表萬爵吉

文龍時其居七年進士官崇煥劾之事職未詳卒據傳明史亦有

云主人萬陸澄源以韓燿傳疏體仁權疏督為錢崇煥對體仁

上疏其體崇煥五年韓燿疏見國權疏督為錢崇煥對體仁

今年減其難壯方略此非國權疏督為錢崇煥對體仁

積粟五敵問一果屬秣我擊之守兩策故於師庭掃穴然對體仁

或十督不犯或一兵秣我擊之守兩策故於師庭掃穴然對體仁

今督師以八關門見眾十亦攻未足言如別有調發人邊如

兵不用三卒十萬少擊眾一五攻未足言如別有調發人邊如

也先果饋糧於敵極目沙無糧可抑師行糧一別有調發人邊如

用法何悠也我害不局勢支初起有農路無進三之積未見及積西貯

不轉憐餉乎蓋今兵十萬以守關門而置重兵日守三乎萬以成全遼

而不足今餉四百萬以養關兵而尚不足他日餉四千萬以養成遼兵而益無餘將竭天下之力以供一遼事有不忍言矣督師於此未見明陳曰我何後用與詐及請餉三百萬為平遼計也八月初四日龍前蓋不知其後用與詐及請餉三百萬為平遼計也

堇復疏論崇煥國權廷棟等又造為飛語流布內外傳之禁中以甚其

罪剖肝錄○按陳貞慧過江七事引姜曰廣語云梁大胸殺袁梁後

京師懼懼重誼服大黃藥卒帝乃諭刑部限五日具奏十六日帝御煖閣宣基命

體仁等入對推國帝欲族誅崇煥基命言邊臣良苦處邊臣不可太甚

帝怒曰汝謂應如何基命曰臣不過為邊臣起見恩威出自陛下帝

謂免族誅流其妻子沒其財產可乎體仁跪奏曰聖恩浩蕩矣時基

命年七十跪幾不能起行狀○按剖肝錄云大成往見廷棟曰公作

易尚書矣前此非成則斥無有能免者公今日斬崇煥能禁邊場之

無事乎吾恐異日又將以崇煥為題目也廷棟色動言諸體仁得末

減明史錢龍錫傳云體仁欲指崇煥為逆首龍錫等為逆黨更立一

任而止即其案偶謀既定欲發自兵部廷棟初許之後憚帝英明不敢

煥由體仁而謂廷棟言之得末減仍不免墮其律中也帝遂出御平

臺諭諸臣曰袁崇煥付託不効專事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

殺帥縱敵不戰散遣援兵又潛攜喇嘛僧軍中堅請入城卿等已知  
之法司定罪依律家屬歲十六以上斬十五以下給功臣家為奴今  
特流其妻子兄弟餘不問汝等更何言諸臣頓首謝

之謂體仁輩是日遂磔崇煥於市

諸誣疏也 莊烈帝本紀明史本傳云卿等已知

言昔在都中見磔崇煥時百姓將銀錢買肉遺錄云當時喧傳大噉之

食時必罵一齒及行刑百姓食其肉又崇禎遺錄云當時喧傳大噉之

謀反人切齒及行刑百姓食其肉又崇禎遺錄云當時喧傳大噉之

為崇煥賣國至有啖其肉者其畫語皆出自內閣書院

言能廷弼每遇朝審行道之者必畫語皆出自內閣書院

化真買出之仁輩欲重罪以寬己楊士聰謂畫語皆出自內閣書院

肉事亦體仁輩欲重罪以寬己楊士聰謂畫語皆出自內閣書院

於如亦體仁輩欲重罪以寬己楊士聰謂畫語皆出自內閣書院

復散結奸蠹畏哉化貞按國權載崇煥後帝信論曰奸袁之刻毒至  
欲何為姑赦不廟社妻驚生靈塗炭神人共忿重辟夷使堅請入城入  
律正法姑赦不廟社妻驚生靈塗炭神人共忿重辟夷使堅請入城入  
即諸捷語疏略及其罪令煥政揭中語也然疏與米資盜糧未詳事  
考烈皇小識云崇煥已而敵龍盟誓堅持不喇僧之入建州不啖厚  
利欲解文龍議以就龍耳有敵龍盟誓堅持不喇僧之入建州不啖厚  
文龍此即捷莖疏中斬帥以踐敵不為語國權云束不以收功開糶南臺

堡西我貂參邊臣俱不可獨崇煥許之時東不的為建州審米謀犯  
其諸誣疏而信以爲真如夏允彝疏中明季稗史紀崇煥事多本此論  
及遺民之錚錚者而亦皆爲所惑幾於衆口一辭必密乎此然後可  
士讀明季諸史也○又按所開國方略云天聰三年二月然後可  
太宗令蘇布地作書遺明議和邊圉今滿洲國以強兵深入臣等  
暇爲臣等離其被困苦足無久受厚恩是以國上若交好滿洲國  
不使臣等離其被困苦足無久受厚恩是以國上若交好滿洲國  
以罷師旅則朝廷赤子獲享太平而邊防屬國亦得安堵不然臣等  
愁困小民怨苦何時可已恐失養斯民恤國之道當時明人  
得書故疑爲向導然此乃設間之一事蘇布地是崇禎三年詳後  
屬疑問據東華全錄三衛降服在天聰四年秋卽崇禎三年詳後

口在遼者徒流浙復改黔在籍者流閩罪止妻子女及同生兄弟餘

俱免剖肝崇煥無子籍其家亦無餘資天下冤之明史本傳○按行

錢不惜死之訓死之日家徒四壁所沒者皆同產兄弟崇煥子兆基  
與弟崇煜及祖遺薄產一查不再問仍留其祖遺屋數椽以棲崇煥

終天年使崇煥定罪後文龍子承祿訴父冤不聽國權及死東江舊弁

周文焯亦疏訴文龍冤帝下諭謂文龍歷年糜餉牽制無功豈得乘

機借端希圖忠義世始知殺崇煥爲文龍報仇者非帝意時又有義

頁三二五專 卷七 五十八

士許俊兩疏為崇煥頌冤語甚切直帝亦不深究崇禎紀事○按紀

提兵至京營於某處發火器矢石斬首若干云款云勾則三日所得首級何來若云不戰為退則後此能

戰者何人疏入下部擬其人謫成俊復上疏曰崇煥若非律疏入亦不

臣為逆黨當與袁同誅若袁非賣國則臣無罪謫成俊復上疏曰崇煥若非律疏入亦不

先是崇煥逮問捷疏劾崇煥即指疏中輔臣低回相商語謂龍錫

為同謀講官文震孟勸龍錫痛辨謂明主可為忠言龍錫不從烈皇

疏言此崇煥誇詡之詞不宜坐臣朋謀罪並辨挑激大壽之誣帝慰

諭之即起視事捷疏再攻詞益危切明史錢龍錫傳龍錫乃悔不用前言遂

致仕崇禎紀事大學士韓爌崇煥座主也三年正月抱奇亦劾爌主款誤

國招寇欺君宜與龍錫並斥爌三疏自引去明史韓爌傳二月工部主事

李逢申劾基命謀脫崇煥罪故乞慎重基命求罷不允明史成基命傳及八

月革復疏論崇煥并言龍錫主張崇煥斬帥致兵倡為款議以信五

年成功之說賣國欺君秦檜莫過龍錫出都以崇煥所畀重賄數萬

轉寄姻家巧為營幹致國法不伸帝怒錢龍錫傳令廷臣並議崇煥龍錫

罪後誤本紀逮龍錫在磔崇煥後一日則同時議罪可知基命時

病不入直錦衣張道濬以委卸劾之工部主事陸澄源疏繼上基命

奏辨曰澄源謂臣嘗兩首廷推皆韓爌等欲藉以救崇煥當廷推時

崇煥方倚任安知後日之敗乃預謀救之其說祖逢申道濬不逐臣

不止乞放歸明史成基命傳及磔崇煥基命不能救行狀越日遂逮龍錫國權基

命三疏引疾成基命傳九月遂去位明史周延儒傳十二月龍錫下獄因疏辨悉

封上崇煥原書及所答書帝不從部議龍錫大辟決不待時且用夏

言故事設西廠以待四年五月大旱刑部尚書胡應台等乞宥龍錫

乃命譴戍定海衛明史稿錢龍錫傳大學士何如寵當帝欲族崇煥時亦為

解免及籍其家得往來書一篋如寵請付閣中已而帝問之對曰焚

之矣逾年亦以畏體仁故乞休明史稿何如寵傳自基命去位延儒體仁相

繼為首輔體仁入閣凡八年為首輔者五年時邊警雜沓體仁未嘗

建一策惟日與善類為仇及放歸其所推薦皆效體仁蔽賢植黨國



事日壞以至於亡明史溫仁傳初崇煥薦象乾撫虎墩兔崇禎紀事及就撫插

漢之抗衡東人者二年西部無警明朝紀事本末補二年九月象乾以老病

告歸逾月 大兵入龍井關邊報誤以為東不的及插漢合兵國權三

年承宗既復四城乃遣大將王威出討朵顏搗其巢大獲明史孫承宗樸傳

時東不的已卒外藩傳在四城未復前據蘇布地從征明克遵化州尋卒蓋

仇於是哈刺慎汗及朵顏三衛遂隨蒙古阿嚕部長並歸大清東

全錄天聰五年與朝鮮書○按書云去年秋元太祖弟哈薩爾後裔

開國方略云天聰四年十一月是來朝故宴之與朝鮮書稱哈薩爾後裔

特部阿嚕四子外藩傳誠至是來朝故宴之與朝鮮書稱哈薩爾後裔

為科爾沁札賚特杜伯爾特蘇爾斯阿嚕科爾沁四子部落俱稱阿嚕部又

安烏喇特八部之祖不言有阿蘇特然與四子部落俱稱阿嚕部又

稱烏喇特八部之祖不言有阿蘇特然與四子部落俱稱阿嚕部又

總兵王世忠散撫賞銀多所侵盜插漢咸怨朝受賞暮即剽掠議者  
多咎大同巡撫張宗衡壞款起豐宗衡憤復上疏詆主歛之謬明史張宗

傳 八月二十六日虎墩兔遂率兵逼大同國權已復擁衆至延綏紅水

灘乞增賞未遂卽縱掠塞外總兵吳自勉禦却之明史韃五年正月

套部着力兔以三百騎入定邊爲虎墩兔求款總兵曹文詔擊之斬

百四十級國權虎墩兔復犯宣府宣鎮賀虎臣潰走故總兵杜文煥禦

之始退明朝紀事時虎墩兔又以阿嚕部東降復率衆至西拉木輪

河掠其營四月 太宗親征之虎墩兔大懼棄歸化城遁東華全錄

大兵入宣府巡撫沈燦與中官王坤遣使議和饋金帛牢醴師乃

旋明史熊六年五月虎墩兔合套部五萬騎薄靈州虎臣戰死明史賀

傳 帝命世龍代爲宣夏總兵七年插漢及套部屢入犯世龍大敗

之俘斬一千有奇明史馬時虎墩兔益西徙部衆潰散五月

太宗復親征之分兵入龍門克諸城堡插漢諸部悉歸附虎墩兔遂

走死打草灘東華全錄○按打草灘一八年二月 大兵趨河套收

其餘部明史稿莊五月虎墩兔之蘇泰太后及子額哲降九年三月

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貝勒上

太宗尊號遂改國號曰大清

改元曰崇德

東華全錄

而崇煥所用興治

初學齋詩註

自承宗撫定後九月襲

敵於青山鳳皇城斬三十餘級

國權

承宗因請移興治於旅順責以恢

復部議逡巡不果

烈皇小識

沈世魁者文龍前協副將也

僧今釋平南王元功垂範

有

女絕色為文龍小妻倚勢威行島中

明史黃龍傳

文龍死女復事繼盛

初學

齋詩

四年三月興治殺世魁家世魁率其黨夜襲殺興治

黃龍傳按東華全

錄云先是興治收集逃亡滿人相鬪滿人戰殺興治及其兄興亮挈

煽惑島中漢人與在島滿人相鬪滿人戰殺興治及其兄興亮挈

所餘男婦三百餘人來歸於是誅興治與治人相鬪而反陰誘滿人

興賢等沒其婦女為奴初學齋詩註云島人相鬪而反陰誘滿人

誅二說與黃龍傳不同疑世魁全錄係據人之言故不知為世魁

計五月總兵黃龍洩皮島受事東華全錄猶按黃龍傳云龍洩皮島

作亂此謂龍洩島在興治死前誤東華全錄云黃龍洩皮島

女復事龍島人奉之不替

初學齋詩註

十月龍部卒假索餉名

黃龍傳毛陳劉

黃匹姓然興治殺世魁家似未 十月龍部卒假索餉名 黃龍傳毛陳劉

於別室世魁實為謀主諸亂者皆以大將禮奉世魁偃然受之副將

尚可喜等斬亂者相與出龍世魁大沮龍欲殺世魁可喜以文龍故

為之解世魁不之德也元功垂範○按黃龍傳謂十月之亂為耿仲

故寬宥之元功垂範係可喜先是興治死仲明及孔有德逃之登州

生時命僧今釋作其說當信○按記引謝三賓語云文龍死後島中繼有

夤緣為將陳繼盛劉五之變耿仲明李九成孔有德等逃散四方既

而聚登州夤緣為將劉五即興治仲明兄弟為興資遣歸明興治

死故逃往登州疑有德等亦興所資遣故與之同逃東華全錄云

仲明有德遼東人太祖取遼東時奔入皮島為文龍部下末

將此仲明來歸後隱興資遣事而以文龍末弁為信閏十一月登萊

言三賓與平仲明有德之亂著有視師紀其言當信部將劫有德叛還

巡撫孫元化遣有德等援大凌至吳橋明史稿莊紀部將劫有德叛還

攻登州平叛記會龍以部卒之亂捕斬仲明弟仲裕而疏請正仲明主

使罪黃龍傳五年正月仲明遂為有德內應登城陷未幾文龍養子承

祿副將陳有時亦渡海同叛及有時被殺承祿就擒磔於都四月仲

明有德遂奔大清平叛記至瀋陽即請兵襲龍於旅順龍兵不支戰

歿元功垂範○按明史本傳云崇煥誅文龍帥失主帥心漸撫其

也興治死而逃不文龍承祿有德承祿有亂故從亦不文龍死

謀承祿官副總兵棄官歸杭州崇煥捕得鍛鍊之令誣服與父文龍

憤崇煥亦變色已竟殺之此不知承朝議以世魁代龍並用其猶子

志祥為中軍初學齋七年二月世魁欲殺可喜可喜亦投大清元

垂範島中勢益孤黃龍九年大清既收插漢無西顧憂遂東謀朝鮮

明朝紀事本末補十二月太宗親討圍李侗於南漢山城十年正月

侗降全錄明遂失屬國初學齋四月大軍向皮島副總兵金日觀

力戰死世魁走石城島莊烈帝亦陣歿志祥欲得世魁勅印監軍黃

孫茂不予怒殺之而率所部降於大清逾年夏兵部尚書楊嗣昌

決策盡遷其軍民盜錦諸島遂空黃龍然崇煥所築寧錦二城自承

宗復四城後督師山海大壽仍駐錦州孫承宗年譜國朝議又復

設寧遠巡撫廷棟推邱禾嘉才遂令駐其地明史邱禾嘉傳大凌右屯二城

承宗初用崇煥計設兵戍守明史孫承宗至是禾嘉議復廣寧承宗

言廣寧道遠當先據右屯築城大凌河以漸而進廷棟主之遂以四

年七月興工孫承宗傳命大壽可綱護版築何可綱傳工未竣東華全錄大清十

萬眾來攻何可綱傳太宗以善射精兵盡在此城攻之恐傷士卒

乃列營掘壕以困之而殲其出樵穫及偵者國史館城中兵屢出

悉敗還邱禾嘉傳承宗遣總兵吳襄及監軍張春等合步騎四萬往救次

於長山 大清騎兵衝其營縱橫馳突矢下如雨襄大敗擒春等及

參將以下三十三員孫承宗傳春不肯降完髮居古廟中久之死東華全錄

春嘗為在晉所劾崇煥疏救之稱為廉惠者也明史張十月 大

清致書招大壽大壽曰我寧死此不降也東華全錄己而糧盡食人馬邱禾

嘉傳大清復致書大壽及可綱等大壽許諾獨可綱不從大壽令掖

出城外投於 大軍前可綱含笑而死東華全錄明 大壽與副將劉

天祿等三十八人俱降東華全錄旋以妻子在錦州請設計誘降其守將

而留諸子為質遂脫還大凌人民商旅三萬有奇僅存三之一悉為

大清所有城亦被毀

邱禾嘉傳○按築大凌本崇煥策其後為督師但拒之河不復議築者以敵所必爭且非

恢復所急也承宗不知仍用前策又昧於不利野戰之戒倉卒赴援以致大敗可綱死大壽脫還自是崇煥所練精兵承宗藉以復四城

者於斯

大壽還至錦州復為國堅守

國權

大清賜之書不報十年

大清以蒙古輸誠朝鮮底定皮島廓清諸捷音宣示大壽仍不報

國

史館補大壽傳

十三年三月

太宗定策圍錦州先遣兵駐義州屯田

而命濟爾哈朗多爾袞為左右翼更番戍守由遠而近重困之

東華全錄

錦州告急十四年五月薊遼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率八總兵軍

十三萬馬四萬集寧遠芻糧支一歲大壽遣卒自錦州逸出傳語毋

浪戰但以車營徐偃出境承疇乃議以兵護糧餉輜重由杏山輸松

山再由松山輸錦州步步立營以守為戰而兵部尙書陳新甲以師

久餉匱遣張若麒赴軍若麒密勅趣戰承疇不敢持前議遂進兵松

山留糧芻於寧遠杏山諸處

太宗親統大軍橫整大路斷杏

山之餉并分軍敗其護餉之兵承疇背松山而陣夜屢突營不利

太宗知其必走乃夜布伏諸要隘吳三桂等六總兵遁追兵伏

兵迭擊之皆潰入杏山總兵曹變蛟徹兵入松山與承疇民仰困守

突圍五次皆不遂杏山兵復奔宣遠 大軍阨險掩殺三桂等僅以

身免兵被殲者先後五萬三千七百餘人於是松山援亦絕十五年

二月副將夏承德為內應民仰變蛟等死承疇降東華全錄明史陳

蛟大壽不得已亦降國史館祖大壽傳○按崇煥疏言但恐其反

傳用是策疑見崇煥疏也大壽語承疇毋浪戰以車營偪出境亦崇煥

遺策承疇不能用故敗其困守錦州自 大兵相偪至降實二年被

圍者一年亦因崇煥策 太舉朝大震帝祈籤於奉先殿遂決

和議魏源聖武記 手詔新甲往來者數十明史陳太宗乃致書

於帝令歲餽金萬兩銀百萬兩而報以人淺千斤貂皮千張其陸地

以宣遠雙樹堡海上以黃城島為界東華全錄帝猶諱言和以新甲泄之

下之獄尋棄市陳新甲傳○按我朝自崇煥死後屢書與邊臣議



宋金歲幣無異故復書允之與崇煥時 初 大軍屢入塞不能得尺

寸地 魏源 聖武記 九月 大清諸將請直取北京 太宗曰取北

京如伐大樹從旁斫則仆我先克關外四城再克山海乃可得也時

三桂守寧遠三桂為大壽甥 太宗乃遣大壽作書招之三桂

猶豫未決十六年八月 太宗崩 世祖章皇帝即位遣

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征寧遠克中後所及前屯衛 東華全錄 時流賊李自

成福京師帝以三桂守寧遠有功欲倚以禦賊封安平伯而令薊遼

總兵王永吉徙寧遠兵民五十萬入關三桂留精銳殿後甫至關而

京師陷三桂乃遣部將乞師我 朝順治元年四月睿親王多爾袞

統師至寧遠三桂上書請速入關 國史館 逆臣傳 大清兵遂進敗自成

入京師明亡 明史稿 莊烈帝本紀 ○按崇煥之策撫西部用東江守

也 茲故備言之 以見 福王時粵人主事梁稷中書鄺露疏白崇煥冤

得服爵賜葬 鄺露嶠雅留都 贈梁非馨詩註 桂王在粵復賜諡曰襄愍 全祖望 鮑琦 亭外集 引高

武選宇泰集○按高宇泰集云南都已為請卹者未及施行桂玉  
在粵會北來者以太宗檔子所言雪崇煥之寃始復官賜諡  
曰襄愍考明人謂南京曰留都據嶠雅則福王時已服爵賜葬云未  
及施行者崇煥葬北京之廣東義園未及改也其賜諡在桂王時鄭  
露殉節在佟李入乾隆四十八年五月高宗純皇帝諭曰袁

崇煥督師薊遼尙能忠於所事而其時主闇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

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着查其子孫有無出仕東華全錄尋奉特

旨官其五世嗣孫炳為峽江縣丞彭志嘉慶三年九月復予祀賢良祠

東華全錄韓閏昌亦邑人采訪冊隸崇煥麾下官都司領尙方劍崇煥召對

時大壽三桂及閏昌從崇煥被縛三桂隨大壽東奔閏昌獨自投於

獄崇煥既死刑部尙書胡應台憐閏昌審讞再四僅擬戍陝之鎮番

衛自都至陝所過知其忠盡酒饌恣所飽陝督欲令官營弁辭因留

為諸營教師凡十三年乃削髮為僧還粵母久寤許其妻別適雞鳴

即發舟去矣是夜漏二下閏昌忽叩門至母驚曰人耶鬼耶閏昌曰

兒人也妻聞之遂不嫁閏昌感其異蓄髮生二子已復削髮為僧每

與人道崇煥事輒泣下謂冤必終白云

行狀 ○按崇煥死後閩昌成  
陝十三年正鬪賊破陝稱帝

之時故以僧遁及生二子復為僧則當  
在佟李入廣州之日不肯薙髮而然

論曰世傳明史列傳為萬季野

斯同

作而袁崇煥傳尤為注意以今

考之譌闕尚多其最誤者則未審東江所在而於毛文龍逆跡又不  
盡詳且附會之以為妄殺其於虎墩兔劉興祚事概不之及而五年  
平遼方略一若大言自詭而不究其成算之未得行其獄之冤雖知  
為我 朝設問又不知實出溫體仁皆失之大者也夫崇煥之守遼  
錦世競稱其功然尚非至計迨督師再召乃始變其方略銳意平遼  
觀其起用王象乾以撫虎墩兔使敵多所備而我少所虞猶之乎前  
策也至其練遼兵遼馬用之野戰而不僅恃堅城大礮為固防其用  
東江則又虛帥以待有功俾興祚兄弟為之效死誠使薊門增備畿  
輔無驚而又不撓其渡河之計吾知崇煥謀畫必將謂遼河壓其前  
東江擣其後外圍既急內潰必多其於恢復或不俟五年未可知也

天不祚明璫燄未燔羣凶揚竈而帝亦憤憤自壞爾萬里長城此非我朝之間能殺崇煥實體仁輩用我朝之間以售其奸使帝殺崇煥也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崇煥其奈之何哉或曰崇煥之前有熊廷弼崇煥死後亦尚有孫承宗而明史謂議戰守自崇煥始崇煥死明邊事益無人亡徵決矣何也曰此萬氏之特識也當廷弼時廣寧猶未失廷弼不於大凌錦州宜遠節節固守步步應援而建山海天津登萊三方布置之策夫天津登萊之水師豈能陸戰以收四衛而山海遼遠之步卒又豈能竭蹶以援廣寧故廣寧一失廷弼與王化貞俱走入關此未足言戰守也承宗城宜遠城錦州俱崇煥策其收復四城亦崇煥兵然而大凌之築旣不知敵所必爭長山之援又不知我所以戰遂使崇煥時精兵健將死降殆盡一蹶而不可復興此亦不足當邊寄也然則若崇煥者其眞我朝勅敵也夫



明季東莞五忠傳卷下

九龍真逸著

鍾菁華校印

陳策

蘇觀生

張家玉

陳象明

陳策字純伯一字翼所城內人張志幼英敏貌魁偉嘗從羣兒戲畫地

作陣談笑指揮羣兒拱伏聽命陳氏家傳及長攻春秋左氏學以忠義自

許萬歷四年十三年兩中武舉十四年登進士授廣州左衛所鎮撫

擢恩陽守備以勦珠池盜李茂功遷廣海遊擊攝廣州海防參將潘棧

元廣州鄉賢傳多所擒獲內海肅清張志二十五年總兵陳璘統廣東兵五千

援朝鮮明史陳璘傳策從璘擊倭分備露梁島時三路進兵敗倭酋平清

正於陸巨酋關白平秀吉者擁衆二十萬據釜山復佯求封貢以緩

我師而陰濟舟襲露梁島爲清正援策獲其奸細潛師邀之出倭不

意焚其舟殆盡廣州鄉賢傳○按皇明通紀云東路麻貴西月經略

水路陳璘明史陳璘傳稱璘提督水軍與貴通及董一元分道進者

是也惟璘露月石曼子引舟惡璘救行長營十露尚數百艘氣甚舟救統蒼船擊並焚死石曼子

艇倭泊露梁尚數百艘氣甚舟惡璘救統蒼船擊並焚死石曼子

州府志載明諭政撰陳舉傳云倭列陣露戰抵營十里公令諸

將卒五鼓明諭政撰陳舉傳云倭列陣露戰抵營十里公令諸

少頃鄧子龍朝鮮大將李滄臣皆死會大敗賊船千艘俱為灰燼七

冊所載未其能或加據此則璘成功第一也倭平復從璘督廣東兵征播

曾楊應龍張志二十八年二月璘軍次白泥應龍子朝棟率眾二萬渡

烏江迎戰明史陳璘傳策敗之追奔至龍溪山陳氏家傳璘進軍龍溪偵知賊

有伏令策用火器擊之賊大潰退四牌保兒圍明史陳璘傳璘攻下四牌

及七牌諸山應龍挈妻子奔海龍圍其圍怪石巉岬絕頂拂漢四壁  
若削二道如綫時三省合攻而各有期璘屆期先發兵圍前吶喊疑  
賊令眾兵於五鼓脚枚從山後躋攀而進陳太保傳策奮勇先登斬九百

二十餘級生擒應龍子維棟降其黨二千餘應龍平廣州鄉賢傳

六月六日麟與吳廣當進兵夜四門衛枚上賊軒睡斬其守關

者樹白幟鳴礮賊大驚潰散應龍自焚廣軍亦至賊盡平又明史吳

廣傳云廣與麟從州後登應龍急自焚死獲其子朝棟廣中

聲絕而復甦明史播州宣慰司傳亦云吳廣獲其子朝棟致麟與

俱韶州翁源人策雖隸麟麾下時蓋從廣進兵朝棟統苗數萬分

史稱廣獲也皇明通紀云萬歷二十八年三月楊朝棟統苗數萬分

三路迎敵鋒銳甚我師來攻數陷陣遂移師討皮林時皮林苗焚五

開南城陷永從圍中潮所明史陳策奉勦五開皮林諸酋復永從縣

改四川豐茂游擊擢威茂參將旋奉勦鎮雄等番有功擢遵義副總

兵鎮撫建南在任十六年威信大著常署知州事民夷懷之廣州鄉賢傳

遼事起四十七年十一月兵部右侍郎楊應聘請調湖廣永順土司

兵八千人都指揮使彭元錦領之保靖土司兵五千人宣慰彭象乾

領之四川西陽土司兵四千人宣撫冉躍龍領之石砫土司兵四千

人應襲馬祥麟同秦邦屏領之督以遵義參將童仲揆切策援遼總

兵官統各軍報可

談遷國權按明史童仲揆傳云擢總兵督川



以參將副策其已而元錦以三千塞貢四十八年七月兵過通州潰

去巡撫徐兆魁言其無益罷之明史永順土司傳是月象乾至涿州病兵逃

散者三千餘人明年象乾遣子姪率親兵出關明史保靖土司傳經略熊廷

弼以土兵不願屬漢將惟以川兵付策令防守虎皮驛其土兵付高

出暫理同川兵貼防王在晉遼事實錄○按此言土兵係湖廣保靖

龍調保靖五千又逃散三千餘策所統祇西陽石柱八千耳泰昌元年十二月遼事實錄○按明

元經略袁應泰欲城清河撫順議三路出師用大將十人各將兵萬

餘策當其一未行明史本傳○按遼事實錄應泰題云職會督臣文

大將撫順六員清誠又以尤世功充總兵官朱萬良將騎陳策童仲

兵官賀世賢李秉誠又用監軍道牛維隆總兵官侯世祿副總兵梁

撥將步各一萬清河用總兵官事內侯世祿姜弼將騎梁仲善將步各

九萬寬變用金復道胡嘉棟副總兵官劉光祚行總兵官一萬疑益

以保靖

策具呈巡按張銓求再調川土兵五萬願獨以步軍滅敵銓

寢其奏

沈國元兩朝從信錄

天啓元年二月

大兵攻奉集策率兵擊却之張志

○按遼事實錄云天啓元年二月經略袁應泰奏昨敵人以數萬騎圍奉集自以爲戰無不克乃虎皮驛兵將赴援揚塵大起敵遂引去所謂人有必死之心足見一班矣又明史西陽土司傳云冉躍龍遣子天胤及交光等領兵四千赴遼陽割虎皮長山等處解奉集之圍即其事明史三月大兵薄瀋陽明史賀策移兵黃山以遏瀋奉之本傳失載

衝分營札渾河南遼事實錄○按黃山原作皇山渾河原作橫河茲

浙兵三千餘名大將戚金張名世在河南札營蓋策張銓奏云止留移駐黃山者係川兵分札渾河南者則浙兵營也

世賢尤世功俱戰死明史賀策統川兵自黃山赴援渡渾河距城七

里分立二營兵皆執丈五竹柄長槍大刀利刃鎧甲之外冒以棉帽

棉被 太祖令右翼四旗兵取棉甲楯車進擊之紅甲護軍奮

勇先進鏖戰不退我參將布哈遊擊朗格錫爾泰歿於陣 太

祖復令後軍往助衝突而入方略時巡按張銓檄副總兵朱萬良

姜弼之兵屯虎皮驛爲聲援觀望不敢動遼事實錄○按明史本傳

及圍急始前一戰即敗走致開策知援絕激勵士卒奮力死戰自

國方略二將係策死後始前一戰開策知援絕激勵士卒奮力死戰自

辰至酉殺數千人張志○按遼事實錄云敵以鐵騎五萬四面蹙攻

如是者三自辰至酉敵騎益衆良久大敗又明史委良玉傳云兵部尚書張鶴鳴言潭河血戰首功數千實石砮西陽二土司功時蓋云

殺敵數千也 **及身陷重圍被十餘創猶格殺數十人乃遇害** 廣州鄉賢傳 **時年**

**六十九** 陳氏家傳 ○家傳又云從公者於積屍中搜得 **參將吳文傑**

**游擊周敦吉守備雷安民及石砮都司秦邦屏** 本傳 **西陽冉見龍等**

**俱戰死** 明史西陽 **所部死傷略盡無一人棄戈北走者** ○廣州鄉賢傳

良玉傳云邦屏歿良玉遣使入都製冬衣一千五百分給殘卒邦屏

所領四千是死者二千五百也又明史西陽土司傳云海河失利再

見龍等戰死千餘人又保靖土司傳云象乾之數實已過半 **策死後**

關戰於潭河全軍皆歿此皆策所統軍戰死之數實已過半 **策死後**

**日將夕 大兵擊潭河南營悉殲其衆** 開國方略 ○按明史本傳

以成救功已聞藩陷諸將皆憤曰我輩不能救審在此三年何為救吉

固請與石砮都司秦邦屏先渡河營橋北仲揆策及副將戚金參將

張名世統浙兵三千營橋南邦屏結陣未就揆策及副將戚金參將

者三諸軍遂敗救吉邦屏及參將吳文傑守備雷安民等皆死他將

走人浙兵營被圍數而副將朱萬良姜弼不救及圍急始前一戰即

大潰策先戰死仲揆將奔金止乃還火器多殺傷火藥盡短兵接遂

死焉此大清兵萬矢齊發仲揆與金名世及都司袁見龍鄧起龍等並

云	不	存	卒	遼	本	兵	激	兵	遼	錄	得	圍	兵	愧	數	遼	敵	去	遂	落	營	兵	激	直
播	及	亡	飛	陽	也	親	之	強	事	載	專	浙	渡	偷	千	事	死	向	被	馬	兵	渡	日	治
陽	當	未	報	陷	斂	斬	應	決	實	王	攻	兵	河	生	人	以	者	鄧	衝	者	既	河	我	懦
城	時	兩	朝	而	敵	秦	不	錄	化	浙	營	將	朱	巾	雖	來	甚	起	殺	二	渡	諸	輩	疏
拔	奏	其	後	張	開	十	日	可	又	貞	營	朱	方	之	寡	敗	衆	龍	吳	三	河	營	不	謂
忽	報	後	從	銓	國	七	此	救	云	題	朱	萬	領	之	不	衆	後	奪	文	千	營	繼	能	與
偵	多	王	信	被	方	名	天	不	諸	死	萬	良	姜	此	敵	睡	器	橋	傑	人	陣	進	殺	審
知	失	化	錄	執	略	敵	數	必	將	難	諸	姜	而	不	力	從	盡	南	周	敵	未	止	賊	陽
渾	實	貞	載	矣	三	復	也	添	死	諸	臣	弼	前	待	屈	未	復	走	吉	而	而	留	救	內
河	如	題	銓	渾	月	圍	銓	陷	戰	臣	弼	前	一	復	而	聞	接	入	秦	而	而	浙	審	陳
南	此	有	惟	之	卯	萬	罵	一	仲	云	按	法	與	去	勤	死	血	戰	良	前	以	三	此	夾
有	敵	世	賢	取	齊	起	而	枝	人	漬	將	行	敵	宜	其	戰	一	久	敵	皆	是	騎	餘	年
兵	開	賢	之	全	軍	發	仲	馬	圍	差	出	自	遇	從	烈	場	乃	追	戰	者	四	名	何	以
至	國	為	陷	軍	盡	癸	仲	官	遣	揮	當	披	即	優	英	氣	諸	而	及	死	三	面	大	為
方	亂	云	賀	覆	亥	揆	望	叩	將	戰	治	以	不	裏	錄	應	將	大	之	世	敵	攻	砮	及
略	載	所	世	銓	取	死	援	頭	請	接	以	支	觀	以	多	為	萬	將	數	祿	重	從	衆	知
太	此	殺	賢	奏	遼	焉	不	流	於	童	遼	支	軍	士	厲	鬼	以	將	初	西	軍	奮	名	秦
祖	戰	故	尤	係	陽	凡	至	血	按	應	仲	之	四	不	氣	者	以	敵	火	殺	諸	將	世	邦
率	至	終	世	據	先	此	兵	院	盡	矢	竭	泰	分	敢	遠	也	殺	敵	殺	諸	軍	勇	在	屏
兵	為	明	功	逃	後	皆	盡	史	竭	錚	再	泰	散	而	動	也	萬	擊	器	出	不	斬	河	遂
迎	明	之	從	卒	祇	明	矢	之	揮	再	日	俱	而	敵	及	當	萬	擊	不	支	敵	南	先	
之	晰	方	西	言	九	日	之	倉	迨	所	短	三	敵	乃	敵	川	足	自	打	知	支	敵	札	率
明	方	卹	門	言	九	日	之	倉	迨	所	短	三	敵	乃	敵	川	足	自	打	知	支	敵	札	率
明	方	卹	門	言	九	日	之	倉	迨	所	短	三	敵	乃	敵	川	足	自	打	知	支	敵	札	率
總	略	典	出	倉	迨	所	短	三	敵	乃	敵	川	足	自	打	知	支	敵	札	率	支	敵	札	率

探	武	壕	軍	而	生	邊	獲	謀	傳	人	與	而	末	金	揆	反	仲	為	渾	大	理	吉	是	兵
四	我	靖	結	此	為	立	金	亂	云	赴	銓	取	云	名	金	統	先	河	敗	當	邦	策	陳	統
貝	國	營	營	職	遂	功	寶	擁	名	戰	奏	銓	大	世	名	浙	及	北	追	持	屏	決	四	川
勒	雅	總	用	陳	力	時	兵	重	世	蓋	云	不	將	河	俱	之	威	即	至	或	戰	大	兵	步
領	遜	兵	穉	策	戰	邊	重	陷	字	名	名	知	南	語	死	理	金	隨	河	當	策	尚	攻	兵
護	率	朱	稽	二	帥	死	武	不	今	世	世	何	一	河	南	又	參	之	邦	時	激	遲	審	兵
軍	護	萬	為	營	於	擁	得	因	我	渡	在	以	時	亦	此	明	將	而	屏	盡	將	疑	二	萬
疾	軍	良	障	之	陣	重	得	因	之	江	援	又	沒	相	史	張	進	先	溺	水	死	致	統	自
馳	二	姜	以	衆	據	兵	誣	一	陰	山	策	盾	蓋	且	惟	是	世	明	河	諸	陣	死	黃	山
迎	百	弼	泥	復	者	乘	爲	州	三	萬	河	不	如	兼	且	與	戰	統	營	斬	陳	後	俱	來
戰	往	領	塗	見	乘	間	冒	縣	萬	北	也	是	方	略	云	不	死	營	銓	奏	時	及	策	渡
明	偵	騎	之	渾	間	遁	功	下	乙	未	葉	自	云	斬	策	云	走	人	且	祇	邦	不	可	策
兵	見	兵	我	南	疑	前	世	刑	世	武	啓	辰	至	西	名	世	明	史	鄧	營	繼	入	策	營
之	不	萬	將	有	此	進	部	擊	之	盡	進	祥	明	節	義	苗	錄	張	名	世	不	稱	敦	營
追	戰	營	往	步	係	致	日	獄	督	復	其	歷	節	司	苗	長	阿	克	世	不	知	方	將	分
雅	而	于	戰	兵	指	死	吾	獄	督	復	其	歷	節	司	苗	長	阿	克	世	不	知	方	將	分
遜	者	白	有	萬	童	可	受	督	復	其	歷	節	司	苗	長	阿	克	世	不	知	方	將	分	分
潰	明	塔	奉	餘	仲	知	國	師	復	其	歷	節	司	苗	長	阿	克	世	不	知	方	將	分	分
奔	兵	鋪	集	布	揆	然	恩	持	其	歷	節	司	苗	長	阿	克	世	不	知	方	將	分	分	分
掩	遙	遣	堡	置	知	是	不	疏	出	之	者	謂	其	多	阿	克	世	不	知	方	將	分	分	分
擊	躡	兵	總	戰	者	役	能	報	國	何	用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至	其	一	兵	車	方	略	云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白	後	千	李	鎗	略	云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塔	爲	乘	礮	礮	據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鋪	前	誠	據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死	我

五

別與	擊編	綱特	師死	件藩	仲然	直王	仲明	之彌	兵乘	接合	即楯	誠三
一張	三質	目為	者皆	至揆	則犯	化重	兵尙	左童	至城	仍然	破車	朱總
人耶	人實	三件	非事	何遼	張圍	重圍	大與	明仲	遁未	一河	衝入	萬兵
至進	及以	編揆	請實	從約	圍名	題云	亂李	兵發	辛酉	死係	南破	良統
方戰	董仲	參立	當時	待二	出世	敵衆	奔懷	等礮	知者	總兵	浙破	衆布
略而	已死	之傳	因時	使里	遣將	衆辟	信諸	率接	日方	兵一	營其	弼皆
云坐	我為	錄錄	掩其	人往	所稱	陽之	人戰	兵戰	祖午	方一	之營	陣敗
仲以	兵童	謂陳	其藩	返返	援邊	不戰	四戰	五萬	統我	略係	事斬	遁日
揆待	於仲	策策	渾並	耶須	於帥	幸候	戰四	出翼	左兵	又副	綱副	日將
戰亡	日揆	非此	河陷	此三	應擁	各世	遼貝	城五	兵遼	云將	目將	四貝
遼己	將攻	與誤	之通	與四	泰重	兵俱	受下	貝里	先陽	潘既	不質	勒不
城非	夕方	大者	而謂	化渾	泰不	間重	必勝	勒結	城南	後同	實以	待後
下策	破略	同者	與仲	貞河	不間	傷重	非追	擊陣	總渡	五姓	董張	太軍
此比	渾叙	時○	策揆	稱役	救通	不死	死於	敗之	兵河	日名	仲大	祖軍
必況	南役	陣又	俱南	自辰	仲者	支而	於六	左左	李未	庚亦	貴斗	復至
不渾	浙策	亡其	死京	援至	望仲	仲復	渾十	懷四	竟申	進非	為悉	擊即
誤河	營戰	夏也	人疑	西不	仲揆	揆魁	里至	信侯	進師	一童	職殲	率百
蓋南	若最	辨變	明疑	至西	揆也	其姜	之至	侯世	至人	仲其	其衆	河百
不被	拉惡	最通	史其	祇仲	至死	死弼	鞅山	祿告	也虎	揆衆	期乃	南進
惟斬	朽殺	稿鑑	不鄉	揆一	焉實	實錄	乃還	軍衝	皮蓋	與收	明兵	步擊
旗董	爾我	惟鑑	攷人	要日	焉實	錄稱	實還	國柱	西驛	明役	明兵	李布
分仲	仲參	仍攷	攷官	以開	焉實	錄稱	據據	明營	北明	明役	明兵	李布
明實	揆不	遊三	京錄	俱耳	焉實	錄稱	載此	姜有	兵仲	明史	明此	布秉

殺傷之降卒亦能言其實  
苟非仲揆必不叙及也  
策治軍嚴而有恩賞罰明  
信與士卒之下

者同甘苦故能得其死力  
張志自遼左用兵將士  
率望風奔潰  
明史策

以數千人戰十萬衆殺傷相當  
張志敵數萬殺數千人  
此蓋合浙營言之

銓奏前云留浙兵三千餘名  
札河南策所將實數也  
雖力絀而覆時成

壯之明史事聞贈少保左都督襲升三級仍蔭一子  
本衛指揮僉事

世襲賜諡立祠加祭塋葬賜祠額曰愍忠  
兩朝從信錄○按明史秦

諡曰忠愍張志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賜祭葬建祠曰愍忠  
無賜諡字蓋不

得其諡故略之也又張志載諡祭維天啓年月日  
皇帝遺策廣東

惟爾暫稽爾乃發憤輕生介馳殉難應揚不載  
雖我師之偶亦天

胡馬革長甘而桓赴祭之魂應惟爾熊罷不用  
軫惻特論卹愍祭居

靈承無歎又首七諭祭文云惟爾熊罷不用軫惻  
特論卹愍祭居

惟爾續著旂常忠垂汗簡隕星漸遠窳條臨聽  
乃虎臣載頌愍祀

爾靈未泯庶克欽承同邑關鎮明字節所父應賓嘉靖十三年舉人

歷官淮安府通判張鎮明以鎮撫從策援遼亦戰死渾河口贈都指

揮僉事

廣州鄉賢傳

策子兆蘭武舉積功至都督僉事兆秋襲指揮兆夏

天啓七年舉人兆熊以從征功世襲千戶

張志

論曰明至萬歷間亦多事矣倭之據朝鮮也七年播之亂西蜀也五載倭固勅敵播亦捍賊也當時平倭平播陳璘功居首劉綎次之然露梁島之覆倭海龍囤之滅播雖璘謀勇亦策之力居多特位屬偏裨功歸主將史未之知耳及遼事起璘旣前卒綎亦陣亡明臣知策之可用乃調湖廣四川土兵令策統其軍然土兵不聽調或罷或逃惟策官蜀久川兵八千尙樂爲用當我朝之興如火烈烈莫我敢遏楊鎬以二十餘萬之師一戰而敗而策以八千人當十倍之衆殺傷相當卒與俱盡其血戰致死比之於綎尤烈亦壯矣哉使當時經略拔策於諸將中畀爲大將以節制諸軍則策可不死不然如策之略多調川土兵五萬進而扞敵則策亦可不死又不然渾河之役使援策者非懦將逃兵出而犄角則策仍可不死策不死遼不陷遼事



尚可為也明史不攷實錄不為策立專傳而附傳於逃死之童仲揆

謂與之同時俱亡非慎乎余故表而出之以告後之讀明史者

蘇觀生字字霖明史本傳○按蘇國祐易贊遺臨城內人周志年三十始

為諸生明史本傳○按易贊遺崇禎七年歲貢張志○按易贊遺九

年詔為息盜安民令京官各舉所知以同里工部郎中張一鳳薦蘇觀

生蘇憲張公墓誌授無極知縣明史本傳縣故無城觀生創築之周志嘗以平反冤

獄忤上官或危之觀生日吾不要官不要錢不要命奈我何百姓聞

之呼為三不要老爺易贊遺言去官日民為立碑周志○按陳巖野集詩

碑有十五年王樸諸軍敗松錦相繼失總督范志完舉觀生為監紀參

贊官築五城而遠城南護轉輸明史稿范志完傳因薦其才進永平同知監

紀軍事明史本傳○按易贊遺言云官無極兩載餘巡撫許公特薦

同知逾年擢黃州知府軍士詣部院保留改授山東登萊道仍管天津

衛水師與吳三桂相得甚歡嘗疏奏三桂與臣水陸協籌竭忠効力

其勇而有謀善撫軍士國家可倚為長城得旨獎叙易贊遺言○按

下云尋遷戶部員外郎誤張家玉疏草稱觀生之起家殘破州縣邊

地同知海外督餉不言其入為京曹可證四王合傳云崇禎十四年

三桂與我朝兵戰於松山關偕王樸等夜遁樸被誅而三桂僅鏹

秩未幾復奉命鎮守寧遠觀生疏薦三桂當在此時蓋崇禎十六年

事觀生早立清節筮仕八載囊無餘金臨南疆逸史云觀生筮仕八

載囊金母年已老猶賴一鳳子備月饋魚蔬以為養張家玉十七年

京師陷脫還南京明史本傳○按南疆逸史云甲福王改南直隸督

糧道乙酉四月詣揚州趨運州南疆逸史云宏光加戶部郎督餉蘇

松東南紀事云福王五月南京破走杭州會唐王聿鍵至觀生謁王

王與語大悅聯舟入福建明史本傳○按錢秉登所知錄云王行至

破揚州觀生未詣觀生見際喪亂諸藩獨唐王賢可濟大業委心服

事東南與鄭芝龍鴻逵擁立王明史本傳○按屈大均張文烈行狀

觀生是時蓋擢為翰林院學士旋進禮部右侍郎明史時以黃道周

改監軍副使錄所用為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觀生為吏部右侍郎

人望所歸錄所用為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觀生為吏部右侍郎

東閣大學士溫睿臨南參機務明史本傳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猷守正

文臣黃宗義觀生儒雅南疆逸史王開儲賢館定十二科取士令觀生領

之所知錄按明史以領儲賢館在為大學士前所知錄南疆逸史

皆在為大學士後所知錄云觀生不係科目起家故令領其職以

為庶萃士命觀生主之以招選賢才觀生以為非時務所急紀事

數贊王出師明史本傳時蔣德璟朱繼祚黃景昉曹學佺何楷諸耆碩咸

在列而觀生華廷獻閩遊月記以故人恩眷出廷臣右明史本傳最信任閩遊月記會

有間之者同里兵科給事中張家玉疏請始終眷顧答旨有觀生大

節真忠朕任賢勿貳語張家玉疏○按疏云為力保清忠輔臣乞

兄憲副一鳳之門起家殘破縣令邊地同知海外督餉歷官

將有十年家世存四壁即八旬之母菽水難支俱係兄餉鳳之

子備月盡魚蔬為其母壽鼎等出沒于古戈聖蒙塵不肯逃歸墜穴

老勉微臣同陳萬幾鄭元鼎等誠則其忠也千夫致其清若此不

忠若彼固天之所遺以資陛下誠則其忠也千夫致其清若此不

安論上主之固乞歸其意將以過臣二日有宦遊者密告臣曰蘇相不

被論上主之固乞歸其意將以過臣二日有宦遊者密告臣曰蘇相不

野興實以抱病旬餘上召對勉臣等曰粵東惟汝兩入即有後來不

居上又二十九日召對勉臣等曰爾兩人內外要互相管毋致不  
同負朕切愛嗟乎臣等結髮弟兄以上念輔臣之清忠鑒微臣之敦好  
不能盡諒聖明則臣罪也萬乞皇初九日具奏二十七日奉旨蘇觀生  
眷顧而始終之隆武元年十月月初九日具奏二十七日奉旨蘇觀生  
心賢勿重寄大節自有鑒裁張家玉不必過慮觀生見鄭氏不足有為事  
任賢勿貳朕自有鑒裁張家玉不必過慮觀生見鄭氏不足有為事

權悉有所握明史本傳○按南疆逸史云觀生以鄭氏出盜賊非而  
有復仇雪恥之心力請幸贛州親帥大師以張撻伐

楊廷麟請出江右何騰蛟請出湖南南疆逸史觀生力勸王幸贛就楊廷

麟東南紀事經略江西湖廣本傳十一月王下詔親征所錄以唐王聿錫

監國福州鄧王器壻協守都城東南紀事○按南疆逸史云唐王聿

人東南紀事不詳鄧王名茲據東詔觀生先赴南安募兵中途接應

華全錄補南疆逸史作鼎壻亦誤行朝會何騰蛟有

所錄十二月六日王發福京二十六日駐蹕建寧行朝會何騰蛟有

荆州恢復之報大思文紀丙戌正月以觀生兼吏兵二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賜上方劍便宜行事賜銀印曰瞻奉南北山陵安集軍民文武

南疆逸史○按觀生撰廉憲張公墓誌銜稱欽命瞻奉南北山陵安  
定楚豫兵民文武經理浙直江川兼督雲貴閩廣賜尚方劍便宜行  
事行在御營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尚書前禮部尚  
書翰林院學士比逸史較詳逸史紀略作文淵誤列傳作武英與墓

誌合思文大紀云特賜定銜曰欽命瞻奉南北帝王山陵安行在

兵民文武賜上方劍便宜行事調度直闕川廣恢復江浙南京行在

文淵閣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尚書御營禮部鑄銀印一顆文曰瞻奉

南天山賜銀章傳云賜銀章敕廣東歲給銀十萬兩供其度支軍前文武自道府副

總而下得專生殺除授南疆逸史諭曰觀生擁戴甚早忠猷可嘉着即出

南贛比方鄧禹之行復敕粵撫丁魁楚隨觀生往楚豫圖功敕督師

楊廷麟督萬元吉與觀生速議備兵迎駕又手勅觀生曰朕以卿

與何騰蛟為左右兩臂宜一心一德以佐中興初十日大思文紀王親祖

之殿門觀生叩頭出登車慨然有澄復之志東南紀事二月觀生兵過將

樂居民無擾復陳內地隄防宜密王稱善大思文紀至贛州大徵甲兵史明

分兵至順昌歸化清流汀州大思文紀三月王將出汀入贛鄭芝龍使軍

民數萬人遮道號呼擁駕不得行王不得已駐蹕延平南疆逸史諭觀生

曰有卿行役朕擬即幸虔奈閩士浙民戀戀難釋不得不少為遲留

本傳○按本傳此下有餉不繼不能出疏陳遣迎駕兵一萬王敕其

迎駕各兵卿暫令其併力克復湖東清道之功與扈蹕等大思文紀二十

四日行朝錄大兵破吉安萬元吉乞援本明史傳觀生發新威營二百人

往元吉遣監紀程亮督之下守綿津灘康時范生做指南錄○按觀生

此思文大紀云四月勅行在兵部衛廣警報狎至虔蹕未便即行該

部速令同新撫李憲密察贛州迎駕兵將安插加恩以為新撫標下

練用未來者速行文立止輔臣觀生四月六日行朝錄遇大兵潰走

元吉退回贛州明史本傳十七日行朝錄大兵遂圍城本明史傳觀生率所部

退守南康南做錄上疏陳收拾吉安綢繆贛州中列五要計王嘉為恢

勦要着宜速遵行大思文紀總兵曹志建劾閩總將領張安兵無紀律王

止安入關東南紀事觀生疏陳閩兵始末王曰閩兵自當招撫但初撫未

易操縱卿謂我無重兵則威不立無糧餉難禁不掠事勢誠然卿促

張安去贛地方獲宥得卿調度朕心可免憂勞已復命張安隨觀生

恢勦大思文紀時滇粵諸兵先後至南康者以數萬計莫敢卽下二十九

日楊廷麟力促閩總及張安各營兵四萬餘至贛江撫劉廣胤自宥

都募二千人亦至未經一戰俱以五月一日先後潰散行朝錄觀生奏

聞王曰援虔將悍兵驕聞警輒歸似此無紀之兵安能濟事雩都會

昌既可直達汀州則防汀更急於防虔何都無一人議及卿言駐蹕

延平以觀時變良是還不時揆度情形飛章來奏思文大紀會舊贛督李

永茂駐南雄遣副將吳之蕃游擊張國祚率粵兵五千人至行朝錄觀

生收散卒東南紀事復多方鼓舞吳張兩營六月十五日奮勇出戰與

大兵相遇於李家山九牛之間數戰皆捷 大兵遂撤贛圍退屯水

西倣指南錄○按行朝錄同明史云觀生走南康贛人數告急不敢

秦越蓋皆當時贛城守已兩月二十四日觀生遣部下三千粵帥餘

卒三千及他援師先後營城外計不下四萬餘人皆欲一當敵而萬

元吉必待龔棻黎遂球所募水師至併力一戰行朝錄八月二十三日

大兵聞水師將至截諸江上焚巨舟八十餘其帥羅明受遁列營

聞之無不喪氣二十八日 大兵破廣營行朝錄觀生所遣三千人皆

引去時觀生移駐南安明史本傳九月初十日有宦官八人走至營稱王

已蒙塵詔即統兵往潮州迎扈觀生遂踰嶺南歸易寶遺言○按倣

州之變萬元吉奉手敕至再將以九月望引兵迎扈所不知錄云丁魁

楚馳南雄聞汀變急返肇慶以奉有迎駕之旨躊躇不能救此觀生

不容無迎扈之詔明史云時觀生移駐南安閩中急在南安一年觀生

於汀州亦破觀生退入廣州南疆逸史云觀生在南安一年觀生

州數告急不赴援閩有警亦不救及汀州變適指揮使王之臣等至

遽度嶺回廣州皆非事實蓋當時詆毀之詞

知延郡俱陷失唐王所在觀生揮涕曰使輦早詣贛不致有今日南東

紀事○按易簣遺言云隆武帝欲都贛州命公先往建行宮帝建

室以皇后有娠路險難行遂駐蹕七月皇后生子不育中後帝

鑿至大蓮社陳謙之子叛率數千人圍行在楊鴻服袞冕代死此雖

不知所終所知錄則云有衛臣貌類上代死或云衛臣張致遠此雖

當日傳聞異詞然皆馮兼三謁觀生數為畫策不合語人曰余死報以爲隆武不死也

國家兼三日嶺外絕好死地已舍却不知今日何地可似贛州也觀

生雖作色然亦為改容東南紀事觀生在閩時嘗疏薦順德陳邦彥於王

并進所上中興政要書王歎為奇才敕授推官俄陞職方主事命監

狼粵兵援贛彭躬庵集及是邦彥說觀生南歸毋駐而以重兵東走惠潮



因漳泉未潰以控阨之可以自立屈成大均四十月初一日易贊觀牛

與邦彥還廣州四朝成以久不得王消息周志欲統兵赴潮廣州紳民

苦挽之擁道不得行易贊遺言按陳巖野集上監國桂殿下乞回

報起程日期既就道矣而士民數萬擁道遮留填咽僉謂一召遣臣

守令鎮閩陞者陞去者會無一人為國家鎮撫此土若輔臣復行

是虛廣州以速外敵之窺伺變事而知其權忠之大也輔臣固守諸

已暫留以俟又梧行留上蘇閣部書云會城人心不一難與固守

紳中無可屬大事者師臺宜以防守責之有司而疾提兵東出觀生

惠潮據此則觀生以廣民挽留不得赴潮乃當時事實明史云觀生

不從入廣州邦彥勸觀生疾趨惠州蓋抑觀生揚邦彥之詞生時粵督

丁魁楚亦聞汀變自南雄返肇慶西撫瞿式耜等倡議立桂王所知

魁楚欲專定策功慮觀生以舊相出己上呂大器又以其非兩榜叶

辱之明史稿本傳○遂不復函商廣州何是非風倒梧桐記○按明

觀生之拒與不與議非觀生時至廣州魁楚蓋不肯函商觀生令與議非

已不與議遂不至肇尤誤以日月考十四日桂王監國於肇慶所知

監國也其後桂王遠即位疑魁楚主之非式耕爭之乃止 魁楚用事四朝成仁

錄 桂王晉魁楚東閣大學士兼戎政尙書南疆逸史 先是萬元吉命戶曹

康范生入粵督餉觀生以粵餉牽制欲會題范生諫垣以重事權范

生力辭做指南錄 既而糧運不繼動輒掣肘觀生仰天歎曰吾年五十未

有子老母七十有八今嶺頭幾日地豈不懷歸然身受君命事苟不

免有死而已紀事 魁楚駐雄時轉餉既不接又語宗藩某云漢末時

人心思漢今人不思漢宗藩以告觀生觀生曰此非臣子所忍言吾

不知其意欲何為遂疏聞於王魁楚由是憾觀生易贊遺言 及魁楚奉桂

王監國觀生聞之不懌邦彥引義力爭陳恭尹先府君行狀 ○按陳

召對時平粵曰往輔臣蘇與臣小嫌東南紀事云觀生與魁楚有隙

不懌觀易寶遺言所云乃知觀生之隙魁楚實其忠誠所發兩廣紀

略稱魁楚肆賄賂桂王西奔時又遣家丁通於李成棟然乃遣赴肇

稱賀且觀動靜馮魁見 適贛州陷報至肇司禮監王坤趣桂王移蹕

式耜力爭不得以二十日趨梧州所錄 聿鑾之封唐王監國福州也

隆武家法嚴不以友愛假借嘗敕王毋得私受臣民章奏必由通政

司封進方不失藩王體王甚率謹在福州一年未嘗有過東事二十

九日所知唐王載三代木主易言與大學士何吾騶自閩至南海關

捷先番禺梁朝鐘首倡兄終弟及議明史觀生意變曰吾受大行厚

恩死無以報今其親弟在何外求君東事遂與吾騶及布政使顧元

鏡侍郎王應華曾道唯等會議陳文忠行狀按明代成祖北征則

命成王監國蓋監國者委之裁決即明示以爲宗廟羣臣主也隆武

既命唐王監國蓋監國者委之裁決即明示以爲宗廟羣臣主也隆武

已爲相必熟諳本朝故事疑當時會議不盡揆先於十一月癸卯

等議故唐王以二十九日始至廣州初一日即登極也於十一月癸卯

朔擁立王明季南略按何是非風倒梧桐記云騶觀生遂立隆

武元年東事就都司署爲行官即日封觀生建明伯掌兵部事進吾

騶等秩擢捷先吏部尙書旋與元鏡應華道唯并拜東閣大學士分

掌諸部明史授朝鐘檢討兼兵科給事中尋進國子監祭酒王鳴雷

傳授舉人梁萬爵為行人阮元廣東通志○按明史云時倉卒舉事

除官數千冠服皆假之優伶云此段本之鹿樵紀聞然當時朝廷草

荆奔走不暇理當有之至云除官數千冠服皆假優伶蓋詆毀之詞

召袁州知府霍子衡為太僕卿明史陳壯傳召張家玉為禮兵二部侍郎

會家玉以有大父喪父母痛悼嬰疾辭名山集○按集載經武再諭

步擾擲則需武而文瞻懷不置已手敕召用晉以禮兵二部右侍郎親歷

戎行朕素知其忠瞻懷不置已手敕召用晉以禮兵二部右侍郎親歷

母之遠離者凡五載而大蓋之臣林鏞回奏謂國爾忘家大父母疾

焉不啻李密之陳情也然際茲多難宏濟需人有人如此天實留之

以佐中興且迎就祿養忠孝兩全朕之禮恤有踰家人特遣原使鑲

寶敕敦促其早應召趨商政事几杖筭珮并榮千古也勉旃赴召母

俱存親見其子之策勳竹帛將几杖筭珮并榮千古也勉旃赴召母

或再諭時桂王監國之詔未至而唐王登極之詔先頒至梧所

邦彥抵梧時未知東事初七日奉啟桂王陳巖野集梧還上蘇閣部

肇以桂王奔梧初八夜桂王忽遣中使呼邦彥入對陳恭尹先邦彥

州故西上抵梧薛始亨巖因勸榻案序如謂讓在失位以固

以觀生賣已遽出不意野先生傳

良言工只學

人心陳恭尹先府君行狀魁楚然之所知錄初九日擢利受臣民禧事中遣還諭

觀生陳恭尹先府君行狀臨行魁楚手桂王與觀生密敕付邦彥語之曰密敕

中事凡有數端惟所擇又自明其無相猜之意以河水為誓又謂桂

王神宗血胤觀生勸進有啓奈何忽構異圖將招楚師發狼兵會於

城下必不得已則盍撤南雄之守旋兵內向邦彥還至肇慶朱容藩

王化澄邀相見容藩曰我宗臣也東西皆太祖之裔何敢輕重先生

善處入骨肉之間化澄泣曰敵急矣且夕不保何忍自尋干戈消弭

內釁勉之在子梧還上蘇閣部書○按密敕中語不傳所云數端以

吝封賞楚指河水為誓其意可知粵事之壞魁楚為之也必將聲罪致

德慶見呂東老曰已知東事否既即真矣不可為也已若能削號歸

訛辱觀邦彥東還未至廣州觀生已奏為刑科都給事四朝成十八

日梧還上蘇閣部書邦彥止郊不入使其副主事劉大壯奉敕回四朝成而

遺書二通與觀生其一謂東仕則貳命西仕則倍師計惟遁迹長林

庶兩存君臣師弟之誼其一則述魁楚容藩化澄語且曰人亦有言

騎虎之勢必不能下今師臺能禁西朝使不稱尊乎其既稱尊也戰

諸乎和諸乎且西兵已杜峽矣嶺上之兵相次返矣諸將中亦有如

龍倫郝時登趙千駟劉昌業趙繼宗李志義其人者乎師臺既定策

兩朝竭忠所事其亦汲汲然為之備矣梧還上蘇閣部書唐王及諸臣得敕

與書盡怒而觀生顧恐懼欲和四朝成仁錄○按原云廣州君臣得

在密敕不在書也邦彥止郊不入亦懼其怒不可測耳當時觀生乃

恐懼欲和其隱忍甚至然則後之激而為戰非觀生意也明史陳邦

彥傳云觀生猶魁楚既納邦彥言定議還肇慶所知錄十二月桂王至

肇南疆逸史即於十八日即帝位以明年為永歷元年所知錄頒詔至廣州

觀生益內懼東南紀事初觀生以擁立唐王商之大學士陳子壯陳文忠

子壯以前議宗室事與隆武有夙憾隆武召相子壯辭不行明史陳

聞汀變即遣人奉表桂王勸進因語觀生曰天潢之序不可紊若必  
為之是啓爭端也觀生曰兄終弟及何謂紊序如謂爭非得計何不

勸端州退位以成讓國之美子壯不答乃率所部出屯九江陳文忠行狀

按明史陳子壯傳云觀生議立聿而移書瞿式耜請興師東向以靖

唐藩式耜以聞桂王曰先遣官諭之俟其拒命討之未晚也秋○按

所知錄粵游見聞明季南略并云乃遣給事中彭耀主事陳嘉謨齎

敕往諭耀順德人過家拜先廟託子於友人至廣州以諸王禮見史明

本傳曰以天潢倫序王雖高皇帝之裔孫而吾王先帝之從弟當立者

也明亡因歷詆觀生諸人明史唐王殺之明亡述略○按明史云

語甚切至觀生怒執殺之考所錄云耀極陳正統所在監國先後

觀語不聽耀語不遜遂殺之明史改不遜語必不能如述略所言此蓋

魁楚教之激怒唐王借以爲興師張本唐王不能忍故遂殺之而觀

生不能救也觀生既恐懼欲和肯殺耀耶南疆逸史載耀語甚詳

然所執亦不以正統所監國先後爲詞不附會以月邦推之被殺乃

遣從人授觀生未即自書曉利害此亦附會以月邦推之被殺乃

桂無緣在桂王死也桂王遣兵攻唐王通鑑輯覽○按明史云

兵部侍郎林佳鼎請代化澄所知錄○按原云化澄庸懦且懷觀望

盡庸儒也遂督李明忠龍倫蘇聘等東南紀事領兵至三水唐王使督師陳際

泰禦之二十九日戰於城西際泰兵敗行朝錄乃復招海盜數萬人遣

大將林察將明史本傳佳鼎故粵中監司與察同姓相善察使羣益詐降

佳鼎信之通鑑輯覽十二月初二日戰海口明史本傳佳鼎乘勝追至三山口

亂作全師皆覆通鑑輯覽佳鼎沒於水明季略不知所在夏變明通鑑○按引東

史云斬又臺灣外紀云知錄云佳鼎後歸鄭成功據此則沒水不佳當得其實

明史本傳進此下歷接云觀生小意得筆札朝鐘舉於鄉善談論浹旬

三遷至祭酒有楊明巡撫朝鐘州人內有捷先有明競強敵不間平

矣觀生亦器此三潮人撫朝鐘州人內有捷先有明競強敵不間平

吏科給事中與明三潮人撫朝鐘州人內有捷先有明競強敵不間平

以示威城內昏大招海盜資其鹿白數十人觀生才略兼總

觀生擁立唐藩者迎桂王不都肇謂之粵東以反此則明史列從蘇

武勝而定後永歷諸臣醜詆三鹿樵紀不戰蓋誤王采之命將再舉觀生

東坡志林

卷八

十四



角寇返兵選每紀及又英途懼世中何盡州熊妻文者樵邑善號兼	蛟黃粵滿舉事朝矣不阮中降謂賜賀生擁僕子詞性鳴鹿級如治崇禎乃不虞	三海惠潮表必鐘削髮時語皆多分處於改授司酒業疏崔弼云梁朝生拜官一廢鐘求速死耳當給事	渠如潮惠楊此略求生曰交燦知其必均敗朝鐘弼云梁朝生拜官一廢鐘求速死耳當給事	又張甚藉可經見據必不捷為也朝廣州陷被三刃死竟善符刀痕言南疆逸之	有寇公其十萬禎虛懷八非拔貢以爲徒便筆札善談論者觀生器之	黃單騎八此禎虛懷八非拔貢以爲徒便筆札善談論者觀生器之	元騎八此禎虛懷八非拔貢以爲徒便筆札善談論者觀生器之	吉往萬非八非拔貢以爲徒便筆札善談論者觀生器之	與論招事實屈官爲楊副明疑攻潮一州人志無其稱人精	其降練兵一均張文烈行狀云丙戌八月公	渠數萬均張文烈行狀云丙戌八月公	三十萬人購進取江西計至鎮平會山	六購進取江西計至鎮平會山	人其黨斬郡翼遺書招之亦	焚郡翼遺書招之亦	亦
----------------------------	---------------------------------	--	--------------------------------------	---------------------------------	-----------------------------	----------------------------	---------------------------	------------------------	-------------------------	-------------------	-----------------	-----------------	--------------	-------------	----------	---

以所部萬人分爲五營餘悉遣其黨斬元吉于桃  
選精銳萬人志有違何從得精兵十萬且其家王  
精盡人時已散遣何從得精兵十萬且其家王在潮  
得萬人競詭言當不授以惠潮時競潮人謂已觀  
聞明其實亦近於誣梁進不詳一二人與明競潮  
可不得精兵亦近於誣梁進不詳一二人與明競潮  
詞然倉卒用人近於誣梁進不詳一二人與明競潮  
足爲觀生得已而至撫海盜資捍禦東南紀事亦  
廣無兵不得已而至撫海盜資捍禦東南紀事亦  
姓授總兵是也陳益野集梧下而無以書云撫丁  
則怯私掠則勇日陳益野集梧下而無以書云撫丁  
如其西日殺縣肺賜於貴外拒是降盜集威邦彥中  
且東西日殺縣肺賜於貴外拒是降盜集威邦彥中  
至即凶橫無信人理盜察又鹿樵紀聞自署婁東  
證以他書可信其爲誣者鹿樵紀聞自署婁東  
業作後偉業生江南足詞全祖望稱行朝錄所紀粵  
江浙後偉業生江南足詞全祖望稱行朝錄所紀粵  
目然誤之甚者也桂王遣瞿式耜視師峽口以王化澄  
采之然誤之甚者也桂王遣瞿式耜視師峽口以王化澄

師通鑑高峽三水間無日不戰勝負相當四朝成初十日桂王方命

將再舉所知廣州兵精者皆西出明史有謝尙政者嘗爲遼將袁崇

煥下獄兵部尙書梁廷棟與崇煥隙餌以節鉞令誣揭主將尙政餽

煥下獄兵部尙書梁廷棟與崇煥隙餌以節鉞令誣揭主將尙政餽

廷棟三千金謀陞閩鎮後廷棟以貪敗詞連尚政并奪職余大隆

武時以助餉召對王以觀生鄉人遣往贛州軍前用觀生薄其人不

為復官恨之是年四月由贛回廣聞汀變與城內六營兵謀叛掠適

觀生至不得發 大兵欲下廣求鄉導致書尚政尚政為陳虛實遣

私弁往潮接應易贊遺言 大兵遂自閩攻潮惠克之四朝成仁錄 長吏皆降

附即用其印移牒廣州報無警觀生信之明史本傳 大兵過增城潛入

花山明季南略 十五日唐王方臨學百官咸集或報敵至四朝成仁錄 觀生斥

之曰潮州昨尚有報安得遽至此妄言惑眾明史本傳 囚之張鐵橋山人

史云斬之如是者三此本之陳恭尹先府君行狀張穆年譜云十五

日大兵襲省城余時在赤嶺兩日礮聲如沸是日樓船蔽海知守

者逼矣先有報曰敵至某地蘇相國謂其謬而囚之故城遂破穆見

聞切近當不誤恭尹為行狀係上史館請論故採當時已甚之詞

旁午散騎抵東郭守門者猶以為招徠海上盜門遂不閉須臾傳令  
歸順時宿衛尚萬人觀生急收之至者數百東南紀事 戰一晝夜殺游擊  
王士選 大兵欲退行在陽秋 而尚政約六營兵為內應先一日薙髮裹

以布及是盡變衆驚以爲 大兵畢至城遂陷 易贊遺言○按行在陽秋亦云會有內應

遂觀生標下守備余述之廣西濠里人率十餘人迎敵頃之十餘人

皆走述之單刀冒敵以歿 南疆逸史觀生被執慨然曰吾以一布衣登兩

朝相位死亦何憾質問時一語弗答 明季南略已聞唐王亦被執乃慷慨

就義 周志大書大明忠臣義士固當死九字于壁 行朝錄復題詩曰人皆

受國恩時危我獨苦丹心佐兩朝浩氣凌千古 周志○按易遂被殺

明季南略唐王方閱射急易服踰垣匿王應華家俄縋城走爲追騎所獲

東南紀事○按明季南略饋之食不受曰我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

人地下 明史遂并周益遼鄧諸王被害於布政司前雙門下在位僅

兩月 明季南略○按明史云觀生走遼所問計曰死爾復何言觀生

其吭氣湧有聲且推几仆地久之寂然觀生信爲死遂自經明日

獻其屍出降有鏹投鏹而絕此全采之鹿樵紀聞考明季南略稱觀

生唐王俱被殺又驚鳥道人海上見聞錄云生成棟夔紹武并周益

唐王與周益遼等二觀生從死風倒見諸書皆見聞切近其言當不謬

正後恐桂王罪其殺君相因諱為自縊當時見諸章牘告誡僚友  
 者必皆如是錢秉鈞劉湘客瞿其美等皆永歷臣子故據其言書之  
 以爲成棟師進勤斬華錄云肅毅王思遠王術雅鄧提  
 督李成棟魏源子等二十餘蘇觀生據此云李成棟下廣時其奏  
 明王器壩等室世子等道人馮人監守得令自當時紀載故云  
 報俱且唐王日戮鰲島擒獲無非馮人監守得令自當時紀載故云  
 被殺其不唐王日戮鰲島擒獲無非馮人監守得令自當時紀載故云  
 聞覺此事不合因附會之遺云君然當大北門外緜武及蘇  
 之耶其不唐王日戮鰲島擒獲無非馮人監守得令自當時紀載故云  
 觀生謂觀生爲梁同所被殺尤不經生爲兩朝幸輔誠死自當引  
 耶至至謀之梁同所被殺尤不經生爲兩朝幸輔誠死自當引  
 決何至謀之梁同所被殺尤不經生爲兩朝幸輔誠死自當引  
 推几仆地誰則知鉏必觸槐之語世且信况祇留聽之扼吭有聲  
 言之鑿而醜詆觀生其言斷非實行朝錄云觀生過梁則定紹武案後  
 諸臣從而醜詆觀生其言斷非實行朝錄云觀生過梁則定紹武案後  
 耳觀生乃大書明忠臣義士固當死矣特未審其爲被殺耳明史  
 略同蓋亦不信俟明死而後縊之固當死矣特未審其爲被殺耳明史  
 攻國史而宋稗編也霍子衡召妾莫氏及三子應蘭應荃應芷語  
 失抉擇此誤之甚者也  
 之曰禮臨難毋苟免若輩知之乎皆應曰惟大人命子衡大書忠孝  
 節烈之家六字懸中堂易朝服北向拜又易緋袍謁家廟先赴井死  
 妾從之應蘭偕妻梁氏及一女繼之應荃應芷偕其妻徐氏區氏又

繼之有小婢見之亦投井死明史壯傳陳梁萬爵曰此志士盡節之秋也

赴水死明史張家玉傳○按南疆逸史云萬爵家貧傭書養母弟諸

竊甘旨以娛親若其不濟宅後池吾死所也君收吾骨焉城陷赴池

萬采後至見其兄衣冠浮水上大慟亦溺死子衡萬爵明史不附蘇

觀生傳蓋謂觀生所用皆小人也此亦曲筆十六日梁朝鐘整冠帶北面成禮復拜辭家

廟時城中人皆薙髮朝鐘獨峩冠博帶往來里中見者驚愕或謂君

無子宜少遜為後計不應屏家人赴池水淺不能沒鄰人踰牆救之

曰若愛我幸拉沈我我大明臣子義不可辱僕至氣已絕扶起於屋

之東廊覆以長被少甦兵入室叱削髮大罵被三刃而死王鳴雷梁

按南疆逸史所述略同明史云朝鐘聞變赴池為鄰人救出自經死

此亦當佟李諱其被殺而以自經為言明史朝鐘附觀生傳不著其

忠節蓋陳際泰亦死於家阮通志○按明史本傳有吾騶應華等悉

故抑之陳際泰亦死於家阮通志○按明史本傳有吾騶應華等悉

此吾騶復入肇慶為首相行在陽秋云二年八月補王應華光祿卿據

紹武一案其中亦有賢者皆從此廢然則永歷二年四月李成棟修

觀生所用故多賢士明史云云非事實也永歷二年四月李成棟修

養甲復為明乃建三忠祠於廣州祀觀生以子衡朝鐘配上樑日養

甲親拜遺言復表子衡門曰闔門死事之家阮通未幾養甲死祠遂

罷易贊遺言○按所知錄養甲之死在二年十一月桂王定觀生繼

子國祐字祐叔福王時以父蔭入監讀書觀生死後謝尚政沒其產

流離困苦奉大母偕隱年五十餘卒易贊時呼諸子述父行事並勸

以毋忘忠孝云易贊遺言○按國祐遺言弟為之記末云佟李入

其僕硃批云姑念謝尚政相見賜銀緞刀馬後以貪暴不法佟戮

云年死時手足如縛大呼曰我錯我錯望蘇翁赦罪蓋天之報施不爽

論曰觀生以一布衣登宰相君臣魚水言聽計從必有所以得於隆

武者隆武制於鄭氏觀生勸幸贛州聯絡江楚不可謂非至計及遣

兵迎駕隆武不得行未幾而贛復受兵觀生拮据其間當時援師四

集芻粟踵接彈丸黑子賜號忠誠其籌畫亦不可謂不至惜觀生章

奏及幕府中紀述今並不傳惟思文大紀與倣指南錄略見一斑耳

不幸汀州變起奉詔迎鑿師旋而贛遂不守此天之阨之非人力之

所能爲也桂王監國觀生嫉丁魁楚之邪貳爲之不懌非嫉魁楚也慮桂王爲所擁立事將無成也然猶納陳邦彥之諫奉箋勸進而其時桂王者魁楚制於外王坤專於內一聞贛破即西奔梧州恇怯如此觀生更憂其非多難興邦之主矣而監國唐王適至唐王監國在閩率謹無過及其死也勺水不受其平日深沈之度英毅之姿觀生當有得於視察間者身受前王厚恩而又羣議翕然謂監國即當嗣位若其相背豈惟靦顏內疚抑何以號召粵人爲恢復計乎然則觀生之立紹武正也亦勢也不特此也桂王不知隆武尙在故監國耳而其先固北面受其冊封者也隆武命唐王爲監國與皇太弟同唐王而在桂王固當削號歸藩者也即不然如浙之於閩亦不過始終監國而已不妄稱尊也况桂太妃嘗謂吾兒仁柔瞿式耜又爭不遽即位觀生豈料其遂構爭也哉故始則冀其讓繼則欲其和終則爲之懼然則閱牆之戰非觀生意也無如魁楚小人貪擁戴功又慮觀



生不相容肆其凶戾始之以密敕相圖繼之以使臣不遜務為挑釁以快私仇而同時諸臣又不能瞻言百里務各為其主以激成之粵事之壞固魁楚之為諸臣亦當分咎而非觀生之過也天之亡人國也必速之內釁以為驅除左馬相持南都遂覆鄭黃不協福京亦亡天生魁楚以禍唐桂觀生雖忠蓋亦何能為乃桂王適有天幸殘祚苟延然以怨紹武之私定為逆案歸獄觀生立其朝者遂從而醜詆之并同觀生擁立者亦醜詆之著之私史播之稗編以欺天下而惑後世明史既不知抉擇而尚論之公若邵廷采溫睿臨所為傳又不暇深考平反其案猶曰兩粵之陷戎由觀生也

溫睿臨得觀明史列傳見南疆逸史凡例

嗚呼冤哉余故刺取諸書為之辨證以著其真此非余鄉曲之私言也黃宗義論隆武曰帝之託於鄭氏所謂祭則寡人而已其一二心膺之臣所藉以經營恢復者如黃道周蘇觀生皆有儒者氣象未嘗非諸葛之亞也乃束縛其手足使不能一展所長蛟龍受制於螻蟻

可責其雷雨之功哉又曰觀生受前王特達之知其立後王也與苟

息之不食言可以並矣豈僅僅修魁楚之隙哉並見行宗義一代大

賢見聞切近其論斷如是後之覽者亦可憬然於明史之非而余言

之非阿所好矣按行朝錄云唐桂之構外懼方張又生內憂觀生之

難追配毅宗所謂亡國而不失其正者宜可以地之廣狹祚之修短

而忽之乎其以紹武為正則不刊之論矣○又按神宗血胤彭耀則曰王雖

歷事當分別觀之凡永歷諸臣撰者大都祖桂王貶觀生不盡可信

其實桂王責紹武者丁魁楚則曰桂殿下神宗血胤彭耀則曰王雖

高皇帝之裔孫而吾王先帝之從弟陳子壯則曰桂王當日北面隆武

其議不過如是而已然此並可施之隆武何桂王當日北面隆武

並無異辭以此論之桂王之爭嗣丙戌安仁王也考桂王為桂恭王

子甲申桂恭王薨三子安仁王嗣丙戌安仁王也考桂王為桂恭王

位紹武奉隆武命為監國在乙酉十一月耶紹武諸臣如何吾驕等

張家玉字玄子明史本傳一字芷園萬家租人周志祖明教父兆龍學行端

純並有隱德家玉生而通敏穿穴經史嘗從人登黃旗峯獨造絕頂

語其師林洵曰我輩作人非第一流不可洵驚異之年十九補弟子

員崇禎九年舉於鄉十六年成進士出周鳳翔門觀政工部選授庶

吉士倪元璐絕器重之館課三輒居第一文烈均張三月李自成陷

京師家玉為長班報名被執錢觀甲申傳信錄有黃節故○按近日排印本甲

引明史語及叙吳三桂儲位滇南事觀序云書成於癸巳不及見康

簡淨卷首稱大行皇帝無大明字文中觀字皆作臣以校排印本增

自成一欲授家玉官狀行四月初五日略引甲乙史家玉致書欲自成

賓禮之而不臣而題其門曰明翰林院庶吉士張先生之廬不然臨

以刃鋸將形影相笑而樂蹈之行狀○按明史本傳翰林上刪明字

罵賊及見長揖不跪妻東梅村野史鹿樵紀○按明史本傳云自

左門賊令公跪公曰前上書不肯長揖不跪寶賊縛之使兩武士夾持

之間以故南疆史家玉面斥賊十罪顧炎武明季實錄引長安道上謔

答之曰我定要爾做官公曰我定要不做官因數自成自成怒命持

出斬之實鈔云○按明季實錄引華蘭芬燕邸家玉年少貌俊拔聲巨

辭辨賊歎曰吾殺此曹多矣臨死嘶戰不能作一語未有若此人者

釋不殺南疆逸史○按馮魁見聞隨筆云家玉罵賊被縛訊問見其

美秀而辨釋之行狀云令懸撻之於五鳳樓行狀受刑七日不死闖賊

○按行狀云皮開血迸七日不食垂死名自成再使牛金星說降家

山集附載唐王賜敕有餓七日而不降語○按荆駝逸史內所知錄非

玉不為動行狀賊義舍之錢秉登所引錄○按荆駝逸史內所知錄非

注云燕京初陷公獨十八日信錄家玉乘間南歸而南都訛傳家

大罵李賊南疆逸史○按行狀云後賊出東關乘間公得脫歸甲申

玉已從賊南疆逸史○按行狀云後賊出東關乘間公得脫歸甲申

門洞開任人出入各官有乘家南旋也阮大鍼等惡其依附東林鹿樵

者有潛遁者故家玉得乘間脫歸也阮大鍼等惡其依附東林鹿樵

攻家玉薦劉宗周黃道周於賊令收人望集羣黨家玉遂被逮明史

○按行狀云安皇帝立以六等定從逆諸臣罪阮大鍼欲報私仇謂

致先皇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不盡誅東林諸臣不足謝先皇謂

南京有為力辨者得復原職  
有行狀力辨者始得聞云○大鉞列之五本

傳云李自成陷京師被執上書翔等隆禮劉大順皇道周尊養史可

程魏學濂自稱午門外三日願復孺子降忱以成極刑卒動自成怒召之

入長揖不跪乃跪時其父道在嶺南家遠自屈羣人笑之賊敗南歸

阮大鈺攻家玉薦宗周道周於嶺南收人望集羣人作論禁書被逮此

本乙之計六奇明季北略引甲乙史及知何人論語皆甲有

申乙之福王時事當錄於後書之申傳略鹿樵史紀四家玉日道周初五

即本之甲乙王時事當錄於後書之申傳略鹿樵史紀四家玉日道周初五

家養史可程於魏學濂請表章怒縛鳳翔等禮不許凡家玉日道周初五

欲榮之復不魏學濂請表章怒縛鳳翔等禮不許凡家玉日道周初五

人父在籍未嘗到京抗其父忽自跪求免附為庶士情書云前

明朝天林院官謹敬拜賀是順不帝謂陳所左右君臣既不定

徑當賓禮之所不有且臣比得晉君處士一別其戚曰老翰王處此

士張先鼎之廬傷相臣從容樂蹈之耿望誓然臨後以刀

又家玉薦才書云勸明忠於院官謹拜故如范順周皇帝翔陸下

忠臣義士於明贈為多勸明忠於院官謹拜故如范順周皇帝翔陸下

隆當禮之而匪但為明隆禮之又如史可程魏學濂當亟為明當尊急養之

乙 史 然 家 玉 兩 書 合 爲 一 書 又 不 采 薦 道 周 宗 周 尊 可 程 學 濂 等 語	馴 錄 亦 采 江 南 甲 申 紀 載 而 作 所 記 家 於 是 博 勤 不 講 求 實 錄 冬 此	客 由 江 南 攜 甲 申 事 返 京 自 李 賊 闕 至 博 都 不 細 詳 丙 錄 冬 有	十 出 四 月 十 六 返 京 自 李 賊 闕 至 博 都 不 細 詳 丙 錄 冬 有	及 以 遽 出 於 此 後 四 月 十 八 日 及 玉 潛 遁 歸 東 自 非 可 駭	又 當 凌 遲 汝 父 母 家 玉 遂 釋 家 玉 眷 屬 在 東 自 非 可 駭	降 否 家 玉 曰 不 降 越 三 日 復 逮 及 玉 眷 屬 在 東 自 非 可 駭	見 之 家 玉 長 揖 不 跪 三 日 復 逮 及 玉 眷 屬 在 東 自 非 可 駭	者 所 隱 忍 而 規 避 也 怒 縛 門 外 欲 刳 之 亦 不 變 疏 上 氣 問 曰	皂 歸 鄉 里 爲 父 母 誓 身 爲 死 亦 不 變 疏 上 氣 問 曰	仁 以 疑 驚 懼 之 時 樂 蹈 之 心 誓 然 無 悔 當 此 多 方 得 班	尚 危 相 傷 臣 沒 帝 人 陳 情 所 以 忠 臣 既 沒 刀 鋸 以 此 多 方 得 班	玉 庶 不 傷 臣 沒 帝 人 陳 情 所 以 忠 臣 既 沒 刀 鋸 以 此 多 方 得 班	孝 庶 不 傷 臣 沒 帝 人 陳 情 所 以 忠 臣 既 沒 刀 鋸 以 此 多 方 得 班	敬 德 賀 於 是 故 不 帝 人 陳 情 所 以 忠 臣 既 沒 刀 鋸 以 此 多 方 得 班	順 稱 賀 於 是 故 不 帝 人 陳 情 所 以 忠 臣 既 沒 刀 鋸 以 此 多 方 得 班	被 執 上 疏 於 闕 曰 前 朝 翰 林 院 庶 吉 士 張 家 玉 謹 拜 今 請 班 報 名	信 錄 樵 紀 聞 亦 本 甲 史 院 庶 吉 士 張 家 玉 謹 拜 今 請 班 報 名	諒 非 負 氣 守 節 者 所 隱 忍 而 規 避 也 怒 縛 門 外 欲 刳 之 亦 不 變 疏 上 氣 問 曰	皂 歸 鄉 里 爲 父 母 誓 身 爲 死 亦 不 變 疏 上 氣 問 曰	尚 在 危 疑 驚 懼 之 時 樂 蹈 之 心 誓 然 無 悔 當 此 多 方 得 班	明 者 蓋 不 特 見 君 王 之 高 義 實 我 旌 而 所 請 家 玉 決 不 墮 泥 塗 爲 班	知 有 君 也 至 若 家 王 之 高 義 實 我 旌 而 所 請 家 玉 決 不 墮 泥 塗 爲 班	而 匪 也 明 尊 養 之 何 人 則 明 孝 著 而 順 子 人 但 區 區 也 明 忠 著 而 順 以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而侍	平文	誠云	載稱	以爲	矣稱	大罪	史中	關將	以甲	係求	爲日	使蓋
案郎	忠言	與當	福大	本爲	蓋謂	順案	之莫	以者	小乙	經見	吳不	卒疑
註手	佞遂	相時	王鉞	末罪	原矛	皇無	大甚	之劉	人史	玩不	降偉	惜之
中造	定誣	國魏	登實	小案	書盾	帝可	於甲	口刃	竊誤	大謂	業將	以也
所逆	于鉞	馮大	極殺	紀也	祇至	陸疑	甲申	吳其	柄幸	其兩	作副	白鹿
云案	蓋與	銓中	後其	云云	云此	下者	乙紀	人餘	之君	等上	偉汝	刃日
報之	棺銓	有與	甲父	崇再	家且	而今	史事	好又	以爲	改書	業父	紀降
復輔	矣以	文其	申用	禎上	玉行	下試	所一	以云	實後	畫亦	江南	家降
鉞臣	且叩	字黨	六是	元一	謹狀	稱爲	記書	恩山	禍事	書疑	人玉	家玉
有韓	當馬	交恨	月削	年書	陳云	左駁	與苟	怨東	快其	係屬	當始	家玉
疏曠	時獻	歸臣	初奪	起爲	情前	右稱	甲不	爲河	增南	今吳	得跪	日初
者今	倡策	過入	八配	大誠	左右	書君	申亟	增節	大已	捏今	見賊	不陷
即公	造於	涿骨	日贖	光等	而大	不肯	紀爲	優亂	私假	遣蓋	甲乙	釋日
今然	逆忠	州百	大欽	祿捏	造造	上玉	事等	小報	借綏	當乙	史之	不設
受開	案賢	一計	誠定	正造	等疏	居大	當則	夫斷	東南	日六	所故	即降
賊門	馮相	卽阻	陸逆	卿者	增若	館等	同其	又絕	一略	等載	所同	將求
僞迎	侯國	行鉞	隨列	魏文	大秉	閣中	改爲	以二	云阮	定家	紀略	間南
戶賊	恂今	而浩	上名	大甲	順皇	中不	大疑	流傳	不阮	罪玉	同然	是玉
政賊	今公	大然	孤其	乙子	帝帝	應者	鉞後	瑣博	死大	爰兩	然書	書長
司以	安然	中致	忠中	學案	附下	數書	控惶	語出	者鉞	書其	設相	日不
務安	車從	之歸	被甲	乙學	下則	語中	以惑	入於	者鉞	中語	詭傳	不跪
之車	迎賊	而難	昭乙	濂附	下則	之上	成信	其間	大孫	語前	詞以	降賊
魏學	入爲	工死	客不	由案	血載	疏大			張振	而書		
瀧長	爲而	政生	釋注	疏又	疏大							
也安	政生											

事者旋見學儻不言所酒常黃曰難濂何時而從約後云傳左案門	此即領學濂道當約食來相忘未素有尚卒賊而未侯順則豈戶	皆用從瀛行策者不奇賊草者先得與於屬而執敗召恂治實尚諸	當此海騎令其魏謬逢賊場勇人報孫家傳甲其回見為元有有臣	日新平一猜三學而事皆憤敢善學城逢若疑乙孫不後偽年其乃	大進浙小拳獻濂明又喜甚斥戰濂破講魏大案不恂日部月甲者以	鉞士之驢滿由凡季無願斥賀賀珍學破見賊世濂則閣故輔韓熿止稿恂甲不申受傳	等口策穿坐海三實望交罵學學濂管隊言偽我命為勢所捏熿合一云孫李自受傳	捏述差偽無道疏載其新進則士南歸口述同草為庶諸結並門外敗久草一絡閣集妄如事當	造語回式敵平浙一則士南歸口述同草為庶諸結並門外敗久草一絡閣集妄如事當	為學江黃偽浙其新進則士南歸口述同草為庶諸結並門外敗久草一絡閣集妄如事當	濂雖又背負略載偽策嘉在與公場看檄芻係指疏學得濂意	爰後北略載偽策嘉在與公場看檄芻係指疏學得濂意	書死略載偽策嘉在與公場看檄芻係指疏學得濂意	今實載有策嘉在與公場看檄芻係指疏學得濂意	攷欲有策嘉在與公場看檄芻係指疏學得濂意	家有嘉在與公場看檄芻係指疏學得濂意	玉為與公場看檄芻係指疏學得濂意	再斷公場看檄芻係指疏學得濂意	上無討看檄芻係指疏學得濂意	書三檄芻係指疏學得濂意	云上係指疏學得濂意	請疏學得濂意	隆自學得濂意	禮成濂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	論	諸	為	是	並	當	即	怨	當	跪	遽	決	賊	跪	重	不	鉞	而	死	士	難	其	尊	隆	宗
稱	已	人	納	科	未	日	明	為	以	賊	爾	絕	罪	求	家	得	等	薦	者	周	諸	可	養	禮	周
完	三	始	賂	館	授	爰	史	增	為	至	回	一	狀	免	玉	見	誣	宗	構	鍾	臣	多	學	蓋	理
節	十	悟	於	選	偽	書	亦	飾	綬	南	心	死	云	仍	而	誤	家	周	大	勳	多	濂	大	又	
其	六	前	宦	流	官	中	但	俳	寇	疆	子	子	玉	庶	稱	請	見	周	以	關	林	之	鉞	云	
一	庶	此	者	知	亦	謂	優	紀	小	略	史	惜	之	吉	景	葬	自	於	剽	賊	惟	罪	等	請	
亦	常	招	無	密	者	並	大	夫	所	見	之	燕	賊	士	文	范	成	自	刃	外	家	即	惡	預	
不	得	者	得	令	全	無	鉞	又	云	聞	二	邱	十	尤	尤	文	是	解	餘	復	玉	可	中	玉	
終	今	免	之	及	西	望	語	攻	以	一	隨	書	實	受	實	誣	倪	入	龍	此	家	未	可	東	
改	者	為	城	巨	結	也	家	猥	二	筆	皆	北	郡	云	刑	家	七	玉	日	誠	顯	然	可	北	
明	季	十	也	牛	亭	云	薦	瑣	傳	南	紀	人	家	玉	日	誠	顯	然	可	北	者	也	諸	至	
實	四	錄	巡	星	凡	求	崇	禎	中	者	者	口	吳	無	決	死	出	者	不	致	母	器	均	大	
及	得	而	大	言	讀	中	秘	者	年	非	謂	故	諸	人	實	跪	家	求	始	免	之	信	恩	此	其
甲	不	出	言	盡	日	新	翰	者	巨	進	事	實	跪	家	求	始	免	之	信	恩	此	其	斬	能	
申	預	汗	新	者	年	非	謂	故	諸	人	實	跪	家	求	始	免	之	信	恩	此	其	斬	能	乃	
傳	者	二	偽	命	林	一	宜	三	速	人	報	無	名	之	傳	是									
信	二	偽	命	林	一	宜	三	速	人	報	無	名	之	傳	是										
錄	人	達	州	李	祥	得	長	人	報	無	名	之	傳	是											
李	長	祥	得	長	人	報	無	名	之	傳	是														
長	祥	得	長	人	報	無	名	之	傳	是															
祥	得	長	人	報	無	名	之	傳	是																
得	長	人	報	無	名	之	傳	是																	
長	人	報	無	名	之	傳	是																		
人	報	無	名	之	傳	是																			
報	無	名	之	傳	是																				
無	名	之	傳	是																					
名	之	傳	是																						
之	傳	是																							
傳	是																								
是																									

子	野	傳	知	五	日	日	東	不	職	朝	略	惑	授	捕	之	去	止	此	因	張	士	授	崇	信
溘	語	家	錄	被	而	甚	行	明	二	見	及	於	以	至	後	又	家	抵	長	先	官	偽	錄	州
然	余	玉	以	縛	行	明	留	請	十	量	甲	北	官	不	世	云	玉	死	揖	生	之	家	奠	其
先	輯	己	為	再	狀	云	牛	停	六	才	中	家	家	拜	將	解	一	抗	不	之	不	家	鼎	一
逝	金	從	賊	閣	云	四	金	刑	日	錄	傳	玉	忽	端	何	學	人	命	跪	慮	肯	玉	張	為
明	陵	賊	義	舍	七	懸	月	初	選	用	信	再	遜	門	所	龍	結	不	自	蓋	受	由	家	姚
史	閩	則	舍	日	捷	初	守	八	陞	拔	錄	上	詞	者	馬	再	琦	肯	成	自	故	工	梁	文
列	粵	亦	之	則	七	日	京	四	俱	九	俱	書	受	五	其	定	亭	受	笑	別	抵	部	俱	然
傳	遺	謂	是	為	日	與	上	釋	品	十	稱	蓋	之	日	為	等	集	偽	而	於	死	而	為	標
甫	事	家	也	十	與	闖	書	行	諸	以	二	三	蓋	人	釋	家	逆	萬	之	命	書	選	班	得
脫	後	玉	又	二	闖	賊	被	狀	者	下	名	月	借	以	皆	之	案	發	明	日	也	自	非	偽
稿	余	始	南	日	是	罪	必	詳	初	官	二	十	以	逃	疑	遂	發	祥	聞	則	又	行	稱	令
尚	錄	終	疆	逸	時	狀	不	上	十	餘	日	之	焉	說	不	投	祥	辨	不	為	當	要	云	三
未	得	未	逸	史	賊	云	受	諸	日	聞	四	非	知	說	知	書	諭	甚	有	耳	庶	成	巨	六
訂	野	受	史	偽	氣	受	刑	書	日	吳	月	事	其	實	以	又	至	據	且	庶	常	招	劉	常
正	史	偽	云	官	衰	刑	或	北	略	桂	一	實	以	今	此	臨	惟	如	毀	且	常	致	餘	無
據	救	斂	家	玉	七	或	北	略	所	日	初	實	以	今	此	臨	惟	如	毀	且	常	致	餘	無
此	十	種	逸	乘	日	言	略	所	縛	引	日	實	以	今	此	臨	惟	如	毀	且	常	致	餘	無
睿	方	史	間	故	亦	三	引	師	十	獻	日	實	以	今	此	臨	惟	如	毀	且	常	致	餘	無
臨	發	凡	南	舍	必	晝	夜	乙	日	奏	日	實	以	今	此	臨	惟	如	毀	且	常	致	餘	無
蓋	凡	云	而	家	不	夜	或	史	言	皆	日	實	以	今	此	臨	惟	如	毀	且	常	致	餘	無
見	起	萬	南	不	誤	言	計	所	初	五	日	實	以	今	此	臨	惟	如	毀	且	常	致	餘	無
明	史	列	而	子	都	誅	計	所	初	五	日	實	以	今	此	臨	惟	如	毀	且	常	致	餘	無
史	列	而	子	都	誅	計	所	初	五	日	實	以	今	此	臨	惟	如	毀	且	常	致	餘	無	幸
列	而	子	都	誅	計	所	初	五	日	實	以	今	此	臨	惟	如	毀	且	常	致	餘	無	幸	免
傳	萬	季	詛	所	初	五	日	實	以	今	此	臨	惟	如	毀	且	常	致	餘	無	幸	免	者	然

者而所作家玉傳於上書事不錄明史一語其持論之公不為苟同

傳不盡取行狀而博稽諸稗史以證之各恐世以大均為阿所好之

詞而同時諸人若溫審臨尤不信明史取甲乙史之誣此則最為不

允道也前跋行狀攷之未詳茲復為辨正於此○又按名山集附載

罪而罵周所撰家玉勅有罵賊燕常山之舌尚在語又一名山集附載

節不罵賊都門太史雄鄭露橋雅曰芷園文豪武俠關賊昭神京玉詩

達節已名蓋天下當時蓋以此譽家玉無有以爲訛毀者 明年南

都失守明史本傳走錢塘狀行與同邑副使蘇觀生等護唐王入閩西事家

玉以王可濟大業與鄭鴻逵及觀生等矢獎明室共請王監國邵廷

南紀復舉黃道周於王名山集○按東南紀事云初王在杭州訪故

鼎當為廊廟羽儀及入閩六月王即位福州以道周觀生並為大學

士南疆逸史擢家玉侍講明史本傳道周薦家玉敢諫不阿名山集王令直起居

注家玉疏言唐魏暮為文宗起居舍人文無避諱不令人主見今陛

下自待豈啻唐宗臣愚亦不肯居魏暮下王嘉納東南紀事賞旌直銀兩

名山集○按集載疏及旨家玉復為書告諸將謂光武以漢高九世

在隆武元年七月初七日

孫長沙定王後起南陽乙酉六月即位其兄伯升兼有朱鮪李軼之

難今上亦定王九世孫亦起南陽乙酉六月即位而且兄弟父子之

難相準真中興主也諸將以為然行狀○按名山集載此艾南英讀

之以為即班彪王命論云名山集七月朔王下詔親征東南初六日分

遣諸將命永勝伯鄭彩出杉關行狀家玉見政決鄭氏請出效死行閒

王命兼兵科給事中監永勝軍西南紀事○按行狀云公數陳恢復

兼資朕今以兒子視爾中興大事今以託爾乃命以待講兼兵科給

事中監軍御右營聯絡直浙節制江西招勦賜銀印捧持御節便

宜行事思文大紀云家玉以出征復命兵部多發劄付為家玉鼓舞

人才之用大紀家玉疏言四方響應宜大聲聯絡如徽盜金聲江觀

戴明恩等勾容朱議從何成吾何敏吾等及池太常鎮蘇松與兩浙

諸臣皆忠憤同仇乞兩府勅一手書命金聲等察其臨難不屈者於

本地奉為主盟便宜行事王從之名山集○按集載此疏係聲刊布

詔書南中始知閩地有主南疆家玉既行沿道撫輯難民收其丁壯

從軍餘給還鄉里王善之命刊其法示四方南疆逸史及抵關疏言用兵

宜分三路一由建撫西搗南昌一由贛吉北抵臨江一由廣信西南

抵趙家圍三路應援協力并進金聲桓直釜中魚耳但聲桓號召多

降服衆如盡血刃安在伐謀其勢當用撫以佐之乞聖斷獨裁名山集○

按集載此疏在太常寺卿曹學佺著有罪輔馬士英不可入關公揭

王因定士英爲逆思文大紀時有議誅魏黨者家玉復疏言黨事風成朝

政日壞原其始東林真君子也小人附之魏黨真小人也君子陷之

謂東林定君子魏黨定小人則天下之爭愈熾其術奈何臣請兩言

而定曰主權尊黨事化朝廷爵祿之柄植黨者得操之則附之者以

爲捷徑若還諸朝廷趨黨者冷植黨者孤而王道平矣名山集○按

在十月初九日思文大紀載隆武二年正月詔曰媚閣一案止因議

論偏苛遂致人心不服釀成黨局一年兩陷京都莫不禍根於此朕

今繼統中興一洗從前陋習此後真正魏黨亦與一概滌寬但責後

效不計已往蓋家玉啓之也家玉爲大鍼所陷而能一念舊惡如是

言尤主權尊黨事化兩先是家玉薦議澁及成吾敏吾兄弟乃心王室

言臣五月在勾容時與之結盟王授議淞浙江道監察御史授成吾

總兵敏吾為副與聲掎角名山集議淞等結七十二村聚眾至八千人

卒不就而徽州告急王命鄭彩赴援東南紀彩駐邵武不進名山集徽遂

陷金聲死之東南紀事○按南疆逸史云朱議淞字潤生樂安王宗

走太湖隆武命巡撫嚴明年詳家玉出關至廣信行狀疏言腹心之患

在洪都喉吭之患在徽郡徽南臨廣信東抵嚴城西連饒屬敵陷徽

出其左右翼東南可以得嚴西南可以得饒饒嚴去則廣信不支崇

關亦必不守大事去矣為今計與其坐失饒嚴信不攻而自危無益

進取饒嚴信不守而自固請飭彩由邵而建而撫而分兩路一

由進賢西向以擣南昌一由東鄉東向以應饒州復由饒而上衢嚴

以襲徽歛然兵貴戰不貴守守則我以待寇之愚長彼蠶食之漸王

下兵部與鄭芝龍議名山集○按集載此日旋下詔切責彩彩終不進

十一月 大兵圍撫州永寧王告急東南紀十一日家玉約右鎮陳輝

中鎮林習山前鎮蔡欽三道會許灣夜人定後火起令堅壁毋救且  
搜暗處置伏旦兵果大至四面突擊前鎮洪旭爭先斬級 大兵少  
却家玉親立陣前督陳輝及陳黃虎李忠明趙珩等出營大戰殺兩  
總兵獲三百餘級馬三十餘匹器械無算會前鎮協將陳有功戰死  
大兵數萬續至沿山舉火赤地震裂總兵王得仁鄧雲龍侯天寵  
等復以書來招副將趙珩令其勸降衆惶惑多偶語珩懼互相疑忌  
家玉執珩手拔劍斫案曰敵行間離我兄弟我等益當戮力爲國吐  
氣軍中敢疑謗者有劍人心始定然猶無戰意十五日子時家玉設  
高皇帝關壯繆位牽諸將泣拜設賞金於前使郭毓卿李忠明陳良  
趙珩分帥死士百人伏谷中旋拔大營佯走騎步兵合一萬來追入  
伏軍紛拏家玉鼓噪回軍大破之步兵五千殆盡騎兵舍馬渡河溺  
死過半撫州圍解論者以是役爲福州戰功第一

東南紀事○按此  
係本之名山集疏

卓然有小  
異茲訂改

先是十四日午家玉令都司黃瑛等率健丁數人齎蠟書

閒道奔撫州名山集檄永宣王部將謝志良閻羅宋蕭聲曹兌光等乘

虛襲老營十六日戰於千金坡家玉夾擊殺五百餘人馬三百餘匹

釋營中婦女三百四十三人收其酒米犒軍得鄉紳諸生書悉令燒

燬時 大兵所至令雍髮南軍遇無髮者輒殺不問難民因是多輸

牛酒為閒導南軍咫尺不得虛實饒導俱絕家玉設小牌免死給與

難民歡呼來歸者千百人疏請遣人分入鄉落解散有能收復州縣

者即以首領官酬之東南紀事又疏言陳有功率部將葉壽血戰而死請

予祭葬廕諡立祠許灣副總兵許象乾棄眾竄逃宜斬之傳示五營

名山集○按東南紀事同俱報可於是軍令明肅人始用命東南紀事王優獎家玉懸

進賢伯世爵以待至南昌即封行狀家玉奏功俱歸永宣王詔復南昌

即封親王東南紀事是時家玉以監軍行督師事功勞出彩上彩畏惡其

能家玉言兵貴神速宜乘敵大創並力復江西數請彩出師先發制

人彩不從行狀家玉前請斬許象乾及請易懦將周斌并聯絡閻羅宋



之兵同鎮建昌彩並不許家玉遂疏言臣昔與彩結為兄弟否者否

可者可今戰守之策不同臣實負彩乞放臣歸里名山集○按集載此疏在隆武二年

正月初十日彩不得已狀行於丙戌正月十六日與家玉出兵硝石聞敵至

即日退兵并盡撤新城兵倪家玉入關家玉曰新城永定屏障永定

福京門戶不可棄也名山集彩怯竟棄家玉而逃家玉與新城知縣李

翔慟哭誓死集鄉兵守城東南紀事是夜嚙指血書呼閩兵來援時閩兵

駐廣昌去新城二百里未即至名山集十七日家玉以親兵百人鄉兵

二百人戰城南數十合殺五百餘人 大兵馬步圍家玉三市家玉

中流矢墜馬折臂氣絕都司林雄冒襍被入陣殺一將挾家玉還營

東南紀事○按此係本之名山集疏草然有小異茲從疏草訂改南

疆逸史云翔率千人出督戰 大兵已從他道馳入義勇盡散從翔

返者三十人比至城則留者三人耳翔直前斬三級策馬入城大呼

曰我新城令也兵執之送建康不跪帥勸之酒翔舉杯擲帥遂斬之  
二十二日閩兵至南豐 大兵引退家玉疏聞名山集王大怒曰統兵  
大將盡走入關獨令文臣陷陣何以自解東南紀事詔扶傷入對名山集

史本傳云監鄭彩軍出杉關謀復江西泝撫州之圍順治三年風聞  
大兵至彩即奔入關家玉走新城大兵來攻出戰中矢墮馬折臂  
走入關叙述簡略又不詳時王將出汀入贛南疆逸史二月初九日家玉  
月日蓋未得其事實也

對行在王曰不入閩不興不出閩不成家玉疏言江西近事大壞非

駐蹕之時何騰蛟併力進取似有餘分力扈駕或未足宜議實守以

固王基實戰以恢王業若料理未定浪語出關恐行後而滿盤俱亂

蹈孤注之危名山集○按集載此王欲獨將家玉行狀令以右僉都御

史巡撫廣信明史本傳勅鄭彩兵六千與家玉三千將之督戰名山集○按集載此

勅在二月日未詳明史諸王傳云彩出江又勅家玉曰爾許灣捷而

建撫復壯猷追允文采石之前新城守而杉關宜嘉績在萊公鎖鑰

之上今者箭瘡勿藥宗社賴之爾其即日領勅長驅誓於今歲拜我

孝陵東南紀事○按名山集家玉以無功辭不拜行狀○按集載二

開陳疏云不能集故以此一舉兵非二萬不請募兵惠潮明史本傳云廣信

已失家玉請募兵惠潮南疆逸史亦云至則廣信已失家玉請回粵  
召募攷廣信之失明通鑑繫之四月名山集云請募兵惠潮在三月

疑本傳誤藉其餉八萬招練萬人為進取江西計王許之賜營名武興狀行

家玉陞辭言募兵制器非一人一日可理天下盡忠而且智臣獨忠

而且愚他日有急陛下無以尹鐸為少聞者悲壯其言東南紀事○

係三月初一日請賜丁魁楚劉國柱顧元鏡勅書疏未幾撫州陷永

寧王死之王削鄭彩職令戴罪立功南疆逸史○按撫州之陷行朝

月明史諸王傳亦云三月東南時黃道周亦殉節南京閱月通政司

鄭鳳來猶駁云未有碣報李世熊寒支集○按明史黃道周傳云死

紀云壬子日死則三月初五日也世熊有請褒卹孤忠疏云士大夫

既無有頌輔臣之烈以祈帷蓋之恩將來必有構輔臣之短以幾日

月之照據此則逾家玉至潮州疏言客冬臣駐金谿輔臣貽書曰道

周老憊不能致遠為皇上馬任重為皇上牛或者長夜冥冥提撕警

覺其皇上晨雞乎今皇上失此雞而不深加太息天下文武失此雞

而不敢明相哀也長夜冥冥何時日哉乞錄輔臣之後彰忠節之名

以勵人心而敦風教得旨贈道周文明伯蔭其四子立廟福京曰憫

忠

名山集○按集載此疏及旨未詳月日以寒支集攷之當

又疏言

臣近閱邸報得出閩入粵之旨

名山集

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陽次之

建康又次之下此則虔州一塊土尙屬興王地天下望陛下出江西而忽傳有南幸五羊之說識者懼矣駕出虔州右連三楚左達八閩後屏梅嶂出兩粵之粟前跨章江南九有建瓴而下之勢騎天下之脊而號召之所謂六龍臨江勇氣百倍上策也若暫駐雄州可出江則度庾關下貢水可出楚則遶韶郴出衡岳進止緩急由我中策也若入五羊斯下策矣宋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閩中人請幸成都臣五羊人計應出此獨恐車駕日南中原失望不如寇準爲卓見高宗南渡李綱宗澤岳飛等疊請還東京而汪伯彥黃潛善力阻之卒有明州之難宋之不延由東遷失策也高宗時兩河三吳皆無恙綱等猶以去就爭之况今越在五嶺一失足則大事盡去臣敢不以死爭哉虔城不減晉陽萬元吉不減尹鐸

乞陛下必以為歸王終未決

東南紀事○按名山集載此疏云五月

騰蛟已屢疏迎了此云王終不決者

蓋綜其後事言之而深惜其不用也時潮寇蔓延鎮平程鄉尤甚家

玉謂非入虎穴不可潮撫劉國柱宮詹李士瀛拜送之

名山六月招

程鄉賊黃元吉元吉降

東南紀事○按名山集載有招黃元吉書至

鎮平賴其肖以眾萬餘人降

鹿樵紀聞○按原文譜其肖係家玉遣

張穆致書招降茲訂改鹿樵紀聞又云招降劇盜黃海得兵數萬

氣稍振攷名山集及行狀但云招降黃元吉無黃海惟潮州府志有

黃海如云澄海人初給事郡邑為吏尋投南澳從軍有功劉授夜遁

丙戌十一月投誠養甲遣鎮雷州已丑殺雷州守趙最叛歸尋為

閩寇所殺據此則黃海當即黃海如疑初為家玉招降其後大兵

至復降養甲也然別復用以寇攻寇策懸重賞購斬夾翼虎陳靖禿

爪龍賴伯瑞獨角蛟鍾獻達三渠名山降其眾十餘萬歸農元吉復

叛破永定使賊黨執殺之東南紀事潮惠遂平選精銳萬人分五營疏營

制以聞行狀八月楊廷麟告急名山王詔令赴贛行狀家玉疏言臣到潮

入殺人求食我賊民亦賊我勢必潰散乞遣御史林之蕃巡按顧

之俊速催廣州給餉六萬臣兵即出矣名山集○按集載此疏入未

報行狀聞福汀事急率之往赴鹿樵紀聞遇大兵於赤山家玉戮招降者

四人復潛繞其後誘敵入山谷中斬獲十餘人拔還鎮平行狀○按鹿樵紀聞

云王師邀擊破初明教數貽書家玉勉以忠義是月十一日明教卒

之家玉衆散誤名山又糧盡所部無固志家玉太息曰廉頗思用趙人集吾東莞子

弟尙可爲也遂抵家行狀○按明史本傳云降山賊數萬將十月初

四日贛州破蘇觀生回廣州赴贛州急會於十一月朔擁立紹武明季召家

玉以禮兵二部右侍郎辭不拜行狀十二月十四日佟養甲李成棟以

大兵破廣州東南紀事紹武及觀生被殺明季養甲素聞家玉名遣副

使張元琳即其家召之元琳故與家玉同爲癸未庶吉士家玉衣冠

出見責以大義養甲復飛書諭之家玉答曰孔門高弟太祖孤臣如

家玉其人者安可以不賢之招招之乎生殺榮辱唯命南疆逸史○按行狀云養

甲聞公有能將名心憚之遣元琳說降啖以官爵公峩冠出見叱之曰與爾同受恩烈皇帝何故貳心養甲復致書却公公答曰我聖明恩罵賊思文皇帝嘉之寵我曰朕以子子爾爾以父父我我受聖明恩重今若拔我一莖髮雖尊我為天子弗屑也區區官爵何足云其答詞與逸史異見聞隨筆云養

西直抵平樂桂林勢甚危錄所知二月十日陳邦彥說甘竹灘盜余龍

攻廣州養甲閉城不出陳恭尹先府飛騎召成棟回見聞時家玉聚

衆入海劉湘客行在陽秋○按此邦彥遺書家玉曰桂林累卵但得

牽制毋西使潯平間可完葺是我致力於此而收功於彼也家玉以

為然小腆紀年○按巖野行使從弟有光復約陳子壯起兵行會東

莞焦麗到潯二鄉以被掠與官兵相攻擊殺數百人其渠何不凡莫

子元等迎家玉為主凡見聞隨筆○按行狀云生員莫子元布衣何不

濶說降葉如日沈之副使使戚元弼率兵攻到潯戰六日殲二三百餘人

敵以書招降伴許諸潛使人往瀝瀾諸處乞救得義兵千艘入自餘人

公門大戰殲之二千人殺總兵陳甲是役也為敵入廣東敗之始報至  
迎家玉申明約束三月十四日狀行幢蓋麾葆鼓吹登舟南疆使主事

韓如琰等率衆從陸助戰行狀○按明史本傳云四年家玉與舉人

姬合天啓甲子舉人與吳次尾倪瀟亭輩主盟壇站弟如琰字潤季

崇禎壬午舉人丁亥殉難吳應箕樓山堂集有哭韓姬命如琰詩編

年乙亥則歿在崇禎八年本傳以爲家玉襲東莞城人之南疆執知

縣鄭鑿行狀○按明史本傳云知縣鄭霖降逸史云執新令鄭騰檄

遠近所在響應南疆遣張元瑩陳國瑞奉表桂王桂王晉兵部尙書

錄所知 提督嶺東軍務右副都御史行朝錄○按博羅縣志張元十五

日家玉還到濬治兵爲攻復廣州計十七日行狀 大兵至城大戰於

萬家租東莞不守南疆家玉所署知縣張珪指揮僉事張珣城守安

引猷及從弟有恆貢生尹弑死之行狀○按嘉應州志云珪字台玉

珣安珣戰於東門而死張時參將楊邦達守望牛墩與到濬相犄角

成棟既還移師先擊望牛墩邦達戰七日死進攻到濬家玉血戰三

日殺千餘人力竭被陷行狀○按到濬之陷行狀不詳月日以前後

余龍於黃連則成棟自粵西祖母陳母黎妹石寶俱赴水死妻彭被



執不屈死鄉人殲焉

明史本傳○按行狀云守備葉品題何勉葉時

大呼我張總督夫人賊敢辱我斷肢體而死如珍家屬二十人並死

又名山集附載張兆龍上桂王請卹疏云胞弟兆鳳兆麟兆虬之

皆罵賊不屈被戮家玉走西鄉依大豪陳文豹以兵二千進克新安

縣殺千餘人南疆逸史○按行狀云文豹當國變團練二千人為山

至母大驚異發密銀二甕與其子為公召募義旗復振新安縣志云

文豹字御赤佟養甲入粵募兵保境丁亥三月毀家佐家玉軍取新

安劉湘客行在陽秋云家玉新安西鄉與陳御策屯兵一日疑誤據

行狀當在三月未或四月月初○又按鹿樵紀聞云家玉道得衆數千

王師追之家玉乃潛師別島伺追兵過而自後擊之成棟失利而

還於是家玉收合散亡復襲破四月初十日副使戚元弼及成棟義

子賈九攻西鄉以紅毛夷為先鋒人持雙倭刀跳盪而至家玉命以

鎗竿刺之得其崑崙船遂遁去家玉遣何不凡襲東莞戰赤岡殺數

百人行狀○按狀云赤岡戰死則主五月復攻東莞不利退保西鄉

西南紀事○按行狀云五月北柵推官陳伯耀潘汝隆戰死六月十七

不利降盜司徒義來追至北柵推官陳伯耀潘汝隆戰死六月十七

日成棟陷新安

陽行在遂攻西鄉家玉謂文豹曰虛而示之實令砦上

張旗鼓佯書約戰而潛師別島成棟進攻燔砦家玉與文豹反擊大

創之死者千餘人成棟棄舟走數日復盡銳來攻戰二日舟師敗

文豹等皆死明史本傳○按行狀云監紀推官王者肱監紀通判李

生員曾盧桐皆死新安縣志盧桐字淡卿少與家玉同學死時二十

八歲餘未詳行狀又云敵三攻西鄉而兩敗兩攻到溷而一敗死者

萬餘人至今昨指以爲鬼門關也今按成棟攻西鄉凡家玉且戰且

走道經萬家租見發其先壘毀及家廟盡滅家玉族村市爲墟家

玉號哭而去明史本傳○按兆龍請卹疏云敵殺至鐵岡得姚金陳

穀子羅同天劉龍李啓新等五千人南疆逸史○按原作三千攷行

同天等三千人實狀云姚金千人陳穀子千人羅先是四月二十九日家玉遣總兵陳鎮國參將馮

家祿等往攻龍門復之至是進復博羅連平長宜龍門狀○按狀云復

秀等復博羅執城守朱振邦復長宜斬知縣顧濟德又云龍門戰死

則武舉譚高謀原清河知縣譚高擢以高謀門縣志高謀字天龍武舉

領守備劉養甲下廣州知縣林之秀圍城四月十九日陷之請委劉高

謀密遣人三殺驛卒遂與李啓新等圍城四十九日陷之請委劉高

兵往剿擒高擢據此則高天河知縣行狀作清河疑有誤行在陽

之志又云高擢據此則高天河知縣行狀作清河疑有誤行在陽

秋云七月初十遂攻惠州克歸善還屯博羅明史本傳○按行狀云日家玉克博羅

羅守五十日糧盡周志八月二十八日行在陽秋大兵來攻明史本傳家玉所

署知縣李顯謨教諭廖習梧及韓如琰等俱死行狀○按狀云敵鑿

習梧冠帶緋衣偽為公巡城敵競射之死顯謨及守備劉麗散千總

葉奇才葉文揚並戰死如琰及守備方如璇千戶侯成祖遊擊譚立

志生員韓二見家玉走回龍門募兵旬日間得萬人南疆逸史○按

等亦死於是役家玉走回龍門募兵旬日間得萬人南疆逸史○按

瑞龍貢公走飛石殺數人公得脫返龍門大家玉好擊劍任俠多與

招募得兵四萬明史本傳云復募兵萬餘人

草澤豪士遊故所至歸附乃分其衆為龍虎犀象四營攻據增城明

本初成棟自新安還七月七日破子壯邦彥於禺珠成棟以家玉在

東依山為壘不自至乃先討邦彥鹿樵紀聞九月破清遠邦彥被獲死之

行在陽秋○按巖野行狀邦彥被獲至十月成棟援增城南疆逸史以步

騎萬餘來擊家玉三分其兵犄角相救倚深谿高崖自固大戰十日

明史本傳○按行狀云十月朔敵至出十里選口逆戰勝之初四初

七日復至復勝凡三戰三勝斬敵一千九百級馬四百九十四匹敵知我

兵剽疾難持重故以初十日行狀成棟請戰家玉將中軍自當之成棟

利嘗我然崩摧亦甚

小却家玉鳴鼓進軍斬數百騎 大兵據平岡而止家玉亦收軍軍

法出張旗入卷旗奪敵人之旗則麾以入是日斬獲多舉旗者忘之

手縮敵頭張旗入中軍後軍望見駭曰敵入中軍矣皆走前軍亦亂

成棟以鐵騎蹂之遂大敗家玉中九矢諸將欲掖之走家玉曰大丈夫

立天常犯大難事已至此烏用徘徊不決以頸血濺敵手哉因起

徧拜諸將自投野塘中以死南疆逸史○按鹿樵紀聞見聞隨筆西

較詳攷其文皆本之行狀惟鹿樵紀聞言是役家玉身被甲搏戰無

幾及成棟見聞隨筆有狀云公矢盡礮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死欲戰無

人語與明史本傳同行狀云公躍入野塘以死無拜諸將語蓋所

急置公叢篠中空拳奮鬪不勝公躍入野塘以死無拜諸將語蓋所

詳略也經數日官軍得其屍顏色如生鬚眉猶怒張欲動鹿樵紀聞

逸史云其屍鮮有識者養甲曰觀此貌清正必義士家玉首也有營

妓在側顧而累歎養甲亦為改容行狀云敵懸首東門一日養甲過

云懸首都門七日顏色不變當事者過之雙瞳躍出向東方飛去雅

懷一銀印文曰正大光明閩賜也南疆逸史年三十有三明史將士從死

數千人無一降者所知錄○按行狀云死者六千人龍營則總兵羅

同天黎昭傳盛虎營則總兵陳奇棟楊威雄參將

李輔明守備丁善和葉秀芳黃鎮明李嘉伍千總梁定與余大佐等

又兆龍請卹疏云監紀推官陳奕禮莫映垣等皆死義參將何仕龍

張際飛張佩紳潘昌忠張啓順監紀推官張澆林涯等死於戰陳都司

伯從張王綱張元翰張被揜諸人實皆未詳其氏則家玉同族

張允嘉陳日隆等死於乘一黃馬每臨陣作勢怒鳴以鼓士氣及家

也南疆逸史云家玉常乘一黃馬每臨陣作勢怒鳴以鼓士氣及家

玉死於馬亦矚家玉父兆龍弟家珍為人所匿從弟雷禎與陳瑞龍走

十五嶺護從弟都司有光被執不屈死從家玉死南疆逸史云先弟

兆龍歸里從弟都司有光被執不屈死從家玉死南疆逸史云先弟

即如琰光遠未詳疑邦達之譌林洵張有光尹弑別有傳家玉沒後

成棟攻高明是月二十九日獲子壯死之陳文忠逾年成棟反正桂

王贈家玉太子少保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旋以皇太子生加贈太

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增城侯傳云贈少保誤諡文烈父

兆龍以子爵封之本傳家玉無子以弟家珍蔭錦衣衛指揮使○行狀

有家珍別桂王翰林官錢秉鐙謂家玉與子壯邦彥事雖未成然牽制

成棟使不能西上而桂林武岡間猶得從容駐蹕者三人不為無功

云所知錄○按舊鈔本所知錄有弔張文烈詩罵賊都門太史雄書

生殉國勇從戎南兵烏合知無濟西幸安驅正有功肘腋奸應紓

舊恨頭顱敵亦識孤忠誰言君父難同報已博侯封晉迺翁行狀云  
公之有功中興也雖不能救襄皇帝於一月之中猶能救今上於二  
千里之外嶠雅云夫使救死扶傷不敢合力西向以成  
帝業芷園雲宗其軍鋒之魁乎其持論與所知錄同

論曰家玉之死烈矣其牽制毋西也有睢陽之功世亦多道之惟閩  
中建白諸書不詳祇邵廷采爲傳崖略今觀其疏草其秉筆之直似  
魏暮其論事之明似陸贄其恢復之謀似宗澤其剿撫之略似岳飛  
不特唐王爲賢主家玉亦中興之佐也而皆阨於鄭氏不獲展尺寸  
天不祚明奈之何哉若夫北都罵賊視死如歸當時已名蓋天下而  
明史乃誤信阮大鍼之誣使一代忠貞爲世詬病且爲我朝卹諡  
所不及夫以家玉文武兼資之才事足有爲即假借而逃猶當援匹  
夫溝瀆之義斷以爲仁而况乎其並非事實也昔睢陽之功得昌黎  
論定而巡死而遠詞伏於賊之疑遂明家玉之烈不亞巡遠而余之  
文遠不逮昌黎何足以爲世重然諸稗編具在誠博稽之實有足糾  
史謬者世或以余爲非鄉曲之見乎然余尤痛夫小人之毒如大鍼

者既覆明宗社而其餘螿仍足以變亂青史使後之人莫別黑白也

悲夫一甲乙事案載大錢孤忠且被陷之由疏中入云天啓年間臣從無

乘駁之曰大錢以葉有聲薦中旨陞京堂用正楊左被逮時也

錄鈔布四方並無大割記稱假使有之錄豈敢入薦乎順德李先

生嘗語余曰潛邱大割記稱假使有之錄豈敢入薦乎順德李先

時實有別本竄入大割記稱假使有之錄豈敢入薦乎順德李先

山亦以腐儒且最佩錢牧齋不遺餘力吾終信東林子孫不

白詩也觀大錢之巧於竄改如是其則傾陷東林亦何所不至

氏之博且為所欺宜修史

按張兆龍上桂王請卹及錄用三疏叙從家王諸人甚詳大抵莞人為多今不盡可考附錄之以見一斑

張兆龍第一疏云自丁亥三月臣男家士獨堅義旗一行時響

應東莞則有實授總兵張安國陳鎮國副總兵張尚行實

參謀推官陳調兵部職力司主事李貞鄧棟材莫子元

推官尹益張雷禎張稽休丁文周葉日濟參將張瓊陳瑞隆

張文揚李萬榮鄭強風何禮張拜仁趙鼎省一安則有張實

都司方龍見張家璽張邦文茹蕃張子實劉嘉日晉桂授

總兵陳文豹等南順德增城則有羅英劉嘉日晉桂授

參將湛迪監紀推官林大生李躍有羅英劉嘉日晉桂授

永盛羅頤等龍門則有實授參將劉復新馮家應時葉壯





張	王	何	城	臣	伏	禮	心	有	光	仕	等	張	良	何	潘	若	各	舍	羅	臣	敦	味	不	職	士
有	綱	勉	參	尹	祈	元	元	容	正	信	皆	啓	李	如	世	渴	保	人	殃	家	孝	更	勝	方	吏
光	張	葉	將	勳	勅	張	張	都	梁	盧	善	新	士	欷	襲	臣	一	仲	其	清	友	有	感	司	部
張	元	靖	何	林	下	南	明	司	士	秉	謀	張	琦	參	皆	不	方	舉	間	苦	臣	請	泣	郎	尚
允	翰	獻	士	洵	該	張	恩	岑	斌	忠	善	家	張	謀	同	敢	存	人	累	不	男	者	即	中	書
嘉	張	李	龍	外	部	士	葉	憲	朱	王	斷	偉	繼	推	時	沒	亡	儉	獄	憚	未	臣	同	曾	蔭
陳	啓	如	張	則	隨	福	自	昭	佐	贊	帷	張	成	官	起	人	未	份	經	通	第	姪	次	盧	一
日	順	范	際	有	材	單	成	張	國	廷	幄	士	朱	令	王	義	之	下	皆	年	財	日	孫	男	家
隆	監	葉	飛	東	擢	天	張	勸	盧	李	運	龍	令	望	林	戰	如	幸	最	家	臣	與	戶	家	尹
等	紀	文	張	德	復	張	復	湛	萬	翰	籌	王	望	望	泰	相	依	際	可	產	所	備	部	珍	書
死	推	揚	佩	張	謝	張	謝	通	策	冲	如	士	管	糧	生	依	任	中	錄	蕩	街	在	湖	具	舍
於	官	張	紳	導	知	國	騰	翟	丁	潘	參	泉	糧	通	監	如	總	興	又	甘	未	父	清	香	准
陣	張	仕	潘	臣	鞭	偉	龍	斌	豹	世	將	張	通	判	紀	原	兵	以	臣	之	報	一	史	案	贈
擒	涼	仁	昌	男	策	等	張	姚	謝	隆	錢	廣	判	張	推	任	梁	次	前	如	者	鳳	司	望	推
此	涯	張	忠	委	建	皆	士	彥	日	陳	詒	鄧	元	張	推	任	武	選	疏	則	男	中	主	闕	贈
皆	臣	張	張	署	立	殺	忠	遵	平	登	矩	張	元	王	選	英	集	則	有	臣	自	共	叩	欽	參
前	死	振	高	縣	奇	敵	張	練	鄧	雲	張	元	張	仁	司	湛	伏	列	諸	起	勳	世	然	臣	韓
疏	於	襄	守	事	動	依	朝	永	應	吳	文	萃	鄧	兆	張	主	澄	觀	義	姪	義	靖	篤	忠	誦
所	戰	張	備	張	至	城	鵬	秀	元	達	賢	鄭	元	雲	彭	士	壁	皇	上	旅	孫	共	不	誦	再
未	陣	伯	葉	死	死	冒	備	擢	冲	擊	張	雲	陳	應	盧	萬	求	當	中	舉	之	貞	揣	再	贈
及	都	從	品	於	難	矢	鄧	松	曾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者	司	張	題	守	諸	石	好	曾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陳象明字麗南

本明史傳

一字旭庵石下人

作周志厦

屬按石口

司一父葆一字

十二月十三日奉旨	爲此與部懇聖具疏等視同仁臣旌不勝慄待命之至永歷三年	給與部劄范明徵等各准旌卹示篤念故輔之慮三欽此	鱗等准與量用麥相黃奇郭良准與欽	苦奉旨故輔陳壯時起義存無幾李兆	臣閱邸報陳上圖一疏云起義非一人之能事有未彰之	及次男家珍官級推此諸起義少當日同臣男起義未彰之	覆倫謂臣男功微賞略之數人足復優乞渥則願減臣密加級	等其効力建前疏已言拔臣不復費乞渥則願減臣密加級	葉自斌張復林耀松張士翟忠張翻張士福單德張國偉	士斌張復林耀松張士翟忠張翻張士福單德張國偉	啓新張家偉張廣李琦朱武如張元張文萃鄭元鼎梁	仁盧最良張繼成李琦朱武如張元張文萃鄭元鼎梁	三爲皇被陳請疏中屠家貞心苦節誠何不可混臣故階避再	諸臣或遠臣男死雖甚烈而朝廷所報之者極八人等十	大相其遠臣男死雖甚烈而朝廷所報之者極八人等十	員其相遠臣男死雖甚烈而朝廷所報之者極八人等十	舞而蒙部覆者文惟推官張麟士道武此與諸臣等十	錢詠矩等通候察明定奪該部知道武此與諸臣等十	旨起義同事諸臣文如張該部知道武此與諸臣等十	臣之存亡否也自文同張該部知道武此與諸臣等十	屯在龍門乞加錄用一聖留其時疏未通臣猶未知諸惠奉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澤陳阿平撰家傳家貧力學有隱德象明生而岐嶷年十四餼於庠天啓

七年鄉薦周志崇禎元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明史本傳○按家傳云授南戶部浙江清吏司

主事生平以名教為己任劉輔元撰傳婁東張溥倡復社象明與焉復社三紀事

年家傳權稅淮安明史本傳免塵市漁湖諸例稅數萬兩商賈例稅又數萬

兩葉啓祥明季節義錄○按阮元廣東通志刪數萬兩等字或謂此關使者應取之物象明曰吾

下取於商是蠹商也上取於國是蠹國也吾宜淡泊不可以為二蠹

劉輔元撰傳○按明史本傳云以清操聞淮地卑下兩河水漲淪沒多人象明懸賞格救

一人者三十金存活無算計假歸舟行十八灘遇盜舟子曰若不聞

廣州陳主事廉吏乎盜曰權准關陳主事乎吾固知其廉也謝罪去

明季節義錄○按阮通志云嘗遣家人返里過十八灘遇盜盜曰非廉吏物耶聞居官積勞藥餌且缺何忍劫之相戒遁陞湖廣

司員外郎轉陝西郎中復出為南昌知府以失餽中涓抑不得赴阮通

志六年家傳改補長沙訟獄多平反阮通志有權貴求枉法象明留書貯

庫笞其使劉輔元撰傳有屬官餽一縑為壽亦笞其使民間供億秋毫無

所受時有佛祖太爺之目御史巡方失郊迎竟以此中傷謫浙江鹽

運副阮通志○按劉輔元撰傳云以剛直忤巡按御史去之日百姓

罷市聚哭走送數百里立祠肖像以祀劉輔元撰傳○按明季節義

去時罷市三日立祠以祀會丁母彭艱遂歸服闋補運同帶管鹽運使

事家傳清潔自守如推淮關時再陞饒州知府饒地瘠訟繁窰磁之賈

輻輳緣引生奸號難治象明隨俗施制出以寬簡終日治事如未嘗

事數月不輕扶一人扶則羣相詫異郡中盜起使幹役密偵得其巢

夜拏搗之渠魁授首時流寇大劇於楚象明憂之著兵略一百三十

餘卷上之朝劉輔元撰傳○按禁書目有象十六年獻賊躡湖南朝

廷以象明知兵擢湖廣按察司副使備兵上湖南轄衡永二府彬桂

陽二州兼制南雄韶州大庾上猶等處駐劄永州家傳○按明史張

獻忠陷長沙尋破衡州追吉王惠王桂王於永巡按劉熙祚命軍

護三王入廣西身入水死守城陷見殺移攻道州遂東犯江西陷諸

府縣廣東南韶屬城官民盡逃蓋象明所轄皆獻賊殘破及兵未行

聞闖賊陷京師北望慟哭曰天下豈有無君之臣哉劉輔元撰傳具衣冠

拜畢即欲投鄴陽湖中各州士民曰公一人死吾輩數百萬不能獨

生再四勸慰乃止因便道趨家與父訣葆一麾之出日行矣勉之毋

以老人為念阮通志十七年秋抵任招流亡恤死傷繕城隍增堡壘日

與總督何騰蛟及參議分守糧儲道嚴起恆分治兵餉為進取計家傳

○按明史何騰蛟傳云左良玉舉兵反邀騰蛟偕行騰蛟赴水漁舟

救之起抵長沙集諸屬吏痛哭盟誓分士馬舟艦糗糧各任其一嚴

起恆故衡水道即督二郡軍食當時盟誓象明當預其間所云與起

恆分治兵餉即其事明史嚴起恆傳云由廣州知府遷衡永兵備副

使張獻忠嚮湖南吏民悉遁竄起恆獨堅守永唐王時騰蛟疏象明

州賊亦不至據此起恆與象明為蓋同駐永州

勞績有文武才且鼓其忠義同謀中興劉輔元撰傳詔陞太僕寺正卿家傳

○按明史嚴起恆傳云唐王時擢戶部右侍郎總督湖南錢法象明

蓋與起恆同為騰蛟疏薦晉官阮通志稱象明死後桂王贈太僕寺  
正卿諡致明史明季節義錄會永明王立廣東地盡失明史王入楚  
及家傳俱無永歷贈官事

六師乏糧騰蛟令象明徵餉廣西因往謁行在王命以兵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同思恩侯陳邦傳連營象明

徵諸道兵並檄調土兵六萬聯絡節制悉中機宜諸勳鎮咸悅轉戰

潯州多所斬獲遂進復梧州邦傅氣驕輕敵象明數勸之持重不聽

家傳十一月邦傅遣舟師將犯肇慶遇 大兵遊騎輒驚潰 大兵派

流追擊徑上梧州邦傅不知所為急遁還潯州 輯覽象明戰敗被執

平樂知府陳子達雅重之勸使薙髮象明曰吾將留此髮下見先帝

矣至梧州榕樹潭他將復脅之降遂奮罵投水死年五十五時丁亥

十二月朔也 家傳○按明史本傳云唐王時何騰蛟令梧州榕樹潭遇

騰蛟至梧州榕樹潭遇 主大兵戰敗死之明李節義錄云丙戌總督何

連兵至梧州榕樹潭遇 清兵戰敗死之明李節義錄云丙戌總督何

即明史之梧州榕樹潭遇 清兵戰敗死之明李節義錄云丙戌總督何

行在授官事攷錢秉鐙所錄云永歷元年二月桂上在桂林初日

李成棟自梧襲平樂上遂決意幸楚十五日駕發桂林入林楚以防禦計

樂府陷南將陳邦傅走柳州在全州命焦璉兵入桂林楚以防禦計

為吏臨南疆逸史瞿式耜傳云丁亥二月王至桂林入林楚以防禦計

傳為侯守昭平劉湘客行在陽秋云永歷元年三月伯鎮桂全州劉承

月欲擁入桂林劉湘客行在陽秋云永歷元年三月伯鎮桂全州劉承

殉切	疾所	爾母	吾兒	我速	之靈	丑朔	祭文	撰傳	成棟	也明	家傳	至通	明與	亦由	州柳	直趨	禮監	時周	縱兵	進兵	察院	行與	狀遂
社沁	病藥	母彭	兒之	速長	靈而	朔越	文日	傳多	棟取	明稱	傳象	通鑑	與邦	由賓	州復	趨陽	監龐	周孚	兵劫	兵也	院左	與起	狀拜
櫻余	必孝	夫所	以生	告力	之之	十月	尤三	家州	梧之	不象	得明	輯覽	連營	復出	朔天	先壽	子四	掠月	華復	僉都	同據	相此	
卽肺	嘗亡	人之	若孝	日學	曰嗚	日可	已證	惟後	徐象	死死	之在	云營	丁故	復次	平催	入月	博初	廣白	一廣	總督	王蓋	桂王	
欲一	而後	之逝	經所	怡我	呼天	卯並	反錄	明之	小腆	乾隆	二二	亥十	書一	復梧	樂叛	西兵	陳日	破邦	紀略	軍務	起恆	全道	
死余	進即	吾所	居下	豈有	不勇	死死	仍紀	從年	夏變	通鑑	輯明	通鑑	遁後	象象	明附	載於	丁故	亥取	而而	被被	李執		
以願	報之	不怡	喪立	也身	行智	廉能	使部	民思	吾始	孩以	德嬉	笑怡											
國又	未合	以怡	葬身	道揚	名後	世者	其思	吾始	孩以	德嬉	笑怡												
以未	嘗者	下父	達道	禮名	而後	三者	其思	吾始	孩以	德嬉	笑怡												
紳嘗	不怡	氣也	於揚	而後	世者	其思	吾始	孩以	德嬉	笑怡													
民不	怡愉	而朝	而夕	視而	而三	年其	思吾	始孩	以德	嬉笑	怡												
勸之	然也	色朝	而夕	視而	而三	年其	思吾	始孩	以德	嬉笑	怡												
而止	吾兒	聲而	而三	年其	思吾	始孩	以德	嬉笑	怡														
既而	之擢	楚無	異平	時出	更德	嬉笑	怡																
與思	恩憲	侯也	精時	誠余	靈大	笑怡																	
恩憲	侯也	精時	誠余	靈大	笑怡																		
陳聞	公思	同宗																					
同宗																							

謀協力率師血戰被執不降投水而死吾兒亦可無愧於一生矣夫  
臨難苟免而以歸養為辭為父母者或悅其能孝然食人之祿不死  
人之事吾兒之烈必不肯為乃死於榕樹潭七日而屍抵河干面以  
不變是吾兒欲見余以面之孝思也吾兒以生身死難可謂之忠以  
面目見余可謂之孝能忠能孝吾兒雖死猶生余雖死不獲生之膝下  
亦未嘗不怡然矣二七屆期薄陳饋鬻鬻鳴呼天下豈有不獲生之人哉  
然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余於吾兒之忠且孝既怡然矣魂兮  
歸來慎毋歔歔嗚咽而不能食也尚饗汝黃宗義行朝錄劉湘客行  
在陽秋皆云丁亥十二月丁卯朔二七屆期則死於十二月朔無疑  
丑丁卯朔十三日為己卯文云二七屆期則死於十二月朔無疑

二女在南甯聞象明殉節曰臣死君婦死夫義也亦自盡餘一僕護

屍歸七日抵家面如生時葆一年七十七見之喜曰真吾子矣竟不

哭劉輔元撰傳後七年而卒象明方面豐頤體魁碩善飲酒一石不亂事

親尤孝其忠義出於天性亦家教云妻游殮象明畢遂為尼子應光

字實尚諸生痛父死杜門終日瞪目無語每讀父書輒感憤椎心慟

哭後遂成狂卒年四十家傳○按家譜又云應光子阿平

諡象明曰烈愍勝朝殉難諸臣卹諡錄○按桂王於象明無卹諡者

傳挽留訴功先是邦傳見駁於式耜不理於朝臣至是面稱帝忘大  
恩聽兩衙門交構於本爵無少加恩倫丁亥二月悟濤等處無臣父

東莞王忠厚 三十八



子血戰三晝夜扼南道之主反向戶部主事王渚索有今日邦又於  
 駕諸臣略不為東道主之兵長驅直搗皇焉有今日邦又於  
 兵部尚書蕭琦不遣兵護駕在邊秋云戊子秋七月晉陳邦傳慶  
 其舟中所有復不為之殪行在邊秋云戊子秋七月晉陳邦傳慶  
 公留守潯州兼守南寧等郡康伯胡執恭至天麟舟中故事語云朱  
 天麟不允其請邦傳甚令武康伯胡執恭至天麟舟中故事語云朱  
 公欲將劍印擲為公舟令各營兵聽公發等語上天麟舟中故事語云朱  
 傅方戰以戰十傳故陷之桂被執明故位動績出已上天麟舟中故事語云朱  
 之戰敗邦一傳月王至其被執明故位動績出已上天麟舟中故事語云朱  
 云丁亥十傳月王至其被執明故位動績出已上天麟舟中故事語云朱  
 票擬當魁楚同誣奏無允吉翔象明卹諡不與蓋復以且無邦  
 傅與丁魁楚同誣奏無允吉翔象明卹諡不與蓋復以且無邦  
 加恩又見駁於式耜不王則封伯出守昭平進諡不與蓋復以且無邦  
 不直之也然觀邦式耜不王則封伯出守昭平進諡不與蓋復以且無邦  
 其才略亦不可及梧

論曰余讀明季諸稗史於陳邦傳之窮凶極惡未嘗不為切齒也及  
 攷象明事實乃知當日敗死實由於邦傳夫瞿式耜得一焦璉桂林  
 累卵轉而為安使邦傳者稍知忠義象明驅馳之與式耜左提而右  
 挈焉西粵其少延哉且象明素知兵當時徵調聯絡進克潯梧蓋籌  
 偉畫必有可觀惜世不傳而其屍歸又祇餘一僕其家傳亦不能詳

乃今攷之功績不著而贈卹無聞未始非邦傳之爲之也其後式耜  
殉死邦傳殺璉降及李定國陷桂林獲邦傳孫可望去其皮傳屍安  
隆吾邑有李如月者劾可望擅殺而請加邦傳惡諡可望大怒亦剝  
其皮明史稱如月極口憤罵死事甚烈余嘗訪之邑中求如月他事  
實不可得卽字與里居亦無知者嗚呼如象明等之才略其湮滅不  
傳豈少也哉



九龍眞逸東莞五忠傳跋

宋之季東莞有八賢尙已九龍眞逸近修莞志以袁襄愍崇煥陳忠愍策蘇閣部觀生張文烈家玉陳侍郎象明五公明史皆有傳而皆失其實重纂別行名曰明季東莞五忠傳配宋八賢旣成書以示余讀再過太息書其後曰士丁艱阨生蹈不測之禍歿蒙不白之冤其心迹若伏若匿若存若沒表而章之史氏責也史傳采官私紀述或以恩怨異詞踈于裁擇得者八九失者一二或遐荒僻壤阻于聞見存者二三遺者八九讀史者嘆焉不能空言勝也於是散見旁證求諸史論者因有讀雜史而後可讀正史之說然散見旁證固有即在正史諸紀傳者且自雜史充類求之實錄方志家傳誌狀逮於諸家文集譜錄爲祕籍爲晚出至繁且雜殆難僂指夫繁者不博求單文以證不足據也雜者不覈審贅聞瑣事不足錄也即博矣覈矣而以博故複蹟而隱則排比鈎考難其若伏若匿者如故也以覈故汰

存益寡則體要賅備難與若存若亡者無異也此而欲加纂錄糾正前史非通才不能爲且卽具通才而排舊論如移山補漏義如吹網窮心力以與古人訟直百勞一獲或亦能之而不爲然則忠臣義士捐不貲之軀待定論於不可知之史筆亦危矣哉眞逸此編刊補漏失旣博以覈附以論斷自注旨益昭鬱五忠有知當無遺憾顧余竊有感者程氏游聲云袁公癡人也余維忠臣義士蹈不測蒙不白豈逆計後有南董其人者操簡筆其後而致命遂志身膏原野西市之痛俘囚之辱各甘如飴而不悔豈惟袁公凡如五忠皆癡人也世惟不爲五忠之癡故可苟得無不用可避患無不爲愚者若固然靡者曰不得不然神姦巨蠱復簧鼓其邪說使人人不惟以癡爲戒而且羣相詬病誣未死之人心枉尙存之直道若此則五忠者當在無足辨論之列窮極流變益止爲古人危哉眞逸年來方自得於山顛水涯何者不可寄意顧引古人冤憤爲切身之痛老屋深燈孤心窮照

矻矻然忘其勞瘁謂黨於其鄉先達余知其不然也謂將與史臣角  
才余亦知其不然也事曠世而相感不自知其何心然則真逸亦一  
癡人也嗚呼真逸不外余於癡以此編見示余亦安能自外於癡而  
嘿爾息哉癸亥臘月永晦道人跋



明季東莞五忠傳校誤表

卷葉	行	正文	字	誤正	卷葉	行	正文	字	誤正	卷葉	行	正文	字	誤正
上二	九	注右	廿二	丁于	上二	十四	注左	廿一	市布	上二	廿六	注左	廿六	可沈
上二	廿六	注右	廿六	沈可	上四	六	注右	十八	國圖	上四	廿三	注右	七	免兔
上四	廿三	注右	廿二	免兔	上四	廿六	注右	廿六	作或	上七	廿五	正文	廿四	籩邊
上八	廿五	注右	廿五	蔬疏	上十	十八	注右	九	挂桂	上十	廿三	注右	十	錫錫
上十	廿三	注右	十五	蠶螫	上十一	五	注左	二十	以似	上十二	二十一	注右	九	浙浙
上十三	七	注左	廿三	陶陶	上十三	十六	注右	廿五	盜監	上十四	三	注右	廿四	哈哈
上十六	十七	注右	八	城城	上十九	十五	注右	十三	捍悍	上廿二	廿三	注右	十四	心深
上廿三	五	注左	十一	屁屁	上廿三	十八	注左	二十	戮戮	上廿四	十	注左	三	守奇
上廿六	七	注左	十四	内外	上廿九	廿二	注左	十一	見馬	上卅一	十五	注左	十三	敢收
上卅二	九	注右	十一	繪繪	上卅七	十八	注右	十	窳窳	上卅九	廿四	注左	廿三	煥崇
上卅九	廿四	注左	廿四	崇煥	上四十四	廿三	注右	五	駐註	上四十五	十三	注左	二	更便

東莞五忠傳

卷三 校誤



	上四七	五	注左	五	如以	上四八	十	正文	二十	黨璫	上四九	廿二	注左	廿四	齊齋
	上四九	廿三	注左	九	霧室	上五二	六	正文	四	錄祿	上五六	十	正文	十	弭餌
	六一	十七	注右	十二	辦辦	上六四	一	注左	廿六	玉王	下三	五	注左	一	浙浙
	下三	五	注右	十六	浙浙	下三	廿五	注左	十	浙浙	下四	四	注右	十二	浙浙
	下四	九	注左	十三	漬潰	下四	十三	注右	二	潘潏	下五	七	注左	十	候侯
	下六	四	正文	八	捍悍	下六	十八	注左	廿六	觀蘇	下六	十八	注右	廿六	蘇觀
	下八	十二	注右	十	浙浙	下八	廿六	正文	十四	浙浙	下十一	廿五	正文	十二	官宮
	下十二	十	注右	一	或哉	下十八	廿三	正文	十三	辦辦	下廿一	四	注右	廿五	甲申
	下廿四	七	注右	十一	浙浙	下廿六	十七	正文	七	撒撒	下廿八	四	正文	十九	右左
	下廿八	四	正文	廿三	左右	下卅一	五	注左	六	昨昨	下卅二	七	注右	十一	錫錫
	下卅三	二	注右	六	宗淙	下卅四	二十	注左	四	琦琦					